武俠世界

吉卜賽人——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怪事即將發生，事前只有吉卜賽人知道，爲什麼？本期的鐵拐俠盜故事將帶給你新的刺激！



$2.00

901

◀編　後　話▶

今期刋出的巨型大小說是馬雲君別開生面、新穎構思的鐵拐故事「吉卜賽人」，故事中情節以詭異、離奇、神秘、驚險作主幹，過程充滿刺激緊張氣氛，有令人高深莫測之感受！呂偉良等三俠在暢遊風光明媚的南美旅程中，遇上了一件與吉卜賽人有關的怪事！吉卜賽民族素以詭異神秘見稱，擅於占卜，三俠等人爲了追尋該怪事眞相，深入虎穴，披荊斬棘，捨死忘生，誅滅惡霸，終於以竟全功！欲知該「怪事」蘊含着什麼秘密？請閱本文。

***　　***　　***

名作家倪匡先生今期在本刋又有新作品：「鹽梟雙雄」刋出了。本故事題材新穎突出，以清末民初中國東部幾個很大的鹽場作背境，寫盡純樸勤勞、歷盡艱苦的鹽民一生辛酸血淚史，感人肺腑！揭露當時橫行霸道，弱肉強食的鹽梟醜惡事跡，令你憤恨！更有一段道不盡的民間歷史傳奇性的故事敍述……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　　***　　***

下期推出的「特巨」小說是蕭逸的春江萬里情故事之五「骨肉情仇」，本故事是集恩怨情仇，俠義倫理之大成而構思撰作，有兇狠慘烈的拚鬥場面，亦有細膩纏綿悱惻的旖旎風光，全文十數萬言，一氣呵成，保証令你滿意。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89－19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運郵：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運郵：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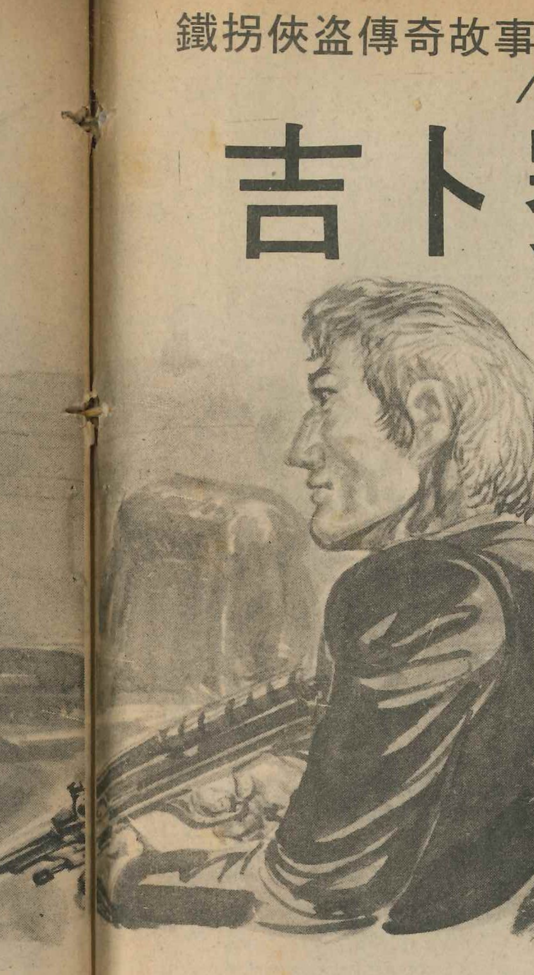
第90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馬雲・文　盧令・圖

吉卜賽人



匪夷所思　凶多吉少

對香港人來說，「阿根廷」應該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起碼香港的足球迷都知道「南美波」是當今世上一流水準。

此外，貝隆生前在阿根廷政壇上復出，以及近年以來貝隆夫人的浮沉於政海，諸如此類的新聞，都曾經佔去報章上的大量篇幅。

其實阿根廷眞正聞名於世的，除了足球外，便是牛肉。

但是在香港說起牛肉，人們只知道有所謂「澳洲牛」、「泰國牛」與「大陸牛」之分，似乎還沒人說到「阿根廷牛」。

甚至人們會想起銀幕上的美國西部片那些牧牛郎——即所謂「牛仔」，却不知美國西部不但山區多，草原缺乏。牛羣在這裏吃光了草，非經長時期不會再生長新的草原。

但阿根廷可不同了。這裏有一望無際的草原，得天獨厚的天氣，平原廣達萬里而無山區。凡此種種，對牧畜業極爲有利。因此，阿根廷的牛肉才是當今世上最鮮美的！

阿根廷土產牛肉，再加上中國廚師的烹調，曾令到歐美遊客讚不絕口，這就是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國酒樓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呂偉艮等三俠又來到了南美洲第二大國阿根廷。（南美洲第一大國是巴西。）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的大街上，遊客可以輕易找到中國字招牌，那就是中國菜館之所在。三俠抵達阿根廷的第一頓晚飯，就是在這裏進食的。

根據年來的統計，中國人移居阿根廷的，越來越多；中國菜館也越開越多。難得的是：生意始終保持良好水準。

中國人的烹飪術至今已是舉世公認最佳的！即使同樣一束蔬菜，落入中國廚師之手，由上碟到入口，色香味就往往令食客讚賞不絕，其他肉類更加是花樣百出。

中國人不但肯做，肯捱，而且還用腦筋去想，加上商業道得好，所以與阿根廷本土的人很合得來。

呂偉艮等三俠從菜館老闆沈根的口中知道，年來有不少中國僑胞遷居鄉間，務農去了。他們大都是討厭了城市繁榮生活的。但他們這輩在鄉間也弄得頭頭是道。

原來布宜諾斯艾利斯才是眞眞正正的「不夜之城」，不習慣喧鬧的人，自然會覺得討厭，所以部份僑胞寧願到鄉間去發展。

論面積，阿根廷僅次於巴西，但若論城市之偉大，布宜諾斯艾利斯却是南美首屈一指的大城——全城聚居的人口等於香港的兩倍——八百多萬人。

除了人口衆多之外，還有兩條馬路稱得上是「世界之最」的。

最寬闊的一條馬路，橫闊四百伍十呎，那就是朱麗奥第九大道。

最長的一條馬路，長達三十公里，差不多完全筆直，很少彎曲的。那就是巴斯將軍大道。

住在這裏的人，大部份是「夜遊神」，每天下班回家之後，晚飯之後，先睡一覺，大約到九至十點之間，便紛紛打扮外出。

每晚十點以後，滿街都是人，好像香港人「行年宵」那樣熱鬧。

沈根又告訴三俠，每晚十一時過後，才是他們的黃金時間。

至於夜總會的表演，多數在十二時以後才陸續開始上演。

夜遊人非玩至凌晨三四點，不肯回家休息。

假如遇上什麼高興的節目，例如嘉年華會，或者阿根廷足球隊贏得國際錦標，他們會通宵達旦的狂歡慶祝！

沈根是這間「榮根香菜館」的獨資老闆，此人年約四十五，但看來只有四十左右。

他有一子一女。兒子沈拔只有二十二歲，女兒玲玲，正是二九年華。

沈太太只有四十二三歲，很賢淑。就像絕大部份中國僑胞一樣，他們一家人都是菜館中的職工兼老闆。

沈根和沈太太輪流在廚房主政，兒子沈拔是侍役的領班，女兒玲玲任收銀員。

沈根聽說有三個中國遊客前來光顧，特地由廚房出來，主動和三俠互通姓名，自我介紹一番。

從沈根口中知道，中國遊客很少摸到這兒來觀光。難怪他對呂偉艮他們以鄉親之情加以欵接。

其實呂偉艮等三俠的民族觀念也很重，每到一處地方旅遊，例必抽空探訪當地的華僑，了解一下他們的生活狀況。

難爲的是他們每遇上了這輩旅居外國的僑胞，他們都談得投契；有些更因爲聽過三俠的大名，而當他們是英雄般歡迎。

眼前這位沈老闆，對呂偉艮等三位鄉親除了表示歡迎之外，還親自弄來幾味小菜，與三俠舉杯對飲。

三杯到肚，沈根突然唉聲嘆氣，令到三俠爲之驚奇不已。

言語間，沈根透露了一宗心事，那是關於一名吉卜賽女郎的預言。

有一名占卜的吉卜賽女郎曾預言，沈根最近可能有些不愉快的事發生。這令沈根心裏，產生恐懼，却又不知如何趨吉避凶。

呂偉艮聞言，安慰他說：「江湖術士爲了討一口飯吃，有時總難免信口開河，沈老闆你又何必太過認眞？」

沈根却强調道：「呂老兄你有所不知，這個吉卜賽女郎不同其他，她的預言準確程度令人難以置信！」

三俠相顧一笑。

沈根苦笑搖頭，道：「我也明白三位的想法，現在是進入太空時代，這種迷信的事豈可相信。但是，我所講的全是事實，正是信不信由你！」

「可以舉個例子聽聽麼？」阿生搭訕着說。

「有位同鄉，他慕名求卜，獲得那吉卜賽女郎提示，說他兒子即將意外身亡，結果竟然靈驗了！」沈根對三俠說。

呂偉艮等三俠又交換了一個眼色。

阿生道：「你的意思是：那位同鄉僑胞的令郎，果然遭到不幸麼？」

「是的。」沈根道，「這一宗只是發生在我熟悉的人的身上。至於其他的事實，更加數不勝數。」

三俠本來並不迷信，只是這件事既然發生在一位不幸僑胞的身上，不但牽涉人命，而且還這麼微妙，他們就大感興趣。

他們關心這件事的幕後情形，却不迷信這是「命中註定」的事。

呂偉艮和阿生難免會想起多年前發生過的一宗奇案，當時也有個自稱可以未卜先知的水晶球占卜者，那就是「芙蓉女巫」一案中的巴巴拉小姐。（按：詳情請閱早期的鐵拐俠盜故事第十七集「芙蓉女巫」一書。）

阿生忍不住問：「那吉卜賽女郎叫什麼名字？」

「她叫巴仙奴。」沈根說：「許多人都聽過她的芳名。如果不信，不妨問問別人。」

呂偉艮則問道：「那位僑胞叫什麼名字？」

「你的意思是指那個意外身亡的人麼？」沈根反問道。

「是的。」呂偉艮說：「死者是誰？

他父親又是幹什麼的？」

「死者陳廸臣，只有二十歲。」沈根道：「他父親陳其祖，年已半百，與我一樣，在這都市開餐室菜館。但我比他幸福得多了。」

呂偉艮道：「他開的菜館，叫什麼名字？」

「東方粵菜館，在朱麗奧第九大道，那是世界上最闊的一條大街。」沈根說。

「那麼，他的兒子又是怎麼樣死去的？」呂偉艮又問道。

「在馬背上掉下來，」沈根難過地搖搖頭。

「他是騎師？」呂偉艮驚奇地瞪住沈根。

沈根苦笑一下，道：「不！他絕非騎師，廸臣只是到那兒習騎。」

三俠當初也聽得不明不白，既然不是騎師，又爲什麼習騎？

後來他們從沈根口中才知道，阿根廷的馬，在美國馬塲極有名氣，許多名駒就是用阿根廷的馬去配種的，品質極高貴。

據說：阿根廷的人很喜歡賽馬這玩意。因此，政府除了設大賽馬場之外，還在京都近郊闢地建成頗大規模的練馬塲。

不過此等練馬塲並非賽馬的一部份，亦非騎師練馬之地，而是專供市民遊樂用。與香港那些騎術學校差不多。但規模則大得多。

布宜諾斯艾利斯近郊的「馳騁樂園」有人工湖，也有寬闊的鋪沙跑道，一切車輛均不准駛入，只限馬匹在此馳騁。

因此，每逢假期，跑到那兒去策騎的人很多。加上該處風光如畫，許多沒有胆坐上馬背的人，也都跑來看看，渡一個愉快假期。

此外，阿根廷的馬比起牛更加有用。上面也說過了，阿根廷的牛肉是世界最好的，不但肉質鬆化，味道甘美，而且不論「半生熟」或者「八分熟」，甚至「熟透」也一樣覺得鮮美可口。（按：食牛扒的人每每被問及該客牛扒應煮得半生熟、八分熟或者是全熟。大部份牛扒全熟即覺得失去鮮味，或者不够爽滑，但阿根廷牛肉製成的牛扒絕對不會。）

既然阿根廷的牛只供食用，那麼，就只好將大部份「勞力」的工作落在馬兒的身上。

在阿根廷馬兒除了供人策騎，比賽之外，還代替牛隻耕田。等到馬兒老了，就要來拖車。因此在阿根廷許多地方仍然可以見到馬車。

牛隻不用勞動，養尊處優，自然就變得肉鬆筋軟，難怪阿根廷牛肉如此美味可口了。但在香港，人們只知道「神戶牛柳」和「澳洲牛肉」，却不知道阿根廷牛肉才是第一流的。

假如根據世界性的貿易統計，澳洲牛肉輸出量佔世界第一位，阿根廷屈居第二位。主要可能是阿根廷人口較多，自用多於出口的緣故。

呂偉艮等三俠也在沈根的介紹下，吃了一頓美味的牛肉。一邊聽着沈根的陳述，知道那位年青僑胞子弟陳廸臣死於馬蹄之下。

陳廸臣也像許多年青人一樣，把消遣放在運動之上，許多時都到郊區習騎。想不到馬兒突然發狂性，把他摔下不特已，也踏他一脚，就此傷重斃命。

因此沈根認爲那吉卜賽女郎的占卜術，的確神乎其技。

呂偉艮不相信這類未卜先知的江湖術士，但是要令一個迷信術士之言的人一下子覺悟過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三俠對眼前的沈根，也只限於婉言安慰，此外別無他法。

離開菜根香菜館已是晚上十時半，街上正開始熱鬧起來。

三俠由於旅途疲倦，沒有意思再去找夜遊節目。

根據菜館老闆的意思，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夜遊節目十分平凡，倒不如早些返回酒店休息，明天去看一塲地道的南美足球賽還來得實際。

呂偉艮等三俠回到酒店，立刻有人截住他們，要他們參加一個野火會。

呂偉艮知道這是當地一些嚮導兜生意，婉拒了。雖然嚮導說：這裏的野火會與別不同，有牛仔肉供燒烤，無奈三俠剛才在菜根香吃的東西，至今還未消化。

返到酒店房間，呂偉艮以爲總可以休息了，豈料電話又响了起來。

呂偉艮以爲是酒店接綫生的「服務電話」。因爲酒店方面知道他們回來了，於是先用電話詢問他們須要一些什麼，或者有訪客留言等等。

侍應生固然受過極嚴格的訓練，就是管理制度亦屬罕見。

例如人客按了「喚人鈴」，一般只是通知該層樓的侍應室——即櫃面。萬一該層樓僅有的三兩名侍應生都跑開了，就會久久沒有反應。

但是南美酒店却流行「三綫制」。

什麼叫「三綫制」？

那是人客在房內一按喚人鈴，最少有三條綫路通往房外。

第一綫通往侍應室，第二綫通到經理室，第三綫通至門外一盞紅燈。

侍應室的侍應生知道某號房叫人，立即前往應召。

當他入房之前，先按掣將紅燈熄了，只要此紅燈一熄，經理室的燈號亦告同時熄掉。

相反，萬一侍應室人手不足，無人應召前往，房外紅燈仍亮，則經理室的燈號亦不滅。那時經理會立刻另外派人前來，看看人客須要什麼，永不會叫人客久候。

至於房外紅燈，目的是方便在通道經過的侍應生。當他們未返到侍應室之前，可以爭取更快的時間到人客面前來。

類此這些服務，看似小事而已，其實對一個旅客而言，却是最重要。

呂偉艮拿起聽筒，是個女子的聲音，他仍以爲是接綫生。

但聽下去，却感到無限驚奇。

那陌生女子並非接綫生。她說：「我知道東方三俠到了本市，希望你們替陳廸臣申雪沉冤，我會無限感激！」

「你是誰？」呂偉艮問。

「請你暫時不要理我是誰，總之陳廸臣死得冤枉。」女子說：「閣下是中國人，應爲中國人做些有意義的事！」

呂偉艮想再問下去，但對方掛了綫。

林愛莉呆在一旁，問她丈夫：「怎麼一回事？」

「莫名其妙！」呂偉艮道：「一個陌生女子要求替陳廸臣申冤！」

「她是誰？」

「我怎麼知道？她沒有說出姓名，可能是陳廸臣的家人。」

「怎麼知道我們的來頭？」

「可能沈根通知他們。」

「會不會另有目的？」

「很難說！」

阿生在隣房，他並未知道此事。

× × ×

翌日一早，有人叩响阿生的房內。

阿生開了門，發覺來者不是酒店的侍應生，而是一個含笑盈盈的男子。

他手挽占士邦型手提箱，很斯文，也很有禮貌。

「對不起，先生，阻你片刻。這是我的咭片。」那男子操一口流利英語：「我知道先生來此公幹，須要人協助處理業務，本人可以介紹臨時女秘書，她不但懂多國方言，還懂一切辦公室工作程序，還會速記……」

阿生不等他說完便笑道：「對不起，我不是來做生意的，亦無須女秘書……」

豈料那男子也同樣不等他講完，便又說道：「噢！不要緊，你不是做生意的，我可以介紹你另一種嚮導女郎。她們對這裏一切都熟悉。有了她在你身邊，包保不會寂寞！」

阿生搖頭笑道：「我也不需要……」

話未說完却有人插咀道：「不，你的確需要一位女嚮導。」

說話的是呂偉艮！

呂林夫婦二人聽到出外阿生正與陌生人交談，所以出來查看。

阿生愕然。

呂偉艮却說：「我們反正眞的需要一名嚮導，女的可能比男的更加細心！」

那男子咭片上印的是：旅遊服務社。

這一次他做成了一宗生意。

阿生不知道呂偉艮接怪電話的事，還打算問他們今天何往。

那服務社的人臨行時告訴阿生，十分鐘之內他會帶一位女嚮導來。

林愛莉笑道：「有女同行，對你這些王老五來說，總覺生色不少。」

阿生苦笑道：「老實說，我正担心那傢伙是個色情經紀。」

呂偉艮却說：「有我們在一起，你不必担心墮入色情陷阱。」

「我們準備到那兒去玩？」阿生問。

呂偉艮說：「第一個地方是東方粵菜館，第二個地方是近郊的練馬塲。」

阿生摸摸後腦，道：「去練馬塲幹什麼？」

「你不是很喜歡騎馬麼？這是一個好機會。」呂偉艮說。

一名侍應生經過問他們需要什麼，又問剛才有沒有人騷擾他們。

三俠不是第一次出外旅遊，自然明白酒店中的內幕情形。因此三俠只說沒有，把侍應生打發走。

好像剛才那「服務社」的人，差不多可以肯定，一定與此輩侍應生有默契。因此他才知道每一間房的住客情況。

因此剛才那人只敲阿生這王老五之門，而沒有向呂林夫婦二人兜搭。

不久，那男子又出現了。

他帶來一名千嬌百媚的南美棕髮女郎。女郎年只十八九，與阿生十分相配。林愛莉打量了她一遍，甚難相信她是個好嚮導，但可能會是一個好女伴。

呂偉艮告訴她：他們先要拜訪一名鄉親，然後在該處午膳，膳後到近郊試馬。

女嚮導先說聽從他們的意思，後來又表示她可以帶他們另找節目。

女郎名叫姬絲丁。

一行四人，由姬絲丁駕車儎他們先到朱麗奧第九大道去。

三俠到過巴黎，當時已覺得巴黎凱旋門前的香舍麗榭大道又寬闊又偉大。

但是從女嚮導姬絲丁口中，他們才知道這條朱麗奧第九大道比起前者還要闊了四尺之多。不過講到氣派，還是花都那條好一些。

眼前這條大街中央部份，成爲變相的停車塲，自然更難與香舍麗榭大道相比。

姬絲丁果然是個熟悉環境的女嚮導，如果沒有她引領，相信三俠還要好一會兒才可以找到這兒來。但是，姬絲丁停了汽車之後，帶着三俠穿過馬路對面，那兒正是「東方粵菜館」之所在。

三俠與女嚮導入內，但見這兒人客疏落，冷冷清清的，可能時間還早。

侍者看見他們是中國人，招呼的份外親切。

當呂偉艮問及陳老闆何在時，侍者領班却怔了一怔。

領班也是名中國青年，他以好奇的目光盯住三俠：「你們三位認識陳老闆？」

「不！只是聽過他的大名。」呂偉艮又問：「他是否未上班？」

「不！他在家休息。」領班說：「如果你們是陳老闆的鄉親，我可以通知他出來。」

林愛莉問：「他的家人呢？」

領班道：「他的家人？嗯——你們難道不知陳老闆唯一的親人也死掉了麼？」

「你的意思可是指他兒子？」呂偉艮問。

「對了，陳老闆唯一的親人就是他兒子。但是，他兒子死了之後，他便一直身體不大好。今天可能又是有些精神不適吧！」領班道。

「眞的！我們本來是來探望他老人家的。」呂偉艮輕輕嘆了一口氣。

領班反問道：「三位有什麼重要事找陳老闆麼？」

「不！並沒有什麼重要的事。」呂偉艮道：「我們只是來此午膳，又知道陳先生是這兒的老闆，才順口問問而已。」

領班道：「那麼，隨便叫些什麼吃吧！等會兒說不定他會出來呢。」

於是領班替他們點了一些小菜。

他也是姓陳的，叫陳强。

領班很年青，與陳其祖有鄉親關係，

女嚮導姬絲丁不知道他們的來意，還滔滔不絕地介紹當地的唐人菜館的情形。

據說：當地的中國人很知慳識儉，不

少中國菜館開設在地牢下面，因爲一般來說，地牢的租金較爲廉宜。

像眼前這一家與「菜根香」等，開設於大街大巷的，已經很有規模，做的也多數是遊客生意，也比較有氣派。

至於設在地牢的，則比較小型，但當地人仍十分欣賞中國菜，因此生意不錯。

陳强打點一切之後，也坐下來陪三俠他們閒聊起來。

當地的中國人也像許多地方一樣，只要有中國遊客到來，不論生張熟李，一律表現得十分的親切。這正是思鄉的表現。

陳强與三俠閒聊一會，呂偉艮乘機問及陳廸臣之死。

陳强欲言還休，吞吞吐吐的。

女嚮導因爲他們不是以英語交談，自然聽不懂他們說什麼。

但是，阿生和林愛莉就聽得明白。

呂偉艮覺得這件事更加充滿了一種神秘氣氛。

昨天晚上誰個女子致電酒店給他們？

照陳强說，陳其祖的妻子早年去世後，他一直未娶繼室。陳廸臣是唯一的親人。

呂偉艮問陳强：「陳廸臣是個怎麼樣的年青人？」

「很老實，」陳强說：「但是，來了南美這麼多年，多多少少也會染上一些南美的熱情作風，這就是陳老闆唯一不高興的。」

「他生前有些什麼女友？」呂偉艮把那個陌生女子的電話，想到陳廸臣女友的身上去。

「他一直被人視作『中國籍的拉丁大情人』，所以女友很多。」陳强道：「事實上他外型不俗，很英俊。」

呂偉艮明白僑胞們的生活情況，老一輩的僑胞，總是不大喜歡他們的兒子與外國女郎交往，甚至寧願花錢讓他們的兒子到香港或台北討個中國女子爲妻。

但是，新一代的思想可不同了。

他們不但無國界之分，也十分新潮。往往與一些外國女郎結成夫婦，過的也是外國式的家庭生活，與父兄的理想背道而馳。

呂偉艮從陳强的閒談中，覺得陳廸臣之死，似乎不是意外那麼簡單。

陳强最後嘆氣道：「一個人有時眞的是註定命該如此的！像陳老闆這樣慳儉，生意做得頭頭是道，偏偏老天與他開了一個可怕的玩笑。」

呂偉艮想問他關於那個占卜女郎的事，但陳强要去招呼其他人客，旋風似的走了。

呂偉艮回頭問女嚮導：「這裏是否有個吉卜賽女人，占卜十分靈驗？」

女嚮導姬絲丁道：「你一定是指那個馬車女郎巴仙奴。」

「是的。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她？」呂偉艮試探地問。

「他們可能走了，」姬絲丁說：「吉卜賽人居無定所，但通常是跟隨大隊來來往往。如果你們想找她占卜，我可以打聽打聽。」

「不！我並不急於找她。但方便的話，你不妨先打聽一下。」

「巴仙奴的確很靈驗，想不到你們中國人也信這一套。」

呂偉艮笑而不語。

膳後，陳其祖還未到他的店子來，三俠只好結賬離去。

女嚮導姬絲丁開車，帶他們到市郊試馬。

這裏的確是遊客的一個好去處，馬兒有專人照顧，照計不會出意外。

呂偉艮到這兒來的目的，是要先了解一下這裏的情形。

如果那種神秘女郎的電話投訴是值得信賴的話，這兒就是「案發現場」了。

阿生逐漸明白呂偉艮的心意，他是個聰明人，與呂林夫婦二人，有心靈上的默契。

呂偉艮旁敲側擊地，從女嚮導口中了解租馬馳騁的種種情形。心裏却忖測陳廸臣被馬匹踏死是人爲還是意外。

阿生對各式各樣的運動均感興趣，騎馬自不例外。

馬夫不知道阿生身手不凡，在旁小心扶持，細加指點。

豈料阿生叫馬夫放開了手之後，雙腿一夾，馬匹如箭狂衝了一段，把在場的人嚇了一跳。

當各人休息下來的時候，阿生對他師父道：「馬兒很乖巧，陳廸臣怎麼會被馬兒用足踏死的？奇怪！」

呂偉艮並未把神秘電話申訴的事說出，阿生已猜到呂偉艮對陳廸臣之死生疑。

林愛莉在那邊，却以英語跟女嚮導姬絲丁交談。

也許因爲她們同是女人，談得份外投機。林愛莉問及那個占卜的女郎時，姬絲丁却說：「布宜諾斯艾利斯有許多人喜歡信賴命運，所以每個占卜者都受歡迎。但是，像巴仙奴那麼靈驗的却不多。」

林愛莉又問道：「他們如何知道她的確靈驗？」

姬絲丁道：「不論占卜或算命，前因後果互相印證就知道是否靈驗了。」

林愛莉道：「你的意思是：她很令人信服麼？」

「是的，我覺得出自她的口，總是凶多吉少！」姬絲丁說

「什麼凶多吉少？」

「就是不幸的事往往給她說中了，例如前些時她預言一家銀行有事發生，連警方也認爲無稽，結果竟然被刧。」

「有這麼一回事？」林愛莉又問：「刧匪是什麼人？」

「天曉得！」姬絲丁聳聳肩，「警方至今仍未破案。」

林愛莉道：「我眞想試一試她是否靈驗，你設法找她。」

「好的，我替你打聽一下。」

呂偉艮與阿生師徒二人在那邊正與一名馬夫詳談。

馬夫是半個練馬師，他懂馬性，也知道每匹馬的性格。

據他說：馬是通靈的畜牲之一，只要人類善待牠們，牠們自然肯賣命。

呂偉艮於是逐漸把話題轉到陳廸臣的身上去。

馬夫道：「那位中國青年之死，可以說得是咎由自取，他不該逞强，獨自把馬

兒騎到老遠去，自己又不懂馬性，這是十分危險的事！」

「他不是在這兒出事的麼？」呂偉艮問。

「不！」馬夫指指較遠一處樹林後面，「那後面一條馳馬徑，你的同胞就是在那兒被馬匹踏死了的。」

「沒有人與他同行？」

「據我所知，當時只有他自己，直至馬兒回來，我們發覺鞍上無人，這才派人過去查看，那時他已氣絕身亡。」

「這件事警方肯定是意外？」

「當然是意外！」馬夫把雙眼睜得大大的，「你以爲是什麼？難道還會是人爲的麼？我們查過鞍轡，一切如常。」

呂偉艮道：「如何謂之正常？」

「就是馬鞍不鬆，轡繩沒有斷。」馬夫打量了呂偉艮一遍，反問道：「你們是查什麼的？警探麼？」

「不！」呂偉艮笑了笑，「我只是關心我的同胞！」

「你放心！」馬夫道：「在阿根廷，沒有種族歧視。」

呂偉艮和阿生相顧一笑。

他們心裏明白，馬夫顯然覺得他們在懷疑陳廸臣是「種族歧視」下的犧牲品。

其實阿根廷二千多萬人口，大約有百份之九十幾以上是西班牙和意大利人的後裔，此外就是印第安人。

這個國家至今爲止，還沒有種族歧視的事發生。他們歡迎外國人投資和開發，主要是地方太大，人太少！極之須要更多的人才去發展。

許多國家硬性規定，一間中國菜館，不能全用中國人，只可以佔百份之十至五十，其餘要用「當地人」任職。

但在阿根廷，你如果開店子，可以一個當地人也不用，全用中國人，也沒有人理會你。

尤其是年來東南亞一些小國，短見的政治家更加把中國人「趕絕」。

呂偉艮又問：「請問在正常情況下，一匹馬會不會把一個人由牠背上摔下，然後踏他一脚？」

「這要看當時的情形了。」馬夫答道：「假如馬匹的情緒不安定，而鞍上人又不懂得控制的話，悲劇自然容易發生。」

「我們想到出事現場去看看。」呂偉艮說，「你可以跟我們一齊去嗎？」

馬夫看在小賬份上，自然樂意奉陪。

失事現場是一條淸幽小徑，由於樹木茂盛，視綫方面可能有影响，但是管理當局對於枝葉的修葺，却做得不錯。因此，騎馬由小徑通過，不致會被橫枝絆倒。

根據馬夫說：到此來騎馬的人有幾種，一種是滿足好奇心，看見別人坐在馬背上威風八面，自己也想試一試。

另一種爲了刺激。他們本身已懂得騎馬，知道騎在馬背之上馳騁雖然危險，却够刺激，即如開高速跑車一樣。

其他的還有消磨時光的，以及預備學做騎師的青少年輩。

無論他們目的何在，若照馬夫所言，非有相當信心的人，不會把馬匹策騎到這麼僻靜的淸幽小徑來。因爲這兒萬一出了事，由於視野關係，外面的人會見不到。

當日陳廸臣的情形也是如此，他令到管理當局受到警方的責難。其實，這是馬夫們也無可奈何的事。任何人離開了跑道，他們就無能爲力。

呂偉艮至此，心裏已經有數。

他覺得：陳廸臣之死，可能出於意外。那就是：當時死者無法控制馬匹，以致從馬背上墮下，被馬兒踏死。

但是，那個神秘電話又作何解釋？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死者根本是個騎術頗有修養的人，否則不會策騎到這兒來。不過，既然騎術頗精，又何故出事？

問題的癥結似乎在「騎術」方面，因此呂偉艮又向馬夫探討。

但見這一回馬夫亦難作答，因爲每天都有這麼多人前來玩樂，要他一一記憶，似無可能。何況這裏的馬夫也不止一個。非他本人經手，他就難以記憶。所以陳廸臣以前是否這兒常客？騎術又如何？……諸如此類的問題，馬夫根本難以作答。

呂偉艮也認爲這些問題相信只有死者的家人才可以回答。

在這種環境之下，只有死者一個人，沒有目擊證人，要確定這是什麼性質的事件，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另一方面，死者生前的生活情況也許有參考價值。可惜三俠對死者一切都十分陌生，自然亦無從去了解。

呂偉艮靈機一觸，回頭問馬夫：「死者騎過的那匹馬，現在何處？」

呂偉艮的意思要從馬匹身上了解，看看那匹是否一匹失常的馬。

但是馬夫說：「牠是殺人兇手，已經被槍斃！」

林愛莉忍不住說：「爲什麼要殺了牠，牠只是畜牲。」

馬夫道：「這是警方決定的，一般都認爲正確，因爲殺人者死，人類兇手與獸類兇手，理應一視同仁。」

呂偉艮又問：「把一個人槍斃之前也得驗明正身，可不知道馬匹兇手有沒有此一着呢？」

馬夫道：「據我所知是有的，因爲馬匹有所謂『史丁格脾氣』的馬，警方從我們口中先知道那匹馬一切正常，後來又由專家證明，這才拉去執行槍殺死刑。」

呂偉艮無可奈何地，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他本來想翻案，爲了那個神秘電話而替死者申雪冤情。

但是，若照馬夫所言，不但一切正常，連翻案也不可能。

林愛莉和阿生都可以想到呂偉艮心裏正在想一些什麼。

林愛莉道：「算了，我們走吧，那個電話可能另有用心。」

阿生也說道：「是的，這些事情，根本並無從偵查。因爲，兇手與死者，都先後死了！」

馬夫看見竊竊私議，忍不住問道：「你們到底還想知道一些什麼？」

呂偉艮苦笑道：「可惜我想知道的，你都難以作答。」

「你們爲什麼不去問警方？」馬夫道，「他們有此宗意外的一切記錄。」

呂偉艮心裏想：他們不但無權向警方

翻查此事，也找不出一個合理的藉口。

女嚮導姬絲丁也開始覺得三俠身份特殊，以奇異的目光瞪住他們，却不作聲。

呂偉良沉默了一會，忽然又問：「你們每天租出的馬匹，有記錄麼？」

「當然有。」馬夫說，「我們有專人登記和管理，否則，如何找到那個踏死人的兇手？」

林愛莉道：「如果我們要看看那些記錄，你以爲如何入手？」

「由警方出面。」馬夫說。

各人由小徑出來，女嚮導姬絲丁再也按捺不住了。她說：「你們是否懷疑一些什麼？」

「不！只是隨便問問而已！」呂偉良順口答道。他覺得沒有任何藉口可以翻查此案，更提不到證據了。

但女嚮導看來十分精明，她說：「你們顯然有所懷疑，不過這也難怪。我記得此事發生之時，曾轟動一時，人們都認爲馬匹野性難馴，理應處以死刑。結果當局把兇手處死！但是，熟悉馬性的人却認爲，這是意外中的意外，死者已矣，馬兒不該再處於死刑！」

馬夫道：「是的，當時有些馬場中的練馬師曾公開指責當局，但當局仍一意孤行，將出事馬匹一殺了之！」

「練馬師是指那一些人？這裏的管理馬匹人員麼？」呂偉良問。

「不！馬場中的。」馬夫道。

女嚮導姬絲丁說：「他的意思是指可供投注的馬場，不是這裏。」

「那些練馬師的意思如何？」呂偉良又問。

馬夫道：「他們以爲這兒雖然是一條清幽小徑，但道路平坦，加上馬兒馴良，除非受到特殊意外，否則，不會有此事發生。因爲這裏不是跑馬場的跑道，一人一馬，即使人從馬背上墮下，也不會發生此種不幸事件。馬是通靈之物，牠會懂得避過躺在地上的人。但事實上牠已一脚踏了下去，悲劇終於也因此而發生！」

「馬是通靈之物！」呂偉良沉吟道：「然則，牠何故會變成兇手？」

馬夫道：「許多練馬師都認爲寃枉，無奈鐵證如山。」

呂偉良內心已經覺得此事確有可疑之處，現在再聽了馬夫口中的「練馬師意見」，更加覺得可疑。

雖然一般練馬師對馬匹，都視同子弟一般，愛護有加，但說到底，他們總是熟悉馬性的人，因此，他們的意思仍然值得重視。

至此，呂偉良內心已有了一個概念，就是這件事有可疑之處！必須設法偵查到底。

×　×　×

呂偉良等三俠又一次出現東方粤菜館之內，這是晚飯時間。

菜館老闆陳其祖在領班陳强的介紹下，認識了三俠。

「對不起，從陳强口中我知道三位在此之前已經來過了。」陳其祖說，「我身體不爭氣，這可能是命中註定我要繼續倒霉！」

「事在人爲，別太過相信命中註定那一回事。」呂偉良說。

阿生却急不及待地問：「我想知道令郎生前是否有許多女朋友？」

「他在外面的私生活我知得不多。」陳其祖道，「但我早已表明態度，只許他與中國女子結婚，他心裏應該有數。」

呂偉良問：「你可知道他生前與那些中國女子來往過？」

「嗯！」陳其祖想了想，說道：「有是有的，例如沈根的女兒玲玲，也跟他來往過一個時期。」

「感情較好的女朋友有那些？」林愛莉很想知道那個電話是誰打來的。

「這些我倒不大留意，他還年青，我也讓他自由發展。不過我仍主張他與同族女子成婚，所以玲玲照計不錯。」陳其祖嘆氣道，「但是男女間的感情很難講！」

呂偉良對那個神秘電話，已有些頭緒了。

這時候，三俠僱用的女嚮導姬絲丁已由電話亭回來。

她對三俠說道：「你們是否有興趣占卜？」

「是的。」呂偉良說，「你查到那個吉卜賽女郎的行踪麼？」

「剛剛查到了。」姬絲丁高興地說，「巴仙奴生意太好，她仍未離開本市。」

「請你爲我們安排一下，我想問問前程！」呂偉良道。

姬絲丁答應一聲，又去打電話。

陳其祖嘆氣說：「想不到你們也相信命運的安排！」

呂偉良乘機問道：「聽說令郎生前，閣下也曾向這吉卜賽女郎問卜，是嗎？」

「是的，也是聽朋友的慫恿，想知道一下自己命運的安排！」陳其祖深深地透了一口氣，感慨地說道：「可惜，她只能够告訴我命運的安排，却未能改變我的命運！」

「她到底對你說了一些什麼？」呂偉良問。

陳其祖道：「她很坦白，許多江湖術士的口吻都市很傖，只有這吉卜賽女郎，直言無忌，她說我家中，可能發生極不幸的壞事！」

「令你如此傷心，自然是一件極不幸的壞事！」呂偉良又問：「她有沒有直言是關乎你兒子的？」

「沒有。但是，我以爲這種啓示已經够了。」陳其祖道，「只可惜我們當時半信半疑，沒有小心提防，事後發覺她果然靈驗，但爲時已晚！」

「令郎生前有仇家麼？」阿生單刀直入地問。

「仇家？」陳其祖已有所悟，「三位可是以爲——這並非意外？」

呂偉良道：「只是有這種懷疑，却不敢肯定，並無證據。」

「嗯！」陳其祖的目光中有淚影，「照計我兒子不是一個喜歡生事的人，他何來仇家？萬一眞的一如你們所料，他們就未免太過殘忍了。這是我唯一的兒子，也是我唯一的希望，但是，現在——」他的聲音開始變的抖動。

林愛莉安慰他說：「陳老伯，你還是看開一些，好好地回家休息去吧！這件事

，我們遲些會弄個水落石出。」

姬絲丁回來了。她代三俠約好與吉卜賽女郎會面的時間。

據姬絲丁說：巴仙奴等候約見的人客都排得密密麻麻的，但是她走捷徑，利用一名行家搭門路。結果約好明天下午去見巴仙奴。

呂偉良聽得出言外之意，答應一切費用將由他支付，決不令姬絲丁吃虧。

各人告別陳其祖之後，又來到菜根香菜館。

呂偉良的目的是要見見沈根的女兒玲玲，可惜她已下班去了。

菜根香菜館是家庭式的生意，沈根一家人各司其職，但每人總有下班休息的時間。

呂偉良見不到玲玲，只好向她的兄長打聽陳廸臣生前與玲玲的交情。

沈根不否認玲玲與陳廸臣相識，但他總覺得陳廸臣太過輕佻浮燥。

至於沈拔，他的意思認爲：他妹妹與陳廸臣只屬泛泛之交而已。

儘管如此，呂偉良仍然覺得：兒女間的私情，非局外人所能了解。

不過呂偉良沒有對沈氏父子說出他的想法。

離開菜根香菜館，三俠在返回酒店休息之前，先與女嚮導姬絲丁約好明天見面的時間，然後雙方才分手。

姬絲丁獨自駕車離去。

車子在行進之中，她突然感到有些不妙。

車子裏似乎不止她一個人，後面好像有個人影出現。

車外街道上的燈光掩映下，彷彿有一支烏亮亮的槍管指住她。

她把速度減慢一些，然後向望後鏡再小心瞥了一眼。

果然有個人。

有個人握住一支手槍，槍管正對住她的後腦。

那人目露凶光。

在燈光掩映下，那種眼神令人見而生畏。

「你終於發現我了。」後面傳來一陣冷峻的笑聲。

姬絲丁沒有把車子停下來。

她的前前後後都有汽車，而且當時的車子正在中綫行駛，根本不讓她有可能把車子停下來。

姬絲丁只好一邊開車，一邊說道：「先生，請問你是誰？「

「你以爲我是誰？」那人半開玩笑地，反問道。

「希望你不要估計錯了，我身上並沒有太多的錢！」姬絲丁道。

那人又是一陣冷笑。

「你以爲我是什麼人？」那人把笑聲停下來，冷冷地說：「我不是刦匪。」

「那麼，你是——」

「我只想你坦坦白白的告訴我，這是你唯一生存的機會。」

「你想知道什麼？」

「今天你的人客，是不是三個中國人？」那人道。

「是的。」

「他們幹什麼的？」

「我不知道。」

「你活得不耐煩了？」

「我只知道他們是中國人。」

「你帶他們去過什麼地方？」

「練馬場和一些中國菜館，這是我本身的職業。」

「我知道，你是個女嚮導。同時我還知道你有個女兒。」

「嗯——」

「姬絲丁，你小心點聽清楚，如果你要你們母女平安的話。」

「我什麼事都可以爲你做，你千萬不要傷害我女兒！」

「那好極了！」那人說，「你就替我查出那三個中國人的眞正身份。我可以告訴你，他們不是普通遊客！」

「嗯——」姬絲丁吶吶地說，「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不要你來管。」

「但是，我查到了，如何與你連絡？」姬絲丁說。

「我到時自然會與你連絡。」那人又指指前面路口，「就在前面停車。」

姬絲丁依了他的話，在前面路口停車，那人迅速離去。

姬絲丁忐忑不安地，把車子開去。

她一時之間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報警麼？還是……

無論如何，她必須趕緊返回家中去。

她首先要看她的女兒是否平安無事，然後才決定如何做。

女兒是她的命根。

表面上看，姬絲丁還未結婚，而且還相當年青。其實她已經做了母親。

她就是因爲太過年青，所以不知世途險惡，被人欺騙了。

不過她絕不後悔。

她是個堅强的女性，知道自己應負的責任，因此她咬實牙齦，把女兒生下來，交給母親撫養，自己出來找事做。

一切本來還算不錯。服務社的女嚮導周薪有限，但遊客的小賬十分可觀。

想不到今天却發生了這種事情。那個神秘客是誰？他爲什麼要一早躲在她的汽車後面，然後以槍威脅？

她應該怎樣做？報警呢，還是直接先告知呂偉良等三俠？

返到家中，她的女兒已經睡了。

她的母親告訴她：「有個人送了一包東西來，叫我交給你。」

她的視綫接觸到桌子上，一包用飾紙包得很好的禮物，丁方大約只有七八寸高矮左右，用絲帶剪成的花球，在燈光下閃閃生光。

「誰送來的？」姬絲丁一邊走過去，一邊問她母親。

「我也不知道，是個陌生男子，他只叫我別拆開，要留給你親手去拆。」

「這是什麼意思？」

「我怎知道？我還以爲你在外面又有了親密的男朋友。」

「嗯！」姬絲丁想了想，覺得事有蹊蹺。

這不會是什麼男朋友送來的，一個人心靈上的創傷還未好，怎麼會自找麻煩？

只有她心裏明白，這份「禮物」不會是想像中的「愛的表示」，一定又是充滿了惡意的。

於是她先聽一聽，聽清楚是否有什麼奇異的聲音。

她母親關心女兒的私生活，老人家自然希望她早日找到一個金龜婿，以免這樣辛苦。

但是現在看見她這副神情，難免也有些緊張起來。她忍不住問：「你以爲是計時炸彈麼？否則你爲什麼要這樣呀？」

「不！我只是有些奇怪而已。」她也不想母親爲自己担心。

裏面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她較爲放心了許多。於是動手把包裹拆開。

裏面用一個紙皮箱子載了一些物件，那是一個塑膠洋娃娃。

洋娃娃的手手脚脚和頭部，都給人拆開一截一截的，放在紙盒子之內，一片凌亂。

母親看見了忙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姬絲丁只能這樣回答她的母親。「可能有人跟我開玩笑。」

其實她內心充滿了恐懼，也知道這絕對不是開玩笑。

她放輕脚步，到臥室中去。

她女兒安睡在小床之上，睡得很甜。

× × ×

呂偉艮回到酒店房間，取過電話聽筒，主動問接綫生有沒有人找過他。

接綫生說有一位女子來過電話，但他們仍未回來，稍後她可能再打電話來。

他爲什麼要這樣神秘？

第一，她可能有隱衷。

第二，他故作神秘，藉此引起三俠的興趣。

呂林夫婦二人討論着這件事，也覺得背後隱伏着絕大的危機。

不久，電話又响了。

果然又是那女子。

「你第二次打電話來。」呂偉艮說，「有什麼指教？」

「你的偵查有了結果麼？」

「偵查什麼？」呂偉艮故意問道。

「陳廸臣的命案。」

「那是意外。」

「不。是一宗謀殺案。」

「殺人，要有動機，兇手的動機是什麼？」

「如果我知道的話，我就不會求你帮忙了。」

「你是誰？」

「陳廸臣的女朋友。」

「中國人？」

「你怎麼知道？」

「聽出你的口音。」

「你很了不起，果眞是名不虛傳。」

「我不但知道你是中國人，還知道你姓什麼呢，小姐。」

「我不相信。」

「如果我沒有猜錯，姓沈，對不？」

「嗯！」對方頓了一頓，「你是瞎猜，我不是姓沈。」

「沈玲玲小姐，別裝蒜了，你有什麼苦衷，何不直接找我們談談？你已經長大了，怎麼還喜歡捉迷藏那一套？」

「你很厲害。」

「過獎了！」呂偉艮又問，「你現在什麼地方？」

「街上。」

「返家去吧，時間不早了。」

「既然你已猜出我是誰，我想見見你們。」

「你想怎麼樣？」

「我現在就到酒店來。」

呂偉良道：「好吧！既然你堅持，我只好等你。」

電話掛斷了。

林愛莉道：「沈玲玲爲什麼要故作神秘？」

「也許爲了她父親的緣故。」呂偉艮說，「沈根不喜歡她與陳廸臣來往。但無論如何，答案就快有了，沈玲玲現在就要到這兒來。」

「她這麼急，有什麼事？」林愛莉難免也感到迷惑。

「閣閣閣」！突然正好有人拍門。

想不到她這麼快就到了！——這是呂偉艮的想法。

但是，當門開了之後，他們才知道原來是阿生。

阿生焦急地說：「陳伯的菜館出了事，陳强希望我們立即去一次。」

「陳伯？」呂偉艮道，「你是指陳其祖？」

「是的。」阿生道，「陳强本來要找你，但接綫生告訴他，你正在講電話，所以電話接到我那邊去。看來，的確太不尋常。」

「到底怎麼一回事？」呂偉艮向阿生問道。

阿生道：「他叫我們設法趕到菜館去一次，陳伯可能出了事。」

「你應該問他是什麼事。」

「他說陳伯可能被人擄走。」

「那爲什麼不報警？」

「嗯！這個我倒沒有問他，總之，他要我們快些去一次。」

「但是，我正要在這裏等一個人。」

「誰？」

「昨晚打電話給我們的神秘女郎，我已知道她是沈玲玲。」

「沈玲玲？」阿生怔了一怔。

「是的，她正要到這裏來。」

阿生道：「那麼，我先到陳伯的菜館去一次。」

「這也好，回頭如果沒有什麼事，我們就會趕來；你到了菜館之後，立刻給我電話。」

「我明白了，師父。」

阿生走了不到幾分鐘，門外又有人叩門。

這一次，却是一名酒店的侍應生。

「什麼事？」呂偉艮因爲來者不是沈玲玲而感到失望。

「有位先生叫我送封信給你。」侍應生說。

「信？」呂偉艮從走廊通道上左望右望，「人呢？」

「他說有要事走先了，叫你依照這封信去做。」侍應生道。

「那麼，你沒留意他是個什麼人？」

「嗯！戴眼鏡，長頭髮，有鬍子。」

「好！謝謝你。」

呂偉艮返回房間裏，把信拆開。

裏面只有寥寥幾個字。

信內寫着：「速離去，否則死無葬身之地。」

呂林夫婦二人並非貪生怕死的人，也不是容易被人嚇倒的。

「沒有稱呼，也沒有署名，這是什麼意思？」林愛莉生氣地說。

「看來我們已經惹上了麻煩。」呂偉艮說。

林愛莉道：「但至今，我仍然一頭霧水。」

「不！相反，事情開始有了眉目。」呂偉艮輕輕一笑。

林愛莉問道：「你以爲這是怎麼一回事？」

「爲什麼這時候才有人來迫我們離去？」呂偉艮反問道，「當然是有人不希望我們追查某一件事的眞相。」

「我們正在追查什麼？」

「陳廸臣的死因。」

「對了，他們可能就是殺死陳廸臣的人。」林愛莉說，「否則，他們又何必害怕？」

「所以我說，這件事直至到現在，才是眞眞正正的有了眉目。」

「我們怎辦？」

「先見了玲玲，再到陳伯的菜館去；看來我們受到了挑戰。」

「好吧。」林愛莉看看腕表，「奇怪，怎麼她還未到？」

電話又响了起來。

「誰？」

「你是誰？」

「你找誰？」

「我找姓呂的中國人。」

「我就是了。」

「好極！你是不是要等一個女子？」

「你——你可是叫人送信來的人？」

「你很聰明。」

「你想怎麼樣？」

「你小心聽住：明天，你就要照我的信去做，明白麼？」

「我不明白！」呂偉艮說，「爲什麼你偏要我們走？」

「因爲你們不受歡迎。」

「你們的口吻很似阿根廷政府的代表，可惜偏偏你們又見不得光。」

「你說什麼？」

「我說你們像老鼠。」

「胡說！」對方生氣地問：「你到底走不走？」

「不走又怎麼樣？」

「那麼你小心聽住——」

電話中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

那聲音對呂偉艮來說，不覺得陌生，最少不久之前和昨晚，他已經先後兩次聽過了。

「你是誰？」呂偉艮只是循例問了一句。其實他早已聽得出她是沈玲玲。

沈玲玲抖震着聲音說：「呂先生，你……你們快來救我……」

對方有人制止沈玲玲說下去。

「聽到了麼？」又是那陌生男子，「她是我們的皇牌，有了她，你們就非走不可。」

呂偉艮想了一想，忍不住又問：「你爲什麼迫我們走？」

「因爲你們太過愛管閒事。」那男子生氣地說。

「對不起，我們只是來此旅遊，並未管什麼閒事。」

「你騙不過我，我什麼都知道。」那人又說：「我限你明天就走，否則，布宜諾斯艾利斯市裏面的中國人，最少有百個要死。」

「你的意思是：陳其祖也給你抓去了？」呂偉艮問。

「是的。」

「你們爲什麼要這樣做？」

「迫你們別管閒事。」

呂偉良道：「如果我們走，你們是否釋放他們？」

「是的。」

「如何保證？」

「我的說話就是保證。」

「好吧。」呂偉艮說，「那麼，我們明天就走。」

「那還算你識趣。」

電話掛斷了。

林愛莉一直在留心聽着丈夫講電話，知道事情又有了變化。

她說：「看情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是的。」呂偉艮沉思着說，「這幫人看來是有組織的。」

「讓我們先到陳伯那兒去看看吧。」

呂偉良道：「不！這樣可能事情會變得更加複雜。」

「爲什麼？」

「聽剛才那人的口氣，今晚，他們先後擄了兩個人，完全是爲了迫我們離開本市。」

「那麼，難道我們眞的被嚇倒了？」林愛莉瞪住她丈夫。

呂偉艮支吾以對。

他們突然頓住了，沒有說下去。

夫婦二人交換着眼色，然後一齊展開搜查行動。

原來他們担心有人在房間之內安裝了竊聽儀器。雖然每次住進酒店的房間裏，他們例必先檢查一次。

但是，每天他們都必須外出，會不會就在他們外出之時，被人做了手脚？眞難說。

經過一番檢查，他們並未發覺竊聽器之類的裝置。

夫婦二人正待交談，電話又再一次响了起來。

這一次却是阿生打來的。

阿生在電話中說道：「陳伯果然失踪了。」

「我已經知道了。」呂偉艮說，「他們已經打電話來。」

「他們？」阿生感到出奇，「誰？」

「我也不知道。」呂偉艮說，「不過，叫陳强他們不必報警。」

「是的，他們並未報警。因爲只是有個侍者似乎見到陳伯離店返家時，好像被

人挾持登上汽車去。陳強感到不對勁，才通知我們。後來我來了這裏之後，致電陳伯家中，却無人接聽。陳強說，他如果返家的話，早就該到了。因此我們肯定他出了事。」

「別說這麼多了，你先回來。」呂偉艮命令似的說。

「為什麼？」阿生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地問。

憑過去的經驗，呂偉艮很少會叫阿生不要理的，尤其是這是僑胞的事情，他們豈可以不加以援手呢？

呂偉艮似乎也明白阿生的想法，他在電話中說：「阿生，你小心聽住，你好好安慰陳強他們，我不想在這裏講得太多。總之你叫陳強他們放心，陳伯很快就會平安回來。」

「好吧！」阿生只好放下了電話聽筒，雖然他仍然未明白。

奇風異俗　怪語連篇

吉卜賽人幾乎可以代表了「居無定所」，「行踪飄忽」的意思。

事實上吉卜賽人本身就是如此。

目前他們並無一個「國家」，我們只知道這個「民族」存在於我們的地球之上，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生活習慣與特色。

根據統計，全球吉卜賽人約為四百萬左右，假如把他們集中起來，香港一切的居民就要比他們多。

吉卜賽人說的是「羅曼尼語」，他們自稱為「羅曼尼人」。只有我們中國人習慣了叫他們為「吉卜賽人」。

歐洲人初時叫他們「埃及人」。其實他們的祖先原居地是印度。

由於印度人的壓迫，令到他們不得不分別往世界各地遷移。

根據「吉卜賽學家」的研究，羅曼尼人由印度遷往世界各地，大約只有一千年左右的歷史而巳。

目前世界上許多地方，例如英國、西班牙、法國、蘇聯、東歐、埃及、摩洛哥、美國以及南美洲等地，均有吉卜賽人的踪跡。

吉卜賽人雖然講的是羅曼尼語，但他們很具語言天才，大都學會幾種語言，以及和當地的原有居民溝通。

專家至今仍感到迷惑的，就是吉卜賽人講的雖然是「羅曼尼語」，似乎沒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字或者「羅曼尼文」。

沒有文字，如何記事和通訊？這就是專家研究的對象。

說出來也許令人難以相信，專家發覺時至今日，吉卜賽人所用以記事和通訊的，竟然不是文字，而是符號，絕對又不是「象形文字」那回事。

然則，專家是否有了結果？

不！至今為止，專家還是一頭霧水。

他們不明白這些符號代表什麼，主要原因是同樣的一個符號，畫在或刻在不同的東西之上，甚至鄰近的環境不同，意思就會不同。

這種種奇妙的變化，只有吉卜賽人自己才明白。偏偏他們從不對外族人解釋這一切，始終保持了高度秘密。

呂偉艮等三俠並不是為了迷信，而是為了滿足好奇心。

在女嚮導姬絲丁的安排下，他們依時來到了一輛篷車之內，獲得一位吉卜賽女郎——巴仙奴的接見。

姬絲丁還不知道呂偉艮三俠巳向酒店方面退了房間。

他們還委託酒店方面代訂了當天晚上的機票。

呂偉艮等三俠都是江湖中人，他們奇怪姬絲丁面帶愁容。

林愛莉是女人，她以為對女人輕易了解，偏偏左問右問又問不出結果來。

但無論如何，呂偉艮總有一種直覺，覺得此事可能與他們有關。不過為了趕住要見巴仙奴，只好慢慢再說了。

呂偉艮覺得巴仙奴的眼神之中，的確包涵了一種奇異的光采。

篷車之內，光綫不足，這似乎又是故意造成的現象。只有半明半暗的環境，才更加顯出了神秘感。

篷車頗陳舊，四周以深色的柳條布圍住，一度木梯是唯一可以帮助各人登車的通道。

呂偉艮等三俠既然不迷信，自然對巴仙奴的看法不同。

他們覺得這只是江湖術士，心理學運用得宜，便可以得心應手。

放在巴仙奴面前的水晶球，閃閃生光；一種奇異的香味，令到置身其中的人，心理和生理上的反應均覺特殊。

巴仙奴先端詳了三俠一遍。

然後開腔問道：「你們誰要先，誰在後？」

根據登記，呂偉艮最先，於是林愛莉和阿生先退了出去。

呂偉艮的目的除了滿足好奇心之外，還要查一下陳廸臣死前的情形。因此，他必須在時間上掌握得好。

但是，巴仙奴似乎沒有給他說話的餘地。她看了一輪水晶球之後，就問：「你——可是中國人？」

「是的。」呂偉艮只好答了。

「你結了婚，但未有兒女。」

「對了。」

「你跛了一條腿，是因為愛理別人的閑事。我說得對麼？」

「也對了。」

「你過去有過一番光輝的日子。」

「算不了什麼。」

「你不會長命的。」

「嗯！」呂偉艮登時呆了一呆。

「如果能活到超過四十歲，巳經是你前生修得到。」

「有辦法補救嗎？」

「很難。」巴仙奴瞧住水晶球說，「每個人在命中早有安排，些微的改變，只視乎個人的行為而定。」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例如生命之神，安排你最多活到四十歲，但你活得不耐煩，你大可以自尋死路，結果你可能三十歲就巳經離開了這世界。」

「未來呢？」

「像你這種人是沒有未來的，因為你太過容易死去。」

「嗯！」呂偉艮又是一怔。

「除非你修心養性，找個安靜的地方歸隱。但是，你仍活不過四十。」

「眼前我的處境如何？」

「你是警探麼？」

「不！」呂偉艮苦笑示意着說：「誰肯花錢請個跛子做警探？」

巴仙奴道：「那眞奇怪！你四周充滿了殺機，你可能是個撈偏門的人，所以有許多仇人。」

「也許你猜中了！」呂偉艮又問道：「我今晚就要走，我會不會連累其他的搭客？」

「放心走吧！你選搭的飛機不會出事。你只有北飛，大吉大利。」

「我正是北飛。」

「那麼你選對了方向，更加可以放心了。」

「謝謝你。」

呂偉艮聽了巴仙奴這一番說話之後，似乎巳經心中有數。

由於後面還有許多人等着要見她，所以呂偉艮不能再多談了。

林愛莉和阿生也見過巴仙奴，談話內容大同小異。但是，他們覺得這其中並無玄妙之處，有的只是「善觀氣色」再配合了「心理學」的靈活運用，而且運用得恰到好處，因此聽來便覺得靈驗了。

吉卜賽人自小即受到訓練，對占卜之術，固然十分擅長，就是以草藥治病，也相當到家。有不少吉卜賽女郎還是舞蹈專家。

老一輩的吉卜賽婦人會告訴後輩，人類心理的反應，以及如何從掌相中去了解一個人的健康狀況，這原是生理上的表露，但她們却懂得如何去加以利用，煞有介事地宣稱這是水晶球看到的。

一般來說，吉卜賽女人的確比起男人聰明得多，吉卜賽男子多數以勞力工作為主，例如做些手工藝品出售，代人修理家具，工具等等。

至於吉卜賽小孩子，則多數向過路人行乞，這一切當然是環境造成的。

吉卜賽人相信是這個世界上唯一沒有國籍的人，自然更加沒有國土。於是居無定所，到處流浪，表面上十分自由，但他們內心的感受却不足為外人道。

沒有國籍，自然不用護照，沒有護照，自然又不用簽證。因此他們由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自然就方便多了。

呂偉艮等三俠到此的目的，是為了明白吉卜賽女郎巴仙奴，想不到反而受到她間接的警告。

為什麼巴仙奴會向呂偉艮他們警告？是否表示三俠行將「有難」？

呂偉艮等三俠都不是迷信的人，自然難以相信這是「水晶球」中的顯示。反而他們相信此乃「命中註定」的事。因為他們向來喜歡理人閑事，命中早巳註定必然有驚險的。

他們為了解巴仙奴，曾分別向其他吉卜賽人打聽，可惜却毫無結果。

其他吉卜賽人，包括了行乞的小孩子們，他們似乎都幫着自己族中人，有些吉卜賽人甚至沒有理睬三俠他們。

收穫不是沒有，也許以下一般遭遇就是他們此行的收穫。

當林愛莉借故訪問一名吉卜賽小孩子時，這小孩子以仇視的目光瞪住他們。

林愛莉曾對他施以小惠，照一般常理，他應該感謝才是。

林愛莉覺得事情太反常，於是私下裏與呂偉艮商談。

「你覺得有什麼發現麼？」林愛莉問她丈夫。

呂偉艮道：「你指巴仙奴麼？我只覺得她怪論連篇。表面看來沒有什麼，事實上十分古怪！」

「是的，吉卜賽人似乎奇風異俗太多，簡直不可理喻。」林愛莉說。

「我們似乎不受歡迎！」阿生這時候也由那邊過來了。

「時候巳經不早了。」呂偉艮看看腕表，「我們還是趕回市區去。」

三俠曾揚言當晚就要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因此他們來到市區的「菜根香菜館」時，沈根就束着眉心走過來。

「你們眞的要走？」沈根道。

「是的。」呂偉艮反問道：「令千金怎麼樣了？」

「還沒有消息！」沈根感慨地嘆了一口氣，「這到底不是我們的家鄉，我眞不知從何說起，人人都說貝隆夫人落台之後，治安會好起來，想不到禍事却降臨我們華人的身上。」

「你放心！」呂偉艮說：「事情一定會好轉的。希望我們走了之後，他們就會放人。」

「老實說，我非常担心陳廸臣事件會重演。」沈根道。

「有人找過你麼？」阿生插咀問。

「沒有。」沈根說，「但有過一個神秘電話來，囑我們切勿報警。」

「男的還是女的？」阿生又問。

「男的聲音。」沈根說。

阿生和呂偉艮交換了一個眼色。

呂偉艮故意聳聳肩，無可奈何地說：「本來阿根廷政府一向不歧視外國人，即使近年以來政局大不穩定，但是，政治問題有時很複雜。同時我們亦不明白本市黑社會的情形。」

「我明白你們的意思，」沈根說：「你們是有心無力。所以我也不勉強你們留下來。」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機票我們亦巳經訂好了。」林愛莉說。

沈根的兒子沈拔沒有過來，他代替他妹妹，坐在收銀機後面負責收錢。

沈根父子雖然逐漸知道三俠的來頭不小，鄉親們曾傳說以一個跛子為首的「東方三俠」在歐美各地專與歹徒作對。

但是，他們與大多數海外僑居的華人一樣，一直很怕事。

他們只希望息事寧人，絕不想因此多事。所以許多時逆來順受，得過且過，表現出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

因此，他們雖然聽人說過三俠可以助他們解決疑難，也沒有留下他們三人。

三俠晚膳後，便先返酒店，再到機場去。

表面上看來，三俠眞的是屈服於一股神秘的惡勢力之下。

因此，沒有鄉親們前來送行，情形顯得十分冷落！

但是一向機警，敏感的三俠，却知道事情不是表面那麼簡單。

他們知道後面有人在跟踪和監視他們，就是不知道他們的來頭如何。

也許這就是專與華人作對的神秘集團中派出的人，他們目的何在？

呂偉艮等三俠的警覺性甚高，他們知道形勢比人强，只要對方沒有進一步行動，他們是不會拆穿這次的跟踪！

三俠在心理上早已有了準備，他們這次離去，完全是爲了那個恐嚇電話。

他們知道對方不是善男信女，更弄不清楚對方的眞正目標何在？

他們要救出被擄走的陳其祖與沈玲玲，在這陌生的地方，只有一條路可行，就是順從對方的意思，離開本市。

但是，這看來又似乎與他們一貫的作風不大相同！

三俠不但不輕易讓步，也很少做出這種不情不義，見死不救的事。

不過，跟踪他們的人似乎並未了解三俠的爲人和作風。

因此，當他見到三俠挽住行李進入機場之後，竟毫無懷疑地，以爲他們走了。

於是有人去打電話：「那三個中國人眞的走了。」

「有人送機麼？」

「沒有，看來這三個人並不如傳說中那麼神通廣大。」

「他們有沒有跟任何人接觸？」

「沒有，甚至連那個女嚮導，也不見了。」

「那好極了，你可以回來了。」

電話就此掛斷。

打電話的人以爲任務完成，歡天喜地的，駕車離去。

可惜他表現得未免太過大意，他只懂得跟踪別人，却忘記了防止別人去跟踪他；這時候，後面就有一輛汽車亦步亦趨地，在後面跟踪他！

× × ×

呂偉艮等三俠沒有離開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

他們只是利用掩眼法騙過了跟踪者？

三俠爲什麼要這樣做？一則爲了救人——他們要設法令歹徒相信他們已不在這裏，然後把陳其祖和沈玲玲放出。

二則爲了明白歹徒的來龍去脈，因此使出了「以退爲進」的手法。

當然，那是須要有人協助然後才可以成功的，協助他們的，正是派駐當地的國際特警隊。因此，負起「反跟踪」的，也正是國際特警隊隊員。

如所周知，阿生是國際特警隊隊員，世界上那一處地方有特警隊駐守，阿生是心知肚明的，問題只是他肯不肯向他們報到。

三俠正在世界各地旅遊，他們爲了增廣見聞，爭取在有生之年，看看這個地球上最值得看的地方。看得越多越好！

但是，由於阿生與總部的默契，每有緊急任務，阿生必須與總部連絡。否則，阿生仍然可以與呂林二人到各地漫遊。

不過，有時阿生亦不必總部召喚，自動與各地特警隊秘密辦事處取得連絡，就像這次一樣，事前也是阿生主動與特警隊連絡的。

特警隊派駐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的人，知道阿生是自己人，又知道他的需要之後，便設法協助三俠在機場裏面佈局。

呂偉艮等三俠在此人生路不熟，要要花樣並不容易，但有了特警隊人員協助，情形又不同了。因爲阿根廷到底還是「國際特警隊」的成員國之一。

現在三俠由特警隊人員的陪同下，悄悄的由機場的特別閘口開車離去。

這特別閘口只有持有特別通行證的特殊階級人物才可以在此進出。

例如各國大使，政府政要以及軍警高級人員等等，他們才可以持有特殊簽發的通行證。此外就只有國際特警隊。

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的國際特警隊隊長叫伊沙度。

伊沙度年約三十五六，看上去十分精明，對阿生相當尊重，也許他已從總部方面獲得了關於阿生的資料。

伊沙度親自開車將三俠帶回市區特警隊秘密辦事處之內。

另一方面，負責用汽車追踪可疑人物的特警隊員，亦透過無綫電話，將最新發展，向辦事處的上司報告。

原來特警隊追踪的可疑人物，此時已將車子開入一間修車廠之內。

特警隊隊員只奉命追踪，不得採取行動，因此這時候他們也只負起監視之責。

呂偉艮等三俠現在必須知道：陳其祖與沈玲玲這些僑胞是否已安然返家。但是他們又不想太快露面，以免對方注意。

因此，阿生在特警隊秘密辦事處一連撥了幾個電話。

電話分別撥到幾家中國菜館去，同時不敢說出自己的姓名，只當作朋友撥去找陳其祖和沈玲玲他們。但二人仍未回家。

三俠開始担心他們的安全！

歹徒沒有信用不是意外，問題是三俠至今仍未弄清楚他們的來龍去脈，甚至特警隊至今亦毫無綫索可尋。

呂偉艮覺得這一次佯作「離境」的唯一收穫就是讓特警隊來了一次「反跟踪」，反而因此知道可疑人物的巢穴就在修車廠之內，最低限度這是一個被歹徒利用的地方。

特警隊隊長伊沙度與三俠展開了一連串的會議，商量下一步的行動。

毫無疑問，伊沙度已通過巴黎總部的默許，與三俠携手合作。但爲了澈底保密的緣故，他們並未通知警方。

阿根廷政局動盪，軍警行列之內，派別衆多，特警隊也担心萬一事機不密，會把事情弄僵。

呂偉艮等三俠在特警辦事處之內，又看到了一些斷斷續續的紀錄片。

紀錄片是由特警隊隊員偸拍的，因此光綫不足，看得份外吃力。

影片中所見的第一部，表示一個疑人曾進入電話亭打電話，他可能是奉命跟踪呂偉艮等三俠的可疑人物。

第二部份是車廠內內外外的情形！有些是用長距離鏡頭拍攝的。

第三部份是一些人物的大特寫。負責拍攝的特警指出，那些人是這車廠中的人，最少也是在車廠出入的有關人等。

呂偉艮首先希望知道這些人的眞正身份。

其次就是感到懷疑：爲什麼這些人要跟他們過不去？

從紀錄片所見到的人，三俠連一個也不認識，甚至毫無印象。

因此呂偉艮有一個想法，認爲特警隊方面可能弄錯了對象。

但是特警隊人員認爲對於這方面的事情，他們幾乎稱得上是「專家」，他們肯定那車廠中人有問題。最少他們就曾經派人跟踪三俠到機場去。

由於意見上的分歧，偵查也就分成兩綫，特警隊不知道修車廠的人是何方神聖。呂偉艮始終認爲吉卜賽人最可疑。

阿生既是特警隊員，也是三俠的一份子，所以，他無形中也變成了夾縫中的人物。

還好伊沙度對呂偉艮仍然相當尊重，他不反對呂偉艮的意見，讓他照他的意思去偵查，而特警隊方面却不放棄修車廠的綫索。

× × ×

凌晨時份

布宜諾斯艾利市的夜生活，正進入高潮！

一羣歐美遊客正在「酒」與「肉」之中狂歌歡舞，面對着的却是一堆烈火！

「酒」是上佳的名釀！

「肉」是阿根廷的牛仔肉。

「火」是生在一處私人庭院中的野火。四周環境十分優美，青藤紅花，樂聲繚繞。一個別開生面的烤肉野火派對正在舉行中。

派對的主人是個中國人余大爲。

余大爲年僅三十五，是個廚師出身的僑商，爲人精明，腦筋動得快，所以在僑胞羣中是個令人觸目的人物。

數年前他還是「榮根香菜館」的一名廚師，後來跳了出來另創天地，想不到短短幾年間，已經弄得頭頭是道。

他也像其他僑胞一樣，開設的是中國菜館，但是他却表現得比其他人更聰明，除了「中菜西吃」，在口味方面極力迎合歐美人仕之外，還不時利用外國人愛好新鮮刺激的思想，弄出一些新潮玩意，大大地賺一筆可觀的金錢。

例如眼前的野火會，表面上是由他的中國菜館發出「請柬」。

「請柬」發給各旅行社，內容列明是邀請他們的旅客參加野火派對。看來的確是够派頭，而毫無市儈氣味。

但是，實質裏面亦無非爲了賺錢，而且賺得更多。

野火餐舞會有音樂助慶，不是擴音機，錄音帶之類，而是樂師現場演奏。

人客們吃的不但是香滑的阿根廷牛肉，而且還是牛仔肉。

同樣是一塊塊的牛仔肉，落在中國廚師手上燒烤出來，送入口中，味道自然又不同了，一定是更加美味可口。

一般遊客只要玩得開心，吃得開懷，金錢方面即使多花一些，也不計較。

因此，余大爲在這方面所賺得的金錢，比餐室所賺的更多。

外國人，尤其是歐美遊客，最愛新奇刺激，對於夜總會中的傳統表演，早已感到厭倦了。所以他們寧願多花一些金錢，也不計較，但求玩得開開心心，吃得痛痛快快！

余大爲最初只借用別人的花園別墅，但現在却自置了廣闊的庭院，令到參加野火派對的遊客們，有樂不思蜀之感！

這是一個自由競爭的社會，腦筋動得快的人總是佔了便宜的。因此，以後有不少人「東施效顰」仍無法與余大爲競爭。

爲什麼？

道理其實非常簡單，首先是烤肉在色，香，味各方面，余大爲非常注重，外國廚師根本無法可以比擬。

另一方面，余大爲手腕圓滑，暗中回佣給各大旅行社"

回佣問題曾令到香港商界與廉政公署弄得昏天黑地，但余大爲却認爲「羊毛出自羊身上」，錢反正是遊客的。

余大爲幾乎成爲一塊活招牌，許多歐美遊客都以能嚐到他親手調製的烤肉爲榮，於是名氣越响，生意越旺。

但是，正是由於他的生意太好，經常引致行家的妬忌！

這一天，終於出事了！

這天晚上的野火派對，人客相當多，余大爲把集會攪得十分的熱鬧！

就當人客們吃得津津有味之際，室內突然之間起火。

野火會顧名思義，只是在空曠的地方生火，與室內遠遠隔開。這次爲什麼室內會起火？而且一發不可收拾。

於是一時之間，秩序大亂，人們爭相走避，加上人客們已有七分酒意，因此損傷難免。

余大爲購下這巨宅，目的在於利用這闊大的後院，舉行野火燒烤大會以賺錢，所以後院建有亭台樓閣，假山小溪，極富園林景色。加上東方色彩的設計，參觀過的人，都讚不絕口！

同時余大爲也是個精打細算的人，賺下這龐大的巨宅，既然花費了不少金錢，他就要好好的，充份利用它。

因此，室內有上蓋的建築物，余大爲要來當作他和家人的住宅，遊客們只在露天的院子裏活動，一向公私分明。

然則，爲什麼烈火會走進室內去？這件事顯得極不尋常。

余大爲的住宅起火之後，院子裏的人客爭相走避。余大爲本人和店伴們，則協助救火，另一方面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的消防局也聞訊派出了滅火車來。

還好這都市的人習慣了夜眠，加上後院野火會正在進行中，所以起火之後，各人不致睡眼惺忪，個個都能及時走避。

因此，初步估計不致會有人死亡，有的只是受傷而已！

但是，財物的損失，一時就難以估計了。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這時已經在特警辦事處之內睡着了。只有阿生和伊沙度二人仍在夜市中留連。

阿生聽說一場火警令到一名中國商人損失慘重，立即與伊沙度趕到現場觀察。

當時火已經救熄了，只有一隊警員和消防員在災場調查。

消息傳出，初步懷疑有人放火，因為現場上有蘸了汽油的爛布棉絮。

余大為本人受傷頗重，已經被人送往醫院去急救了。

這也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因為這是他本人努力經營的成果，豈可眼光光看見它化為灰燼？無奈烈火無情。

結果人傷了，財物的損失也慘重！

警方知道伊沙度和阿生同是特警隊的人員，所以有問必答。

阿生知道事情有可疑之處，同時傷者之中又有中國人，所以十分重視。

他與伊沙度匆匆趕到醫院裏去，余大為此時已被人救醒，正臥在病榻之上，接受警探的初步問話。

余大為後來聽說有二名不速之客到來，其中一人還是黃面孔的中國人，立刻招呼他們到病榻旁邊來。

阿生發覺余大為傷痕處處，皮損肉爛，也覺得有些不值！

伊沙度忍不住爭先問道：「你有什麼仇家？」

余大為苦笑搖頭：「我們是做生意的人，尤其是中國人，一向只喜歡結交朋友，不喜歡與人結怨，那裏會有仇人？」

阿生道：「但是我們剛從火場回來，警方却認為這場火有些古怪。」

余大為支吾着，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阿生和伊沙度交換了一個眼色。

阿生不禁向他問道：「你有難言之隱嗎？」

「嗯——」余大為眨着雙眼：「你們兩位，到底是什麼人？」

阿生道：「你聽過國際特警隊的名字麼？」

「警察？」余大為盯住阿生。

阿生道：「不！不是本地警察，是國際性的，而且是秘密的。」

「哦——怪不得你們可以入來了，」余大為又說，「你是中國人？」

「是的，不折不扣的中國人。」阿生說，「你有什麼苦衷，不妨對我坦白直說。我也許有辦法可以幫幫你？」

余大為略作猶疑，說道：「這是人家的地方，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蟲，唉！我也不知道應該從何說起？」

「說得坦白點，我正在追查一件事，說不定這件事與所有中國僑商有關！」阿生道：「除非你不想我替中國人出一口氣，否則，說出事情眞相，這就是最好的時機！」

伊沙度在旁也說：「是的，這是一個民主國家，最少還是我們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們，你有話不妨直講。」

余大為倒抽了一口氣之後，說道：「在今晚之前，曾有人要求我出讓百份之六十的股權，但遭我嚴加拒絕。」

「那人是誰？」阿生問。

「一個阿根廷人，相信是本市的黑社會人物。」余大為道：「當時他很不高興，我心裏已知道遲早有事發生。」

伊沙度問道：「你肯定他是阿根廷人嗎？」

「相信我不會看錯吧。」余大為說，「我先後已在這兒生活了好幾年。」

阿生問：「他有沒有留下口訊？」

「看情形，這番他只是向我施下馬威！」余大為說，「他們必然再來。」

阿生與伊沙度又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對余大為道：「下次與他連絡上，記得拖住他，再設法通知我們吧。」

「但是——」余大為的目光中，充滿了恐懼！

阿生安慰他說：「你放心好了，我們一定設法保護你。」

余大為用感激的目光注視住阿生，點點頭。

× × ×

翌日，布宜諾斯艾利斯各大報章，均刋出凌晨一場大火的消息。

警方的意見認為有人蓄意放火，目前正在追尋兇手。

但是，有些報章竟然說：這是野火燒烤會的惡劣後果，還主張當局制止商人們繼續舉辦這種玩意。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到了第二天才知道這件事，還是阿生告訴他的。

他們本來打算分道揚鑣，由不同的角度展開偵查！

呂林夫婦二人既然認為吉卜賽女郎有可疑之處，自然向她那兒着手偵查，阿生則協同特警隊由修車場開始偵查。

但是經過昨晚一場大火之後，三俠又有了一個新見解。

他們覺得必須設法由一班中國僑商下手。

正如余大為說得好，中國商人一向老實慣了，他們不想生事惹麻煩，因此，當地警方，想從他們口中知道實情，絕不容易。

呂偉艮自從接到警告電話之後，接連再發生二宗神秘失踪案件，便有了一個想法，覺得此中有人存心與華僑們過不去。

但是，對方何故迫三俠離去？

理由大概不出下列兩個原因：一是知道三俠的來頭，假如三俠不走，他們很難達到目的。

其次就是有人知道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隊員，只要阿生插手，國際特警隊勢必干預。

但無論如何，三俠現在必須重新估計眼前這種形勢。

昨夜一場大火，是否一個獨立事件？

假如是獨立事件，目的只為了針對余大為，否則，就牽涉到整個華人社會，那麼，又是何方神聖要跟中國僑胞過不去？是為了金錢呢？還是另有目的？

年來世界各地政治局勢極不穩定，「排華事件」已陸續在東南亞各小國發生，「綁架事件」也不斷在歐美各地發生。

三俠為了明白其中眞相，決心要追查到底。

阿生分別致電「東方粵菜館」和「菜根香菜館」，查問陳其祖與沈玲玲，二人是否平安歸來。

豈料所得的結果，却令他非常驚異。

由於三俠表面上已一齊離開了布宜諾斯艾利斯，所以阿生不敢在電話中表明身份，只當朋友找人。

當他致電東方粵菜館時，找陳其祖，

但接電話的人却說：陳老闆不在。

阿生問：「他在家中麼？」

「不！他去渡假了。」一名侍者反問：「你是誰找他？」

「我只是他的朋友，」阿生又問：「陳强在嗎？我想找他談談。」

「請你等一等。」侍者去找陳强。

過了一會兒，果然出現陳强的聲音：「你是那一位？」

阿生沉着聲音說道：「陳强，你的老闆呢？」

「他還沒有回來！」陳强反問道：「你是誰？」

「你身旁有陌生人嗎？」

「沒有。」

「那你小心聽住，我是阿生。」

「你還未走？」

「是的，我想見你。但是，不能讓其他人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陳强想了想，問道：「你在何處？」

阿生道：「別問我，先告訴我，你住在何處？」

「就在陳老闆家中左隣。」

「你可以早些下班嗎？」

「不可以，陳老闆不在，我須要照顧更多的事情。」

「那麼，你什麼時候回家？」

「每天晚上，我會很夜很夜才返回家中休息。不過，假如你有重要的事情要找我，我可以偷懶片刻，到外面去一次。」

「什麼時候有空？」

「大約半小時後我有要事，等人到店裏來談一些事情。兩小時之後，才可以抽空。」

「那麼，兩小時之後在你家中。」

「為什麼不就近找個地方談談？」

「我不想人家知道我仍留在本市，你明白嗎？總之兩小時之後，你要若無其事地返家休息，切勿對任何人提及我們的約會。」

「我明白了，再見！」

電話掛斷了之後，阿生告訴呂林等人，然後才致電菜根香菜館。

聽電話的是沈根的兒子沈拔，但他似乎聽不出阿生的聲音。

阿生說：「我是沈玲玲小姐的朋友，她回來了嗎？」

「還沒有回來。」沈拔問道：「你是誰？」

阿生道：「沈公子，請你小心聽住，我是阿生——」

「嗯，你——」

「別讓旁人生疑心，我們未走，但看情形，對方顯然食言了。是不？」

「是的，玲玲令我們非常担心，」沈拔也放低了聲音。

「我勸你還是小心點好，這件事看來並不簡單。」阿生又問道：「有人來搗亂麼？」

「暫時沒有。」沈拔說。

「假如你有什麼麻煩，請立刻通知我。」阿生跟住又說出了特警辦事處的電話號碼。

阿生再次將聽筒擱好，回頭對呂林二人和伊沙度他們說道：「歹徒並未履行諾言。」

「何止未履行諾言，嘿，」林愛莉把手中的一份早報一摔：「他們甚至變本加厲呢！」

呂偉艮沉吟道：「看來我們必須採取主動，不能再作被動了。」

「綫索似乎越來越明顯，」伊沙度說：「這件事只要警方不過份追究，一定有更進一步的綫索出現。看來我必須與本市警方連絡一下。」

「是的，你這主意倒不錯。」阿生說，「只要警方肯與我們合作，相信事情很快就會有頭緒了。」

伊沙度去撥電話。

呂偉艮等三俠商議着應該如何主動出擊。

呂偉艮已從阿生口中，知道陳强有個重要的約會，他不知道誰約了陳强，但為了觀察一下那兒的情形，他們決定化裝出動！

在特警辦事處之內，要將一個人改變成另外一個人是輕而易舉的事。

他們大約前後只化了一小時左右，已經變成棕髮碧眼的歐洲人。

他們先後來到東方粵菜館，出乎意料地，發覺陳其祖已經回來了。

陳其祖看來十分疲倦，但他仍在交代着一些什麼似的。

由於座上有客人，三俠不便於這時暴露身份。只喚來侍者，點了一些小菜點心，另一方面則暗中窺伺一切！

他們發覺陳其祖不但疲態畢呈，而且面有愁容。

任誰都可以看得出，陳其祖表面上只是力持鎮靜。

他身邊有一些人，似乎是本地人，他們顯然正在商議着一些重大的事情。

陳强一邊照料店務，指揮店中侍者招呼食客，一邊不斷偷眼望住他的老闆。

阿生又發覺陳强不斷看腕錶，他大概對阿生的約會十分重視。

現在時間上他應該走了，因為他必須數分鐘更衣，然後步行返家，赴阿生的神秘約會。

但是，呂偉艮發覺座上有些人神情十分可疑，這些人不但不斷注視着陳其祖那邊，也小心監視菜館中各店伴，尤其是陳强。

呂偉艮向阿生和林愛莉低聲說道：「我們不妨試作幾種假定：第一種，他欠了人家的債務，但這種可能性不大，陳其祖沒有家人負累，生意也不錯，決不會欠下債務。」

林愛莉說：「第二種可能，他打算結束店務，將全盤生意出讓別人。」

呂偉艮道：「另一種就是：他有可能被迫，讓出控制權。」

阿生幾乎不等他師父說完就說：「是的，這個可能性最大，記得那場大火嗎？余大為事前就曾經被人强迫讓出百份之六十的股權。」

林愛莉道：「那麼，這些人大有可能是黑社會中的代表。」

這時候，陳强到後面去了。

他並沒有向老闆請示，但看情形，他顯然是赴阿生的約會。

於是呂偉良示意阿生先走。

但是，阿生離去之前，却有二名食客爭先結賬離去。

那二名食客一度引起三俠的注意，他們表面似乎沒有什麼，但是，三俠總可以看得出一些蛛絲馬跡，認爲大有問題。

果然，二名大漢離開了食物店之後，便繞到屋後去。

阿生多得他們提醒了自己，原來陳其祖的菜館還有後門。

不久，陳强果然換上了便服，匆匆由後門出來。

他一邊行一邊看腕錶，因爲照時間計算，當他返抵家門時，可能過了與阿生相約好的時間，難怪他匆匆忙忙的。

陳强爲什麼要由後門離去？他顯然不想惹人注意。但是他一定想不到後面有人跟踪住他，更想不到他要約的阿生，正在「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二名不明來歷的大漢正在亦步亦趨地，跟在陳强後面，阿生則離遠吊住。

二名大漢並未動手去對付陳强，只是小心監視一切。

阿生覺得他們大有來頭，但却不把他們放在眼內。

等到了陳强家門時，二名大漢亦尾隨其後，出其不意地，一湧而入。

陳强一直不知道有人跟踪祂，遭此突變，難免大吃一驚！

但是，陳强以一對二，實在沒有反抗的餘地，只能以驚異的目光瞪住他們。

其中一名大漢問陳强：「你鬼鬼祟祟的回來幹什麼？」

陳强道：「什麼鬼鬼祟祟，我只是下班返家休息而已！」

「不要騙我，你不該在這時候離店外出，是不是想代你老闆向外求救？」大漢盯住陳强，另一個在旁虎視眈眈。

陳强苦笑道：「我只是一名侍役，何必替老闆担心？」

二名大漢交換着眼色。

突然有人在外面敲門。

一名大漢過去開門，但外面沒有人，他竟然不知是計，跑出去查看。

阿生不知由何處一閃而出，手起手落，手刀擊在後腦以下的三折骨上，那大漢悶哼一聲，昏了過去！

「是誰啊！積臣。」屋子裏的另一名大漢，閃了出來。

阿生把昏倒地上的大漢拖過一旁，迅速閃到屋外一角。

屋內大漢聽不到回音，心裏生疑，押住陳强到屋外查看。

但是，他依舊見不到他的同伴。

阿生就在這一剎那間，閃到他的背後，用手指抵住他的背部：「小心聽住！放下你手上的小刀和那個中國人，否則我會開槍殺死你。」

大漢沒有後眼，事情又來得如此突然，只好乖乖的放人棄刀。

阿生這時才叫陳强把另一名昏倒的大漢拖入屋內，他則拾過刀子，抵住大漢的頸部，推他重新進入屋子裏。

大漢這時才發覺阿生手上根本什麼武器都沒有。但知道上當也太遲了。

陳强已認出阿生的聲音，因爲阿生與他說話是用中國方言的，所以他外型雖則化了裝，陳强還是認出他。

陳强依照阿生吩咐，把昏倒地上的大漢拖入屋內之後，重新關上了門。

阿生以刀要脅住另一名大漢，沉聲問道：「你是何方神聖？」

「別神氣，聰明的，就快些放開我吧！」那大漢說。

阿生心裏有氣，手快眼快，刀子橫掠，一度寒光在大漢面上掠過，急似星火，只聽得那大漢尖叫了一聲，他的鼻子已是鮮血直冒！

「還要花樣麼？」阿生冷然一笑，道：「下一次，我試刀的目標，會選擇你的咽喉。」

那大漢雪雪呼痛，一邊掩鼻止血，一邊向阿生哀哀求情。

阿生道：「要命的，我問你一句，你就實話實說的答我一句。」

「你有話儘管問好了，千萬別再傷害我！」大漢說。

阿生問道：「你們有多少人在東方菜館之內？」

「嗯！十多個。」

「陳老闆——陳其祖，可是你們擄去的？」

「是啊！」

「那麼，你們現在他的菜館裏要幹什麼？」

「辦接收！」

「接收。」阿生呆了一呆，然後回頭問陳强，「這是怎麼一回事？」

陳强道：「陳老闆這次回來，表現得一派痴呆，我看，他已被人說服，我想起約你在這裏相見，正想趕來把這情形告訴你。」

「他們是什麼來頭？」阿生問。

陳强還來不及回答，那大漢已趁住阿生背向他的時候，用桌上一個烟灰缸向阿生襲擊。

阿生沒有後眼，但從陳强的恐懼眼神中，他已領悟到一切。

阿生本能地低下頭來，烟灰缸立即由頭頂上飛過。

「嘩啦」一聲，砸碎在牆角之上。

那大漢並不計較那突襲的收穫，反正他只希望阻遲了阿生的動作，因爲他要逃走，阿生低頭閃避，換句話說，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於是他迅速奪門而出！

阿生眼看來不及阻止，但他爲人頭腦冷靜，動作反應奇快。

只見阿生手一揚，刀光一閃，有如一度電光直射向門旁的木框之上！

那大漢左手拉開門環，右手按在門旁的木框之上，眼看就可以奪門而出，逃之夭夭，想不到衣袖彷彿被門旁的鐵釘鈎住了一樣，任他用上多大的氣力，也無法掙脫！

那當然不是什麼鐵釘，只是阿生擲出的一柄利刀而已！

當那大漢在焦灼中發覺那是一把尖刀的時候，還來不及將它拔出，阿生已及時趕到，先揮拳相向，再將刀子拔出。

阿生一邊將門重新關上，一邊把那大漢按在門後的門板上，以刀作勢，狠狠地說：「你可是活得不耐煩了？」

大漢看見阿生目露兇光，吃驚地說：「不要殺我，我只是小卒一名，請你高抬貴手！」

「那麼，你大哥是誰？」

「我波士叫桑拿。」

「黑社會？」

「我也不知道，總之是不務正業。」

「那麼，你們這次把陳老闆抓去，又是爲了什麼目的？」

「聽說是爲了控制他的餐室。」

「剛才你們就是去接收一切？」

「大概是的，我只是奉命與巴列克監視陳强，別讓他報警。」

「你叫什麼名字？」

「艾曼。」

「艾曼，你小心點聽着，這裏有兩條路，讓你自由選擇。」阿生道：「第一條，我把你和巴列克送到警局裏去！」

「不！不要這樣。」

「那麼你可以選擇第二條，若無其事地，回到東方粵菜館去，告訴你波士，陳强只是返家休息，並未報警。」

「這個倒容易了。」

「但是，你可能不依我說話去做，」阿生把刀子在他面前一幌，「剛才你應該有過經驗了，我想殺你的話，比殺一隻老鼠還容易，因此，你切勿耍花槍，明白了嗎？」

「明白了！」艾曼說道：「但是，我只可以保證我自己，却不能够保證我的同事。」

阿生瞥了仍然未甦醒的巴列克一眼，道：「他會留下來，你回去時對你波士說，巴列克留在這兒監視陳强吧！」

艾曼唯唯諾諾。

阿生開門讓他走。

陳强對阿生說：「你不怕他逃掉麼？他可能出賣我們！」

「何必担心，你先找繩子，把巴列克綑綁起來，他可能是我們的本錢。」阿生說着，已走到了電話機的旁邊。

他撥了一個電話到特警辦事處去，找到伊沙度隊長，將情形告訴他。

陳强已把巴列克綁了起來，阿生在他的咀裏塞了一條手帕。

阿生向陳强說：「有沒有一輛汽車可用？」

「老闆有一輛，就停在門外。」陳强又說：「但是，沒有車匙。」

「那並不重要，快帶我去。」阿生說着，人已開門出去！

陳强指出那部黑色車子就是陳其祖的，已經有好幾天沒有用了。

阿生一邊叫陳强回到屋內去，將巴列克押出去，一邊施展開鎖技術，把車門弄開。

巴列克已醒了過來，無奈雙手被綁，口部塞住，既無法反抗，亦有口難言。

陳强將他推上汽車後座，然後坐在一旁，小心監視他。

陳强只是剛剛把車門關好，阿生已經一句話不說，就開車離去。

阿生像絕大多數的國際特警隊隊員一樣，考到國際駕駛執照，因此他能够迅速開動那輛車子，依照當地的交通規則，開到東方菜館去。

阿生的目的是希望快過艾曼，因爲艾曼剛才和巴列克既然沒有開車子來，一定走路回去。

但是，沿途上阿生並未見艾曼。

也許他抄捷徑先回到東方菜館去了，也許他中途截了街車。

阿生一邊門車，一邊吩咐陳强留在車內，小心監視巴列克。

阿生想得透澈，艾曼如果依他說話去做，他要看看這班人如果接管菜館，以及以後是否向其他中國人施同一手法？

萬一對方出賣他……

思想間，車子已到了菜館門外。

阿生停了車，向陳强遞了一個眼色，然後摸摸腰間的小刀——那是艾曼「送」給他的戰利品。

最後，阿生落了車，進入菜館去。

當門被阿生推開的剎那間，阿生已在直覺上感到不妙！

據說：有好一些警探往往憑他們的第六感去破案，其實那只不過是他們的職業性敏感，這些敏感往往對他們極有幫助！

阿生既然有備而來，自然處處提防，因此，當他推門而入時，突然聽到有人驚叫一聲：「阿生！小心！」

這是林愛莉的聲音。

原來呂林夫婦二人始終獃在一旁，佯作食客。

由於他們均化了裝，所以人們只以爲他們是一對歐美的新潮男女。

剛才他們見到一個大漢匆匆由外面入來，向一名中年人耳語一番之後，其他人立即戒備，他們便心感不妙！

後來又見到有人埋伏，有人暗中用槍瞄準門際，不問可知，等會兒一定有事發生，就是他們想不到來者是阿生而已！

食客中有些人眼見勢色不對，紛紛離去。

呂偉良向林愛莉遞了一個眼色，夫婦二人已是暗自提防。

由於表面上他們並非黃面孔的中國人，所以並未引起對方的注意。直至到現在林愛莉叫出了驚天動地的一聲，各人頓感意外。

阿生一聽到林愛莉的警告聲，立即採取行動！

那一邊隨即有人放了一槍，子彈擊向大門的玻璃之上。

可惜開槍的槍手反應太遲鈍，手槍機掣未扳下，阿生人已就地一滾，連消帶打，刀光一閃，手中飛刀直擊槍手手腕。

槍手還來不及發射第二槍，已捧腕棄槍痛得差些兒昏了過去！

另一名槍手正待有所行動，無奈呂林夫婦二人眼明手快，餐桌上的烟灰缸，碗碗碟碟就是現成的武器。

一時之間，乒乒乓乓，菜館之內，頓變戰場，十多個大漢與三俠大打出手！

林愛莉由始至終一直注意着一個人，此人顯然是首領。

這中年男子一直纏住陳其祖，他們一邊翻閱一些文件，一邊爲一些問題發生爭論。

等到一場惡鬥發生之後，中年人又在揚聲指揮十多名大漢作戰。

三俠本來有菜館中的數名侍者作爲後盾，無奈槍聲一响，各人竟手足無措，加上三俠化了裝，表面上似是歐洲人仕，這班中國侍者便進退失據。

還好三俠藝高人胆大，身手敏捷，十多名大漢加上二支手槍，竟然佔不到什麼優勢，反而先後已有多人受傷！

呂偉艮鐵枴杖每次出擊，永不落空，眼前這班大漢，首次領悟了中國功夫的厲害。

對方兩支手槍，一支墮地後，混亂之中突告失了踪。另一支則被鐵枴杖擊得飛上天花板，撞破鑲在天花板下的燈飾，擱置在那裏。

失踪的手槍其實是被一名侍者踢到一旁，侍者們雖然不敢加入戰圈，但對眼前形勢却看得分明。因此只要有機會，他們總會助三俠一臂之力。

陳其祖本人呆立一旁，彷似木鷄！

因爲他至今仍然認不出三俠的眞面目，所以難免驚奇！

三俠在交戰中互相以他們的方言傳訊，這些中國方言自然不是外國人所能懂得講的。至此陳其祖和他的侍者們，才有點恍然大悟！

十多名大漢與三俠苦戰一陣，仍佔不到便宜，反而傷兵纍纍，身爲首領的人，担心警方聞訊而至，下令撤退。

豈料菜館電動閘門已告緊閉。

各大漢情急之下，直奔後門，但是，侍者們這時竟然列陣以待。

其中一人還緊握一支手槍，喝令各人高舉雙手投降。

大漢們以剛才各侍者仍驚呆一旁，如今亦只不過裝腔作勢，居然不把他們放在眼內，首領下令各大漢硬闖。

持槍的侍者正是剛才出其不意，用脚將手槍踢入椅底的人，當時局勢還未明朗，如今聽了三俠的方言交談，才知道對方可能是自己人，而且是爲了帮助他們的老闆陳其祖而來，於是他們才悄悄拾起手槍，待機而動。

現在時機已到，他們亦無所懼！

槍聲一响，子彈照住各大漢脚下勁射，二名大漢同時受傷，捧腿跪在地上。

其他各人紛紛嚇得後退。

持槍侍者吆喝着說：「誰還敢再亂來，他受傷的不會再是脚部，而是腦袋！」

各大漢果然無人敢再動。

外面有人拍門。

一名侍者過去開門，來者是特警隊人員，由伊沙度親自率領。

於是一干人等，便成甕中之鼈，一個也沒有漏網。

陳其祖等人至此才知道仗義者正是三俠。

華人菜館　慘受威脅

被捕的十多名歹徒之中，那個狀似首領的中年人叫布圖。

布圖已被查出是黑社會頭子桑拿的一名頭目，但特警隊沒有將他們交給警方，只把各人押到一處秘密地方。

阿根廷自從貝隆夫人被軟禁後，政府各部長實際上已受到軍方的直接控制，負責指揮首都警察的，是一位少將。

由於當時局勢十分動盪，軍政府爲了控制大局，凡是犯刑事案者，動輒便判死刑！

布圖等人落入特警隊手中之後，仍然有些莫明其妙！

布圖向阿生問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猜猜吧！」阿生說：「其實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

布圖瞪住阿生，又望望呂林二人一眼，道：「我明白了，你們是那三個中國人化裝的。」

「是的，你猜對了！」阿生冷冷地一笑，「你當然知道巴列克是誰吧？」

「他是我們的人。」布圖說。

「對了，他是你派去監視陳强的人！」阿生把手一揮，陳强由那邊過來。

陳强會意地說：「巴列克正在那邊作供，他已說出了一切！」

布圖冷笑道：「你們不必使用心理攻勢，巴列克不會知得太多！」

阿生面色大變！

伊沙度生氣地衝過來，他雙手抓住布圖的衣襟，叫道：「別神氣，快些告訴我，你們這班人到底在攪什麼鬼？」

布圖不慌不忙地說：「你最好去問我波士。」

「你波士是誰？」

「桑拿！」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我不知道。」

「好吧！」伊沙度用力一摔，布圖應聲後退，倒在二名壯健的特警隊隊員的手中。

二名特警隊分左右將他挾持，使到布圖無法動彈。

伊沙度命令着說：「把他帶到後面泳池旁邊去吧！」

別說布圖不知道伊沙度的用意，就是三俠也弄不明白。

這是特警隊的一個辦事處，後面有私家泳池，環境幽美。

布圖被挾持到池邊，仍然面無懼色。

伊沙度冷聲說：「布圖，你仍有考慮餘地。」

「不必考慮了，我反正什麼都不知道，」布圖說：「扔我入水中，用私刑，嘿！你們是什麼東西？警察麼？」

伊沙度冷然一笑，道：「如果我們是警察，以目前的形勢，你可能被槍斃！」

「你們既然不是警方人員，又是什麼？」布圖反問道。

「國際特警隊，滿意了嗎？」伊沙度說：「如果你說我們是警察，我們就是國際警察。」

「我從未聽過這名堂！」布圖說。

伊沙度道：「你是什麼人？你當然不會知道有這種組織的存在。」

「知道了又怎麼樣？難道你們胆敢處死我？」布圖囂張地說。

伊沙度笑了笑：「處死你豈非太過便宜了你？老實說，只要把你交給警方，你想死就易如反掌，但我却不想你太過早死！一則因爲你是替死鬼，二則因爲你還未吃够苦頭。」

「你們想怎樣？」布圖生氣地問。

「準備好了嗎？」伊沙度沒有回答他，却問一名站在池畔的特警隊員。

布圖還來不及忖測對方的用意，已被人推入泳池之內。

布圖懂得游泳，所以墮入水中，他仍然面無懼色，還顯得洋洋自得的，浮游於水中。

突然之間，水流似乎起了變化。水中有漩渦，布圖三番四次被捲入水底去。

布圖逐漸感到氣力不繼，揚聲叫「救命」！

伊沙度打了一個手勢，一名特警將池畔一個機掣按下。

水又回復了剛才的平靜。

布圖浮出水面，面露恐懼之色，游至池旁。

伊沙度笑道：「你的泳術不是很精湛嗎？要不要再試試？」

布圖忙說道：「不，別這樣，我吃不消的。」

呂偉艮等三俠冷眼旁觀，雖然覺得伊沙度有些過份，但對付布圖這種人，他的辦法又似乎十分有效。

當時雖然是四五月之間，但在阿根廷來說，那是秋天的天氣，（阿根廷的暑假是由十二月開始的，與香港相反。）

四五月之間如果在香港，正是剛剛開始游泳的季節，但在阿根廷，却在華氏五十度左右，相等於攝氏十度。（目前香港是用攝氏計算的）

十度不算得十分寒冷，但在水中的滋味也並不太好受。（香港四五月的天氣最少也在二十幾度以上。）

布圖相當好身體，無奈經過剛才一番掙扎之後，加上一個人在恐懼中形成的心理威脅，現在已是氣喘如牛！

伊沙度却氣定神閒地，站在池邊問道：「現在你有興趣回答我的問題了吧？」

「是的，但是——」布圖攀住扶梯的扶手，「先讓我登岸再說。」

「不！」伊沙度向特警們遞了一個眼色，「你不能上來。」

於是有人把扶梯抽起。

布圖又被人推回水中去。

在平靜的水中，他還勉强可以支持住身體的平衡

他一邊撥去臉上的水珠，一邊又游到池畔，攀住池邊凹陷的水槽。

伊沙度說道：「除非你確確實實的回答我問你的每一個問題，否則苦頭還有得你吃！」

「好吧！」布圖也知道鬥不過他的對手，氣喘喘地說：「有話你儘管問好了，我知道的，一定答你。」

「那就最好不過了！」伊沙度說，「桑拿爲什麼要擄走陳其祖？」

「爲了他名下的菜館。」布圖說，「中國菜館的生意太好了。」

阿生插咀問：「沈玲玲小姐，也是被你們這班人擄走的？」

「不，我不知道。」布圖恐懼地瞪住伊沙度，「眞的，我是眞的不知道。」

沙度問：「桑拿的意思是：侵吞整間菜館的股權？」

「是的。」布圖說，「我知道陳其祖沒有親人在阿根廷。」

「下一步計劃呢？」伊沙度說，「是不是繼續設法控制其他中國菜館？」

「我想是的，」布圖又說，「但桑拿的詳細計劃我並不知道。」

伊沙度回頭對三俠說：「看來我們只有抓住桑拿才可以查出全部眞相。」

呂偉艮在沉思。阿生俯首問池中的布圖：「你是眞的未見過一位中國少女？」

布圖搖搖頭道：「這個時候，我豈敢再說謊？」

林愛莉道：「那麼，把另一個中國人余大爲住宅燒毁的，可是你們？」

「嗯——」布圖想了想，終於說：「這件事我倒可以證明是桑拿派人做的。」

各人又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

伊沙度問布圖：「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桑拿？」

「他在市區住宅裏，我可以給你一個地址。」布圖又說：「但是我不敢保證他一定留下來，因爲他爲人機警，這時候，他可能已經知道我們失手被擒，說不定又躲了起來。」

「你只要盡力而爲，我不會怪你。」

伊沙度向助手示意。

於是有人放下一把活動的不銹鋼扶梯，讓布圖上來。布圖被人押入屋內。

三俠等人與伊沙度交換意見。

阿生問伊沙度：「你打算與警方連絡麼？」

「我想這是無可避免的事，」伊沙度說，「我希望及時找到桑拿和沈玲玲。本市的警方，總算還尊重我們！」

「我不反對報警，但最好遲一些。」阿生說。

「爲什麼？」伊沙度說。

阿生說：「像桑拿這麼神通廣大的人，他在警局裏一定有綫眼。」

「那麼你想我怎樣做？」伊沙度說。

阿生道：「先把布圖等人收押，再按址去找桑拿那傢伙。」

「萬一找不到呢？」

「那麼，秘密將幾家中國菜館中人儆到這兒來。」

「爲什麼要這樣做？」

「要他們認人！」阿生說，「如果菜館中人都認得這班傢伙，就證明一連串的事件都與他們扯上了關係！」

伊沙度想了想，道：「就依你的意思去做。但是，我們必須小心桑拿會派手下向其他中國人報復，所以，我想先與警方連絡一下。」

阿生道：「先讓我們去找找桑拿再說，如果找到了他，一切都解決了！」

各人進入屋內。

布圖已寫下了桑拿的居處地址。

於是三俠和伊沙度等人，立即按址驅車前往。

但是，那兒只有空屋一間。看情形，這裏的人才走了不久。

布圖猜對了，他的首領確是一個消息靈通，神通廣大的人。

三俠等人惟有進行第二步計劃：由伊沙度到警局去查查桑拿此人的來龍去脈。

另一方面，呂偉艮等三俠分頭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區內的中國菜館去。目的是

通知他們小心戒備，以及把一些已經發生事故的菜館中人，帶回特警辦事處認人。

× × ×

林愛莉負責到一家命名爲「金龍」的中國菜館去。

那是一條橫街，菜館設於地牢之內。一般來說，地牢的租金是較便宜，許多僑胞都只在一些橫街窄巷租了地牢開設菜館，只有少數在大街大巷，花費大筆金錢裝修場面。

林愛莉按照名單所示，負責先到金龍菜館，然後再到隣近其他幾間。

但是，她的街車却在街口被截停。

林愛莉下意識地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司機也不知道，他說：「似乎有突發事件發生，你只好下車步行了。」

林愛莉無可奈何，只有付了車資，落車步行。但也只可以行到半條街左右，前面一段給鐵馬阻止去路。

一名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員告訴她：「我們接到報告，這條街的金龍菜館有炸彈，小姐，太危險了，你不能去。」

林愛莉暗吃一驚。

炸彈？難道又是歹徒們的鬼主意？

金龍菜館一帶已被警方封鎖，任何人也不能接近。

林愛莉在那裏逗留片刻，無可奈何地走了。

她轉到數條街道以外的另一間中國人開設的「美味小食店」。

林愛莉進來才知道，這一間相等於香港的雲吞麵店，但有許多點心出售，看來生意不錯。

「老闆在嗎？」林愛莉問。

「……」那侍者似乎聽不到，沒有理睬她。

林愛莉走近收銀處，對一名女子說：「你們老闆在麼？」

那女子竟然對她說：「小姐，你最好快些走，我們這裏不招待中國人！」

「什麼？」林愛莉差些兒還以爲自己聽錯了。她回頭望望漆在玻璃門上的招牌，問道：「這可是中國人開設的？」

「是又怎麼樣。」那女子道：「我們老闆說，由今天起，暫時不招待中國人。你最好去光顧第二間。」

林愛莉心裏暗暗忖想着：「爲什麼要由『今天起』，又爲什麼『暫時不招待中國人』？」

她仍沉住氣問：「你老闆現在何處？我可以見見他麼？」

「不可以。」

「爲什麼？」

「他不在這裏。」

「他在何處？」

「我不知道。」

林愛莉感到不對勁。她是個聰明人，一看就可以看出這女收銀員的態度有問題，再想想那些侍者對她剛才的不瞅不睬，就不難想像得到，事不尋常。

人家既然不歡迎，她沒有理由賴在這裏不走的。但是她覺得既然事不尋常，就必須弄清楚來龍去脈。

因此她又問：「你們是否受到別人的壓力。」

「我不知道。」女收銀員道：「我什麼都不知道。如果你一定要問，最好遲些來問老闆，他晚上會回來。」

林愛莉沒有藉口再留在這裏，只好走了。

× × ×

阿生開着一輛車子，到一間中國菜館去。

這車子是伊沙度借給他用的，伊沙度知道他擁有國際駕駛執照。

阿生落車進入一間「大中華菜館」，立刻感到不妙！

一些穿制服的人，正在菜館中活動。

阿生走到櫃枱面前，問一個中國男子：「這裏發生了什麼事。」

那個中國男子打量了阿生一遍，低聲問道：「閣下可是東方三俠其中一人。」

阿生點頭道：「是的，有人喜歡這樣稱呼我們。」

「你來得好極了。」那人左張右望，態度既驚，且喜。

「這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阿生急不及待地問。

「我們這裏被人嫁禍，衞生局可能檢控我們，請你帮帮忙！」那男子遞過一張咭片，道：「這是我老闆的咭片，請你晚上與他連絡。」

「他現在何處？」

「他目前不在這裏，但他曾吩咐過我，如果有機會見到你們，就請設法與他連絡。」

「好吧！」阿生只好把咭片納入口袋中。

回頭看看那邊，衞生檢查人員正在廚房把一些器皿帶走。

阿生也知道這正是食物店最「致命」的事，試想想，如果這家食物店傳出不潔，還有誰敢來光顧。

但是，對於這種事情，阿生偏偏又無能爲力。

阿生只好轉到另外一條街。

這些街道阿生以前從未到過，他只是憑地圖所示，知道這裏有一間中國菜館。

豈料當阿生剛轉進這條橫街時，心裏便開始感到不妙！

前面圍了一大堆人，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擠進人羣中，原來是一隻死了的狗。

狗兒倒在血泊之中，狀至恐怖！

阿生抬頭一看，這兒正是他要找的「廣東菜館」，狗兒正好倒斃在門前。

人圍上了一大堆，狗血濺滿地，試問還有誰個食客進去光顧。

阿生繞過狗屍，進入店內。

店內果然冷清清，除了收銀員與侍者之外，連厨房的工作人員也到座上來閒聊。他們的生意如何，不問可知。

阿生表白來意之後，有個中年男子過來。他就是這間「廣東菜館」的老闆孫達成。

他以可憐的目光，瞪住阿生唉聲嘆氣地說：「我想你一定是傳說中的東方三俠吧。我們一班鄉親近來時常提起你們。」

「謝謝你，孫老伯，說起來，可能又是我們害苦了你吧！」阿生說。

「不！其實與你們無關。這種事情已經醞釀了許久啦。」孫達成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不知誰有這麼大的胃口，竟然想統營我們幾十家中國菜館。」

「是不是有人强迫你，讓出一部份股權？」

孫達成道：「是的，但你也知道，我們中國人做生意，多有多做，少有少做，不喜歡與人合股。何況，對方的要求，又荒唐絕頂呢！」

「他們要怎麼樣？」

「讓出百份之六十股權。」

「結果你當然反對，是不是？」

「當然，百份之六十，也就是一大半，說得明白些，他們有權作主，到頭來，遲早也是全部屬於他們所有。」

「他們是什麼來頭？」阿生問。

「華運公司。」

「這機構一定規模龐大。」

「你錯了，我查遍全市，也沒有這個統營機構。其實，他們只是一班黑社會份子。」

「你有沒有報警？」

「要不是爲了報警，就不會弄成今天這樣子。」孫達成搖搖頭，「你瞧！今天一隻死狗，昨天一隻死貓，誰還敢來光顧我們。」

阿生想了想，問道：「他們有沒有再找你談判。」

「沒有。」孫達成道：「但是，現在我倒希望他們出現。」

「爲什麼？」

「他們要求百份之六十股權，我却想整間出讓。」

「嗯！照我估計，他們遲早會再來。」阿生說，「假如他們與你再接觸的話，請你設法拖住他，一邊設法迅速通知我們。這是我辦事處的電話——請你收下。」

孫達成在咭片上瞥了一眼。「你們眞的有辦法對付他們。」

「沒有辦法也應該想想辦法。」阿生說，「我們豈可袖手旁觀。」

「但是，不是我小睇你們，俗語說得好：『猛虎不及地頭虫』，我眞替你們担心——」

「你不必爲我們担心，團結就是力量，只要各僑胞團結一致，相信任何惡勢力，也會退縮一旁！」阿生又說：「何況邪不能勝正，有些事情，如果你越怕，就只會越弄越僵。」

話猶未完，門外突然有人闖了入來。是一名警員。

警員問道：「是你們把一隻狗殺死的嗎？」

「不！我們這裏根本不養狗！」孫達成說。

警員道：「但是，狗屍就在你們的門口。」

孫達成打量着那警員一遍，吶吶地說：「昨天似乎又是閣下來過了。」

「是的，昨天你們把一隻死貓放在門外，曾被我檢控，想不到今天又出另一花樣！嘿！」警員摸出了他的記事册。

阿生道：「你又打算檢控他？」

「當然，這是我們的責任。」警員瞧也沒有瞧阿生一眼，反而問孫達成：「你可是這家中國菜館的老闆？」

「現在還是，但明天以後我不知道。」孫達成賭氣地說。

「你的牌照呢？」

孫達成道：「掛在那邊牆上，你自己去看好了——」

警員拿了小册子和筆，走到那邊去。

阿生對孫達成道：「有人看見誰把死貓死狗放在門前麼？」

「有個店伴瞥見一輛汽車在這門前停了片刻，極有可能是車上的人搗鬼，」孫達成把一張字條交給阿生：「這是那店伴記下的車牌號碼。」

「爲什麼不報警？」阿生問。

「你以爲有用麼？」孫達成苦笑搖頭，「上次報了警，結果惹來麻煩多多，警方却無能爲力來保護我們。」

阿生道：「我以爲你應該報警，反正已經惹來麻煩。」

「老弟，你別太過天眞，單從這警員剛才的態度，你應該了解到一切。這裏到底不是我們的地方。算了吧！」

阿生心裏不服，走到那警員面前。

那警員剛想要離去，却給阿生一聲喝住！

警員覺得阿生沒有禮貌，瞪住阿生問：「你幹什麼。」

阿生也盯實他，問道：「我先問你，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抄牌。」

「那麼，我有權問你，你的編號呢？姓名呢？」

阿生就地一滾，連消帶打，刀光一閃，手中飛刀擊中槍手手腕。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便於追究。」

「你要追究什麼？」

「我的鄉親曾於昨天向你報告，有人將一隻死貓擺放在門前，你有沒有回去向你上司報告？」阿生一本正經地問。

那警員給阿生問得呆住了一陣。

阿生把孫達成交來的字條一揚，道：「本來我還有事要向你報告，但我對你已經失去了信心。因此，我現在只想見見你的上司。」

「嘿！你太無禮！」警員有點老羞成怒：「你是什麼人。」

「國際特警隊！」阿生摸出他的證件來，「睜大雙眼看清楚吧！我們在這裏也設有一個辦事處，如果你有懷疑，大可以回去報告你的上司。」

警員看了那份證件之後，態度不但未有改變，反而說：「我從來未聽過什麼國際特警隊，你別嚇我，我現在就要把你帶走。」

阿生輕輕一笑：「好極了，我正是求之不得，一齊走吧。」

警員一手扣押阿生的證件，一手將他押走。

孫達成很同情，也替阿生而担心。

阿生突然叫住那警員：「等一等。」

「你又耍什麼花樣。」警員很不客氣地，瞪住阿生。

阿生回頭對孫達成說：「請你設法通知我的同僚，叫他們到警局裏來。」

孫達成果然立刻就去打電話。

電話號碼印在那咭片之上，那咭片是阿生較早時給他的。

阿生被那警員押走，引得途人議論紛紛。

× × ×

呂偉艮來到「菜根香菜館」，把沈氏父子嚇了一跳。

這時候的三俠均已回復了本來的面目，難怪沈氏父子見到呂偉艮就忍不住問：「你還未走？」

呂偉艮苦笑道：「你很希望我們走，是不？」

他想了想又說：「我們本來就已經走了，但是，沈小姐始終未回來，所以我們被迫再回到這裏來。」

沈氏父子交換了一個眼色。

沈根道：「呂先生，我們這裏發生了許多不愉快的事。」

「是的，我也知道。」呂偉艮說，「由此證明，這不是一個單獨事件。」

「原來你也知道其他菜館有事發生。」沈根嘆口氣道：「但是，知道又有什麼用？」

呂偉艮聽得出沈根絃外之音，那分明是對他們毫無信心！

但是，呂偉艮並不責怪他們，因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他們初到阿根廷，即使有三頭六臂，恐怕也沒有什麼用。

呂偉艮只說道：「沈小姐有沒有什麼消息？」

「沒有。」沈根說，「這是最令我感到警奇的事。」

「有什麼值得警奇？」呂偉艮道。

「最初，我以為你們走了之後，他們定然會放人，」沈根嘆口氣，道：「但是，一直到現在，仍然似是石沉大海，眞是沒有道理。」

沈拔忍不住插咀道：「這件事的性質，我們至今仍然弄不淸楚。到底是綁票呢，還是志在控制我們這家食物店？他們總應該有個表示啊！」

「你的意思是——他們一直未與你連絡？」呂偉艮問。

沈拔點點頭。

沈根說道：「是的，許多華人菜館，被人強迫讓出股權，但是我們似乎有些例外？」

呂偉艮想了好一會兒，說道：「現在只有你們一家人才知道眞正的答案，所以我要你們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沈小姐為什麼力指陳廸臣死得寃枉？」

「嗯？」沈拔與他父親沈根交換了一個眼色，說道：「他們的事，我們的確沒有所聞，但是，家父不喜歡陳廸臣這花花公子？」

「那麼，他們是否相戀？」呂偉艮又問。

「是的，可能是的。」沈拔道：「但舍妹知道父親不高興，可能一切在秘密進行。」

「除了陳廸臣之外，沈小姐還有沒有其他男朋友？」呂偉艮問。

「沒有。」沈拔說：「舍妹個性沉默，她很少出外交際！」

「至於占卜的事，是誰提議的？」呂偉艮問。

沈拔輕輕嘆了口氣，說道：「這好像一股風暴，只要有人傳出如何靈驗，大家都恨不得立即一試！我們就是聽了人家的口頭介紹，才前往一試，想不到結果眞的會如此靈驗！」

「你知道還有些什麼『靈驗』的實例麼。尤其是在我們僑胞這方面！」呂偉艮說。

沈拔想了想，道：「我記得，有一位姓孫的僑胞，他也去光顧過那個吉卜賽女郎。」

呂偉艮問道：「她如何勸那位姓孫的僑胞？」

「她勸他放棄目前的事業，改營別業，以後一定大吉大利。」

「結果姓孫的有沒有聽她的話。」呂偉艮道。

「沒有！」沈拔嘆氣道：「但是，最近孫達成的店子竟無端惹來許多麻煩。我看，他遲早眞的要轉行了。」

沈根却說道：「話雖如此，其實幹我們這一行業的僑胞，要轉行，眞是談何容易。」

呂偉艮打開手上一份名單，找出孫達成的名字來。

名單是國際特警隊的伊沙度交給他的，三俠每人一份。

呂偉艮在名單上發覺他是「廣東菜館」的老闆。同時，阿生今天被分配去探訪他，只是，他還不知道阿生已經出了事而已！

阿生因為事前無法估計各人到達各菜館的時間，所以也無法可以通知呂偉艮他們。

不過，他們却約好了，最後將回到特警辦事處集合。

× × ×

在警局裏！

伊沙度正與一名反黑社會組織的探長在詳談。

他要知道桑拿和布圖這班人的一些來龍去脈，而眼前這位正是最了解當地黑勢力的一位警探。

這位探長叫保羅，年紀已將近五十，快要退休。

伊沙度與當地一班高級警官的關係攪得很好，所以他要知道什麼，比較容易。

但是，根據保羅探長說：「桑拿在本市黑社會中，算不上是什麼，他只算是個小頭目。」

「布圖呢？」伊沙度問。

「布圖與桑拿一樣，都是有過案底的人。」保羅探長說：「但據我所知，他們在本市黑社會的地位甚低。」

「他們有多少同黨？」伊沙度又問。

保羅探長道：「有的相信也只不過是一些烏合之衆。」

「但是——」伊沙度在盤算着，應否將實情說出。

假如和盤托出的話，在手續上，特警隊除非有特別理由，否則，犯人須移交給當地警方處理。

因此，伊沙度說：「據我所知，桑拿目前擁有不少手下，而且專向中國人下手，你有沒有接到這方面的投訴？」

保羅探長還未答話，就有個助手入來，與他耳語一番。

只聽到保羅對他助手道：「把他們都帶進來吧。」

助手退出房外。

伊沙度問：「你有公事要辦麼？然則，我只好告退了。」

保羅却說：「不，這件事可能與你有關。」

伊沙度呆了一呆：「與我有關？你可不是開玩笑吧。」

探長辦公室的門再度被人推開。

探長助手帶住兩個人入來，為首一人是個警員，跟在後面的竟然是阿生。

伊沙度感到意外地驚奇，他急不及待地問：「發生了什麼事？」

「你問這位警察先生吧，是他要拘捕我的，我不知道他懷疑我一些什麼？」阿生說。

「這傢伙招搖撞騙，」那名警員對保羅探長道，「而且還妨碍我執行職務！」

保羅探長問道：「你正在執行什麼職務。」

「一家中國菜館門前有隻死狗，他們竟然置諸不理。」警員道。

保羅探長又問：「那麼，你為什麼指他招搖撞騙呢。」

「探長，你瞧，」警員還洋洋自得地，把阿生的特警證件遞到了探長的面前，「他竟然自稱什麼特警隊隊員，但我從未聽過這個名堂，還不是撞騙是什麼？」

保羅探長接過證件，瞥了一眼，又把證件交到伊沙度手中，問道：「他可是你的人麼？」

伊沙度點點頭。

保羅探長含怒地瞪住那警員：「我看你還是再入訓練營比較適合些。」

然後又對他的助手說：「把這傢伙帶到人事科，安排他再入營受訓六個月。」

那警員面紅面青，最後又白了一陣。

警員被探長助手帶走。

伊沙度替阿生介紹，認識保羅探長。

阿生對伊沙度說：「我想不到你仍在這裏，還叫人打電話到辦事處去找你。」

「找我幹嗎？」伊沙度問。

阿生道：「我担心無端被扣押啊。」

保羅探長賠罪道：「是他們沒見識，其實你們特警隊經常帮了我們不少忙。」

「你過獎了，探長。」伊沙度說，「其實我們是老朋友，何必客氣。」

阿生不知道伊沙度和這位保羅探長的交情好到何種程度。

但是，當他想起剛才那警員的態度，以及各華人菜館發生的事，他就有一個感想：當地警方的工作顯然未上軌道。

假如一個有效率的警方，他們治理的都市決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因此，阿生雖然受了保羅探長的一點兒「恩惠」，却並不欣賞他。

阿生由於對保羅不信任，連帶也影响了他與伊沙度的談話。

他本來要把今天所見到的，向伊沙度提出，但現在也忍了回去。

突然有個電話來，把保羅探長召去。

保羅一邊召集助手一邊對阿生道：「宮殿餐室是你們中國人開的，那兒出了事，如果你關心你同胞，我們一齊走吧。」

阿生對「宮殿餐室」的名字不會陌生，他手上的名單中，就有這名字。

名單是由特警隊交來的，三俠分頭去訪問他們，宮殿餐室原來列入阿生的訪問範圍。但是，他被警員帶到這兒來之後，一切都拖遲了，想不到現在竟然出了事。

各人離開了探長辦公室。

阿生故意和伊沙度同車，目的是暫時離開保羅探長。

阿生把當日的事詳細向伊沙度交代。

伊沙度說：「根據保羅探長的意見，桑拿簡直不足為患，但聽你這麼說，顯然有一股惡勢力正苦苦進迫中國人。」

「所以，我們除了加緊緝捕桑拿之外，還要想出一個有效的辦法來。」阿生道：「最好保羅探長能助我們一臂之力。」

伊沙度面有難色，他說：「保羅雖然比較了解本市黑社會的情況，但是，我們不能夠對他太坦白，主要因為警局之內，環境複雜，我怕他們反而會影响我們的行動。」

「但是，這種情形，確實令人担心。」阿生說，「一天之內，竟有這許多華人開設的餐室菜館出了事。」

「有布圖等人在手，我才不怕找不到桑拿他們。」伊沙度說。

「但是，我們如何制止目前這一股浪潮？」阿生道。

伊沙度仍然堅持己見：「那就留待保羅探長去傷腦筋好了。總之我始終認為：把布圖等人交出，警方可能鬥不過桑拿請

來的律師。」

阿生無可奈何，只有聽從伊沙度的擺佈。

車隊來到「宮殿餐室」門外。

這是一家中西兼備的中國菜館，既有中菜晚飯，亦有附設的西人酒巴。

各人下車入內，裏面的人客早已走了，一個也沒有留下。

警方查案人員集中在後面廚房。

廚房一片凌亂，彷彿大戰在進行中，那兒中了炸彈似的！

據較早趕到現場的警官說：「廚房發生過一次爆炸。」

表面看來，只是石油氣發生意外爆炸，有數名華人廚師已被送去醫院急救。

但是，查案人員認爲：石油氣有顯著的破壞痕跡。

同時又由於這裏的店主，事前受到一些可能是黑人物的恫嚇，所以最先到達現場的警方人員，便及時通知反黑組的保羅探長。

宮殿餐室的主人叫劉發，年紀已在五十開外。

劉發告訴警方，當日早上，有個神秘電話打到餐室來。

當時那人聲明要他聽電話。

劉發並不認識對方，但對方表示他們須要一些金錢急用。

劉發在電話嚴詞拒絕。

想不到，不出數小時，石油氣竟然就發生了意外。

是眞的意外，還是有人存心破壞。

警方根據初步調查所得，屬於後者的成份較高。

阿生和伊沙度匆匆趕到醫院去。

因爲根據調查人員說：所有當時在廚房工作的人，都受了傷。

因此，他們如果須要知得較詳細，只有到醫院去問那些正在接受急救的人，只有他們當時正在廚房工作。

事實上，警探之中，已有人陪同傷者們一齊入了醫院。

阿生和伊沙度到了醫院之後，醫生仍未准警方人員向傷者問話。

主要原因，據說是有些傷者傷勢十分嚴重，可能有生命危險去。

阿生聽了，也覺得非常難過！

到底誰如此殘酷。

× × ×

宮殿餐室發生爆炸傷人的消息，迅速傳遍了全市。

呂林夫婦二人當時雖然正在不同的地方進行「探訪」，但是，他們所到之處，正是僑胞們所開設的餐室菜館。

因此，他們也很快從僑胞們的口中，獲悉了這件事。

呂林夫婦二人爲了明白其中眞相，匆匆趕往現場去。

無奈現場已被警方封鎖。

後來他們致電特警辦事處，才知道伊沙度正在醫院。

於是不久之後，三俠又重聚於醫院之內。

這時候，一些傷者已渡過了危險期，正接受警探的問話。

但是，也有許多傷得十分重的，仍由醫生展開急救中。

情形看來並不簡單。

留在現場協助偵查的保羅探長，和他的助手們，已發覺石油氣缸，受到故意破壞。

另一方面，根據劉發的口供，追查勒索電話的來源。

警方當局似乎一直未有注意到當日許多事情集中發生在中國人的身上。直至到爆炸傷人案發生爲止。其實在此之前，不幸的「意外」早就發生了。

呂偉艮從阿生口中知道，「宮殿餐室」的大廚師傷得最重。

此外，一批廚房工作的男女，最少有七八人身受重傷。

他們都是中國人。

伊沙度看得出三俠的心情，他說：「我們還是走吧，這裏的氣氛太過令人傷感了！」

事實上，警方也和他們一樣，從傷者口中根本問不出結果來。

離開醫院，三俠與伊沙度回到他的汽車裏去。

豈料車門打開，伊沙度呆了一呆。

座位上有張字條。

字條是由車窗縫罅之間插入來的。

上面寫住——

「立即放走布圖等人，否則，會有更多中國人吃苦頭。」

沒有上欵，也沒有署名。

伊沙度和三俠交望着，毫無表情。

阿生往四下裏張望，但見不到可疑人物。

呂偉艮說道：「這分明是桑拿派人做的。」

伊沙度怒道：「我不是這麼容易屈服的人，他只有加強我的信心。」

林愛莉道：「但是，我們現在毫無頭緒。」

「我已胸有成竹。」伊沙度又對三俠說：「你們坐阿生的車子先返總部等我們消息，我要獨自去找一個人。」

三俠不知道他葫蘆賣的是什麼藥，只好先返特警辦事處去了。

× × ×

伊沙度要找的人叫里維。

里維年約半百，是個半身不遂的殘廢者，長年坐在輪椅之上。

如果呂偉艮等三俠知道伊沙度要找他幫忙的竟然是個不能走動的人，縱然不致笑甩下頜，也會以爲伊沙度是個瘋子。

但是，現在伊沙度即使想見里維，也並不太過容易。

幾經傳達，伊沙度才被人引見。

「又是你？」里維笑問道：「是不是你改變了主意，加入我們？」

「不！」伊沙度說，「我早說得明白，我這一生一世就只配做個國際特警隊隊員。」

「那麼，你一定是——有什麼珍貴情報送給我們了。」

「不！我不把你抓走，已經算是你的運氣好！」伊沙度說。

里維笑道：「哈哈……伊沙度，開門見山的說個清楚吧，究竟你來這裏，是爲了幹什麼。」

「是爲了討回一個人情。」

「什麼人情？」

伊沙度道：「你這麼快就忘記了麼。上次我輕輕放過了你，否則，你現在已經上了天堂！」

「噢！是的，就是你被我說服那一次吧。」里維說。

「是的，你記得就最好，里維，我知道你有許多手下。」

「過獎過獎！」

「你可以帮我一個忙麼？」

「大恩人，有話儘管說，做得到的，我一定帮你。」里維說。

「我要找一個人。」

「誰？」

「桑拿。」

「他是誰？」

「有過案底的黑人物，與布圖同夥，但布圖已被我抓住了。」

「好吧！就讓我還你這個人情。」

「越快越好！」伊沙度說，「這傢伙令我非常頭痛。」

「回去等我消息好了，我想我不會令你失望的，朋友。」

伊沙度終於滿意地走了。

× × ×

伊沙度究竟所找的人是誰？

他既是個殘廢的人，又有什麼本事可以代伊沙度去找桑拿？

但是，聽他的口吻却又蠻有把握的，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這個里維並非泛泛之輩，他正是阿根廷城市遊擊隊的首領。

里維與許多革命領袖一樣，勢必成爲當局要緝拿的人。

有一次，伊沙度偶然碰上了里維，當時他正被貝隆政府軍逮捕。本來伊沙度可以輕而易舉地，將他交給政府軍。

但是，結果伊沙度沒有那樣做。

爲什麼？

道理也許有兩個：一是爲了他當時行動不便。那時候的里維比目前情況好一些，只持枴杖，未坐上輪椅。

二是他與國際特務隊的立場，並未抵觸。

國際特警隊是自由世界的秘密警察性質的組織，目的只是爲了抑止犯罪，對於內政一向不加干預；除非影响到自由世界的直接利益。

里維所領導的城市遊擊隊，當時只是爲了不滿貝隆專政。及至貝隆死後，將政權交給他妻子——依娃貝隆。遊擊隊的活動就更加活躍。

伊沙度所以想起里維，是由於這組織人多耳目廣。

只要里維肯澈底帮他，相信不久之後，就會有消息。

× × ×

呂偉艮等三俠回到特警辦事處附近，立刻感到有些不妙。

附近一帶突然多了一些汽車停在道旁，而且每輛汽車之內都有人。

呂偉艮是個老江湖，一看這態度已經知道了不尋常。

他們立刻像過路人一樣，匆匆而過，並沒有返回特警辦事處去。

一般來說，由於國際特警隊是個秘密組織，所以它設於世界各大城市的辦事處，也是保持高級秘密的。

有些地方的辦事處，裏面是一間店舖，有些則設在高級住宅區之內。

總之，如果不是自己人，甚難找出它之所在。即使找到，也難入內。

目前這間辦事處，表面上就是一間富有人家的花園洋房。不過却經常重門深鎖，要入去只有等有人出入，將大門打開。

三俠是走慣了江湖的人，看見這班人正在虎視眈眈，自然想到他們的企圖；大概正在等機會一湧而入。

呂偉艮等三俠沒有入內，一方面是避免替對方製造機會，另一方面就是離開現場，設法通知屋內人。

阿生去撥了一個電話，屋內的人果然透過秘路電眼裝置，注視外面形勢。

屋內的人透過電眼，發覺那班人既非當地警方的人，也不是同道中人。

於是屋內的人要求對方設法找伊沙度，因爲他們担心這是桑拿派來的人，目的自然是爲了救回布圖他們。

阿生不知道伊沙度這時候在什麼地方，但要解圍他却有把握。只要他撥一個電話到警局裏面去，相信大批警員就會開到現場來。

但是阿生却希望抓住他們。

阿生在電話中，與屋內人商量如何進行。

阿生掛上電話聽筒，回到呂林二人身旁，說出他的主意。呂偉艮也認爲這主意不錯，叫阿生依計行事，他們則留在外面，靜觀其變。

阿生於是若無其事地，步到特警辦事處的正門，埋伏在那兒的人立即引起一陣緊張。

阿生隔住鐵門與屋內人打話，但大鐵門却沒打開。

只見阿生繞到後門去，於是那批神秘人物又轉到屋後去。

阿生果然由後門入內。

就當後門洞開的一刹那間，尾隨其後的人亦一湧而入。

阿生依足了電話的吩咐，以飛快的動作，引領尾隨其後的人，跨過那一大片「草坪」——那是對正後門的草坪。

那班衝入屋內的人不知是誰，紛紛由「草坪」直撲屋內。

豈料就當各人進入「草坪」範圍之後，阿生這時已越過其上。整塊「草坪」突然下陷，後門亦迅速掩上。

原來這是特警辦事處內的「機動陷阱」之一。下面正是泳池。

因此，追踪阿生入來的人，紛紛墮入水中去！變了落湯鷄。

各人設法爬上來，無奈那些「活動草坪」紛紛自動閉上，他們只能在水中飄浮，頭頂上始終被「草坪」壓住。

各人處於黑暗環境中，四處飄浮，摸索。

任何人在這環境下，也只能想着如何逃生，因此手上的武器已紛紛棄於水中。

屋外還有人接應。

本來他們約好了「裏應外合」——由後門跟踪阿生的人進入屋內之後，先控制

大局，再開前門，被外面的人進入。

但是，守候在前面的人，久久未見前門打開，心感有異。

突然一陣警車聲，這班人有如從惡夢中驚醒。

這是林愛莉繼阿生之後，接到特警辦事處去的第二個電話。她知道一切已經妥當，於是致電報警。

呂林二人與阿生之間早已有了默契。

他們已準備好汽車追踪這班人。因此警車聲响起之後，那班人紛紛撤退，擇路而逃，呂林二人立即跟踪他們。

剛才，林愛莉撥給警方的電話，只稱這兒一帶發生了槍戰事件，並未說出詳細地址。

大批警員開到現場，却見不到電話中所說的情景。

警員再向附近居民調查，也沒有人說聽到槍聲。

警方以爲這是虛報事件。

許多大城市都難免有些無聊的人，他們喜歡作弄警察和消防員。

但是這一次並非「無聊」，呂林二人只不過利用了當地警方，間接帮助他們一次忙而已。

正當附近一帶鄰居被訪問之際，一位高級警官猛然想起特警辦事處就在附近。

特警辦事處既然是秘密的，自然就只有一些較高級的警官才知道它的存在。

那位警官担心到辦事處裏面有事發生，因此特去按响門鈴訪問。

但是守門的人却說沒有事發生。

警官無可奈何，只有收隊離去。

命中註定　無可奈何

呂偉艮和林愛莉二人，追踪三輛車子的人，一直來到郊區。

三輛車子大約儎住十個人，其他的都進了特警辦事處去。

特警辦事處內的「草坪、泳池」陷阱，最少有十多人墮了進去。

呂林夫婦二人發覺這是一幢頗大的別墅式住宅。

三輛車子開入屋內之後，鐵門隨即緊閉。

呂林夫婦二人在附近觀察了片刻，覺得這一帶甚少屋宇。

假如他們的車子再在這兒停留，很容易引起屋內人的注意。

但是，如果就此離去，又未免太過可惜。因爲桑拿極有可能就在裏面。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至今仍未知道有人協助伊沙度，所以他決心冒險一次，假如他知道里維巳答允伊沙度的要求，派人協助他去追捕桑拿的話，也許他不會有此一着。

呂偉艮叫林愛莉開車在門前附近上演一幕「交通失事」。

此時此地，別墅之內的人一定守衛得很嚴密，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

呂偉艮要他妻子上演這一幕，目的就是要引起屋內的人注意；這似乎是反其道而行。但呂偉艮自有他的道理。

林愛莉開車悄悄離去，然後又急駛回來。

突然「轟隆」一聲。

車子撞向道旁一棵大樹，林愛莉壓在駕駛盤之上，令到號角不停地响了起來。

屋子裏面果然有了反應。門開了。

有人探首出來張望。

呂偉艮閃到屋旁。

屋子前面的兩旁有矮牆，以呂偉艮的武功底子，大可以一躍而上。

但是，如果屋內的人發覺，只消一枚子彈就可以置他於死地。

因此，呂偉艮爲小心謹慎計，先攀上牆頭，引體上升，探首望入屋內。

牆後原來是一個小庭院，有花草樹木，一條水泥小徑直通至主要建築物。

呂偉艮在視綫之內，見不到有人。外面的車號仍在响個不停。

誰也不知道屋子裏究竟有多少人，但看上去却很靜。

呂偉艮正待攀越過去之際，突然聽到有人聲傳出：「喂！外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一個男子走過庭院中的水泥通道，揚聲邊叫邊走向大門。

大門有人回答：「外面有個女子駕車失事，似乎昏倒車中。」

「別理她！」由屋內走出的人說。

「怎麼可以？」守住大門的人說，「萬一警察來了，我們便更加麻煩。」

「不！這可能是詭計啊！波士叫我們小心！」屋內走出的人說。

轉眼之間，有更多人走出來。

這些人紛紛通過那條水泥通道。

突然之間，外面車號停止了。

呂偉艮想不通其中道理。他本來約好林愛莉裝成昏去的樣子。但是，屋內的人還未出去，豈不就此了結？

呂偉艮不可能長時間把身體吊在那裏，他的手力雖然了得，也有個限度。

因此，他趁住通道上沒有人通過的時候，越過牆頭，縱入庭院之中。

他的行動非常迅速，轉眼已躍到一叢矮林後面。

原來集中在門後的大漢們也感到驚奇，他們正議論紛紛。

只聽其中有人說道：「那女子似乎死掉了。」

呂偉艮根本見不到外面的情形，但林愛莉到底不是特技藝員。

拍電影的特技演員可以表演撞車失事的情形。但有時仍難免弄假成眞。

呂偉艮想他妻子也有此可能，不過現在既然身在虎穴，就非小心不可。否則，林愛莉即使平安無事，亦未必可以把他救出去。

呂偉艮急竄至屋後。

前面突然有人拍門。

呂偉艮不知道是什麼人，但却隱約聽到那好像是交通警員的聲音。

呂偉艮巳顧不了這許多，因爲他發覺這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大多數的人，都到了前面去。

突然之間，大門打開了。

數名交通警員要入來借用電話。

林愛莉難道眞的傷了？否則，交通警察何故如此緊張？

呂偉艮覺得有些奇怪。

可不是麼，交通警員何必借電話？交通警員所用的車輛之上，裝有無綫電話，可能直接與總部連絡。

但是，呂偉艮巳無暇多想了，因爲他當時正窺伺着屋子裏的情形。

屋內有人聲傳出道：「警察一定要入來。」

「我們有權不讓他們闖入民居的，管他什麼交通失事。」

「但是，他們現在巳經入來了，桑拿先生。」

「飯桶，快些準備一切，這可能是一項陰謀詭計。」

「好吧！如果我發覺那些警員都是假的，我就會把他們一一殺死。」

「少嚕嗦！快把那支手提機槍給我。」桑拿命令着。

「好的，波士。」

呂偉艮由窗縫內望，一切看得清楚。

桑拿是個頭髮灰白的男子，看來也有五十餘歲了。

呂偉艮見到室內只有他們兩個人——桑拿和一名保鏢。

他們小心戒備着。

外面傳來陣陣吵鬧之聲，是數名交通警員一定要入來，因爲附近有交通意外；但屋內的人却力加阻止。

呂偉艮本來有一個大好機會，只要他們不入屋內，桑拿與他的保鏢，就不會起戒心。

只要他們手中沒有武器，桑拿和他的保鏢一定不是呂偉艮的對手。

但是現在，情形令人担心，呂偉艮唯一的機會，可能給那幾個硬闖入來的交通警員破壞。

轉眼間，各人巳在吵吵鬧鬧聲中，進了屋子之內。

數名屋中大漢力阻各警員內進。

但是，數名交通警員突然發難，紛紛拔出手槍來。

各大漢呆了一陣。

穿上交通警員制服的人高聲吆喝道：「全部的人都要把手放在頭上，否則我會殺你。」

呂偉艮冷眼旁觀，巳覺這幾個「交通警員」有些不對勁。

數名大漢措手不及，紛紛舉起雙手。

「好了！」一名「交通警員」說道：「快告訴我們，桑拿在何處？」

「你們是誰？」一名大漢冷靜地問。

「小子！現在是我問你！」一名警員怒摑了那大漢一掌。

「好吧！警察是不會打人的。現在你等於間接告訴我們，你們只是冒牌貨。」

「拍」的一聲，又是一掌力摑在那大漢的臉上。

「住手！」突如其來地傳出了如雷似的一聲吆喝。

各冒牌警員回頭一看，一挺手提機槍巳指住他們。

桑拿冷冷地說：「放下手槍者，還有一綫生機。」

他來得突然，各冒牌警員的槍咀正指向了其他方向。

因此，如果這時候大家一齊開槍的話，吃虧的是各冒牌警員。

他們無可奈何地，把手槍扔掉。

情勢起了變化，各大漢被桑拿臭駡了一頓。

各冒牌警員立即變爲階下囚。

呂偉艮這時巳趁住混亂中，摸入屋內，他由窗子爬至屋內。

那間房，正是剛才桑拿和他保鏢說話的地方。

呂偉艮可以清楚聽到桑拿審問數名冒牌警員的情形。

一名冒牌警員還很神氣地說：「桑拿，你的死期到了。聰明的，快些束手就擒，我們巳包圍了這裏。」

桑拿十分生氣，一掌力摑，「劈拍」有聲。

「你們是什麼人？」桑拿問，「爲什麼要找我？」

「你聽了會脚軟！」一名冒牌警員道，「我們是城市遊擊隊！」

「遊擊隊？」桑拿呆了一呆，「我們不是從來河水不犯井水麼？」

「是的。」冒牌警員道，「但是，我們要帶你們回去問話。」

「豈有此理！死到臨頭，還大言不慚！」桑拿生氣地呱呱大叫。

門外又傳來人聲。

屋內一度混亂。

呂偉艮就趁住這時候，由屋內闖出大廳外面來。

有人發覺呂偉艮的行動，可惜來不及通知背住他的桑拿。

呂偉艮的行動快得出奇！鐵杖點地無聲，人影一閃，轉眼巳在桑拿的背後。

呂偉艮手中有一支手槍，那是他在桑拿的房中找到的。

這時候，他正以這支手槍指住桑拿的背部，喝令他做兩件事：——

第一件，放下手上的手提機槍。

第二件，叫他的手下們棄械投降。

「你沒有得選擇！」呂偉艮說，「我這一支是眞槍實彈。」

話猶未完，那邊有人舉槍向呂偉艮瞄準。

呂偉艮表面上似乎一無所覺，其實他對付這種局面綽綽有餘，而且絕對不是第一次。

槍咀一擺，「砰」然一聲。

桑拿本來想堅持下去，不把機槍扔開，但背後驀地响起一槍，因爲他沒有後眼，登時嚇得魂飛魄散，棄槍還恐不及。

其實呂偉艮那一槍只是射擊準備向他偷襲的人。

那人剛剛舉槍瞄準，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就可以把呂偉艮射殺，想不到他還未能替桑拿立下一功，便先倒地重傷。

呂偉艮把仍在發滾的槍咀，故意壓向桑拿的頸後肌肉之上。

然後沉聲說道：「你如想保住性命的，快叫你的人棄械投降，否則我會先殺了你。」

桑拿揚聲高叫：「不要玩了，聽他的話去做，放下槍械，任他擺佈。」

外面湧進一股人，有些還穿上了警員的制服，但沒有一個是眞警察。

他們全是里維派來的城市遊擊隊。呂

偉艮儘管不知道這班人的來頭，也知道彼此目標一致。

呂偉艮來不及聽對方的解釋，首先衝出門外，他担心妻子會假戲眞做。

還好林愛莉只受了輕傷，她畢竟不是一個特技演員。

×　×　×

里維半開玩笑地對伊沙度說：「由現在起，我你之間，互不相欠。」

伊沙度却笑道：「不！你還欠下我半份情。」

「爲什麼？桑拿已由我手下交給你了，」里維說，「這是我還給你的人情。」

「但是，你只做了一半工夫，另一半是歸功於呂先生夫婦。」

伊沙度指的當然是呂偉艮和林愛莉他們。

於是雙方在歡笑聲中分手。

無論如何，事情到這裏，總算告一段落了。

桑拿和他的數十名手下，先後分三批落入國際特警手中。

第一次是布圖所率領的一班人。

第二次是阿生把他們由特警辦事處後門誘了進去，讓他們跌入陷阱。

最後是第三次，他們連同桑拿一齊落入特警隊與游擊隊手中。

以里維爲首的城市游擊隊，始終還是個秘密組織。

但是，當今阿根廷軍政府並未正式宣佈他們爲非法組織，因此他們仍然可以半公開地存在。

城市游擊隊勢力頗大，他們的成立主要爲了針對貝隆夫婦專政，但現在貝隆死了，依娃貝隆又下了台，他們的活動差不多亦已停止。

伊沙度趕回辦事處，因爲那兒有數十名犯人等住審問。

但是，當他的車子開到辦事處街口時，突然有人攔住他們去路。

伊沙度認得對方並非別人，是保羅探長和他的助手。

「我等了你許久。」保羅說。

「什麼事？」伊沙度裝蒜地問。

「人呢？」

「什麼人？」

「數十名犯人。」

伊沙度苦笑聳肩，道：「我不知你說什麼。」

「你可以裝蒜，但我要搜屋。」

「搜屋？你瘋了，這是什麼地方，你可知道？」

「特警辦事處，我知道。」

「那麼，你當然也知道阿根廷也是我們的成員國之一。」

「我不管，最近發生一連串的案子，已把我迫得透不過氣來！」保羅探長說，「桑拿是你向我調查過的人，他和他的手下們已被證明與一連串的案子有關，例如幾間中國菜館所發生的事……」

「好了好了！」伊沙度終於拍拍他肩膊：「入來我的辦公室再說。」

保羅探長和他的助手在伊沙度陪同下，進入特警辦事處。

×　×　×

當伊沙度還未回來之前，三俠已經開始審問桑拿和他的手下們。

但是，桑拿却守口如瓶。

他的手下只知奉命行事。事實上並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桑拿表面上的理由，是爲了擴張勢力。他看準了中國菜館太好生意，以爲中國人較易欺負，於是先向華人開刀。

不過，呂偉艮不知怎的，總覺得這件事有些古怪。

等到伊沙度帶着保羅探長等人入來時，阿生把情形告訴他。

伊沙度說：「就算桑拿一句話也不說，我們也有辦法叫他承担上一百條以上的罪名。」

呂偉艮立刻插咀道：「包括了謀殺陳廸臣和沈玲玲的二項刑事罪名在內麼？」

保羅立刻怔了一怔：「什麼？沈玲玲小姐死了？」

「我不知道。」呂偉艮說道，「但是，有人見過沈玲玲與桑拿在一起，然而，我們却找不到她的芳踪，看來一定凶多吉少。」

保羅探長道：「但是，陳廸臣早已被證實死於意外。」

「那只是表面上而已！」呂偉艮道，「我以爲我們很應該替死者翻案。」

保羅問：「桑拿怎麼說？」

「他什麼都不肯說。」阿生道。

呂偉艮說：「我覺得他仍然不是幕後的眞正主腦人。」

「你以爲另有幕後主腦？」保羅問。

「是的。」呂偉艮道，「首先是陳廸臣之死，引起我的興趣，然後就是沈玲玲小姐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太過富於想像力了。」

保羅笑了笑。「中國朋友，這件事擺得十分明白，桑拿就是罪魁禍首。問口供，你們不及我。還是讓我來吧。」

伊沙度笑道：「其實我們的辦法也不俗，你不妨參觀一下。」

呂偉艮和阿生他們聽在耳中，想在心裏，自然都明白他們所講的，所指的是什麼。

伊沙度大概又是用「水刑」迫供。

至於保羅探長，大概像大多數的警探一樣，以拳頭代替了他們的咀巴。

伊沙度陪住保羅等人，透過走廊。

走廊上有一列房間，每一間均配了門鎖，可以在外反鎖。

桑拿被安置其中一間，其他人分別囚禁在另外一些房間中。

數名武裝特警隊隊員，眞槍實彈，在走廊上來回巡邏。

伊沙度示意一名特警隊員，將一間房的房門打開。這間房就是囚禁住桑拿的。

三俠跟住伊沙度和保羅探長他們，停留在走廊之上，等候那名特警隊員將門打開。

那名特警隊員剛將鐵門打開，便隨口呀然驚叫了一聲。

所有在場的人都彷彿觸了電似的，各人以同一心情，同一動作衝向房門之前。

桑拿彎曲着身體，倒在地上，動也不動一下，渾身瘀黑。

所有的人目睹這情形，都呆住了。

首先跑進去的，是伊沙度。然後是保羅探長和三俠他們。

伊沙度蹲了下去，把桑拿的眼皮翻開，然後又把着他的手腕。

兩者的動作似乎太過重覆了，伊沙度是個有經驗的特警，他翻開眼皮就已經確定桑拿死去了，但仍爲他把脈。

其實不必把脈，亦無須翻開眼皮，任何沒有經驗的人，看見這情形也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桑拿早已死掉了！單從他渾身瘀黑這一點就可以確定了一切。

但是，伊沙度仍然下意識地，存在着一綫希望：希望他未死。

可惜事實無法改變。

桑拿已經氣絕身亡。

他好像是中毒身亡的，可是，他如何會中毒？

桑拿被捕之後，曾被搜身：就像警方拘捕疑犯一樣，第一件事就是防止他自殺。因此，他身上可以利用的物件，例如鞋帶，手帕等等，一律被沒收。桑拿的情形也是一樣。

伊沙度把守衛的特警隊員召來問話，但他們力稱沒有外人接近這裏。

桑拿曾被認爲是最重要的線索之一，所以隔離囚禁——與其他人分隔開囚禁。

因此，他沒有機會接觸其他犯人。

「看情形，他可能是老早預備犧牲的，把毒藥收藏在一些不易搜索的地方。」保羅探長憑他的偵探經驗，作了忖測。

「你們也太大意了！」伊沙度生氣地責備那數名負責看守的特警隊員。

阿生也彎下腰來，小心檢驗着死者的身體。當各人正在爭論，埋怨時，他一直不作聲。

呂偉艮也帮着阿生，檢閱死者身上一些可疑的地方。師徒二人似乎找出了答案，於是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

阿身站直了身子，問伊沙度：「誰負責將桑拿押解的？」

伊沙度還未作答，一名特警隊員已站了出來：「是我，我和其他二名同事，負責把桑拿帶回來。我們已經非常小心。」

阿生打量着那特警隊員，問道：「請問你叫什麼名？」

「森美。」

「森美，請你想清楚，當時有誰接近過桑拿？」

「除了我們三個人之外，沒有人接近過他。」

「我絕對相信你們沒有可疑之處。」阿生說，「每個特警隊員都是經過嚴格挑選，也經得起考驗！你們當然沒有理由害死他。但是，當你們押解他的時候，必然有人接近過他。」

呂偉艮把屍體翻倒，讓大家可以較易見到死者的頸側一處皮膚。

那兒有個針孔似的小傷口，那兒附近的皮膚則腫了起來。

呂偉艮道：「他不是服毒致死，照我看，這才是致命傷。」

「嗯！」伊沙度和保羅探長一齊湊了過去，小心觀察。

呂偉艮解釋道：「相信也不必驗屍，以我經驗觀察，這是一枚毒針所刺。」

阿生道：「所以我要你們想清楚，誰曾接近過死者？」

三名特警隊員苦苦沉思，希望回憶起當時的情形，給阿生一個回答。

其中一個特警隊員忽然「嗯」的一聲，道：「我想起了。」

所有的人的視綫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那特警隊員道：「雖然我們一直都在戒備中，而且也沒有人接近過桑拿，但是，途中却有幾個小乞丐企圖過來行乞，當時我把他們驅走，其中一個年紀較大的小鬼，却率先向我們嘲弄。」

那個叫森美的特警隊員，却恍然大悟地說道：「是的，我也想起了，他當時似乎還用一些物件放到咀巴上指向我們，難道——」

森美苦苦沉思。

阿生催促他：「想清楚些，是不是一根竹筒？是否吹出了一支羽箭？」

「對了，是一支通心的竹筒，但我不敢肯定他是否吹出了一支毒羽箭。」森美道。

另一名特警隊員則說：「他們是小孩子，我們自然不以爲意，不過，我似乎看見桑拿曾用手摸了頸側一把。」

「是不是就在一班小乞丐向你們嘲弄之後不久？」阿生問。

森美和另一名特警隊員不約而同地，點了點頭。

呂偉艮對阿生說：「差不多可以肯定，一定是他們做的。」

「他們？」伊沙度問：「你們到底指誰？」

保羅探長則說：「難道是一班小乞丐存心殺人滅口？這又有什麼道理？」

「世界上許多事情看來都好像沒有道理，但當我們知道了事情的眞相後，一定道理十足。」呂偉艮說，「至於事情眞相，是須要我們去找的。」

「一羣小乞丐——」伊沙度與保羅探長莫名其妙地，互相瞪住。

伊沙度不解地說：「小乞丐們爲什麼會這樣殘忍？」

「他們當然只是被人利用。」阿生說，「假如我們這兩位同事沒有說錯，他們又是唯一可能出毒手的人，我們必須設法去找找這班小乞丐。」

保羅探長是當地警界中人，他說：「要找到這羣小鬼並不困難。」

但是，呂偉艮却說：「我以爲他們未必就是我們想像中的小乞丐。」

伊沙度說：「你的意思是指他們只是僞裝的？」

「不！那又未必。」呂偉艮道：「他們未必僞裝，但却又不是我們在街頭上常見的那一種小乞丐。」

阿生問保羅探長：「宮殿餐室的爆炸案，那班傷者傷勢如何？」

「七個傷者，傷得最重的是大廚師，至今仍未渡過危險時期。」保羅探長說道：「目前，我們正在找尋一個冒充的送貨員。」

「冒充的送貨員？」阿生怔了一怔：「這是什麼意思？」

保羅探長道：「我們在發生爆炸的石油氣罐上面找出了破綻，那是做過手腳的。因此我們追查到石油氣公司去。但是，

當日他們並未送給宮殿餐室石油氣。那就是說：這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有人故意冒充石油氣公司的送貨員，將一罐做過手脚的石油氣送到宮殿餐室的廚房去。結果廚房中人不察，就此上當。」

三俠又在交換眼色。

他們都心中有數，只是沒有說出來，也許是担心打草驚蛇吧。

桑拿的屍體被抬去化驗，其他犯人則交給警方處理。

×　×　×

沈拔獨個兒跑到一輛篷車去。

這是吉卜賽人居住的地方，馬匹，篷車就是最大的特色。

這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的近郊地區，距離練馬場不遠。

這一帶聚集了數十輛篷車——這是吉卜賽人的「家」。

沈拔未到這兒來之前，曾與呂偉艮等三俠會面，談及他失踪的妹妹。他似乎因此而觸起心事，所以前來問卜。

但是，他事前沒有「掛號登記」，所以一時之間未獲接見。

他感到失望與無聊，於是到處閒蕩。

在這一帶「篷車陣」中，形成一個十分强烈的對照：吉卜賽占卜女郎巴仙奴那一邊十分熱鬧，等候占卜的人非常多。

但是這一邊却靜得可以。

沈拔看見一名少女孤獨地坐地那邊樹下，於是過去問她：「你可聽過妮娃這名字嗎？小姐。」

「妮娃？」她怔了一怔！反問道：「你是誰？」

「我是陳廸臣的朋友。」沈拔說，「聽說廸臣生前有位女朋友妮娃，生長得十分美麗。」

「不！」那少女說，「她現在一點也不美麗，自從廸臣死了之後，她的淚水已經流乾了！魔鬼一直困擾着她，令到她也變成了魔鬼。」

沈拔打量着她，發覺這少女面帶愁容，樣子楚楚可憐。

他若有所思地問：「難道你——你就是妮娃？」

「不！我不是妮娃，我叫小娟。」

「小娟？這是一個中國名字。」

「我喜歡中國人，所以我也有個中國少女的名字。」少女苦笑一下，「先生，你走吧！你不能逗留在這裏太久，否則你可能有麻煩。」

「我明白了，你是廸臣的女朋友妮娃。」沈拔道，「妮娃，剛才你說你喜歡中國人，是嗎？」

「是的，但我不會喜歡你。」

「我不必你喜歡我，我只希望你帮我一個忙。」

「什麼事？」

「我想找一個人。」

「誰？」

「我的妹妹，她叫沈玲玲。」

「沈玲玲？」那個吉卜賽少女的目光中，充滿了妬意，恨聲道：「廸臣的中國女朋友。」

「是的，我不否認我妹妹喜歡廸臣，但是，廸臣却喜歡你。」

「嗯——」原來她眞的是妮娃。她頓了頓，嘆了一口氣：「他喜歡我又有什麼用？是我害了他。」

「你害了他？這是什麼意思？」

「嗯——」妮娃又頓住了，「我也不知從何說起。」她想了想又說：「總之，你還是早些離開這裏，我不會再對你說些什麼，也不知道你妹妹的下落，你還是走吧。」

沈拔正想再說一些什麼，忽然之間有個人由一輛篷車後面閃出。

「喂！你在這裏做什麼？」一個吉卜賽男子十分無禮。

「我來找人的。」沈拔對他說。

「找人？」那男子打量了他一遍，「你找誰？」

「找我妹妹。」沈拔道，「有人見到她曾經跑到這兒來。」

「嗯！眞的？」吉卜賽男子束眉問道，「你妹妹叫什麼名字？」

「沈玲玲。」沈拔說，「本來我要問卜，因爲她失踪了很久，想知她生死，只有問卜。但是，那邊人太多——」

「你想快些麼？」

「當然，我寧願多花一些錢，也不想再等下去。」

「那就易辦，只要你肯花錢。」

「你的意思是——你有辦法？」

「是的，只有你付我一些錢，包保你不必久候。」吉卜賽男子說。

沈拔於是掏出了一疊鈔票。這是阿根廷的貨幣「披索」。阿根廷披索的幣值很低，每美元可換三四百個披索。

沈拔給那吉卜賽男子一千個披索，他已經非常高興。

那男子叫沈拔在這兒等他片刻，大約三兩分鐘他就會回來。

那吉卜賽男子走後，妮娃又有話說：「嘿！瞧吧！我們吉卜賽的男人就是這麼樣沒有出息。」

「其實，我們中國男子也不會好到那裏去！」沈拔說，「那一種人都是一樣，有好的，當然也有不好的。不能够一概而論。」

「你剛才說你妹妹曾到我們的營地來，是不？」妮娃問。

「是的。」他用懇求的目光瞪住她：「請你帮帮我的忙，即使你的內心充滿了妬忌，但是，廸臣人也死了，你不該再存有仇視之心。因爲只是我妹妹喜歡廸臣，無奈廸臣的內心只有你。」

她又俯下首來，輕輕嘆息。

沈拔乘機又說：「當初我也奇怪，廸臣爲什麼不喜歡同種同族的少女，反而會對你念念不忘？但是現在我已經找到了答案，原來你是如此美艷動人。難怪他爲你陶醉。」

妮娃嫣然一笑。

她再次抬起頭來，瞪住沈拔，說道：「好吧，我答允給你一個帮忙，但是答案不是立刻就有，我要靜悄悄地爲你去查探一下。」

沈拔於是摸出一張咭片，遞給妮娃：「這上面印有我的姓名，地址和電話。有消息請你立刻通知我。」

妮娃沒有接過他的咭片，因爲她根本不識字，只問了沈拔的電話號碼之後，在

樹身上用小刀劃了一些符號。

果然不出三分鐘左右，那吉卜賽男子反回來了。

他說：他已經替沈拔辦妥了「優先權」了。

沈拔不知道他用什麼辦法，總之能優先見到占卜女郎巴仙奴，花多一些錢他也願意。

在篷車陣中穿插，沈拔跟着那男子來到巴仙奴的篷車中。

吉卜賽女郎巴仙奴，果然優先接見沈拔。

沈拔道明來意之後，巴仙奴口中喃喃有詞，然後替沈拔在水晶球之中找答案。

「你妹妹是不是十八歲？」巴仙奴問沈拔。

沈拔驚奇她的「神力」，因爲他從未提過沈玲玲今年多大。

「她尚在人間。」巴仙奴又說：「但是，她可能有生命危險。」

「你說什麼？」

「她生前有個男朋友，我看見她的男友正在向她招手呢。」

沈拔道：「目前她的情況如何？」

「非常危險。」

「我應該往何處找她？請你指示一下可以嗎？」

「我對你的提示，也只是聊盡人事而已！人生之中，有許多事情都是命中註定的，非人力所能改變。」

「那麼，請你告訴我，應該往何處找我妹妹？」沈拔問。

「到相反的方向去，因爲，你一開始就找錯了方向。」

「謝謝你。」

巴仙奴揚聲對外面的「秘書」說：「下一位，請入來。」

沈拔知道她又要送客了。無可奈何，唯有匆匆離去。

沈拔並沒有再回頭去找妮娃。

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巴仙奴的話是否靈驗？他不知道。

但憑過去的記錄，她的說話似乎十之八九都十分靈驗。雖然她明明是個江湖術士，但却沒有一般江湖術士的逢迎口吻。她喜歡「直言無妨」，不管是吉還是凶，從不隱瞞。

也許就是因爲這樣，許多人都喜歡向她問卜。

沈拔驅車返市區，但是他並沒有直接返回他父親的菜館去。

他來到一間圖書館，這是他約好三俠會面的地方。

三俠果然都在這裏。

這裏很靜，這也是一般圖書館所常見的一種現象。

進入這裏的人都是爲了看書而來，而且須要遵守規矩，即使談話也只限於近乎「耳語式」的低聲淺談。

沈拔走到一張長方桌椅邊坐下，呂偉艮等三俠正圍在那兒看書。

他們看的，是幾本關於吉卜賽人的書籍。

三俠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寫作的人，爲什麼忽然對吉卜賽人的歷史這麼有興趣呢？

吉卜賽人只有傳統的羅曼尼語，但却沒有文字。因此他們至今仍只用符號代表一切。所以寫成有關吉卜賽人一切歷史的，當然不會是吉卜賽族人。

由於吉卜賽人沒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字，所以有關吉卜賽民族的一切歷史事跡，也只有根據口頭傳說，沒有眞眞正正的文字記錄。

直至到近代史學家對吉卜賽人發生了興趣，才有人寫了幾本書。不過，這些書籍仍然只是「皮毛之作」——憑局外人的身份寫成的。

因此也不妨說：書本中的記載，只限於「局外人」的外表看法。

吉卜賽人眞眞正正的歷史，只有吉卜賽族中的長老才知道。

由於他們沒有文字，習慣上一代傳一代，全用「口頭交代」。

儘管許多吉卜賽人習慣了「適應環境」，懂得多種方言，但却不易將「族中歷史」告知族外的人。所以，近代史學家所知的，也是有限而已。

不過，即使如此，這些只有圖書館才可以找到的參考資料，却引起了呂偉艮他們的極大興趣。

例如：一個吉卜賽人最少有三個名字。乍然聽起來，這並沒有什麼值得驚奇之處。

可不是嗎？我們中國人通常也擁有兩三個名字，那是父母改的原名，自己長大成人後又改了一個，加上朋友給你的綽號。此外古代中國人還有「字」與「號」之分。

但是，吉卜賽人的「三個名字」却是有硬性規定的。

最特別的就是「出世前」的第一個名字——這相信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民族特色之一。通常「第一個名字」，只有母親知道，連身爲父親的也不知道。

母親爲了臨盆時呼喚兒女「面世」，所以必須爲他們的兒女起草一個名字，以便生產時低聲呼叫。

當孩子哇哇墮地後，第一個名字便不再存在。然後由父親改「第二個名字」，以便向當地政府登記。但是「第二個名字」還是很少用。只有有關證件才用。

至於第三個名字才是眞眞正正的吉卜賽人的名字——由族人賜給的。

此外，做母親的，還相信「胎教」，懷孕時必須由族人給一些美麗的，肥胖的孩子照片，給孕婦看，以便她將來生一個漂亮的孩子。

但是，呂偉艮等三俠對這些資料只是感到「有趣」而已！

在翻閱了大半天之後，他們終於找到了他們所需要的重要綫索。

原來吉卜賽人對於「血統」非常重視。族人只准許族中青年男女與「族中人」通婚，不許與外族人結合。

若照書中記載，假如有個吉卜賽人與外族人通婚，除了本身會被逐「出族」之外，連他們的下一代也永不能返回族中。

「脫離種族」對一個吉卜賽人來說，是生命中最悲慘的事！

因此，呂偉艮等三俠若有所悟，陳廸臣是否因爲痴戀一個吉卜賽少女妮娃，而

招致殺身之禍！

假如沈玲玲所言屬實，這件事分明就是吉卜賽人的一項陰謀！

沈玲玲曾經說：陳廸臣是死於謀殺，而不是意外身亡！

可惜沈玲玲現在也失踪了，呂偉艮等三俠亦無從查問。

呂偉艮覺得令他生疑之處甚多，例如：沈玲玲最初的「告密電話」。馬塲中失事地點過於偏僻，沒有人目擊當時陳廸臣的墮馬情形，占卜女郎的「口出凶言」等等。都足以引起三俠的懷疑。

再看看近日來發生的連串不愉快事件，都在中國人身上，呂偉艮就更加覺得事有蹺蹊！

呂偉艮放下書本，傾耳細聽着沈拔的陳述。

林愛莉和阿生雖然也看得津津有味，他們也知道沈拔已經回來了。

沈拔本來就是聽從了三俠的擺佈，然後才到篷車的營地去，想不到果然給他找到了妮娃，也聽了占卜女郎仙巴奴的「忠告」。

「她叫你向相反的方向去找你妹妹，這就是破綻！」呂偉艮說：「巴仙奴等於不打自招！」

沈拔道：「呂先生，爲什麼你會懷疑到吉卜賽人的身上去？」

「首先是陳廸臣之死，令妹覺得不尋常，要求我們調查，然後有人警告我們，要我們走——離開本市，」呂偉艮說：「最後是一致認爲罪魁禍首的人——桑拿突然死得不明不白！請你細心想想，誰要滅口？」

「但這仍然不能證明是吉卜賽人做的。」沈拔說。

「吉卜賽人是一個流浪民族，本來他們是自由自在的。英美法以及西班牙，摩洛哥，埃及，甚至蘇聯東歐等地，都有他們的踪跡。但是，時代正在變遷，有些國家已給吉卜賽人敲响了喪鐘！蘇聯就是這些國家其中之一。……」

呂偉艮繼續分析蘇聯人爲什麼討厭吉卜賽民族。

最近蘇聯故意由官方宣傳機構發出一項「報導」，官方的「塔斯社」說：莫斯科偵緝處最近不斷向一些市民警告，叫他們小心一些「寄生虫」潛入屋內盜竊。

此等所謂「寄生虫」，就是指吉卜賽人。

甚至莫斯科警務處的諾維高夫上校，也在「列寧紅旗報」上公開警告市民，小心門戶，不要爲「寄生虫」所乘。

「人是有血有肉的，誰沒有自尊心，誰甘願被人譏爲寄生虫？」呂偉艮又對沈拔說：「所以，不少吉卜賽人，已經逐漸厭倦了流浪生涯，他們想安居下來……」

呂偉艮還未說完，沈拔就說：「我明白了，你就是因此而懷疑吉卜賽人可能從幕後操縱桑拿這班壞蛋，向我們中國人動腦筋！」

「是的，這是極有可能的事。」呂偉艮說，「吉卜賽人如果要固定居留下來，必須要有一種賺錢的行業，而華人菜館就是。」

「但是，他們並不懂煮菜。」

「所以他們只求佔有大部份的股權，並不希望接管。」

「我明白了，爲了迫使我們一班僑胞就範，所以吉卜賽人便串同桑拿和他的手下們，不斷向各餐室施用恐怖手段。」

「不錯，他們以爲中國人怕事，於是勾結本地一些無所是事的流氓，如桑拿之流，進行連串陰謀。」

「但是，他們爲什麼要殺桑拿？」

「因爲担心他洩漏其中秘密。」

「那麼，爲什麼又不殺其他阿根廷流氓？」沈拔問。

「其他人並未知道是項秘密，只有聽從桑拿的擺佈。」

沈拔想了想，又道：「你說得很有道理。看來我妹妹十之八九，也是被他們所害。」

呂偉艮沉吟片刻道：「不過，聽你剛才所說，巴仙奴的語氣，又不似完全絕望，那占卜女郎深懂心理學，所以，常常得心應手——」

呂偉艮說到這裏，翻開手上一本書，指示給沈拔看。

呂偉艮又解釋道：「吉卜賽女郎擅於占卜之術，但限於傳授予族中人，從不外傳！」

沈拔道：「然則，我們現在應否報警呢？」

呂偉艮道：「我已胸有成竹，希望我的想法沒有錯。」

林愛莉和阿生亦已閱讀完有關書籍。於是三俠偕同沈拔一齊離開了圖書館。

四人正待登上汽車，突然閃出一名小乞丐。

通常這一類小乞丐都會在一些城市中發現，他們專門替人開車門，討些零用錢；但是，呂偉艮想起桑拿可能是給這輩小乞丐所殺，立即起了戒心！

就在這一剎那間，阿生已坐進了那輛汽車的司機位去。

汽車是伊沙度借給阿生的。阿生這時却在望後鏡中發現了一個人影。

那並非近在咫尺之間的小乞丐，而是另外還有一個躲在那邊彎角處；阿生只見到一個人頭，以及一支竹筒似的管子。

阿生渾身一凜！連忙叫道：「大家小心……」

豈料話猶未完，車旁已首先發出了一聲慘叫。

這是林愛莉的哼聲，但在阿生的耳中聽來簡直就是一聲慘叫！

他們之間，向來有默契！剛才呂偉艮只注意正替他們拉開車門的小乞丐，未有注意到較遠處的彎角，還有另一名「小殺手」。

林愛莉在悶哼聲中倒了下去。

呂偉艮在吃驚中把她扶起。

沈拔沒有過應變的經驗，他本來正要坐上屬於他自己的另一輛汽車，想不到却遭此突變。登時嚇得手足無措！

阿生不暇思索，推開車門，迅速落了汽車，就待追逐那名「小殺手」，怎料到竟給車旁的小乞丐纏住。

阿生無法走動，與那名小乞丐雙雙糾纏。

小乞丐年約十三四，但氣力倒也相當

大。

不過無論如何，若以阿生的氣力，要打倒他是易如反掌的事！

無奈阿生深受他師父的影响，對於眼前這生得身裁矮小，樣子可憐的小乞丐，他只想擺脫他，却不想傷害他。

對方就憑了阿生這弱點，將阿生纏住了好一陣。

等到阿生把他擺脫時，街口彎角處的「小殺手」早已逃得不知所踪！

阿生非常生氣，無奈當他回到路旁來的時候，小乞丐眼見「大功告成」，亦已逃之夭夭！

呂偉艮這時正將林愛莉的手臂用手帕緊緊綁住！

林愛莉的左臂整條瘀黑，人却昏迷過去，情況非常危險！

呂偉艮一連叫了妻子幾聲，全無反應，他便心知不妙。於是一邊替林愛莉綁紮手臂——這是中了毒針的左臂。

呂偉艮憑他本身的經驗，覺得這是目前唯一救急的辦法！

綁紮住手臂的目的，就是不讓帶毒的血，流入心臟。

但是，這只是暫時的措施而已，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把林愛莉救醒？

她必須送到醫院中急救，否則，劇毒攻心，那時只怕爲時已晚！

於是呂偉艮一邊用手帕替他妻子綁紮手臂，一邊對身旁嚇呆了的沈拔道：「你懂得到醫院去嗎？」

沈拔當然懂得，因爲他在這兒住了不少的日子。

於是，呂偉艮把他妻子扶上車，由沈拔將她送院急救。

阿生回到路旁時，呂偉艮也不等他，只隔住車窗揚聲道：「設法抓住那些小鬼，通知伊沙度……」

沈拔迅速把車子開走。

他也知道救人如救火，片刻也不能延遲！

阿生回到伊沙度借給他用的車子中去，也迅速將車子開動。

他把車子往小丐乞逃走的方向追去，一邊開動了車子的無綫電通話機。

阿生一邊把剛才發生的事通知了特警辦事處，一邊留意街上的人。

但是，他開車繞了幾條大街小巷，總是見不到那兩個小鬼。

× × ×

林愛莉被送入醫院之後，雖然經醫生急救，但仍未醒來。

她是被一種不知名的毒藥所痲醉。

毒藥蘸在一枚小針針咀之上，專家也承認這是一種劇毒！要不是呂偉艮及時綁紮住手臂，林愛莉早已步桑拿之後塵。

但是，現在即使醫生爲她注射了解毒針藥，仍然無濟於事！

呂偉艮也知道世界上有許多奇異的民族，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藥物和治病方法，也有邪門霸道的劇毒；通常這些劇毒非外人所能了解。惟有他們獨有的「解藥」才可以解救。

因此，呂偉艮當知道阿生抓不到那小乞丐和小殺手之後，便與阿生商量，如何把林愛莉救醒。

他們終於決定到吉卜賽人的營地去，雖然他們可能被認出——因爲曾有人警告他們必須離開本市。

爲了救林愛莉，他們決定要與吉卜賽人攤牌，以求得解毒之藥物。

沈拔突然也要同行，他說：他認識了妮娃之後，覺得這女郎可以幫助他們了解吉卜賽族人裏面的事。

反而趕到現場的保羅探長認爲呂偉艮這想法未必有根據。

伊沙度也來了，他覺得這件事越來越令他感到頭痛！

他不能不聽從阿生的擺佈，雖然他也未必同意三俠的見解。因爲巴黎總部早已在電文中指出，阿生是特使的身份。

阿生要求伊沙度透過特警隊的關係，與當地警方採聯合行動，包圍吉卜賽人的篷車營地。

但是，保羅探長認爲這是太過份的做法，最少就缺乏證據。

呂偉艮爲了救人要緊已等不及了，匆匆與沈拔就道。留下阿生與伊沙度談論！

二人來到吉卜賽人的篷車營地時，已是黃昏時份了。呂偉艮本來要見巴仙奴，他認爲在這一羣吉卜賽人之中，巴仙奴極有可能就是一名女首領，因爲她表現得最聰明，最有才智！

但是，巴仙奴並不在她的篷車之內。

呂偉艮認爲這是一個好機會！因爲巴仙奴的會客時間已過，而這裏只是她的占卜辦公室而已！

於是呂偉艮和沈拔便在篷車之內展開連串搜索。

呂偉艮希望可以及時找到解藥；最少醫院中的藥師也同意了呂偉艮的見解，認爲吉卜賽人可能有這種解藥！

但是，就當他們四處搜索時，有人回來了。

呂偉艮和沈拔都無處可避；篷車之內，只有方寸之地。

呂偉艮指指窗口，沈拔會意，二人正待由那兒竄出，却聽到了陣陣笑聲。

笑聲是個女人的，聽來十分可怖，彷彿童話中的女巫！

呂偉艮可以見到巴仙奴正站立在篷車之下，仰望住篷車的窗口，盯住他們。

「你們想找什麼？」巴仙奴問。

「解藥！」呂偉艮開門見山地說：「只要你給我們解毒之藥，一切聽你的。」

「中國人，你們太過愚蠢了！」巴仙奴突然面色一沉，「你們早該想到可能會有今日，爲什麼偏要與我們作對！」

呂偉艮裝蒜道：「我們幾時與你作對過？」

「別裝蒜了！你一定記得，我勸過你們速即離開本市。」

「是的。」

「那你們何故又回來？」

「因爲，有些事情我們還未明白。」

「是什麼事？」

「陳廸臣死得太離奇！」

「你的同胞太過不知死活，他不該纏住妮娃，這犯了我們族中大忌！」

「於是你們便設法製造了一次墮馬的意外，是不？」

「不錯！」巴仙奴道，「本來我們不

武功秘訣

地戰的絕招

慧心

本來兩雄相遇，展開生死鬥，雙方都是碰頭就用絕招進攻的，很少纏住苦鬥，弄到倒地打滾，然後定出輸贏來。

但在事實上，有些人特別擅長地戰的，無緣無故的想辦法使對方跟他一起倒下來，然後拚個你死我活，碰着這種人，一般拳師，都覺得很難應付，就因爲地戰是另有特別的武功，跟站穩了馬步，拳打脚踢的那種戰鬥大不相同。

在這裏，我想談談一般武林高手在地戰當中施展的絕招，作爲喜歡練武的人士參考。

地戰有幾種形式，第一種形式是兩人忽然互相擁抱，一齊倒下來。第二種形式則是一個倒地，另一個站着，故此倒下來的一個用手或者用脚發招進攻，一招取勝。

此外還有第三種形式，兩個人都是倒在地上打鬥的，沒有一個站穩，因爲這三種形式的戰鬥大不相同，練武之人，應該知道這種戰鬥當中所採用的招式，加以變化。

兩個人一齊擁抱倒地的情況比較普通，假如甲方用迫馬的招式撲攻，貼近對方的身體，然後下勾上撥，對方並非弱者，快要跌倒的一瞬，伸手捉住敵人的衣裳，乘機發力，就會兩個人一起倒地，此外，羅馬摔角，俱是碰頭就衝過去，抱住對方腰部的，稍爲使勁一推，就會倒下來，而且兩人一齊倒下。

不管怎樣，兩個身體非常貼近，而且同時倒下，便要在剛剛倒下來的一瞬，立定主意，盡可能的纏住對方，倒地打滾，直到自己滾在對方的上面，然後把一半截肢體放橫，從兩個軀體相叠的形狀分開，變成十字形，你在上，他在下，你的一雙手控制他左右兩手，還用上半身壓住他的胸部，使他雙肩貼地，無法動彈，那就必操勝券了。

如果這種形狀發生在羅馬摔角場上面，雙肩貼地，即是打輸，反之，自由搏鬥，碰着這種機會就可稍爲把右手提高，用劈空掌的姿勢去打擊對方的頸子，頸動脈給掌緣劈打了幾下，便會使血液循環突然減弱，影响大腦，忽然暈倒。總之，兩人一齊倒下，必須盡可能的纏住他，好像一個長條型的軀體，任由他喜歡滾多少次都不要緊，但却一定要自己壓住他的時候才把長條形分做十字形，壓在他上面。

另外一種招式是眞正採用中國功夫取勝的，倘若你已經倒下，對方却直挺挺的站着，如果那時你的一雙手靠近他，便要雙手齊出，捉住他的小腿，使勁一抽，他就無法站穩了，那時他會倒下來，可能後腦碰着硬地，發生重傷，無法再鬥。反過來說，你的一雙手距離他比較遠，那雙脚却跟他十分貼近，便可以施展勾彈腿，右脚勾住他站着的左腿或右腿，你的左脚向他的小腿骨使勁撑過去，同時把你的右脚向懷中拉回來，一邊拉，一邊撑，兩種力量加在他的小腿上面，他就會倒下來了。因爲站着的人突然倒下，失去了重心，總是脚步浮浮的，暫時不能作戰，你就可以乘虛而入，用你喜歡出擊的絕招進攻，無疑的你穩操勝券。

第三種的情況是兩人先後倒地，或者同時倒地，但却兩個人軀體分開，那時沒有一個人是站在地上的，由於兩人都是躺在地上，那就要集中力量在一雙手上面，纏住他毆打了，原因是躺着很難飛脚踢人。

碰着兩人躺在地上作戰，往往使用扼頸鎖喉的絕招，萬一你猝不及防，他給雙手扼住頸子，記得這一點，想拆開這一招，並不困難，最要緊的是當機立斷，向他兩手的任何一隻發招。

這個方法是如此施展的，先用你的左手扼住他左腕，然後用你的右手扼住他左手的手踭那一處，雙手發力，往左邊一壓，他的左手就發生劇痛，無法繼續扼住你的頸子了，那時，他僅得一隻右手叉頸，無濟於事，你却捉住他的左臂，施展擒拿手當中任何一種絕招，便可取勝，就算你順其自然的繼續一扼一壓，使他左臂的臂彎發生劇痛，仍是很有效的，他沒法再鬥，勉强打下去，仍是輸的，因爲左手發生劇痛之後，就覺得痳痹，換句話說，他僅得右臂應戰，當然輸的機會較大。

總之，兩人倒地，發生地戰，先攻擊他的一隻手，這樣做比較扼頸鎖喉更爲有效。

有時你有機可乘，剛剛倒地，不妨伸手抓住對方的頭髮，使勁拉了一把，使他微微發生暈眩，隨即用右手捉住他的下頷，左手仍然拉髮，但却把他的頭部打在地上，讓他後腦連撞幾次，勢必昏迷不醒，這一招非常毒辣，小心運用，因爲後腦撞擊硬地，抵抗不住，可能腦袋開花。

必承認這一切，但是，反正你們也死定了，何必再隱瞞呢？即使你們知得更多也沒有用。」

只見巴仙奴拍了幾下手掌，數十名吉卜賽大漢便紛紛自四方八面湧出。

呂偉艮對沈拔道：「翻上車頂去。」

如果身邊是阿生，呂偉艮連這一句也大可以省回。

但身邊是沈拔，他担心沈拔的身手不够靈活，還帮助他先上去，然後自己才翻上了篷車車頂！

吉卜賽大漢紛紛湧到。

呂偉艮拄杖急躍，跳到了另一輛篷車車頂去。

沈拔也拚着胆子，尾隨其後。

呂偉艮的目的只是要找一輛有馬拖住的篷車，他記得進入營地時，不遠處就有一輛已經裝備好馬匹的。

但是，吉卜賽大漢越來越多，呂偉艮只能「高來高去」的，由這一輛篷車跳到了另一輛。

突然之間，各人的視綫分散了。

那邊不知怎的，起了火。

呂偉艮和沈拔正在危急之際，眼看就要落入他們手中，想不到「火」竟然變成了他們的救星！

呂偉艮和沈拔到達那輛唯一已裝上馬匹的篷車！

他們正待揚鞭，却見馬匹仰首嘶叫一聲。

呂偉艮心感不妙。

循勢張望過去，但見一名吉卜賽少年正吹着一管竹筒，一切與他們在街上所見的情形一樣。

毫無疑問，少年人的目標是他們二人，只是射得偏差，馬兒爲他們擋了災，做了「替死鬼」。

呂偉艮沒有等那少年人吹出第二枚毒針，手揚長鞭，「拍」的一聲，鞭尾直捲向少年人的手臂。

少年人在叫聲中被扯倒地，竹管也脫手飛出。

雖然一部份人去了那邊救火，仍有十多名大漢圍攻呂偉艮。

馬兒中毒倒地不起，篷車也無法動彈，呂偉艮眼看逃不成了，只有硬住頭皮，以鐵枴杖配合馬鞭，與各人硬拚。

那邊人聲吵鬧，這邊打得天翻地覆！

沈拔雖然沒有呂偉艮這一副身手，但在生死關頭，他也毫不示弱！

以寡敵衆，自然對呂偉艮他們非常不利，無奈困獸鬥之局既成，也只有挨得一陣得一陣而已。

呂偉艮後悔沒有把阿生一齊帶來，否則這時候一定局勢改變。

他們師徒兩人不但合作慣了，表現得很有默契，而且，阿生的武功也了得，只要他們殺出一條血路，就有機會逃走。

但是現在，看來他們九死而無一生的希望！

天色越來越黑，呂偉艮的武功即使更高，無奈對方人多勢衆，是以他消耗了不少的體力。

沈拔倒了下去。

呂偉艮担心他被殺，吆喝一聲，衝了過去又拚了一陣。

那邊的火越來越大，濃烟遮黑了半邊天，加上天色已晚，光綫更弱。

突然之間傳來一陣槍聲。

呂偉艮雖然身處險境，但頭腦冷靜，他聽得出槍聲來自外圍地區；假如槍聲出現在眼前，他也完了！果然，天空上有直升機低飛掠過，有人用擴音器呼籲！

警方人員已會合了特警隊人員，一齊趕到現場來。一輪警告槍聲，把吉卜賽人嚇呆了。他們紛紛住手。

局勢瞬即改觀。

呂偉艮雖然可以暫時舒了一口氣，却沒有忘記他妻子的毒還未解。

所有的吉卜賽人均已落網，由警方人員與特警隊拘捕問訊。

阿生和伊沙度把巴仙奴推上一輛篷車中，他們已從其他吉卜賽人口中證實，巴仙奴不但是首領，還有解毒藥。但是，巴仙奴無論如何也不肯交出解藥。

巴仙奴說：「你們這樣壓迫我們，全世界的輿論也會譴責你們。」

阿生情急之下，和伊沙度企圖用刑對待巴仙奴，迫她交出解藥。但是，千鈞一髮之際，保羅探長與一批當地的警方高級警官，已開到現場，及時制止了他們。

如此一來，阿生更加無可奈何，他們雖然是特警，但這是人家管轄的地方，尤其是爲了私人理由，豈可强硬用刑？

保羅勸他們慢慢再想辦法，反而引得巴仙奴哈哈大笑不已。

警方將一干人等帶走，但却無法可以知道解藥何在。

篷車之內，有許多草藥，但各人不是內行人，根本不知那一種才是解藥。

呂偉艮和阿生焦急萬分之際，忽然有人叫了過來。那是一名吉卜賽少女，她只是招呼與呂偉艮師徒二人一起的沈拔。

沈拔當時正與呂偉艮他們四處搜尋解藥。

沈拔發覺那是妮娃。

妮娃把他叫過去，把一包解藥給他。

妮娃對沈拔道：「我知道這是你們要找的東西，爲了它，我放了一把火，族人可能因此而處死我……」

妮娃淚流滿面，呂偉艮，阿生和伊沙度已趕了過來。聽到有了解毒之藥，各人大喜。但是，他們聽沈拔陳述妮娃的處境，也爲她而担心。於是，呂偉艮一邊加緊把解藥送往醫院救林愛莉，一邊由伊沙度向當地警方求情，對妮娃網開一面。

事實上，妮娃自從與廸臣發生戀愛之後，已遭族人冷落，只要證明一連串的陰謀與她無關，她當然無罪。

解毒之藥果然靈驗，林愛莉像發了一場噩夢似的醒來。

但是，更可怕的噩夢還未停止，因爲其他各地吉卜賽人說不定還會捲土重來。

我們的地球究竟太小還是太大？假如有人肯替吉卜賽人設想一下，設立一個「吉卜賽國」的話，這個故事也許永遠不會發生。

（全文完）

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地獄邊緣** 馬雲著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兩月完奇情俠義中篇

倪匡・文
盧令・圖

鹽梟雙雄（一）

令牌重現日　鹽海波濤湧

鹽，是最普通的東西。不過，鹽，也可以說是最神秘的東西。人的身體一定需要鹽，沒有鹽，就活不下去，而事實上，鹽只不過是一種化合物：氯化鈉，世上有幾萬種化合物，爲什麼獨獨人體不能缺少氯化鈉，而不是別的化合物呢？所以說，鹽在人類的生命之中，是一件極其神秘、玄妙，佔有不可思議的地位的東西。

鹽，大部份自海水中來，將海水引進鹽田，撒上鹽種，日光曝晒，海水慢慢蒸發，鹽的結晶就在海中凝成，到過鹽田才知道，原來並不是海水乾了之後，鹽才出現，而是海水蒸發到了一定程度，鹽的結晶就出現了，鹽是從變濃了的海水之中撈起來的。

鹽，也有的來自天然的鹽池，鹽池本是海，地殼變遷，海水乾涸，剩下了鹽，到鹽池去取鹽，大概是所有取鹽方法中，最簡單的一種辦法了，只需要將一大塊一大塊的鹽敲下來就可以了，大塊的鹽，晶瑩美麗，在陽光下，幻出絢爛的色彩，極其迷人，中國大陸青藏公路中有一段，甚至就用這樣的大鹽塊鋪成路面，大約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公路。

而最複雜的取鹽方法，應該是井鹽，川康一帶，盛產井鹽，用極其繁複的技巧，在岩石上打井，深達數十丈，然後，再汲取岩層下有鹽份的水，煮水成鹽，取井鹽的技巧之精細繁瑣，超乎想像之外，當地人是如何開始發現數十丈的地底下有鹽可取的，也是一件十分玄妙的事，但鹽是人體所必需，人要活下去，一定要千方百計將它找出來才行，這可能就是原因。

鹽的成本很便宜，稅很重，自古以來，鹽就是「國營事業」，我們在市場上購買的一斤鹽，所花的費用，大抵百分之五是鹽的本來價錢，而其他的百分之九十五，是加上去的各種稅項，由於鹽稅如此之重，所以走私鹽，逃避稅項，也一直是很興隆的事業。而鹽商之富有，也是自古就聞名的。

中國東部，有幾個很大的鹽場，淮南、淮北鹽場，所出產的鹽，供應了許多地區鹽的需要，江蘇北部的揚州，是淮北鹽場的出產的鹽的集散地，鹽商羣集，由於鹽商的富有，使得揚州這個地方，着實繁榮了好多年，鹽商窮奢極侈的生活，實在不是普通人所能想像的。

「鹽」這個故事，寫的是和鹽、鹽場、鹽民、鹽商、走私鹽者，鹽民的家庭等等與鹽有關的事，地點是在中國江蘇省的北部，時間，大抵是在幾十年前，已經沒有皇帝了，不過對古老的中國來說，有沒有皇帝，似乎是一樣的。

騎着小毛驢，沿着鹽河的岸邊向前走，李和順的心裏，不住發毛。

天色很陰，春天的風吹上來，也有點寒意，可是李和順的手心却冒汗，要時時在袴子上抹着汗。鹽河並不很寬，河中的水在靜靜的流着，遠遠地看到一條船，由

人拉着，在鹽河中緩緩地駛來，李和順又陡地緊張起來，等到拉縴的人走了過去，李和順才又鬆了一口氣。

他盯着前面，天色更陰，而且起了一重霧，前面再遠一點的情形，有點看不清楚。李和順又吞下一口口水，再擦了擦手心的汗，心中在想：怎麼還不見有人來？

昨天，在集上，李和順遇到了一件怪事。

這種怪事，李和順早就聽人說起過，可是他自己却從來沒有遇上過，他是一個鹽民，一生之中，他所接觸的東西，最多的就是鹽，他知道有關鹽的各種故事，特別是有關私鹽的事，一提私鹽，就可以獲得將近一塊大洋的厚利，一塊大洋，在一生窮困的鹽民來說，已經是難以想像的大數字了！

可是李和順現在，在他那件補過三十多次的棉襖裏袋中，有兩塊大洋！他特地用乾草將那兩塊大洋，裹了起來，以免那兩塊大洋在他的衣袋相碰而發出聲響來。兩塊銀洋相碰，發出的聲響雖然不是十分响，可是也足以令得李和順心跳半晌了。

那兩塊大洋，是昨天在集上，一個陌生人給他的。

當時，李和順正在用力扳着一雙的草鞋，看看草鞋是不是編得結實，並且考慮是不是要買，一面又看着自己脚上的破草鞋，心中在猶豫着，是再拖上幾天，還是現在就買了來換上。

就在這時候，突然聽得有人在他的身後道：「李和順，跟我來。」

李和順轉過身子，在他背後講話的人，已經轉過身，向前走了出去，李和順只看到他的背影，即使看到了背影，李和順也不禁怔了一怔，因爲他實在未曾想到，有那樣一個濶人，會知道他的名字。

那人穿着一身嗶嘰呢的短裝，頭上還戴了一頂禮帽，衣上連一點塵都沒有，這樣的人，在陳家港這樣的大集上，雖然不是罕見，可是像李和順這樣普通的鹽民，見到了這樣的人物，總是趕快讓開路的好，誰知道他是什麼人呢？或許是揚州上來的大鹽商——就算是大鹽商的跟班，也一樣惹不起。也或許是做官的，或者是鹽場大總管、小頭目，總之，那是上等人！可是現在，這樣的一個人，在叫他的名字！

李和順不由自主，跟了上去，他才走出了一步，賣草鞋的那老頭就嚷了起來，一把扯住了李和順，道：「喂，你還沒給錢！」

集上的人很多，穿嗶嘰呢，戴禮帽的那人一直在向前走，看來並沒有停下來等候李和順的意思，李和順和他之間，已經隔了七八個人。

李和順和他之間，李和順不和那老漢多說什麼，拋下了草鞋，急急跟了上去。

前面那人走得很穩，也走得很快，李和順一面跟着，一面心裏在嘀咕：剛才是不是聽錯了？可是他想了又想，一點也沒有錯，那人的確曾在耳邊說過：李和順，跟我來。

李和順的心怦怦跳着，一半是由於好奇，這人怎知道我的名字？又爲什麼要我跟他去？

穿過擁擠的人羣，漸漸到了港邊，港中爆竹聲震天，有一艘新船正準備下水，那人還在前面，李和順仍然只看到他的背影。

李和順有點不服氣，他能挑一百二十斤的鹽担，健步如飛，鹽場上的小伙子，也沒有什麼人比得過他。港邊並沒有什麼人，只有一羣母鷄，在地上啄着，咕咕叫着在追逐，李和順急步趕向前，一面叫道：「先生，是你叫我？」

前面那人並沒有回答，他的背影像是長着眼睛一樣，李和順急步仍然追不上他，李和順忍住氣，急步走着，心中有點不服氣，終於向前拔脚奔了過去。

李和順發脚一奔，前面那人，突然站定了身子，李和順正在向前奔，一下子收不住勢子，在那人的身邊，掠了過去，李和順心中暗罵了一聲：「蠢」，立時收住了脚步，待轉過身來時，後頸陡地一緊，已經叫人抓了個實，抓住李和順後頸的那隻手，是如此强而有力，以致令得李和順這樣精壯的小伙子，也被抓得陡地眼前金星直冒，李和順忍不住叫了起來。

他才叫了半聲，抓住他後頸的手，略向前移了一移，大拇指緊緊扣在他喉間的軟骨上，李和順勉强還可以透氣，想要大叫，却是叫不出來了。

這時候的李和順，心中又驚又怒，雙眼瞪突着，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是有一點，他倒是可以肯定的，那抓住他後頸的人，就是他一直跟着的那個神秘的人物，而且，那人也一定不是普通人，一出手就能制得他眼前直冒金星，那不消說，一定是一個練過功夫的武學高手了，李和順一想到這裏，不由得從心底冒起了一股寒意來。

李和順在那一刹間，想起了許多有關武學高手的傳說，練內功練得到了化境的人，你打他一拳，他笑嘻嘻地並不還手，非但不還手，還要請你打第二拳，可是，你第二拳打不下去啦，因爲在你打第一拳的時候，他已經運內功反震過來，令你拳頭、手臂的筋脈都受了傷，這時候，你拳頭已經疼得抬不起來，再過一會，你的拳頭就會腫起來，一直腫到手腕，腫到手臂，等到腫到了心口，就沒命啦，少則三日，多則五天，死前，還要受很多痛苦！

他也聽說過，橫練外功，金鐘罩，鐵布衫，練得好了，全身除了方寸大小的一個「罩門」之外，全身刀槍不入，身子硬得和鐵一樣。

李和順也知道，輕功練得好了，能在水上飄，鹽場上的徐老爹，就親眼見過，在水上飄倒是假的，可是足踩着飄浮在水面上的菱葉，就那樣颼颼颼地向前飄了出去，那可是眞的，徐老爹本來是揚州的捕快，追捕飛賊一朶青，從揚州追到興化，就眼看飛賊一朶青，從水面上踩着菱葉逃走的，臨走還給徐老爹一套飛針，據徐老爹說，那多半是一朶青念在他是公門中人，追捕他是因爲職責所在，所以手下留情，那一套七枚飛針，雖然打在胸前，却沒有打中要害。

當徐老爹敞開胸口的時候，胸前七個針孔還可以清楚看得出來，玄就玄在那七個針孔，完全是照天上北斗七星的方位排列的，徐老爹經此一來，大徹大悟，再也

不在公門裏就了，北上關外，熬了兩年，又回到關內，在鹽場裏安下了身。

李和順也聽說過，練刀的人，能將刀舞得只見刀光不見人，水都潑不進去，練劍的人，練得玄了，能連人帶劍飛起來，各種各樣奇妙的武功一直是小伙子最心嚮往之的事，可是如今，眞正遇到了一個高人，李和順却被制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李和順還想掙扎，他身後的那人已發了話，道：「別動，聽我的，我不會叫你吃虧！」

李和順苦笑了一下，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除了聽他的話之外，也沒有別的辦法可想啦，他勉力點了點頭，身後那人道：「別轉過頭來望我。」

李和順聽得那人這樣說，又嚇了一大跳，武學高手多半長相古怪，聽說有的是陰陽臉，一半紅一半白的，有的可能受過刀傷，說不定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

李和順忙又點着頭，抓住他後頸的手，鬆了開來，李和順急速吸了幾口氣。

李和順很聽話，雖然已沒有手抓住他的後頸，他還是直挺挺地站着，眼直望向前面，他前面是海口，停了很多船，海水相當混濁，可是李和順對眼前的東西，却一點也看不到，他全副心神在身後那個人的身上。

身後那人停了片刻，才道：「你是淮北鹽場上的？」

李和順嚥了一口唾沫，道：「是！」

身後那人又道：「你是洪字號鹽田，第三十二組裏的？」

李和順苦笑了一下，那人對鹽場工作區的編號，看來比他還熟。他又點點頭。

身後那人又道：「你那一組的鹽田，離大王集挺近？」

李和順苦笑了一下，道：「是，才兩里地，今天正是大王集的集期，要不然，我也不會到陳家港來了，也就——」

李和順將下面的話嚥了下去，他本來想說，那就不會那麼倒霉遇到你了！可是他認定了身後那人，是一個武學高手，所以不敢開罪他，硬生生將要說出來的話，嚥了下去，沒敢說出來。

身後那人道：「你在鹽場多久了？」

李和順心中想，這是怎麼了？這人的大妹子嫁不出還是怎麼了？這樣查根問底，想替我做媒麼？他心裏雖是這樣胡思亂想，口中倒是一點也不敢怠慢，忙道：「是，我是在鹽場長大的，我爹是種鹽的，媽是雜工，管挑鹽，現在我也挑鹽，過幾年，學會了種鹽，也許會——」

身後那人好像不耐煩聽下去，道：「行了！」

他喝了一聲之後，却又沒有再問下去，李和順實在忍不住想回過頭去望望，他只是盡量斜眼看，可是一個人要不轉過頭去，隨便怎麼斜眼看，也是看不到腦袋後面的情形的，所以李和順又慢慢地轉道頭去。

就在他的頭轉得差不多可以看到那個人時，李和順陡地覺得，腹眼上被什麼東西戳了一下，那一下力道並不重，可是李和順却立時覺得身子一陣發痲，幾乎站立不穩，硬直跪了下來。

李和順大吃一驚，頭上已冒出冷汗來。那是「點穴」功夫！他聽得老徐說過，人體有三十六大穴，四十九死穴，三百六十個小穴，順血脈流動，算準了時間，點正了穴道，那被點的人，輕則受傷，重則死亡，這個不是玩的！

李和順的身子却覺得僵硬，再也不敢回過頭去了。

身後的那人這才道：「我要問你一些事，你可得老實告訴我！」

李和順苦笑了一下，心想你問我？我有甚麼可以告訴你的？奶奶的，十九歲了，除了海水和鹽，還見過甚麼？連大姑娘的屁股都沒見過！

他心中在想着，就聽得身後傳來了清脆的「叮」的一聲響。

那一下聲響，倒是叫人眼目清涼的，那是兩塊大洋相碰發出來的聲音，李和順自己，從來也未曾有過大洋——要是有過大洋的話，就不致連大姑娘的屁股都沒有見過了，他每次上集，倒喜歡站在鹽站或是大商號的鋪前，看那些掌櫃的，捲起了雪白的袖子，一塊一塊敲着大洋所發出的那種聲響，那是最悅耳的聲音了。

接着那「叮」的一聲，李和順的眼前，陡地一亮，兩塊銀洋，已自他的身後，飛了過來，落在他前面的地上，那兩塊大洋，也邪門得很，落地之前，是在急速旋轉着的，一落地，就向前直滾了出去，前面有一羣母鷄正在散步，兩塊大洋急速滾了過去，嚇得那些母鷄，展着翅，「咯咯」叫着，四下奔散了開去。李和順剛在想：整整兩塊大洋，要是滾不見了，那多可惜！可就在這時候，兩塊大洋陡地轉了一轉，又向着他直滾了過來。

地上高低不平，可是那兩塊大洋，却滾得像兩條直綫，一直來到了他的腳前，才又「叮」地一聲相碰一起躺了下來。

李和順急速地眨着眼，不知道身後那人，在玩甚麼把戲，他隨即盯住了那兩塊大洋，一塊是墨西哥鷹洋，一塊是龍洋，就躺在他的腳前，離他那雙早就該換新的破草鞋，只不過一寸！

李和順不由自主，喘起氣來，身後那人這才道：「我也不白問你，只要你答得好，這兩塊大洋，就是你的！」

李和順道：「我一……一定答得好，你要問甚麼，我就說，奶奶的，王八蛋不說！」他心中一發急，講話也有點語無倫次起來，手心直冒着汗，背脊上冒出來的汗，滙成一條，直淌了下來，像是有一條虫，在背脊上爬。

那人居然叫李和順的話，逗得樂了一下，道：「你得好好想想，十年前，也是現在這種四月天，你是不是見過一個小媳婦，從大王集，到海邊去？」

李和順一聽，喉間發出了「咯」地一聲響，他雙眼仍然盯在那兩塊大洋身上，可是，在他眼中看出來，那兩塊大洋，就像是已長了翅膀，正在飛呀飛呀，飛得離他越來越遠了！

李和順早就打定了主意，爲了要得那兩塊大洋，不論那人問什麼，他得立時就答上來。

可是，那人問的，却是十年前的事！十年前，他才九歲，就算見過那小媳婦，他又怎麼能記得？

李和順苦笑了一下，喉間又發出了「咯」地一下聲響，道：「先生，這兩塊大洋，我……沒法消受了，你……還是拿回去吧！」

那人好像比李和順還要着急道：「你，你不肯說？」

李和順心中頹喪得恨不得一頭在石頭上撞死，他像號哭一樣叫了起來道：「我不肯說？奶奶的，我是王八蛋才不說！」

那人怔了片刻，道：「你眞記不得了？那小媳婦，二十六、七歲，水靈靈的大眼，穿着紅襖，雪白的皮膚，沒有纏小脚，脚程很快，她曾經遇到過你，一定遇到過你的！」

李和順雙眼睜得很大，用心聽着，也用力想在他的腦中，擠出點記憶來，可是沒有法子，一點辦法都沒有，他根本就沒見過那樣的一個小媳婦！

他只好嘆了一聲，道：「先生，眞的沒見過，我要是見過，那時我雖然小，也許還能記得！」

他身後那人，聽了李和順的話之後，猝然問道：「你今年多大了？」

那人這樣問，李和順一點也不奇怪，晒鹽爲生的人，一出生就在海邊，帶着鹽份的海風，就像銼子那樣，在人的皮膚上銼着，將每一個人的皮膚，都銼得那樣粗糙和黝黑，再加上成年累月和鹽在一起，皮膚不但粗糙，而且還都起着鱗片，白白的那一層鹽花，更是怎樣洗也洗不掉，根本無法從外形看出他的年紀來，除非是眞正老了，頭髮禿了，牙齒掉了，人家才知道他是一個老頭子或老太婆，不然，從十六歲到四十六歲，男女看來，全是一樣，在鹽中長大的女孩子，聽說脫下來之後，總有幾截皮光肉滑的地方，不過李和順也沒有見過，那人問他的年紀，他自然不覺得奇怪。

他只是苦笑了一下，道：「我屬羊的，今年足十九歲了，才過生日。」

身後那人「啊」地一聲，李和順等了半晌，不見那人出聲，可是他也不敢再轉過身去，過了好久，那人才道：「那麼，你可認得什麼人，也叫李和順的？木子李，和氣的和，順當的順！」

李和順心中一樂，這問題，他立時答得上來。

李和順忙挺了挺胸，道：「我爹就叫李和順！」

身後那人的聲音之中，透着奇訝，道：「你爹？你們父子兩人——」

李和順道：「是啊，我們是窮人家，又沒有人唸過書，我出了世，得取名字，爹說，找人起名字，又得花錢，不如也就叫李和順吧，和和順順，可不嫌多，就那樣，我也就叫李和順了！」

那人的聲音顯得很急促，道：「那——那你爹呢？快帶我去找他！」

李和順苦笑了一下，道：「你——你不去找他也罷了，他——死啦！」

身後那人「啊」地一聲，道：「死——死啦！死了有多久了？」

李和順皺着眉，扳着手指，過了半晌，才道：「十年！」

身後那人像是叫人在心口統了一刀一樣，發出了一下低呼聲，道：「十年！」

李和順眨着眼，過了半晌，才又聽得那人道：「你檢起那兩塊大洋，我還有點話要問你！」

李和順忙彎身，將那兩塊大洋，檢了起來，緊緊揑在手裏。在他彎身的時候，那人又在他的身邊走了過去，等李和順直起身子來時，他又只看到了那人的背影。

那人直向前走着，李和順在後面跟着，沿海邊向前走，走出了有兩三里地，海邊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塊，潮正在漲，一個一個浪頭，撞在石頭上，濺起老高的水花來，海灘上，大大小小的蟹，在海水湧上來時，慌慌張張地躲進洞去，潮水一退，又慢慢冒出頭來。

那人來到一塊大石前，自己坐了下來，背對着李和順，李和順也坐了下來，那人拉了拉帽子，整個臉全叫帽沿遮住了。

那人坐下之後，才道：「你爹是怎麼死的？」

李和順搖着頭，道：「那我記不清了，不過——不過，事情很怪，我爹——我記得，足有三四天沒回家，後來我媽去找他，也沒回來，又過了幾天，有人告訴我，說是在老黃河口下面，見到他們倆，全死啦！」

那人挺了挺身子，道：「你爹死前，你可記得他有什麼異常的事？說過什麼異常的話，你得好好想一想！」

李和順眨着眼，道：「對了，那天他趕集回來，給我梢回來了一大塊糖餅，我第一次吃到那麼好吃的東西，我在想，爲甚麼鹽和糖看來一樣，糖就那麼好吃，鹽一點用處也沒有！」

那人哼地一聲道：「還有什麼？」

李和順伸手在自己的額頭上敲着，道：「我吃着糖餅，就聽得爹和媽吵了起來，爹好像說了一句話，媽就惱了，吵得很兇！」

那人道：「你爹說了什麼？」

李和順道：「我爹……我爹……好像是說，我們眞不是人，你才二十七，看來就像老太婆，人家二十七，嫩得可以掐出水來，我當時就想，人怎麼嫩，再也掐不出水來，媽爲這惱什麼——」

李和順還想講下去，那人却陡地轉過了身來，那人自己陡然轉身，面對着李和順，倒着實嚇了李和順一跳。不過那人轉過頭來之後，李和順仍然看不清他的臉，只能看到他的下頦，那人的下頷，看來很尖，臉色也蒼白得很，那人才一轉道頭來，立時又轉了回去，像是在喘氣，道：「你爹是說誰？他又說了什麼？」

李和順道：「那眞的記不起了，眞的記不起了！」

那人雙手緊握着拳，指節骨發出格格的聲響，那種聲響雖然不大，可是李和順聽了之後，心中却感到很害怕，他連忙補充了一句，道：「眞的不記得了！」

那人停了半晌，又道：「你父母是怎麼死的，你知道多少？」

李和順道：「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們死了，是徐老爹料理他們後事的，我眞的不知道！」

那人坐在大石上的身子，略向上挺了挺，道：「徐老爹？他又是什麼人？」

自從和那人開始講話以來，李和順就

一直給那人的氣勢壓得喘不過氣來，心中有一股說不出來的窩囊之感，直到這時，他精神才陡地一振，因爲徐老爹到底不是普通的人物，他曾在揚州府當過捕快，是見過大世面的人物，提起徐老爹，李和順彷彿覺得自己的腰板也登時硬了不少，他忙道：「徐老爹曾當過揚州府的捕快……追過飛賊一朶青，現在是鹽場種鹽的好手，經他種出來的鹽全是雪一樣白的──」

李和順還要講下去，那人已經霍地站了起來，道：「行了！」

他在講了「行了」兩字之後，畧頓了一頓，又道：「李和順，你聽着，今天遇到我的事，別對人說，不過你可以對徐老爹說，明天你沿鹽河走，約徐老爹一起來，我還有事找你們！」

那人一面講着，李和順就一路「哦哦哦」地答應着，由於那人說話的那種語氣，叫人沒有法子不答應。那人一講完，就已向前疾走了開去，李和順雙眼發着直，盯着他的背影，一直到那人看不見爲止。

李和順的手，還緊緊握着那兩塊大洋，好一會，他才攤開手來，那兩塊大洋，給他的手汗沾滿了，他用力在衫上擦着那兩塊大洋，再緊緊握在手裏，心怦怦跳着，不知該怎樣才好。

在海邊團團轉了好一會，李和順才有了主意，這人和這件事都古怪，叫自己出主意是出不了的，一定得回去問問徐老爹，才好再作打算！

李和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沿着海邊，大踏步向前，走了過去，當他匆匆地在海港沿岸走過去的時候，港裏那艘新船，還在舉行下水儀式，鑼鼓吹打，震耳欲聾，不過李和順心裏有事，一點沒聽進去。

李和順當然也沒有注意到，在離那艘又大又漂亮，簡直全艘船都在發光的新船不遠處，另外有一艘中等大小船停泊着。

那艘船，看來和普通載鹽，捕魚的船，完全沒有分別，除非是極小心的人，才會注意到那艘船的船尾上，釘着一塊巴掌大小，扇形的，金光閃閃的牌子，那牌子簡直就像是一柄小摺扇，上面還刻着山水人物。不過就算細心的人，看到了這塊約有一寸厚的牌子，也一定只當它是擦亮了的銅牌，決計想不到那是一塊用純金打成的金牌。而就算有人看出了那是一塊純金的金牌，除非是深知來歷的人，心中也不會吃驚，至多是奇怪一下，怎麼知道有人會將上百兩金子，就那麼隨便掛在船尾而已。

那艘船船尾艙的窗子，打開了少許，有一根黑色的管子伸向外，那根管子在緩緩移動，移動的方向，就跟着李和順走動的方向。

李和順完全沒有注意這一切，可是在那艘船的尾艙中，却有人注意着他。

那是一個中年人，約莫有五十上下年紀，臉上的皺紋相當多，雙手很大，他正將那根管子的一端，湊在自己的右眼上。

那是一具單筒望遠鏡，他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和順一面在向前走着，一面口唇掀動着，在不住喃喃自語，而臉上那種充滿了疑惑的神情，更是一望便知。

就在那時，艙門移開，剛才和李和順講話的那人，走進了船艙來。

那人才一走進來，中年人就轉過身來，將手中的單筒望遠鏡，壓了進去，順手放在一張几上。

那船的尾艙並不是很大，可是和那艘船的外表，却實在太不相稱了，從那艘船的外表來看，無論是什麼人，都决想不到，這艘船上，會有這樣華麗的一個船艙。

船艙的一邊，是一列八扇玉雕屏風，屏風的前面，則是一具紫檀木的椅子和茶几，椅子的背上，全鑲嵌着大幅的粉芙蓉──一種粉紅色而又有天然黑色紋理的大理石，每一塊尺半丁方的粉芙蓉上黑色的紋理，看來全是極其佳妙的山水畫。

在另一角，是一張巨大的西洋絲絨沙發，沙發不遠處，是一隻紫檀木的櫃子，一半是書格，放着十幾套書，另一半的櫃門上，放着各色玉石砌成的「九子圖」，工藝精絕，栩栩若生，那九個正在嬉戲的胖娃娃，就像是隨時會跳下來，叫嚷着滿地奔走一樣。在櫃邊的艙壁上，掛着兩幅斗方，是八大山人的無根蘭花，楠木的畫框上，刻着極細的雕花。在一張几上，一隻宣德銅爐中燃着香，烟從銅爐頂蓋的孔中，一絲絲冒出來，散發着一股沁人的清香，港口上的那種魚腥味，汗臭味，在這艙裏，是完全聞不到的。

那人進艙來之後，就脫下了帽子，中年人忙過去，將帽子接了過來，那人直來到絲絨沙發前，坐了下來，他脫下帽子之後，可以看到他的臉，他的臉型不算是英俊，太瘦削，下頦很尖，而且臉色也太蒼白，看起來，約莫是三十上下年紀。不過他高得有點異樣的顴骨，和他那一雙有一種直逼着人望過來的眼神的眼睛，却叫人一看到他，就有心中一凜的感覺。

他坐下來之後，用手在臉上重重撫着，那中年人小心地在帽上拍了幾下，才道：「少爺，李和順說了些什麼？」

「少爺」的口角畧牽動了一下，發出了一下無可奈何的微笑，道：「你弄錯了，這個李和順，不是蘭姑當年遇到過的那個！」

中年人「啊」地一聲，隨即一副亟亟想解釋的神氣，「少爺」又揮了揮手，道：「不過也有用，他是那個李和順的兒子，蘭姑眞在這兒經過過，那個李和順遇到過蘭姑，我知道！」

他在講到最後三個字之際，聲音很低，視綫轉向艙壁上所懸的那兩幅蘭花，眼中神采越來越逼人，可是臉上的神情，却越來越迷惘。

中年人站在一旁，看他的神情，他顯然有許多話想問，不過他也顯然不敢在「少爺」注視着那兩幅蘭花時候去打擾他。

過了好久，「少爺」的視綫，才離開了那兩幅畫，望向那中年人，道：「還有一件怪事，徐標在這裏的鹽場裏種鹽！」

那中年人陡地震了一震，說道：「徐標？不是聽說他到關外去了麼？我們也派人到關外去找過他，他在這裏，和蘭姑的事──」

中年人的神情更疑惑，望着「少爺」，「少爺」又苦笑了一下，道：「現在還不知道，不過李和順兩夫妻死在老黃河口，是徐標料理的後事，我已經約了李和順，要他帶了徐標，明天在鹽河邊見我！」

中年人攤了攤手，道：「少爺，徐標是六扇門裏，有數的好手，他聽那楞小子回去一說，我看他立即會知道你是什麼人，他敢來麼？」

「少爺」冷笑了一聲，語調之中，充滿了自信，道：「就怕他不知道我是什麼人，他要是知道了，他敢不來麼？我看在他的口裏，多少可以問出一點綫索來。」

中年人望着「少爺」，欲語又止好幾次，才道：「少爺，事情已過去十年了，蘭姑她──」

「少爺」陡地向中年人射過他那種凌厲的眼光，中年人也立即住口，臉上是一副難過、惋惜的神情，「少爺」的視綫又轉向那兩幅蘭花，緩緩站了起來，踱到了畫前，伸手在畫上，輕輕撫摸着，神情更是悵惘。

但是，當他轉過身來之際，他却變得十分機警，說道：「對頭那裏，有什麼動靜？」

中年人苦笑道：「少爺，你想想，他們怎麼肯放過你？要我是你，躲還來不及，還要大模大樣，將金扇子掛出來，這不是引鬼上門麼？」

「少爺」冷冷地道：「要打鬼，不引鬼上門，難道還得花時間到處找他們！」

中年人神情更苦澀，道：「少爺，那些鬼，全是惡鬼！你一個人怎麼對付得了？要是蘭姑在──」

「少爺」的神情一直很鎭定，可是這時候陡地暴躁了起來，陡地喝道：「她一直還在！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你是說她……說她……」

他又急躁又發怒，聲音發着顫，中年人忙道：「還在，還在，我的意思是，要是她在你身邊的話！」

「少爺」像是陡地洩了氣，頹然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少爺」坐下來之後，中年人在他的對面，也坐了下來，只是怔怔地望着「少爺」。「少爺」畧畧抬了抬眼皮，道：「唐榮，這年頭，已不興忠心耿耿這碼事了，你要是害怕的話──」

唐榮的臉，陡地脹得通紅，用力一掌，拍在身邊的几上，道：「少爺，你要再講這種話，我就──」

「少爺」笑了笑，道：「你就怎麼樣？就不再理我，自顧自離去，是不是？」

唐榮的神情很難過，他的怒意已經消失，像是哀求似地道：「少爺，別難爲我，我是粗人，不像你，放過洋，唸過書，別難爲我！」

「少爺」嘆了一口氣，道：「唐榮，我是爲你着想，你想想，對頭多麼厲害，多麼深謀遠慮，當年的那種陰謀，不是到了事後仔細想起來，神仙也要墮入他的圈套，現在更是要財有財，要勢有勢！」

唐榮冷笑了一聲，說道：「不論他有什麼，我只有爛命一條，說什麼也不會虧本！」

「少爺」嘆了一聲，抬頭望着艙頂，道：「說來也奇怪，我掛出了那柄金扇子，已經有一個來月了，怎麼對頭一點動靜也沒有？江南江北，他至少有七十二處站口，不知道有多少三山五岳的人馬是他的手下，青紅兩帮的人，更和他廣通聲氣，難道金扇子不見了十年，就再也沒有人記得了？」

唐榮瞪了「少爺」一眼，道：「你才想那樣！我看，或許就在我們的船旁，就是對頭的船！」

「少爺」像是在喃喃自語，道：「那麼，他還在等什麼呢？」

唐榮吸了一口氣，雙手互扭着，道：「當然他已經知道了你在找蘭姑，他這十年來，也一刻不停在找蘭姑，他找不到，他要等你找到了再下手！」

「少爺」笑了起來，在他的笑聲中充滿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味道，然後道：「他找了十年也未曾找到蘭姑？蘭姑她──」

「少爺」沒講下去，神情也更悵惘。

唐榮一面搖着頭，一面推開艙門，向外面走了出去，艙中只乘下了「少爺」一個人，他取起一本書來，翻了翻又放下，又開始怔怔地望着那兩幅蘭花，那兩幅筆觸簡單的蘭花，像是可以勾引起他無限的回憶，而他的回憶，又必然是極其傷感的，要不，在他的臉上，就不會有那種悵惘的神情和蘊藏着如此深刻的悲哀了！

× × ×

和那船尾掛着純金扇子的船的船艙，完全像是兩個不同的世界，是徐老爹的住所。所有鹽民的住所，全是一樣的，是他們自己建造的，用土塊當磚，屋子能有一根碗口粗細而又筆直的木頭做大樑，已經很不錯了，徐老爹的屋子就沒有，屋樑是彎曲不直的，所以屋頂上的草苫，也歪歪斜斜，在月明星朗的天氣，可以看到天上的月光，而在下雨的時候，屋裏和屋外，也差不了多少。

李和順來找徐老爹的時候。徐老爹正向灶中塞柴草，在煮他的晚餐，那是一鍋玉米糊子，如今，鍋裏的玉米糊子顯然還沒有煮熟，不過灶裏的火早已熄了，徐老爹像是已經忘記了他的晚餐，只是不斷屈着手指，在屋中團團走着，屋子是那麼小，以致他在團團轉的時候，李和順不斷讓開身子。

李和順並沒有完全講完他白天在陳家港集上的遭遇，徐老爹就站了起來，一直轉到現在。李和順好幾次要說話，全被徐老爹揮着手，將他要說的話，擋了回去。

李和順已經算有耐心的了，而且他對徐老爹也有了份異常的尊敬，可是他也不耐煩，他退了退身子，又讓徐老爹在他的身前，踱了過去，大聲道：「老爹，你還沒聽我說完！」

徐老爹陡地停了下來，道：「別說了，你對那人提起過我，他一定要見我，是不是？」

李和順睜大了眼，點着頭，徐老爹苦澀地笑了一下，道：「你走吧。」

李和順忙道：「他要我和你，明天在鹽河邊見他！徐老爹，你可得去，我一個人，有點害怕？」

徐老爹不說什麼，只是揮着手，李和順沒有辦法，只好推開門，走了出去，徐老爹連忙將門拴上，神情更苦澀，喃喃地道：「你害怕！我比你更害怕，唉，李和順，你這毛小子，眞害死人！」

他一面說着，一面轉過身，來到灶後，抽出一塊泥磚，伸手去洞裏掏摸着，摸

出了一個油布包來，又忽忽理了幾件衣服，撕開了被子，將被裏子當着包袱布，將那個油布包，包在衣服中間，拿在手裏掂了掂，又來到門前，就着門板上的隙縫，向外張望了一下。

外面的天色已經很黑了，有幾個人在閒談，有的蹲在地下吃玉米糊子，有十幾個孩子在追逐着，這時候，他要是走出去，一定會被人問長問短的，所以徐老爹又退了回來，怔怔地坐着，他在等，等夜闌人靜，然後才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遠走高飛。

徐老爹的心中，一定是眞正地感到害怕，他並不是沒有見識的人，他自二十二歲起，就在揚州府衙當捕快，揚州那樣的大地方，他當了近二十年捕快，什麼樣的人沒見過，什麼樣的事未見過？他曾和青帮大字輩的人物平起平坐，曾和各方遊俠稱兄道弟，曾和各門各派的高手，切磋武藝，進過豪門，入過陋巷，拜過高官，作過小民，可是這時，他眞正感到害怕！

李和順所說的那個人，不會就是他吧！徐老爹的心中一直在着想這句話，當他在團團轉的時候，唸叨着的是這句話，李和順走後，他心中唸叨着的，也還是這句話，他千方百計地向自己譬解，不是他，不是他！可是他知道那是謊話，是自己向自己撒謊，而絕對無法相信的話，雖然李和順根本未曾看到他的臉，不過那一定是他！徐老爹也知道，他一定會來，只不過過了十年之久，徐老爹已經不想再動了，他却突然來了，那未免有點意外的突兀。

徐老爹是什麼時候知道這個人一定會來的呢？那得從十年前的那晚上說起。

× × ×

十年前，也是這樣的天氣，這樣的時候，他正在煮玉米糊子，李和順推門走了進來——這個李和順，是小伙子李和順的父親。

李和順直來到灶後蹲下來，灶洞裏的火雖然旺，可是映着李和順的臉，他的臉却是蒼白的。徐大叔——那時候，徐老爹還沒老成「老爹」，只是「大叔」——望了他一眼，李和順的口唇動了動，徐大叔嘆了一聲，道：「你怎麼了？」李和順的聲音很急促，道：「不，不，沒有什麼，只不過今天我在道上，遇……遇到了一件奇事！」

徐大叔笑了起來，往灶肚子裏塞上一把草，輕輕咳嗽着，道：「什麼奇事？」李和順的呼吸，不由自主，有點急促，道：「我，我遇見了一個……女人，一個小媳婦……」他一面說，一面急速地眨着眼，「我眞不相信世上眞會有那麼好看的女人，比畫裏大美人還要好看……」

李和順在結結巴巴地說着，徐大叔先笑了起來道：「唷，小子遇上天仙了！」

李和順撫着自己的臉，道：「你別笑，要不是她給了我一樣東西，千叮萬囑，叫我好好地保管着，會有人來向我要的，我眞以爲她是月裏的嫦娥！」

徐大叔又笑了起來，他見過各種各樣的人，李和順平時就够精靈的，甚至於偷過鹽場的鹽，賣給私鹽販子，他說的話，多半靠不住，所以他又向灶肚子裏塞了一把草，一面不經意地問道：「她給了什麼予你？」

李和順道：「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你見識多，倒瞧瞧那是什麼東西？」

他一面說，一面遞過了一樣東西來，灶肚中的乾草，燒得正旺，映得灶口一片通紅，徐大叔一低眼就看到了李和順手裏的東西，那是一塊三指寬，八寸長，一寸厚烏漆黑亮的一塊東西，上面刻着不少字，那東西不像鐵，不像石，也不像是木頭，一拿在手裏，就有一種極其滑膩溫潤的感覺。可是徐標一接了那東西，看他臉上的神情，就像是手中揑的，是一塊燒紅了的鐵一樣，身子在不由自主發着抖，臉色一下子變得蒼白，雙眼發定，盯在那塊東西上，眼睛之中，充滿了一種異樣的神情，與其說他覺得那東西珍貴，還不如說他覺得那東西可怖。

李和順並不是傻瓜，他知道徐標是見過世面的人，一定會認得出那塊東西，究竟是什麼玩意，所以才來找他的，這是他看到徐標的神情，就像見到了什麼惡鬼一樣，他也不禁吃了一驚，道：「大叔，這究竟是什麼傢伙？那女人……那女人很邪門，這究竟是什麼傢伙？」

徐標的口唇掀動了幾下，可是却沒有發出聲音來，但並不是想發出聲音，而是他的喉嚨口，好像有什麼東西堵住了一樣，使他出不了聲。

李和順一將那東西拿出來，他第一眼看到那東西，就知道那是什麼了！雖然他以前從來也未曾見過那東西，但是別說他在揚州府當了那麼多年捕快，就算是一個初出道的鹽販子，或是才走了一天私鹽的私梟，都會知道那究竟是什麼東西！

不過，徐標這時，還是小心地將那塊東西在手中轉了一轉，他的手在發着抖，腦袋裏也像是才塞進了乾草的灶肚子一樣，轟轟地在燃燒着。

在那東西上刻着的字是古篆，徐標並不認得，字上，本來可能是漆着金的，但因爲年代實在太久遠，把玩它的人太多的緣故，金粉已經全剝落了，只有在很深的刻痕之中，還閃着一點金光。

牌的兩面全是字，牌的兩邊，各刻着一條龍，龍頭在牌的上面，在兩個龍頭之間，是一顆珠子，那顆珠子，不是刻出來的，而是眞的嵌在那塊黑色東西上的，珠子相當大，可是它已經發黃了！

徐標用他顫動着的手指，緩緩轉動着那東西之際，李和順瞪大了眼睛望着他，又指着那東西，道：「這顆珠子，是眞的吧，值不值錢？」

徐標的腦中，亂成了一片，李和順講的話，他根本沒聽進去，只隱約聽到了一個「錢」字。他面肉抽動着，突然有點異樣地，像是中了邪一樣笑了起來。「錢」！這面令牌值不值錢？這面令牌，代表着無上的權力，無數的金山和銀山，李和順這一輩子，做夢也夢不到那麼多的金子和銀子！

徐標的口唇在掀動着，可是聲音却只在他的心中，他心中在狂叫着：這是雙龍爭珠令！

雙龍爭珠令！

徐標和所有知道雙龍爭珠令的人一樣，知道它的來歷，幾乎所有和鹽有關係的

人都知道雙龍爭珠令。「雙龍爭珠，令出眞主，通行天下，生死無阻」！

這面雙龍爭珠令，據說，是明太祖朱元璋頒下來的，所以傳說中才有「令出眞主」這樣一句話。據稱，朱元璋在沒有做皇帝之前，做過很多賤業，當過小和尚，也做過剪徑的小賊，更走過私鹽，在私鹽帮中，結識了不少好漢，那些好漢，其中有不少後來成了助他開國立業的大將軍，所以，在他登基做了皇帝之後，就選了一顆大明珠，又選了一塊天下獨一無二的黑珊瑚，刻成了這面「雙龍爭珠令」，頒給了一個不願做官，又曾帮過他忙，當年和他一起走私鹽的人。

鹽一直是官利的，逢關逢卡，官府抽稅，但是私鹽一直無法禁絕，這塊雙龍爭珠令，頒下來的時候，朱皇帝金口下旨，凡持有雙龍爭珠令的，就是天下鹽梟的總首領，走私鹽的帮、會、門，不論大小，總首領逢百抽一，所得與官家在鹽上所得的利藪相埒，走私鹽的人就算在半途死了，那一份利益，仍然一樣要照繳，所以才有「生死無阻」那一句話。

這面「雙龍爭珠令」一頒下來，天下鹽梟哄動，走私鹽的全是亡命之徒，其間不乏武藝精絕之士，眼看一面令牌就等於是金山銀山，誰不眼紅，是以百餘年來，爲了爭奪這面令牌，不知起了多少爭鬥，流了多少鮮血，鹽梟的帮會之間，殘殺不絕，牽連越來越大，幾乎牽涉到了每一個私鹽販子，而在連年的自相殘殺之下，販私鹽的人，變得更兇悍，帮會組織也更集中，變得絕不是普通的亡命之徒所能參加的行業了。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了將近兩百年。

在「雙龍爭珠令」面世兩百年之後，私鹽的鹽梟中，才出了一個傑出的人才，那人姓潘，在販鹽這一行業中，已經沒有人敢提他的名字，是以久而久之，變成沒有人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了，只知道他被尊稱爲潘老太公。

潘老太公文武全才，據說他要是去應考，狀元就非他莫屬，但是他不知道爲了什麼，却做了私鹽販子，潘老太公武功極高，在佈滿了腥風血雨的鹽梟這一行中，很快就出人頭地，成了當時，七大鹽帮之一，金扇帮的帮主，在他當上帮主的那一年，「雙龍爭珠令」是在當時第一大帮，青鯉帮帮主的手裏，青鯉帮主手下，有四大天王，十八羅漢，二十二個武林高手，本人橫練金鐘罩外功，已到第七重境界，罩門只是巴掌大小，就在心口，再要練下去，能練到全身刀槍不入，堅如鐵石的地步，手握雙龍爭珠令，住在興化水城之中，號令天下，聽說他的銀子全沉在興化湖底，令得興化湖的湖水，也高了幾寸。潘老太公一當上金扇帮主，第一件事，就是去拜會青鯉帮黃帮主，照着青鯉帮的規矩，一關一關打進水城去，連過廿二關，打退了四大天王，十八羅漢，等到他見到青鯉帮主的時候，已經身受重傷，口角流血，那時，青鯉帮主只消伸一個指頭向他指一指，他就非跌倒不可，可是就憑他對青鯉帮主的一番話，不但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而且還使得青鯉帮主，心悅誠服，從此，天下走私鹽這一行，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潘老太公說的是什麼呢？他首先告訴青鯉帮主，朱皇帝頒下了這面「雙龍爭珠令」，並不是爲了顧念他平時曾走過私鹽，所以才照顧私鹽的鹽梟，而是因爲朱皇帝走過私鹽，知道在天下私鹽鹽梟之中，不知有多少草莽英雄，江湖豪傑，也知道那些英雄豪傑，個個全是桀傲不馴的血性漢子，無論在什麼時候，這批英雄豪傑，要是擰成了一股心的話，皇帝的寶座，就會坐不穩。所以，他才頒下了「雙龍爭珠令」，令得那些英雄豪傑，爲了爭奪雙龍爭珠令而自相殘殺。

算算將近兩百年來，爲了這面雙龍爭珠令，死了多少人！青鯉帮黃帮主，爲了爭奪這面令牌，全家都被仇家殺害，他自己一個人死裏逃生，拜師學藝，受盡了苦楚，才又從仇家的手裏，將令牌奪了回來，建立了基業，眼前金銀多得能令興化湖的水漲，可是一有人走近他五尺，他就會全身緊張！潘老太公又勸諭青鯉幫主，人壽有限，金銀再多，又有何用！不如趁在世之日，多作善擧，以爭後世聲名。

潘老太公對青鯉幫主所說那一番話，究竟如何，因爲當時只有他們兩人在場，所以，以後的傳說，也只不過是傳說，但是令得天下人知道的是，青鯉幫主被潘老太公說動了，留着潘老太公在水城裏養好了傷，廣邀天下販私鹽的大小首領，總共有兩千三百多人，齊集水城，當衆宣佈，將雙龍爭珠令，雙手奉送給潘老太公掌了令，仍然將私鹽的利藪，逢百抽一，積下的銀子，任何私鹽鹽梟，逢病逢老，遇死遇難，廣爲撫卹。不到三年，天下鹽梟稱道，本來七大帮會，無形之中，已經解散，全都歸入潘老太公的旗下。

而潘老太公處事公允，賞罰分明，爲公多，爲私少，也極得天下鹽梟的愛戴。潘老太公等於是天下鹽梟中的皇帝。潘老太公死後，長子繼父業，長子死後，孫又繼祖業，就這樣一直傳了下來，漸漸地，潘家的後代，未必有祖上那種爲天下鹽梟謀利的胸襟，潘家的錢財，自然也漸漸多了起來。由於鹽梟一直和官府處在對立的地位，所以鹽梟的人數儘管多，但一直處於一種極其嚴密的組織之中，戒條多而極嚴，人人都知道，潘家積了金山銀山，是沒有人知道的。

「雙龍爭珠令」，一直在潘家的子孫手裏，所以揚州有一首兒歌，揚州兒童唱了幾百年：

「天下鹽利三千萬，
齊中劈開分兩半，
公一半，私一半，
公歸官，私歸潘。」

兒歌唱的是，天下鹽利，一年有三千萬兩，一半入了官府，一半入了潘家，那是當時私鹽已被雙龍爭珠令害得極其蕭條的時代，潘老太公之後，私鹽又蓬勃起來，一年利藪，又何止三千萬兩？

潘家一直住在揚州，清兵入關，大軍南下，揚州失陷，清廷知道潘家的財富，曾逼潘家獻財，殺了當時潘家一百七十餘口，可是仍然有人逃了出來，官府一直未曾找到雙龍爭珠令，也沒有找到潘家的寶藏，八旗子弟，將潘家連綿數里的大宅，拆成了一塊塊磚頭，所有的棟樑大柱，也

都劈了開來，連一個銀錁子都沒有找到，又發掘了潘家的祖墳，連潘老太公的墳都掘了出來，除了一點陪葬品之外，也沒有得到什麼。

天下鹽梟，從此失去了首領，一直又過了百餘年，到了清朝乾隆一代，才又有了巨大的變化。

清乾隆四十五年，春三月，十五，那天下是鹽梟的一個大日子，在黃河的出海處那一片曠野上，聚集了將近五千個私鹽販子，人雖然多，却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在陽光之下，人人都看到一個年輕人，手中持着傳說中的雙龍爭珠令，緩緩地走過來。

「雙龍爭珠令」重現人間，鹽梟又有了總首領！

照說，野性難馴的鹽梟，應該並不歡迎有一個首領來管他們的，但是，販私鹽是那麼辛苦，那麼飄泊，那麼沒有保障，又那麼要在腥風血雨，刀頭上舐血的行業，每個鹽梟，別看他表面上是多麼不怕死，表面上是多麼獷悍，也別管他的性子多麼野，在他們的內心深處，都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空虛無依，飄零空蕩的感覺，他們需要有一個首領，那個首領，能給他們在他們痛苦無依的時候，在他們求告無門的時候，在他們戴上大枷，要砍首示衆的時候，成爲他們的依靠。

據傳說，那天齊集的私鹽販子，在看到了「雙龍爭珠令」之後，所發出的歡呼聲，連離海十幾里在捕魚的船上，都可聽到，可知他們內心對雙龍爭珠令重現的歡欣。而更令得他們高興的是，那個持雙龍爭珠令出現的年輕人，就是潘老太公的後代，是當年清兵抄斬潘家時唯一逃出去的潘家子孫的後代。當時，所有的人，一看到「雙龍爭珠令」，就毫無保留地承認了那年輕人的首領地位，到後來，才絡續傳了出來，當年，清兵抄斬，逃出來的人，一直向西逃，逃到了海洪木諾，才叫兩個喇嘛收留了下來，從此就在青海定居，一百多年來，傳了四代，再回中原，雙龍爭珠令一直未失，而在潘家本來家傳的武功之外，更學會了西藏密宗神功，等到再在揚州建立基業之後，不但是天下鹽梟之首，而且也成了武林泰斗，受盡了草莽英雄，江湖豪傑的敬仰。

雙龍爭珠令一代一代地傳下來，各種戒條，規矩也越來越嚴，令牌是傳子不傳婿的，有幸潘家的許多代，一直都子孫繁衍，直到了最近的那一代，掌令的潘幫主，只生了一個女兒。

偏偏那一位潘幫主，夫婦情篤，生了一個女兒之後，夫人不育，潘幫主又不肯納妾，所以，雙龍爭珠令，破天荒第一次，落到了一個女人的手中——或者說，一個少女的手中，那個少女，成了天下鹽梟的首領，這個少女的名字叫潘蘭花，但是沒有人敢叫她的名字，人人都只叫她「蘭姑」。一個少女，是上萬獷悍、兇野的漢子的總首領！

× × ×

灶肚子裏的火早就熄了，只留下了一堆暗紅色的灰燼，暗紅的光芒，映在徐標臉上，使他的脚上神情，看來更加神秘。

徐標在那片刻之間，想起了有關種種「雙龍爭珠令」的傳說，幾百年古老、神秘，深遠的傳說。但是「雙龍爭珠令」對徐標來說，却並不是那麼深遠神秘而不可捉摸的，潘蘭花接令的時候，他還在當捕快，那不過是幾年前的事情，就像是發生在昨天一樣。眞的，那一切，就像是發生在昨天一樣！

坐在一旁的李和順，好像對徐大叔那種出奇的沉默，有點不習慣，他幾次挪動着身子，可是徐標就是不出聲，李和順吞了一口口水，道：「徐大叔——」

徐標揚了揚手，不讓李和順再開口。

他絕想不明白，那面「雙龍爭珠令」，怎麼會到了自己手中的，不過，令牌交接的前奏，那一天發生的事，他却記得很清楚，就像發生在昨天一樣！

那一天一早，徐標在澡堂子裏，才從熱辣辣的湯池裏出來，伏在躺椅上，身上覆着一條大毛巾，一個揑骨的師傅，在他的身上揑着，徐標所在的是雅座，外面傳來賣唱的聲音，帶着稚音的女聲，正在唱着淫褻的「十八摸」，伴隨着的，是衆多漢子的轟笑聲。

就在那時候，布簾子一掀，兩個人走了進來。

徐標究竟是當了多年公差的人，什麼樣的人全見過，反應極其靈敏，那兩個人才一進來，他甚至連進來的人是長是短都沒有看清楚，就從來人的身形，步伐，脚步聲上，知道對方決不是普通人，他陡地轉過身，一伸手，抓住了就放在枕邊的一柄短刀——那柄短刀，土語叫「囊子」，正式的名稱應該是「匕首」，七寸刃，七寸把，雙刃，薄身，沒有血槽，鋒利得輕輕一劃，就能劃開牛皮。

徐標一坐起來，臂上的毛巾落了下來，他是赤身露體對着掀簾進來的兩個人的。也直到坐起之後，他才看清楚了那個人，一個年紀很輕，只有十八九歲，臉色很蒼白，下頷很光，不過一雙眼極有神，那雙有神的眼，掩遮了他的稚氣。另一個，三十上下年紀，一臉精悍的神色，兩隻手極大，指骨粗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是一個練過武，武功造詣決不會差到那裏去的江湖人物。

那兩個人，想是看到徐標的反應十分快，所以一進簾，就停了下來，那年長的一個向年輕的一個笑了笑，道：「少爺，我說，徐爺不是尋常公門中人，你該信了吧！」

年輕的那個也笑了笑，說道：「說得對！」

他們兩個自顧自說着話，像是並沒有將徐標和他手中的囊子放在眼裏，可是也說不上對徐標有什麼不尊敬，徐標瞪着眼，在估量這兩個人的來歷。

那年輕的一個，向徐標作了一個手勢，道：「徐爺穿上袴子好說話，我們有事相求，來得莽撞些，徐爺別見怪！」

徐標心中咕嘀了一下，向揑骨的作了一個手勢，揑骨的拿起長叉子來，將高掛在天花板下的衣袴，叉了下來，忙不迭地向外走去，他在經過那兩個人的身邊之際，年長的那個，一伸手，就抓住了他的手背，道：「出去別多說什麼，嗯？」

揑骨的連連點頭，年長的一鬆手，他就走了出去。

徐標將囊子咬在口裏，看來很從容地穿上衣袴，其實他心裏很緊張，不過他也並不害怕，他乎很出名的一門絕技，就是能將咬在口中的囊子，用極强的勁道吐出去，就算對方突然出手，他也絕不是不能對付的。

但是那個人並沒有出手，一直等徐標穿好了衣袴，從口中取下了囊子，兩人才互望了一眼，年長的那個，將手中的一個布包，提了起來，放在榻旁的几上。

那布包並不大，看得出布包裏是一隻木箱，至多不過一尺見方，看那人提着，也不見得有什麼特別吃力之處，可是布包在几上一放，那張籐几，却立時被壓得發出「吱吱」的聲响，幾乎承担不起！

徐標陡地吃了一驚，盯着那布包，一時之間，連氣也透不過來。

那布包那麼重，看來至少有一百斤，徐標吃驚的，不是那漢子提着百來斤重的布包，完全像是沒事人一樣，天下有什麼東西，看來那麼重的，不會有別的東西，除非是金子！

徐標畢竟也是個老江湖了，他立時笑了一下，說道：「兄弟是公門中人，兩位帶着那麼多金子來找我，好像不怎麼方便吧！」

那兩人又互望了一眼，一起向徐標拱了拱手，年輕的那個說道：「有件事要拜托！」

徐標沉聲說道：「能爲朋友辦事，不敢推辭，不過用金子叫徐某枉法，却辦不到！」

年輕的笑了起來道：「說得好！」

他一面說，一面陡地向前連跨了兩步，來到了几前，徐標一見他向前跨來，心中一凜，手中的匕首，已經橫在胸前，以防萬一。

徐標將匕首橫在胸前，當然只是預防，但是最好的預防，就是進攻，所以他手中的匕首，雖然橫在自己的胸口，匕首鋒銳的尖端，却是向外的，以防對方一有行動，可以立時搶攻。

那年輕人却笑了笑，望着那柄匕首，道：「徐爺，借來用一用！」

他一面說，一面逕伸手，兩隻手指，就向匕首的尖端揑過來。徐標心中又是一凜，接着心想，這倒好笑了，要是我不黠頭，就能叫你將這匕首拿了去，在江湖上也別再混下去了！

徐標心裏這樣想，也難怪他，他拜過名師，苦練過武藝，在這柄七寸長的匕首上，更下過苦功，匕首在他的手裏，就等於是他的手臂，長了七寸一樣，如何會那麼輕易給人奪了去？

徐標心中一面想着，一面手腕向下一沉，可是就在此際，那年輕人看來全然不經意，手也跟着向下一沉，兩隻手指，還是捏住了刀尖，而他的眼，却並不看着刀，只是望着徐標，仍然帶着好像有點不好意思的笑容，不過他那種笑容，看在徐標的眼裏，多少有點調侃的意味。

徐標悶哼了一聲，若不是他早有來頭，他此際一定就勢將匕首向前送出去，那人鬧得不好，手上就得帶花，這時徐標只是不想自己隨身佩了二十多年，連洗澡的時候也放在身邊的利刀，隨隨便便就落到人家的手中，所以他手背陡地向後一縮之際，也用上了六七成勁，在他想來，刀身是如此平滑，那人只不過是兩隻手指揑住了刀尖，自己往回一奪，自可奪回來的，可是，就在他手背向後一縮之際，那年輕人仍然若無其事地笑着，而徐標陡地感到手心上，像是被幾十枚並不是十分鋒利的針，陡地一起劃了一下，一股大力，撞了過來，不由自主，五指一鬆，匕首巳到了人家的手中。

那年輕人一奪刀在手，手一揚，將刀尖向上一拋，手法乾淨俐落，瀟洒輕鬆，握住了刀柄，在布包上輕輕一劃，就將布包劃了開來。

這時候，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輩子的徐標，就在當地呆立着，汗水自他的臉上，直瀉了下來。

年輕人將他的匕首奪了過來，看來並不像是什麼惡意，但是徐標却被他奪刀時所用的那一下手法，震駭得像是井裏撈起來的木頭人一樣——僵住了不能動而混身濕透！

徐標想說些什麼，可是硬是不爭氣，喉際像是有什麼東西梗住了一樣，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不過他的心中却很明白，對方剛才那一下手法，那是「內勁」！內勁又叫氣功，是最難練的武功，徐標的授業恩師，曾經再三告誡過他：你的功夫練得很不錯了，三四十個大漢，奈何你不得，可是如果你遇上了練氣功的內家高手，還是差得太遠，除非是抱定了必死之心，不然，對方說什麼，都得聽他的，千萬不能與之動手！

天下內勁，只源出佛道兩門，佛家是達摩易筋經，出自少林！道家是太極氣功，出自武當，還有一支，練的人更少，也出自佛門，屬於密宗。

徐標在出師之後，也會過不少高手，更和不少武學高手，談武論藝，人人都知道內家氣功這回事，可是誰也沒有遇上眞正的內家高手。

徐標再想不到，在一個看來只不過二十歲的年輕人的身上，看到了這種絕世武功！

年輕人巳將布包劃開，包內是一隻四四方方的木箱子，四角全鑲着雲南白銅的包角，他用刀尖將箱子蓋，頂了開來，又轉頭向徐標望來。

徐標也看到箱子蓋頂了開來，可是，他的視綫却十分模糊，一時之間，看不清箱子內的是什麼東西，他心中感到待很怕！是不是剛才那一下，自己巳受了傷呢？

也就在這時，只聽得那年輕人道：「徐爺，敢是這裏太熱了？」

徐標一聽，心中一震，不禁暗叫了一聲慚愧，他看出來視綫模糊，決不是受了內傷，而是驚駭太甚，汗出得太多，淌了下來，將雙眼全都漿住了之故。

徐標鬆了一口氣，連忙順手拉過了一條毛巾來，抹着，一面唯唯地答應着，當他抹乾了汗之後，定睛向箱子中看去，又怔了一怔。那箱子一放在籐几上之際，以徐標的經驗而論，就可以猜到箱子中是金子，可是他却也沒有想到，箱中的金子有如此之多！

（未完）

二期完　俠義傳奇故事／高庸・文　盧令・圖

紅袖刀訣（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何凌風對於被人改造成楊子畏的事，心知其中必有陰謀，但却無從着手偵查。那日，妻兄馮援自千歲府趕來，把楊家祖傳胭脂寶刀及刀訣交還給楊家，何凌風以楊子畏的身份，接過這兩件寶物，料定天波府中必有內奸在覬覦這兩件寶物，遂與馮援商議，施用偷龍轉鳳手法，將眞寶刀刀訣藏起，另換假的寶刀鎖在睡房鐵櫃，翌日，何凌風醒來，發現假寶刀刀訣巳失，立往找馮援，在花園中遇婢女小梅，據稱昨晚馮援曾命她侍候，何凌風怕此時往找馮援，會令他尷尬，遂折轉方向信步花園走去——

一波三疊浪　雲破月星沉

何凌風一邊走一邊回憶昨夜經過，對刀盒失竊的事，不禁深感可疑，幸虧自己洞燭機先，早有了準備，不然，眞要遭歹徒所乘了。

再想到馮援道貌儼然的訓誡，以及適才梅兒的狼狽情形，又不覺好笑，世家子弟，多半放縱，眞正能潔身自愛的又有幾人？

想着走着，不覺來到那天跟馮婉君相偎坐過的山石欖旁。

何凌風站住脚，腦海裏不由憶起當時情景，竟然生出無限愧意。

想想自己糊裏糊塗進入天波府，已經不少時日了，雖說事非出於己願，但自己竊據了別人的名份，佔有了別人的妻子、產業，迄至目今，依然未能查出那些暗中潛匿的歹徒，甚至連眞天波府主人楊子畏的生死下落，也一無所知，怎能不慚愧呢……

正感慨間，忽然聽見那邊花樹後傳來一陣呼呼風响。

那好像金刄破風聲响，又有些像是內家罡氣吐納流動的聲音。

何凌風躡足循聲，繞過樹叢，却見一個人正以掌代刀，獨自在林中演練招法。

那人練的，顯然是一路威勢凌厲的刀法，掌過處，勁風隨起，附近十丈內枝葉紛落，草屑騰飛，掩去了那人的面貌。

何凌風正看得心驚目眩，想不出天波府中，何來如此高人？那人却突然收招喝道：「什麼人在林外偷看？」

他一停下手，週圍枝葉墮地，反而使何凌風更吃了一驚。

敢情，他竟是馮援。

何凌風快步奔進林子，驚異地道：「老大哥，你是什麼時候起來的？」

馮援也驚異地道：「我天沒亮就起身，一直在這兒演練刀法，有什麼不對嗎？」

何凌風道：「那麼，昨天夜裏，老大哥有沒有叫侍女梅兒在掬香榭伴宿？」

「伴宿！」馮援瞪大眼睛，目光中顯然含有怒意，沉聲道：「你把我看作什麼人？我十餘年未近女色，會叫妹妹的貼身侍女伴宿？你以爲我也跟你一樣荒唐？」

何凌風低叫一聲「糟！」一頓脚，回頭便走。

馮援却閃身攔住了他的去路，沉着臉道：「站住！不把話說明白，你就別想走。」

何凌風嘆口氣，道：「老大哥，咱們得趕快回掬香榭去，寶刀和刀譜可能被竊了。」

馮援吃驚道：「怎麼會？我離開的時候還親自查看過……」

何凌風道：「那更糟，咱們快走。」

話未畢，人已飛步衝出林子。

馮援怔了怔，急忙隨後追上……

× × ×

果然不出所料，書櫥下的抽屜已經空了，寶刀和刀譜，都已杳如黃鶴。

何凌風恨恨頓足道：「想不到梅兒那丫頭竟會是內賊，更想不到已被我當面撞見，竟然又放走了她……」

說着，便想呼喚武士追趕攔截。

馮援雖然也很震驚，神情却仍很鎭定，擺擺手，道：「不用追了，即使追到那丫頭也沒有用，對方欲得寶刀和刀譜，早巳處心積慮，籌劃多時，豈會沒有接應的人，東西到手，必然已經傳送出去了。」

何凌風道：「難道東西被竊去，就這樣算了不成？」

馮援肅容道：「當然不，但此時聲張驚衆，徒增困擾，於事無補，你且坐下來，咱們先研討一下經過情形，瞭解對方的佈置，然後設法奪回失物，須知咱們越是不動聲色，對方才越會感到莫測高深，也就越容易露出破綻。」

何凌風無奈，只得長吁一口氣，拉一張椅子坐下。

馮援也坐了下來，道：「現在你先將遇見梅兒的經過情形，詳細告訴我。」

何凌風點點頭，不僅說了清晨的經過，更將近日竊聽到一男一女在花園中密議，以及昨夜回房後和今晨檢視鐵櫃……等等情況，都詳細說了一遍。

馮援靜靜地聽着，沒有岔一句口，直到何凌風說完了，才緩緩說道：「照你所說的看來，對方不僅對咱們的行動瞭如指掌，而且早就佈好了圈套，內有伏奸，外有接應，除你和我之外，竟無一個可以信任的人了。」

何凌風道：「小弟也有此同感，尤其昨夜回房後，鐵櫃鑰匙始終未離床榻，今晨門窗未動，却發現鐵櫃已經被人偷開過，依此推想，連婉君也脫不了嫌疑。」

馮援道：「婉君是你的妻子，又是我的妹妹，怎會暗助外人，我想，偷開鐵櫃八成是梅兒，她是你們的貼身侍女，進出臥房輕而易舉，必然是她先偷開鐵櫃，發覺刀盒內是假貨，再潛來掬香榭窺伺，我却不該臨走時檢視抽屜，使她看出破綻。」

何凌風道：「可是，她若夜間進過臥室，我絕不會毫無警覺。」

馮援搖搖頭，道：「如果她事先在茶水中弄了手脚，甚至在夜宴菜裏下了藥，你又怎會警覺？」

何凌風一楞，竟無詞以對。

馮援道：「所以剛才我說，天波府中，可能已經沒有一個可信任的人，現在我更可以武斷的說，對方安排接應的人手，八成準是你那帮酒肉朋友之一，你承認嗎？」

何凌風低下頭，不能不承認。

馮援又道：「刀譜失竊，暫時還不致對咱們產生太大的威脅，因爲『破雲八大式』，只是你們楊家神刀的招法，並不包括千歲府的『驚虹劍法』變化在內，單憑楊家神刀或驚虹劍法，都不是『香雲府』的敵手，咱們要習練的刀劍合璧陣式，並沒有被對方盜去。」

何凌風心中一動，暗想：聽他的口氣，莫非跟天波府作對的，會是嶺南芙蓉城的「香雲府」……

這念頭剛在腦海中掠過，馮援又接着道：「目下最重要的，是那柄『胭脂寶刀』必須儘快追回，那柄刀本身已具靈性，斬金截鐵，吹髮立斷，若被姓費的得去，正是如虎添翼，咱們要勝他就更難了。」

何凌風道：「他們得到寶刀，只怕早已遠走高飛，怎麼個追法呢？」

馮援想了想，道：「這件事，咱們得分頭進行，你査內奸，我查外應，等一會我就離開天波府，如果婉君問起，你只說我有急事趕回成都去了。」

何凌風道：「老大哥準備往那裏去？」

馮援道：「我想，對方既然化費許多心血謀奪寶刀和刀譜，附近少不得設有指揮聯絡的地方，東西到手，須經層層轉達，由主使的人驗證無誤，還得選個合適的人手，才能携刀上路，至少在目前，東西必然還沒有離開關洛一帶。」

何凌風點點頭。

馮援道：「我走之後，你千萬別動聲色，一切如常，要裝作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一樣，而且要假作輕鬆，立刻吩咐武士，去將你那批酒肉朋友全部請來，喝酒也好，賭錢也好，總之，要一個不漏，全都請到，儘量絆住這些人，別讓他們離開。」

何凌風輕哦了一聲，道：「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是要我絆住他們，以便暗中查證誰涉嫌最重？」

馮援搖頭道：「查證誰涉嫌最重，這是你的工作，我突然離開天波府，只是要對方心生疑懼，不敢冒然將寶刀送走。」

「老大哥要我怎樣查證呢？」

「很簡單，你只要留意兩件事就够了。」

「那兩件？」

「第一，看誰來得最快，對我的去處最關心？第二，賭錢的時候，看誰的心神最不寧，輪錢最多？」

何凌風怔了一下，才恍然笑道：「老大哥不賭錢，原來對賭徒的心情却瞭解很深嘛。」

馮援也笑笑道：「不吃豬肉的人，未必都是回教。」

何凌風道：「萬一那幕後主使的另有其人，咱們在這兒苦心查證，他却帶了寶刀遠走高飛……」

馮援擺擺手，道：「無論他是誰，在沒有弄清楚我的去向之前，絕不敢輕舉妄動，我從千歲府來，是將刀盒鎖在脖子上的，現在東西在他手中，他怎敢掉以輕心。」

說着，站起身來。

何凌風又道：「我和大哥要怎樣聯絡？」

馮援略一沉吟，道：「每日早晚兩次，你設法抽身到花園裏來一趟，我自會來此跟你見面。」

何凌風還想再探問一些關於天波府仇家的綫索，馮援已經飛身出了水榭，匆匆走了。

清晨的花園，薄霧盪漾，寧靜如常。

看起來，天波府仍然如往日一樣平静，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

但何凌風彷彿已從那清新的空氣中，嗅到了一絲血腥味，一場詭密的陰謀，正像逐漸消散的薄霧，開始掀啓了幃幕。

他莫明其妙地置身陰謀中，這些事，本來都與他無關，現在却有如浮沉在漩渦激流，令他感到身不由己，難以自拔。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繼續扮演這個角色，然而，外來的情勢和內心的好奇，竟逼迫他不得不繼續扮演下去，時至今日，他已經欲罷不能了。

× × ×

從掬香榭回到上房，一踏脚進房門，何凌風怔住了。

馮婉君業已起床，正坐在鏡枱前梳頭。

替她梳頭的，竟是梅兒。

這丫頭好大膽，盜竊寶刀和刀譜，謊誣馮援強命件宿，居然還沒有逃走？

非僅沒逃，見了何凌風，居然還神態自若，斂衽施禮，笑着道：「爺，您早！」

何凌風打心底冒起一股怒火，重重哼了一聲，本待發作，忽又想起馮援臨行的叮囑，只得把湧到喉嚨的話，再嚥了回去。

馮婉君從鏡中望見，愕然回頭道：「你是怎麼啦？一大清早，在跟誰嘔氣？」

何凌風自顧在床沿坐下，沒有回答。

馮婉君詫道：「究竟是怎麼回事，爲什麼不說話？」

何凌風望望梅兒，忽然嘆了一口氣，道：「你大哥走了。」

馮婉君就像被針戳了一下，猛古丁跳了起來，尖聲道：「什麼，大哥走了？什麼時候走的？」

何凌風道：「剛走不到半個時辰。」

馮婉君道：「他爲什麼突然要走呢？」

何凌風又望望梅兒，又嘆了一口氣，道：「不知道。」

馮婉君道：「你也沒問問他？」

何凌風道：「問過了，他只說有急事要趕回成都去，却不肯說是什麼急事。」

馮婉君道：「這是甚麼話？他千里迢迢從千歲府來，還有什麼事比刀劍合璧陣式更緊急重要，再說，咱們兄妹才見到一次面，眞有急事要走，也該面告我一聲……」

何凌風沒開口，只用眼角餘光偷瞥梅兒，却見梅兒神色鎭定，絲毫不顯異樣。

馮婉君也發現何凌風正頻頻注視梅兒，輕哦一聲，忙問道：「梅兒，昨天是你侍候舅老爺的，莫非有什麼地方開罪了他，他才一早就生氣走了？」

梅兒道：「沒有啊，昨天舅老爺還叫我把包袱裏的衣裳取出來洗乾淨，說這次可能要多住些時間哩。」

她說這話，臉不紅，聲不顫，神情如常，絕對看不出有半句虛假。

何凌風不禁暗想，馮援推測果然不錯，看來這丫頭被人收買的事，婉君並不知道，我現在且不當面拆穿你的謊話，但你若以爲何某人好瞞騙，那就打錯主意了。

於是，故意長吁一聲，站起身來，道：「反正人已經走了，何必耗神去猜想什麼原因，昨天好好一場聚會，手氣正旺，硬被大哥攪散了，梅兒，你去吩咐一聲，叫人分頭去請各位好友，要他們儘快些來，重續昨天未完之會，還是原班人馬，一個不准缺席。」

馮婉君道：「大哥可能就是被你昨天的事氣走了的，你就不能安靜一天嗎？」

何凌風道：「這些日子悶得發慌，難得有此興緻，賢德夫人，妳就別潑我冷水，讓我痛痛快快玩一場，行不行？」

馮婉君搖頭輕嘆道：「好！好！我不管你，可是你自己也得有點分寸，玩歸玩，也別忘了練功的正事。」

何凌風道：「我知道，祇玩這一場，以後我一定收心，好好練功。梅兒，還不快去傳話。」

梅兒答應着，下樓而去。

何凌風又嬉皮笑臉，纏着馮婉君「膩」了一陣，才起身下樓。

不一會，梅兒傳過話回來覆命。

何凌風見附近並無旁人，便沉下臉來，正色道：「梅兒，現在夫人不在，我要問問你，你究竟什麼地方，開罪了舅老爺，把他氣走了的？」

梅兒張大了眼睛，連連搖頭道：「我……我沒有呀！我眞的沒有……」

何凌風道：「那爲什麼你一清早從掬香榭回來，舅老爺突然就決定要走了？」

梅兒愕然道：「爺！你說什麼？誰一清早從掬香榭回來……我聽不懂。」

何凌風冷冷笑道：「我當面撞見你的，怎麼？你居然不承認了？」

梅兒瞠目結舌，滿臉驚愕之色，吶吶地道：「爺撞見我怎麼啦？婢子眞的不懂爺說些什麼？」

何凌風道：「好，你一定要裝蒜，我就直說出來，告訴夫人，看你臉往那兒放。」

梅兒眼中淚光轉動，突然屈膝跪倒，哽聲道：「婢子做了什麼錯事，求爺說明出來，婢子眞的不知道。」

何凌風道：「我問你，昨天晚上，你睡在什麼地方？」

梅兒毫不思索道：「當然在房裏。」

何凌風冷冷道：「我知道是在房裏，我問的是在你的臥房？還是掬香榭的書房？」

梅兒的臉上，忽然飛現一朵紅雲，吃驚道：「爺這話是從何說起？婢子我……」

何凌風截口道：「從何說起？就從你口裏說起，今天一清早我在樓門口遇見你，你自己對我怎麼說的？」

梅兒道：「爺！今天一清早，你在樓門口遇見過我？這是眞的嗎？」

何凌風道：「眞不眞你自己心裏明白，當時你頭髮蓬鬆，衣衫不整，我問你從什麼地方來，你告訴我，是舅老爺命令你在掬香榭件宿，可有這回事。」

梅兒沒有回答，却「哇」地一聲，掩面痛哭起來。

何凌風道：「現在哭有什麼用？舅老爺多喝了幾杯酒，一時糊塗，這很有可能，你身爲下人，不敢峻拒，也情有可原，我好心替你隱瞞，如今你倒假撇淸，這却太不應該了。」

梅兒熱淚滿面，連連搖頭道：「爺，我沒有，爺一定看錯人了，我眞的沒有……」

何凌風道：「到現在你還不承認？」

梅兒大哭道：「婢子是夫人的丫環，再糊塗，也不會做出這種事，爺若不相信，可以去問小蘭，昨天晚上婢子整夜跟她在一起，求爺明查……」

正哭着，馮婉君已聞聲從樓上趕來，喝道：「什麼事，鬼哭神嚎的？」

梅兒一把抱住馮婉君的雙腿，哽咽道：「夫人，請替婢子作主。」將大略情形，唏噓述說了一遍。

馮婉君沉着臉道：「七郎，你這是什麼意思，一個女孩子家，名節最重要，你怎麼無中生有編出這種莫名其妙的事來？」

何凌風急道：「我說的句句是眞話，這的的確確是她親口對我說的，馮大哥就是爲了這件事才走，我只想問問經過情形，並沒有責怪她，誰知她竟不肯承認了。」

馮婉君道：「可是，我大哥一向志切武功，從不好女色，豈會做出這種荒唐事。」

何凌風道：「但話是她自己說的，我跟她無怨無仇，怎會憑空揑造誣陷她？」

馮婉君略一沉吟，道：「這很容易查明，去叫小蘭來對證。」

不片刻，小蘭來了。

當她瞭解是怎麼一回事以後，却堅決地道：「昨天晚上，梅兒姐姐確實跟我在一起，半夜我起來如厠的時候，還看見她，今兒早晨，也是我叫醒她去侍候夫人梳頭的。」

馮婉君掃了何凌風一眼，冷冷道：「你聽見了嗎？還有什麼話說？」

何凌風沒有開口，只木然呆望着梅兒，已經傻了。

他絕不相信自己會看錯人，却又不能否定眼前事實。

除非天波府中有兩個梅兒。

再不然，就是有人假扮梅兒，從中行事。

但，後府上房的丫環僕婦不下十餘人，隨便假冒一個都很方便，爲什麼單單要假扮梅兒呢？

就算假冒梅兒是爲了行事更方便，又何須用「件宿」作爲藉口？

何凌風眞被這些謎團攪弄糊塗了。

不過，有一件事他很明白，那就是梅兒和小蘭之中，至少有一個在說謊，甚至兩人根本是串通一夥，都在說謊……

這時候，恰好前廳傳報，已有客人到了。

何凌風借此脫身，暫且把梅兒擱在一邊。

× × ×

長耳小田，永遠是善體人意的聰明人。

所以，他來得最早，一得到消息，便快馬趕到了天波府。

見了面，田伯達笑得連嘴都閤不攏來，眉飛色舞地道：「這眞是天大的好消息，子畏兄，說句良心話，昨天夜裏小弟眞替你整整担心了一晚上，令舅兄的脾氣，咱們又不是不知道，昨天場子散了，咱們倒無所謂，楊兄一定少不了嘔氣，怎麼樣，你們郎舅倆該沒有鬧得不愉快吧？」

何凌風笑道：「也沒什麼，挨一頓訓，嘮叨幾句是難免的，他總不能殺了我。」

田伯達道：「那就好，誰叫他是嫂夫人的兄長，年紀又比咱們大，聽他幾句話，少不掉一塊肉，讓他訓去好了。」

何凌風道：「幸虧他有急事，今天一早就走了，咱們趁此機會，重續前會，大夥兒再好好熱鬧幾天。」

田伯達道：「這是老天爺可憐小弟，昨天手氣太壞，輸了不少，今天可得連本帶利扳回來。」

話鋒突然一轉，接着道：「令舅兄這次遠從千歲府來，想必有什麼重要事故吧？」

何凌風道：「沒有什麼大事，他已經好幾年沒見到內子，只是來探視探視叙叙親誼。」

田伯達道：「那就該多盤桓幾天，爲什麼又匆匆走了呢？」

何凌風聳聳肩，道：「誰知道？反正他是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全看他高興。」

田伯達道：「小弟有一句話，也許是杞人憂天，却又並非絕不可能，說出來，子畏兄別介意。」

何凌風道：「請說無妨。」

田伯達低聲道：「小弟認爲，咱們要聚會盡歡，最好能換一個地方。」

何凌風道：「爲什麼？」

田伯達道：「說實在話，小弟懷疑令舅兄是否眞回成都去了，萬一他老哥是存心試試你，來一個去而復返，咱們沒什麼，楊兄又得受訓嘔氣了。」

何凌風笑道：「不會的，他是眞的走了，絕不會再回來，儘管放心吧。」

田伯達道：「楊兄怎能確定不會？」

何凌風故意沉吟了一會，才低聲道：「這本是我家的私事，告訴了你，你千萬可不能告訴別人。」

田伯達忙道：「子畏兄，咱們是何等交情，難道你還不相信我田某人。」

何凌風點點頭，道：「我當然相信你，不過，事關家醜，實不足爲外人道，我只能透給你一點消息，咱們這位舅兄是爲了一件荒唐事，被羞走了的。」

田伯達道：「噢？」

何凌風笑道：「老實告訴你吧，他看中了府裏一個小丫頭，被我無意間撞破，臉上掛不住，才匆匆走了。」

田伯達訝然道：「這倒眞想不到，看起來，他一派道貌岸然，原來竟是個風流人物。」

何凌風道：「所以，我要你儘管放心，現在就算拿八人大轎去接他，他也不好意思回來了。」

兩人低語到此，忍不住哈哈大笑。

門外進來一個人，接口道：「誰說不好意思，我這不是又來了麼？」

進來的是關洛劍客羅文賓，混身勁裝，手裏還提着飛雁，野兎等獵物，一進門就大聲笑道：「馮老大走啦？這眞是天從人願，小弟正在圍獵，聽到好消息，連衣服都顧不得換就趕來，這點野味權當賀禮，大夥兒暢飲幾杯，快擺桌子開場。」

田伯達連忙迎着道：「羅兄先別高興太早，今天手風變了，再不會像昨天那麼興旺嘍，羅兄昨天贏的，今天只怕都要吐出來。」

羅文賓笑道：「行，輸贏算什麼，只要有玩的，輸幾個錢，强煞悶在家裏摟娘們。」

正說笑，狐朋狗友陸續而至，大家都像地獄裏放出來的餓鬼和賭鬼，一叠聲催促拉枱子擺酒開賭。

何凌風默查人數，果然跟昨天在場的一個不少，反而多了幾個昨天沒湊上熱鬧，今天都聞風齊集。

當下便高聲宣佈道：「小弟邀約各位，有兩個原因必須當衆公佈，其一，自然是爲昨天敝舅兄的失禮，向各位好友深致歉意……」

衆人都笑道：「自家兄弟，說這些幹什麼，子畏兄今天怎麼跟咱們客氣起來啦。」

何凌風道：「雖是知交，禮不可廢。尤其這第二個原因，小弟說出來，還希望各位知交好友成全。」

衆人道：「你儘管說吧，只要辦得到的，誰不幹誰是大家的兒子。」

何凌風笑笑道：「諸位的盛情，小弟這裏先謝了，這件事，是小弟的私事，皆因家舅兄遠道前來，有所囑咐，必須開始習練一種家傳武功，今後或許很少有機會再跟諸位長日相聚了。」

說到這裏，滿室一片嗟吁聲。

有人道：「練武歸練武，遊樂歸遊樂，楊兄何須因噎廢食，疏遠了好朋友。」

有人道：「知己相聚，何等歡暢，咱們誰不練武，這也碍不着喝酒賭錢呀？」

又有人道：「楊兄究竟要練什麼神功秘技，連朋友都無暇交往了？」

衆人議論紛紜，都有疑惑之色。

何凌風一拱手，道：「小弟的意思，並非說從此與朋友斷絕來往，只是有一段時期，可能閉關練功，缺少餘暇交遊，不過，爲了補償今後疏於相聚，從現在起，咱們預先作一場盡歡，今日之會，誰也不能中途脫身，誰也不准找藉口逃席，一定要玩到大家盡興才能停止，小弟已經吩咐府中武士，聚會未散之前，决不讓各人任意離府，同時，厨下已經準備了流水席，咱們要日夜不停的吃喝玩樂，最少要痛玩三天三夜。」

在場莫不是紈袴子弟，聽了這話，頓時忘了以後的事，一齊叫起好來。

大家都覺得這辦法既新鮮，又過癮，能夠日以繼夜狂賭爛醉，今生夫復何求！

於是，酒宴盛開，賭枱擺妥，衆家哥兒們興高采烈入了席。

何凌風特別留意田伯達，發現他雖然也隨衆附合，參與了喝酒賭錢，却不時蹙眉輕吁，顯得有些心神不寧的樣子。

田伯達到得最早，對馮援的去因也最關心，難道那暗中接應的人，竟會是他？

何凌風不期然又想起小翠的死，鳳凰院龜奴和吳嫂的被殺滅口……事事皆跟田伯達有關，心裏越發滋生出重重疑雲。

從各種跡象推斷，田伯達縱然不是盜刀者主謀，至少已被對方收買，那天在掬香樹外，跟綠衣女偸會商議的人，很可能就是他。

× × ×

賭局開始不久，田伯達果然大輸。

何凌風故作關切，含笑拍拍他的肩頭，道：「小田，手氣不順，歇歇手吧。」

田伯達搖了搖頭，把莊讓給了羅文賓，站起身來。

何凌風也借故離局，跟着田伯達走出屋外，低問道：「輸了多少？」

田伯達苦笑道：「不多，總有十萬出頭吧，今天，不知道爲什麼，連推七莊，把把抓鱉十。」

何凌風笑道：「沒關係，十來萬銀子，一莊就翻囘來，如果本錢不够，儘管跟我說。」

田伯達道：「這點錢小弟還輸得起，只是牌風太氣人，叫人輸得心裏窩囊。」

何凌風道：「我瞧你神情恍惚，好像有什麼心事的樣子？」

田伯達似乎吃了一驚，急道：「沒有呀！莫非楊兄看出我有什麼失儀的地方？」

何凌風道：「那倒沒有，我只是覺得你有點顯得神不守舍，未能全神貫注在賭桌上。」

田伯達突然輕哦一聲，笑道：「不錯，經楊兄這麼一提，小弟也領悟過來，其實這算不得什麼心事，小弟只一直在想着楊兄先前說過的一句話，心裏總覺得有些難過。」

何凌風道：「是嗎？我說的什麼話？」

田伯達道：「我這個人，交遊雖廣，却最不擅逢迎奉承，說句良心話，在這許多朋友中，小弟只感到跟楊兄最投緣也最敬佩楊兄。」

何凌風笑笑，沒有開口。

田伯達道：「所以，聽楊兄當衆宣稱，準備閉關一段日子習練武功，小弟竟忽然有依依難捨的感覺。」

何凌風笑笑道：「那也是不得已的事，好在要練的是家傳武功，閉關日子，相信不會太久。」

田伯達正色道：「子畏兄，請恕我說句冒昧的話，你們天波府的遭遇，小弟雖是局外人，也略知一二，朋友交往固重要，習練神功重振家聲，更是正事，楊兄可千萬疏忽不得。」

何凌風聽到「重振家聲」四個字，心頭突然一動，忙趁機問道：「小田，對寒舍的事，你知道多少？」

田伯達道：「從前令兄當家的時候，小弟與府上不大交往，只是聽外界傳聞，大略知道一些而已。」

何凌風道：「噢！外面傳說些什麼？」

田伯達道：「也不外關於令兄在羅浮刀會上受挫，携刀遠赴千歲府求親納采的事。」

何凌風輕唔了一聲，暗想：果然不出所料，旣稱「羅浮刀會」，地在嶺南，必定跟芙蓉城有關了。

心裏想着，故意嘆了口氣，低頭不語。

其實，却是等待田伯達繼續說下去。

田伯達滿臉關切之色，果然接着道：「子畏兄，咱們可說是一見投緣，承你不棄，拿我當知己相待，所以我要勸勸你，以你們天波府的家傳刀法，再加上無堅不摧的胭脂寶刀，論理，不致於在羅浮刀會上落敗，更不會敗得那麼慘，你可知道令兄落敗的原因？」

何凌風那會知道，只好搖頭不語。

田伯達又道：「令兄之敗，絕非技不如人，而是敗在一個字上。」

何凌風猛可抬頭，道：「什麼字？」

「色。」田伯達神情凝重地道：「女色的色字，令兄當時血氣方剛，中了對方的美人計，不僅洩漏了『破雲八大式』刀法奧秘，臨陣之前，更遭受了暗算，才落得將『天下第一刀』的金匾，拱手讓給香雲府。」

香雲府！果然是嶺南芙蓉城的香雲府。

何凌風說不出是驚喜？還是振奮？忙道：「小田，這些事你怎麼會知道？」

田伯達笑了笑，道：「這雖然是樁秘密，却瞞不過我長耳小田，老實告訴你吧，這是一位武林前輩私下透露出來的，當時，那位前輩也親身參與了羅浮刀會，親眼看見令兄失手落敗，業已心有所疑，後來暗加查探，果然證實所疑不假。」

何凌風道：「但這件事，家兄並沒有告訴過我。」

田伯達道：「他誤中美人計，如何好意思向你啓口，不過，令兄在臨去世前的種種安排，已經說明他的心情了。」

何凌風道：「哦？」

田伯達說道：「令兄以胭脂寶刀爲采，親赴千歲府替你求親，便是想以千歲府的劍法，彌補破雲刀法的缺點，同時，也希望因婉君姑娘的美慧，約束你的生活，不致再陷他當年覆轍。」

何凌風囘想馮援的口吻，不得不承認田伯達的話，句句皆是實情。

使他不解的是，田伯達爲什麼要告訴他這些？如果田伯達是香雲府的人，尤其不該揭露這件秘密。

田伯達見他默然無語，又以規勸的語氣道：「子畏兄，這些日子咱們只顧遊樂，的確荒廢了正事，如今亡羊補牢，時未爲晚，朋友有勸善規過的責任，希望你等這次聚會以後，好好振作起來，爲了天波府聲譽，爲了令兄遺志，千斤重擔，都在你的肩上。」

何凌風點點頭。

田伯達忽然低聲道：「像上次涉足鳳凰院的事，今後可千萬注意，那或許就是香雲府佈置的陷阱。」

何凌風悚然一驚，正想開口，羅文賓却適時尋來，大聲道：「你們躲在這裏商議什麼花樣？快入局去，現在老秦推莊，手風正順，大夥兒都罩他不住了。」

田伯達立刻換了一副臉色，笑道：「哦！老秦居然抖起來啦？這眞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走！看我田某人去收拾他。」

三個重囘賭局，何凌風已無心下注，勉强應付了一會，看看天色已經薄暮，便抽身出來，轉囘後府花園。

馮援約的是早晚兩次晤面，並沒有確定在什麼時刻，何凌風匆匆在花園裏尋了一遍，未見人影，正感焦急，忽然聽見夜風中飄來一陣人語聲。

何凌風停身處，是在馮援晨間練功那片林子邊沿，人聲由林中隨風送出，好像是兩個人在林內低語，說些什麼，却聽不眞切。

細辨，也只能分別那是兩個女人的聲音。

何凌風本想喝問是誰，但轉念間又忍住了，爲免打草驚蛇，也並不進林子裏去，只提一口氣，飛身掠上附近一棵較大的樹枝，隱身枝幹，靜靜等待着。

過沒多久，語聲停止，却傳來細碎脚步聲響。

兩個女人正相偕由林中走出來。

何凌風居高臨下，屏息以待，目覩二女從樹下走過，才看清竟是梅兒和小蘭。

梅兒手臂中，挽着花籃，裏面有幾株夜合

花。

小蘭肩上抗着花鋤，鋤上還留着新土。

看模樣，兩人是來種花的，但種花何須在夜晚？更不必將花種在樹林子裏。

而且，兩人行動顯得很詭密，出林之前，先探頭向外張望，待確定附近無人，才快步奔了出去，一出林外，又放慢了脚步。

只聽梅兒悄聲說道：「咱們就在這兒分手吧，記住叫他子夜以後來，千萬要當心。」

小蘭道：「知道了，你自己也要多加謹愼，別再被人撞見了。」

兩人在林邊分手，梅兒往東，繞向上房，小蘭却往西，奔向後園園門。

何凌風決定跟踪小蘭，看看她去找什麼人，剛想溜下樹幹，冷不防頭頂突然伸下來一隻手，一把拉住了他的後衣領。

駭然一驚，急抬頭，原來是馮援坐在樹頂密葉中。

他先前掠上樹幹時，毫未發覺樹上已經有人先到了，不禁暗叫慚愧，忙啞聲道：「老大哥也看見那兩個丫頭了嗎？」

馮援點點頭，道：「我比她們來得早，自然看到了。」

何凌風道：「可曾看見她們在林子裏鬼鬼祟祟幹什麼？」

馮援道：「在掩埋一件東西。」

何凌風道：「埋東西？埋什麼東西？」

馮援道：「是什麼東西，倒沒看仔細，不過——」

突然露齒一笑，接道：「如果咱們運氣不錯，那很可能就是咱們要的東西。」

何凌風失聲道：「胭脂寶刀？」

馮援笑着點點頭，道：「其實，咱們早應該想到了，今天清晨那丫頭被你無意中撞見，手裏並沒有東西，當時天色已明，外間無法接應，她們根本沒有機會將東西偷運出去。」

何凌風擊掌道：「對，如果寶刀已偷運出府，她們也早已遠走高飛，不會還冒險留在府中。」

馮援道：「她們發現刀盒內是假貨，本沒有想到會那麼容易再將寶刀偷到手，後來由我一時疏忽，洩露了藏刀的地方，才被她們得去，當時已來不及傳運，只有先埋藏起來。」

何凌風道：「可是，她們臨時要埋藏寶刀，理應埋在掬香樹附近，怎會捨近求遠，埋在樹林中？」

馮援笑道：「這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她們原來一定埋藏在掬香樹附近，但那裏是水邊曠野，挖取不便，才趁夜移到樹林裏來。」

兩人幾經推敲，已確定胭脂寶刀仍未離開天波府，必然被梅兒和小蘭埋藏在樹林內。

何凌風大感振奮，道：「這眞是上天保佑，老大哥，咱們先把寶刀起出來，然後守株待兎，等他們今夜子時來取刀時，將他們一網成擒。」

馮援也欣然同意，並且叮囑道：「等一會取囘寶刀以後，你仍囘前廳去，不要露聲色，咱們不僅要取囘寶刀，更要查出那幕後主使的人。」

何凌風道：「小弟已經留意觀察，以種種跡象推測，田伯達涉嫌最重。」

於是，便把前廳情形，大略說了一遍。

馮援聽完，並未表示意見，逕自滑下大樹，入林尋覓埋刀之處。

他被人戲呼「馮猴子」，不僅外貌像猴子，登樹攀枝，也跟猴子一樣靈活，穿林越樹，無比敏捷。

沒費多大工夫，便順利找到林中有一堆腐葉，顯然被人動過。

馮援雙手掄動，扒開腐葉，下面果然是新翻的泥土，而且，還覆蓋着一幅絲絹，用作記號。

何凌風道：「就是這裏了，老大哥請稍待片刻，我去取一柄鐵鏊。」

馮援道：「區區泥地，何需鐵鏊。」

十指屈張如爪，硬挿進土中，輕輕一提，已挖起一大塊泥土。

他用徒手掘地，竟似比鐵鏊鋤頭還要方便，不多久，便掘了一個土坑。

果然，泥中埋着一隻長形油布包裹。

馮援仰面長吁，道：「曠世神物，失而復得，這是令兄英靈護佑，也是天意註定天波府該當振興了。」

何凌風却凝目注視着那隻油布包裹，道：「老大哥且慢慶幸，這包裹只怕有些不對。」

馮援道：「哦？」

何凌風道：「包裹若在泥土中掩埋了一天，再挖出來，總有潮濕痕跡，而這油布却乾燥如新，分明是剛埋進土裏……」

沒等他把話說完，馮援已匆匆解開了油布包裹。

包裹中的確是一柄刀。

不過，那並非「胭脂寶刀」，而是一柄普通的厚背薄刄單刀。

馮援怒哼道：「這兩個狗賤人，竟敢跟咱們玩這套掉包的詭計。」

何凌風沉吟道：「可是，她們怎會預知咱們要來，事先就準備了這柄單刀？」

馮援道：「這兩個賤人原來是趁夜來取寶刀的，突然發現你也在園中，才臨時想出這條移花接木的計謀，故意弄一柄刀埋在林子裏，趁咱們在此地挖掘，她們却趁機去取寶刀脫身逃走，天波府中，隨時想弄一柄單刀，那還不容易嗎。」

何凌風道：「如果……」

馮援道：「別如果了，好在爲時尚未晚，胭脂寶刀一定仍在掬香樹附近，咱們這就追去，可能還來得及。」

他急怒之下，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掬香樹，餘音未落人已像一陣風似的衝出了林子。

何凌風只得緊跟在後面。

可是，出林不久，何凌風却一把拉住了馮援的衣袖，低聲道：「老大哥，請等一等。」

馮援停步道：「等什麼？」

何凌風回顧一眼，並不回答，只是拉着他重又閃入林子裏。

馮援詫道：「你究竟在弄什麼玄虛，須知時間急迫，不能再躭誤。」

何凌風搖搖手，啞聲道：「小弟總覺得其中另有蹊蹺，老大哥不妨去掬香樹附近查看查看，但千萬別暴露身形，小弟仍然守候在這座林子裏。」

馮援道：「你守在這兒幹什麼？」

何凌風道：「小弟始終有個預感，那胭脂寶刀除非不在天波府了，如在，很可能仍在這座林子裏。」

馮援想了想，道：「好吧，你就留在這兒，我去掬香樹，如果那邊沒有什麼發現，我會立刻趕囘來。」

何凌風鬆開手，目送馮援出林而去，忙轉身仍舊囘到埋刀土坑邊。

他先將那柄單刀放囘坑中，然後小心翼翼掩塡泥土，重新鋪上絲絹和樹葉。

一切都已恢復原狀，何凌風才飛身掠上附近樹頂，用枝葉掩遮住身體，靜靜地等待着。

等什麼，他自己也說不出來，然而，他却像一個守株待兎的獵人，顯得很有耐心，也很有信心。

半盞熱茶時間過去了，一點動靜都沒有，馮援也沒有囘來。

何凌風仍然動也不動坐在樹上，凝神傾聽着附近音响。

又過了半盞熱茶光景，四週寂靜如死，毫無動靜。

何凌風開始有些焦急了——倒不是爲了自己推斷錯誤感到失望，而是爲馮援一去不返暗暗担心。

就在這時候，「颼」！一聲輕响，樹下突然多了一個人。

來人出現得實在太快，風聲，人影，幾乎是同一瞬間來臨，風聲入耳，人已站在樹下，事先竟沒有絲毫徵兆。

何凌風嚇了一跳，險些由樹上跌落下來。當他看清來人的衣着和面貌，更差一點要驚呼失聲。

那人一身鵝黃色衫裙，赫然竟是馮婉君。

× × ×

馮婉君神色有些慌張，顯然並未注意到樹上有人，目光疾射，直奔埋刀處，同時，從袖中拔出一柄鋒利的匕首，匆匆挖掘起來。

何凌風本想呼喚她，見了這種情形，忙又忍住。

因爲馮婉君不僅神色慌張，鬢髮衣衫也顯零亂，而且左肩後部衣破現血，分明負了傷。

她怎麼會負傷？又怎麼知道埋刀的所在？她爲什麼如此慌張？急於想挖掘什麼……

這些疑問，很快就獲得了答案。

馮婉君運刀如飛，片刻，已將那柄油布包着的單刀挖掘出來。

但她連看也沒看，順手拋到一邊，又繼續向下挖。

不多久，竟然又從土坑中挖出一個包裹。

何凌風眼中一亮，他一眼就認出，那正是昨晚收藏胭脂寶刀的包裹。

原來梅兒和小蘭埋藏的果眞是胭脂寶刀，只不過，她們在土坑上層，多埋了一柄普通的單刀而已。

除非親眼目覩，誰會想到土坑中居然埋着兩柄刀？

何凌風想不到。

精明如馮援，也同樣沒有想到。

馮婉君怎麼會知道呢？

看情形，她不但早已知道埋刀的事，梅兒和小蘭分明就是受了她的指使……

何凌風心念電轉，雖然感到很震驚，多日來的疑團，却豁然解破，一長身，從樹頂飄落地上。

馮婉君正扯去刀鞘外的包布，突見何凌風出現，頓時臉色大變，忙不迭倒退兩三步，將胭脂寶刀轉藏身後。

何凌風朝她露齒一笑，道：「想不到我會在這兒吧？」

馮婉君左手握刀仍藏在背後，却用手拍拍自己胸口，長吁了一口氣，强笑道：「嗄！眞是沒想到，七郎，你嚇了我一大跳。」

何凌風微笑道：「姑娘，咱們之間的稱呼，好像應該改一改了。」

馮婉君道：「爲什麼？」

何凌風道：「因爲你並不是馮婉君，你也知道我並不是楊子畏，咱們這一場假鳳虛凰的戲，演到現在，難道還不該落幕嗎？」

馮婉君道：「我聽不懂你的意思。」

何凌風向前逼近一步，低聲道：「這有什麼不懂？你們目的是盜取胭脂寶刀，本來與我無關，但你們不該千方百計把我牽連進來。」

馮婉君身軀微震，目光凝視着何凌風的臉，既未承認，也沒有否認。

何凌風得意地道：「想起來，我眞傻。這些日子，我幾乎眞以爲自己就是楊子畏呢，直到剛才不久，我還以爲你眞的就是馮婉君，現在總算弄明白了，不過，姑娘，你能大膽冒充天波府的女主人，而且扮得維妙維肖，連馮大哥都被你瞞過，這份計智膽識，令人不能不佩服。」

馮婉君眨眨大眼睛，惑然道：「七郎，你在胡說些什麼？莫非你的老毛病又發作了？」

何凌風笑道：「不錯，可能是我的老毛病又發作了，但這一次，幸虧有一位好大夫在此地，姑娘，你只要把胭脂寶刀交出來，咱們一塊兒去見馮老大，誰有病誰沒病，他一定有辦法診斷明白。」

馮婉君道：「你說什麼胭脂寶刀？哪兒有什麼胭脂寶刀？」

何凌風道：「就是你藏在背後那一柄，姑娘，咱們總是夫妻一場，還是由你自己交出來吧，等我用强動手，那就太沒有夫妻情義。」

馮婉君伸出左手，手舉着刀鞘，道：「你說這柄刀，就是胭脂寶刀麼？」

何凌風道：「難道不是？那刀鞘外包着的布我還認得，還有刀柄上的珊瑚字……」

馮婉君嘆了一口氣，掉轉刀鞘，送向何凌風面前，道：「你一定要說它是胭脂寶刀，那就自己拿去看看吧。」

何凌風道：「哦？我倒要仔細看看，難道眞會看錯……」

他的手剛接住刀鞘鞘尾，才發覺看錯的不是刀，而是人。

馮婉君遞刀時，是將鞘尾朝向何凌風，刀柄對着自己，當何凌風伸手接住刀鞘，她順勢翻掌，已握住刀柄。

「錚」的一聲响，寒光耀眼，刀鋒出鞘。

何凌風只覺脇下一凉，急忙鬆手倒退，腰腹間已被劃破七八寸長一道裂口，衣破肉綻，鮮血湧出。

馮婉君右手一抄，刀鞘重入掌中，望着何凌風冷冷一笑，道：「念在夫妻情分，我破例刀下容情，留你一條性命，可是，你最好別對馮猴子說出自己的眞正身份，他若追問起楊子畏夫婦的下落，那時你就百口莫辯了。」

說完，還刀入鞘，轉身而去。

何凌風踉蹌追了兩步，傷口鮮血迸流，業已從指縫間直冒出來，喉頭灼燥，如被火燒，人也昏昏欲倒。

他情知已無力追敵，只得提足全身力氣，高叫道：「馮大哥……馮大哥……」

沒聽到馮援的回應，人已頹然跌倒地上。

× × ×

不知道過了多久，也不知道以後又發生了些什麼事。

當何凌風矇矓中聞到陣陣花香，睜開眼睛，才知道自己又躺在掬香榭水閣中。

床邊椅子上，坐着一個盛裝少婦，正低頭綉一幅鴛鴦枕巾。

從側面看去，赫然竟是馮婉君。

何凌風一驚，險些從床上直跳起來。

可是，他剛剛撐起上半身，腹部一陣劇痛，又痛哼着跌回枕上。

聲音驚動椅上的馮婉君，連忙放下綉巾，轉過身來，含笑道：「七郎，醒了麼？快安靜些躺着，別弄裂了傷口。」

何凌風瞪眼望着她，目光中全是驚駭憤恨之色，就像見到一個猙獰可怖的鬼怪。

馮婉君却對他嫣然一笑，輕輕替他壓了壓被角，道：「幹嘛這樣瞪着我，難道不認識我了嗎？」

何凌風哼道：「你這妖婦，居然還有膽量留在這兒！」

馮婉君道：「我爲什麼不能留在這兒？這是天波府，是我們的家……」

「哼！」何凌風眞恨不得向她臉上重重吐

一口濃痰，切齒道：「你東西已經到手，爲什麼還不走？你以爲我眞的不敢把秘密對馮大哥揭破？」

馮婉君一點也不生氣，只平靜地道：「七郎，你的瘋病又發了。」

何凌風怒道：「你才瘋病發了，告訴你，我要——」

馮婉君道：「你要說什麼？對誰說？七郎，我勸你還是安靜點的好，現在，大家都知道你有病在身，無論你說什麼，都不會有人相信的。」

何凌風道：「我要把一切全掀出來，胭脂寶刀被你盜去，我的傷，也是你下的毒手。」

馮婉君淡淡一笑，道：「隨便你怎麼說吧，反正大哥什麼都知道了，胭脂寶刀是被梅兒和小蘭盜的，你的傷，是傷在一個幪面人手中，幸虧我及時趕到，才救了你一命，爲救你，我也受了一點傷，以致被那幪面人逃脫了。」

何凌風道：「但梅兒和小蘭却是受了你的指使，至少，她們都是你的貼身丫鬟，你怎麼也不能推說全不知道。」

馮婉君道：「不錯，她們是我的貼身丫鬟，但並不是我從千歲府帶來的，她們被外人收買，我又有什麼責任？」

何凌風道：「哼！她們遲早逃不出馮老大的手掌心，只要捉住一個，就不難審問出實情來。」

馮婉君聳聳肩，道：「可惜她們永遠不會被捉住了。」

何凌風道：「你憑什麼敢斷言？」

馮婉君道：「因爲，她們昨天晚上已經在掬香榭附近被殺滅口。」

何凌風道：「是你下的毒手？」

馮婉君道：「當然不是我，殺人滅口的兇手是由前廳進來的，而且是個男人，大哥就是爲了追趕兇手，才沒能及時回到林子裏去。」

何凌風道：「他一定查出兇手是誰了？」

馮婉君聳聳肩，道：「他本來應該查到的，可惜太急躁，你那批狐朋狗友對他又太畏懼，結果，除了攪散賭局，什麼也沒查到。」

何凌風道：「那他人呢？」

「喏！」馮婉君向窗外呶了呶嘴，道：「他對胭脂寶刀一直不肯死心，認定東西還在花園內，從昨天半夜起，就親自帶着人在花園裏挖掘，到現在還沒有休息，可憐掬香榭附近那些花草，都被他糟塌了。」

何凌風仰起頭，從窗口望出去，不禁廢然長嘆了一口氣。

掬香榭週圍人影幢幢，鋤鍪紛飛，馮援正親自督促着十餘名武士，在園子裏挖掘「胭脂寶刀」。

何凌風恨恨地道：「只要馮老大還在天波府，你就完定了，我會把所有秘密，全部向他揭露。」

馮婉君笑道：「你不會的，那樣做，對你沒有絲毫益處，反而會惹來無窮麻煩，何況你已經生過一次瘋病，你的話，誰會相信？」

何凌風道：「至少我已經知道你不是天波府的女主人，馮婉君和馮援是同胞兄妹，他一定能够證明你是假冒的。」

馮婉君笑得好得意，道：「他用什麼方法證明呢？同父不同母的兄妹，年紀差了一大截，平時生活就不在一起，在家時，一天也未必見一次面，何況已經出嫁，即使我身上有什麼胎記痕印，他也不知道，即使知道，他還能脫下我的衣服驗證嗎？」

她停了一下，又接着道：「再說，我不是馮婉君，你也不是楊子畏，事情揭穿，你就不怕我反咬一口，硬說是咱們倆串通好的？」

何凌風張口結舌，竟無詞以駁。

的確，事無佐證，自己也身份不明，說出的話怎敢肯定馮援會相信？

馮婉君又笑着在床邊坐下，一隻手溫柔地按在何凌風肩上，柔聲道：「七郎，你是聰明人，絕不會做那種傻事，萬貫家產，如花美眷，許多人夢寐以求尚難如願，你却不費半點力氣，垂手而得，何樂而不爲呢？」

何凌風無話可說，只覺心底昇起陣陣凉意，恍如整個人掉進了冰窖裏。

這女人太厲害，處處設想週密，天衣無縫，他還能再說什麼？

馮婉君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意，又道：「常言說得好，一夜夫妻百夜恩，咱們是夫妻，我不會害你的。」

何凌風默然良久，只得嘆口氣道：「告訴我，你究竟是什麼人？你已經得到了胭脂寶刀，還想要什麼？」

馮婉君微笑着在他的臉頰上輕輕擰了一下，低聲道：「我叫馮婉君，你名楊子畏，我是你的妻子，你是我的丈夫，現在是，今後也是，一個做妻子的，除了想要自己的丈夫，還想什麼。」

這番話，充滿了濃情蜜意，但聽在何凌風耳朶裏，却混身冒起鷄皮疙瘩。

馮婉君道：「咱們夫妻已經談了很久，大哥還在外面辛苦掘寶，應該請他進來歇歇。」

不等何凌風開口，便提高聲音叫道：「蘋兒！」

一個圓臉小丫頭應聲推門進來，問道：「夫人是叫我麼？」

馮婉君道：「你去告訴舅老爺，就說爺醒過來了，請他來屋裏歇歇，別再挖啦。」

何凌風認得那名叫蘋兒的丫頭，本是上房裏做粗活的，人有些傻，做事也嫌笨拙，想必是因爲梅兒和小蘭已死才臨時改在隨身使喚。

不過，他現在可不敢再小覷一個傻丫頭，馮婉君既然帶她在身邊使喚，安知不也是預先佈置的幫手。

誰也不知道她在天波府內佈置了少多人，依情推想，那些人一定不在少數，否則，她絕不會斷然將梅兒和小蘭殺死滅口，而自己仍敢留下來。

何凌風突然發覺自己太孤獨，除了馮援以外，週圍別無可信之人，而馮援也只是初識數面，自己的話，他怎會相信？

想到這裏，信心全失，人就像隔夜的麵糰，癱軟在床上。

不一會，馮援大步走了進來，一見面就連聲追悔道：「都怪我太疏忽，只顧着追兇手，竟沒想到花園裏還藏着奸人，七郎，快告訴我，那傢伙長得什麼模樣？」

何凌風正要開口，馮婉君已搶着回答道：「他當時受了傷，那兒還會留意對方的模樣，我倒是看見的，只不過，那傢伙用布幪着臉，分辨不出面貌。」

馮援道：「面貌雖不能分辨，至少總看得出他是男？是女？身上是什麼裝束？」

馮婉君道：「大哥，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了麼，是個男人，身裁很高大，穿着黑色夜行衣……」

馮援道：「或許你沒看仔細，我要再親自問問七郎，你別在旁邊儘打岔。」

馮婉君並不在意，只淡淡一笑，道：「好吧，你自己問他吧，只別忘了他傷勢不輕，說多了話會傷精神。」

馮援道：「我知道了，男人談正經事，你們婦道人家少插嘴。」

何凌風內心不禁禁泛起一陣快意，那雖然只是兄長呵責妹妹的幾句話，在何凌風此時聽來，竟大有知己之感。③ （未完）

武林軼事

賀玉珍腳下留情

雲山・文　盧令・圖

黃飛鴻的虎鶴雙形拳，在第一套拳法裏面有一招稱做「月影手腳」，那是無影腳的腳法了，不過這種腳法易學難精，一定要上邊起手，下邊踢腳，手腳非常配合，然後能够達到目的，換句話說，無影腳是不容易學習的，必須有相當好的基礎，而且起腳要快，然後學習得到，洪拳只是虎鶴雙形，沒有無影腳法的，何以忽然多了一招月影手腳呢？原來這一招是黃飛鴻跟一個武林高手宋貓交換的，宋貓希望黃飛鴻把虎鶴雙形傳授他的兒子，至於宋貓本人，却把無影腳的腳法跟黃飛鴻公開研究。那時宋貓已經老了，他的兒子小貓却仍未長大，故此，宋貓做出這種交換，黃飛鴻慨然答應，自此之後，洪拳就多了一招，月影手腳，至於黃飛鴻，他的無影腳非常厲害，不必細表。

說到宋貓這個武林高手，原名「宋輝鏜」，數十年前他在武林相當活躍的，再推上一點，宋輝鏜從小就喜歡練習武功，學過幾大門派，有相當的成就，不過，他十分喜歡遠遊，而且抱定宗旨，認爲特別出色的武林高手，多數在名山大川隱居，故此，他把故鄉的產業變賣一部份，有了銀両，到處漫遊。

當時他僅有二十六歲，他的行踪沿着曲江，南雄嶺一帶，往北方走動，愈去愈遠，到了山西，在山西的省城暢遊，後來還到一座無名山腳之下，那個地方景色幽美，但却非常陰沉，有些鬼氣。

當時他住在一間叫做粱福客棧，僅有二十多間房，粱福本人經常沒有回來，總之，那個地方固然荒涼，客棧也是冷清清的，別人遊山玩水，到了這種境地，多數覺得有點掃興，便會移步到另外一處地方遊覽，他却不然，他認爲愈是山深林密的地方，愈加容易碰到武林高手，憑着這個觀念，他便在粱福客棧留下來。

進入秋季，夜間一輪明月，懸掛中天，景色美絕，天地好像鋪上了銀彩，古人說的「愛月夜遲眠」，確有這種情況，宋貓看見月色如此美麗，遊興大發，索性在荒徑行走，他到了一座竹林，走進林內，發覺林中有一處空地，草細而密，月色很美，看了更加高興，他以爲這個空曠地方是最理想的練武場，一時興奮，便即開拳紮馬，自行練習拳腳。

他把幾大門派的拳術融化在一起，另創一格，拳風虎虎，馬步穩如鐵塔，確有大師傅的聲價，那時他正在打得起勁，忽然聽到竹林之內有人竊笑，似乎那種笑聲很嬌，立刻停步，向笑聲發出來的方向走過去，希望尋出芳踪，可是，他到得竹林森密之處，只見黑影一幌，便即消失，無可奈何，只得向林外的另外一條小徑走動，希望找到竊看他練拳的人是誰。

那一處雖是荒村，風景如畫，他行走了不遠，忽然看見前面有一座茅屋，面積頗爲廣闊，微有燈光射出，似乎那座房屋正是在竹林邊緣建築起來的，有了燈光，當然有人居住，他便放輕腳步走過去，因爲外邊的柴門沒有關閉，隱約聽見正面那座大屋有些人聲，他便閃身入內。

因爲屋中有燈光射出，他可以從較遠之處看得見屋裏的人有何動靜，至於屋中之人却看不見他，故此，他是很安全的，他遠見一個老翁，年逾花甲，正在燈下指點一個少女練習腳法，她正是雙十年華，臉貌秀麗，身穿短衣，腳踏布鞋，看來不像是精通武藝之人，但在老翁指點之下，她演出的拳腳非常靈活，尤其是那雙腳，比發拳更加活潑，前踢後踢，左踢，忽高忽低，非常快捷，忽然看見一招橫踢，可以一腳站定，另外一腳向橫踢出。宋貓習技已久，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人能够橫踢的，忍不住高聲喝采，喊了聲：「好！」

老翁聽到外邊有人聲傳入，立刻停止教練，並叫少女跟隨他循着聲響走出來，那時宋貓想躲避已經來不及，只好趨前行禮，求他恕罪。

老翁發覺他說話的是廣東口音，而且身型體態相當雄壯，所穿的衣裳，反映出他是個君子之輩，放輕了語聲，問他爲甚麼在三更半夜登山，何以忽然大聲叫喊，宋貓索性很坦白說出他遠遊，寄居粱福客棧，夜間散步至此，並說他開聲喝采，不過是讚美，並無他意。

那個老翁向他打量幾眼，知道他是個正人君子，並非小偸，而且對拳腳有相當高的認識，便把他迎入屋內，先行自報姓名，再又介紹女兒給他認識，那時宋貓才知他姓賀，叫做文恭，除了女兒賀玉珍之外，並無旁人，兩人相倚爲命，玉珍長成，閒來無事，便在父親的身邊學習拳術，腳法特別高，大概她的天眞氣息太過濃厚，無意中在竹林之內窺看別人發拳踢腳，心高氣傲，偶然竊笑，亦未可料。

當時老翁跟宋貓談及此事，先行代女兒向他道歉，然後請他表演拳術。

宋貓聽了，說：「我很樂意開拳踢腳，希望賀翁指點一下，不過，我有一個條件，如果我表演之後，令千金就要跟我過招，因爲她看見我練拳竊笑，那是不合武林規矩的，應該賜教我幾招。」

賀文恭聽了哈哈大笑，說：「好極了，今夜月明如畫，門外的草坪廣闊，正好

較量武藝，你們兩人，分別表演，然後講手。」

賀玉珍非常柔順，聽了父親之言，點頭稱好，雖然她有點羞態，却羞中微有怒意，仍然很冷靜的說：「好，我就向宋先生領教好了。」

說完她就給父親帶到門外草地，站在一旁。先由宋貓表演，再由賀玉珍表演。

宋貓把他擅長的拳腳盡量發揮，他以爲相當出色，跟着由賀玉珍表演，賀玉珍的拳術看來似乎還跟他差幾級，一來轉身太慢，二來變招太少，所以他看得心裏高興，以爲兩人相鬥，必然獲勝。

兩人分別表演之後，賀文恭站在兩人的面前，說：「現時你們兩人下場講手，並非較量武功的高下，只是研究性質，如果我大聲一喝，你們便要立刻停手，千萬不要太過認眞。」

兩人點頭，跟着由賀玉珍擺好架式，讓宋貓進攻。

依照武林規矩，就算荒山野嶺，仍有主客之分，賀家居此很久，賀玉珍代表父親出戰，等於主人，故此擺好架式，讓客方進攻，宋貓突然緊張起來，說：「那麼，姑娘，開罪了，請接招！」

說完他就直衝過去，使出掛捶，由面門打下，打算封住她的一雙眼，然後發另外一招，殊不料賀玉珍不慌不忙的用貓兒洗面的一招撥開他的手，跟着移馬轉身，用截手把他另外一招打來的直拳消解，隨即反用掛捶出擊，向他面部打去，宋貓剛剛橫臂擋格，賀玉珍就飛起一條腿，向他的小腹踢去，快如閃電，直到那時，宋貓才知道她的掛捶只是虛招，實則掩護她踢出來的一條腿，因爲那個掛捶遮住眼睛，宋貓吃了一腳，還不知道她用右腳踢他抑或用左腳踢他，更不知道如何起腳，但覺得腹部發生劇痛，當堂倒退幾步，然後跌下來。

賀文恭看在眼裏，立刻上前把他扶起，說：「宋先生，恕怪小女魯莽，不過，她這一腳只用三分力量，如果他用到七分之力，宋先生已經身受重傷了，總算是腳下留情。」

宋貓非常佩服，不覺向賀玉珍多看幾眼，然後忍着痛楚站起來問問賀文恭這是那一派的絕招。

賀文恭說：「這是無影腳。」

宋貓聽了，心上一喜，立刻求傳授這種腳法，賀文恭看見已經超過午夜，不便站在戶外久談，叫他先行休息，翌日再來詳談，宋貓只好告辭。

他回到客棧之內居住，思潮起伏，覺得賀家父女兩人都是出類拔萃的，有心和他們結識。第二天早上，剛剛看見陽光，他就匆匆起床，洗過口臉，再往山下的荒徑尋找，先行找着竹林，再又找到茅屋。

賀文恭早在屋等候，看見他到來，親自出迎，說：「宋先生降臨寒舍，老夫已命玉珍到外找些野菜招待好漢。」

宋貓說：「那就未免太過打擾你們了，我於心不安。」

賀文恭說：「宋先生似乎跟我們有緣，趁着玉珍外出未歸，老夫正好把一些心事說出來談談，自從亡妻逝世之後，父女兩人，相依爲命，本門的腳法和武功，已經傳授給她，她尚算有點小聰明，成績頗好，不過，老夫已入暮年，僅得她一人，心裏經常懸念不安，渴望替她招到一個東床快婿，一來承繼賀家的枝葉，二來由他得到賀家拳腳，把它發揚光大。不過，她却很自傲，認爲無法找到英雄人物，絕不胡亂下嫁，因此之故，附近的男兒自命不凡，入門求婚，我都叫她與對方較量，沒有一個人能够跟她交手三個回合的，昨晚宋先生也給她踢倒，但却跟她相鬥，仍有多少斤両，她用腳踢你，也是不肯發力，可見她對你有很大好感了，今早我叫她準備野菜欵待嘉賓，她非常樂意，立刻外出，由此看來，她對宋先生確有很深印象的，故此我現在先向宋先生徵求一下，如果你沒有家室之累，而且不嫌棄我們父女兩人太窮，待她回來吃飯之際，我當面提出這段姻緣，便可結合。」

一來賀玉珍的花容月貌，深印腦海，宋貓就算給她擊倒，絕無憎恨之念。二來聽到賀文恭的說話，顯然是招贅之後，變成賀家的佳婿，便可以得到無影腳以及其他武功的眞傳，因此宋貓立刻點頭。果然不出所料，賀玉珍採菜歸來之後，三人一齊進食，喝了點酒，乘着酒意，賀文恭說出他的願望來，賀玉珍芳心默許，沒有做聲，羞人答答的低下頭來，宋貓乘機立刻求婚，於是這一段良緣就此結合。

宋貓入贅了賀家之後，跟賀玉珍的感情非常之好，如膠如漆，並非爲了學習武功然後愛她的，他確實眞心相戀。三年之後，賀文恭已把本門的腳法教授給他，偶然秋風漸厲，他咳個不了，感冒風寒，轉爲重症，隨即撒手塵寰。

那個地方究竟是荒村，宋貓當然不願久居，不過想學習武功然後留在那一處，既然岳父已經逝世，他就提出意見來，因爲他是廣東人，落葉歸根，應該重返廣東居住，如果生了孩子，不妨把一個改爲姓賀，可讓他開枝散葉，再生下第二個兒子然後姓宋，這個建議，她當然是樂於接受的，故此，生了第一個孩子之後，便一齊返廣州居住。

宋貓家裏尚有田園和其他物業，不過因爲嗜武而變賣一部份產業，離鄉別井，暢遊名山大川吧了，他帶了妻兒返故鄉居住，生活總算過得去，便朝夕與嬌妻依戀，共守一堂，不思振作，雖然他在小東門掛起醫治跌打的招牌，可是生意冷落。

那時廣州有許多人喜歡抽鴉片，宋貓未能免俗，整天在館內養尊處優，吸食鴉片，染下了烟癮極深，繼而賀玉珍也跟他一起抽烟，兩人整天橫床直竹，不務正業，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他的兒子也日漸長大，生得非常趣緻，稱之爲小貓。那時黃飛鴻在廣州武林的地位極爲崇高，宋貓跟他往來甚密，便把無影腳傳授給黃飛鴻，而且盼望黃飛鴻將來在小貓長成之後，把虎鶴雙形拳教授給小貓，這個要求，黃飛鴻答應了。

不久之後，宋貓夫婦先後病逝，小貓長成，黃飛鴻果然把洪家的虎鶴雙形拳教授給他，同時把無影腳放在那套洪拳之內，變成「月影手腳」這一招，小貓除了學到洪拳外，還在黃飛鴻手上學到賀家的無影腳，總算是不負他父親的期望。（完）

新穎俠義中篇故事

高皋·文　盧令·圖

白羽令（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駿又以紅衣殺手的身份前往方城，要懲誡城主萬萍，殊不料反被萬萍誘入奇門陣中困住，後得喬櫻救出，向他曉以大義，並指出荊玉鳳係屬一神秘組織的一份子，她之為楚駿療傷，無異是藉此市恩，利用楚駿，爲他們組織效死，楚駿恍然大悟，決心改過，萬萍爲他治好寒毒，喬櫻要他再以紅花殺手身份，打入神秘組織核心，楚駿提議爭取荊玉鳳反正過來，冀能助掃除神秘組織一臂，喬櫻不欲他們過份親近，力持反對，萬萍突向楚駿詢問可曾成家，楚駿謙言說落泊江湖，誰願下嫁浪子——

爲情甘背叛　中毒悲失明

萬城主道：「好，這些咱們暫時不談，我問你，如果有一個女孩子願意嫁給你，你要是不是？」

楚駿道：「這個……在下還沒有成家的打算。」

萬城主道：「我不是要你馬上成家，只是先替你定下這門親事。」

楚駿道：「城主認爲有這個必要？」

萬城主道：「當然有，否則我何必跟你多費口舌。」

楚駿道：「不知是誰家的姑娘？」

萬城主向喬櫻呶呶嘴道：「她，我的小師妹，你看如何？」

喬櫻原是豎起耳朵在聽的，此時萬城主一提到她，無論江湖兒女怎樣豪放，她仍羞得逃了開去。

楚駿向她的背影瞥了一眼道：「櫻姑娘不止是國色天香，而且家世不凡，在下只怕匹配不上。」

萬城主道：「這些都不是問題，惟一的問題是你答不答允？」

楚駿道：「在下縱然答允也不行，誠主何不先問問櫻姑娘？」

萬城主道：「這個你放心，我是她的大師兄，她的終身大事，我可以做得一半主。」

楚駿說道：「既然如此，在下答允就是。」

萬城主道：「那麼小兄弟遲走一日，待明天你們先訂了親再走不遲。」

楚駿道：「遵命。」

翌晨，方城張燈結綵，一大早就開始忙碌，城主的小師妹文定之喜，在方城是一件大事。

賀客很多，但沒有一個外人，最重要的是萬城主爲楚駿介紹方城的幾個主要人物。

方城有兩大敎練莊重及莫崇美，他們是萬城主的老兄弟，方城的子弟兵都由他們負責訓練。

萬城主有四大弟子，陳明通、高長榮、湛冀北，都是男弟子，女徒只有一個，就是活潑刁鑽的沈婉姑娘。

在筵席之間，婉姑娘份外活躍，她出

了不少難題，幾乎使師姑喬櫻窮於應付。

直待席終人散，楚駿與喬櫻才算喘出一口大氣。

此時他們在一個房間之內依偎着，瞅着一對散發着紅光的喜燭，默默的聽着彼此的心跳。

良久，楚駿忽然扳過喬櫻的嬌靨，在她的櫻唇上輕輕一吻：「櫻妹……」

「嗯……」

「我明天要走了。」

「我知道。」

「妳呢？」

「跟着你呀！」

「妳又胡鬧了，跟着我做什麼？」

「不要怕，我只是暗中跟隨而已。」

「爲什麼要這樣，是監視我？」

「怕了，是麼？只要你不做虧心事，又何必怕我跟蹤！」

「誰說我怕了？我只是担心妳的安全而已。」

「不必担心，我會照顧我自己的。」

「我知道妳能够照顧妳自己，只不過荊玉鳳既是那個神秘組織之中的重要人物，可能有人暗中保護，如果妳的行動引起他們的懷疑，不但咱們的計劃前功盡棄，妳也將遭到無法估計的危險，所以，妳的做法我不能同意。」

「你這是看輕我了，駿哥哥，你可知道我是一個女捕頭，對易容追踪之術，受過我爹的嚴格訓練。」

「可是妳孤身一人我實在不放心。」

「誰說我孤身一人？除了你，還有我大師哥。」

「我說妳不過，總之，此事非同兒戲，妳必須三思而行。」

喬櫻道：「你放心，我小心一點，不會出事的。」

× × ×

洛寧緊傍洛水，有官道直達洛陽。

晌午時分，三騎駿馬由洛寧的南門馳出，馬上是三位豐姿綽約的姑娘，正僕僕風塵的向外方山奔去。

領頭的紅衣姑娘忽然像瞧見了什麼，她猛力一收韁繩，將坐騎勒得人立而起。

不過她的騎術頗精，坐騎兜了一個圓圈，她依舊安安穩穩的坐在馬背之上。

她所以如此，自然是有爲而發。

因爲她瞧到一個藍衫少年正向着她迎面奔來。

「楚少俠……」

她喜動顏開的大聲呼叫，同時躍下坐騎依馬相候。

不錯，來人果然是楚駿，他正想趕到城裏去打尖。

其實楚駿早已瞧到紅衣姑娘了，脚下猛一加勁，立即奔到紅衣姑娘的坐騎前。

「荊姑娘！妳到那兒去了？」

「對不起，楚少俠，我去了洛陽，那晚失約是情非得已……」

「我沒有怪妳，走，咱們回城去慢慢的聊。」

「好的。」

原來這三位姑娘是荊玉鳳主婢，她們準備到方城找楚駿，却在此地不期而遇。

回到城裏，楚駿先找酒館進了飯食，然後對荊玉鳳道：「荊姑娘！妳們準備去那裏？」

荊玉鳳道：「去方城找你，你是否已經去過？」

楚駿道：「去過了。」

荊玉鳳道：「收服方城了？有沒有傷人？」

楚駿道：「妳說錯了，不是我收服方城，是方城收服了我。」

荊玉鳳愕然道：「萬城主竟有如此高深的武功？」

楚駿道：「不是萬城主的功力高明，只是我自己運道不濟罷了。」

荊玉鳳道：「怎麼說？」

楚駿長長一嘆道：「萬城主將我困於先天奇門大陣之中，當我寒毒發作之時，自然要變作方城的階下之囚了。」

荊玉鳳啊了一聲道：「這都是我不好，後來你是怎麼脫困的？」

楚駿道：「萬城主放了我，不就脫囚了麼？」

荊玉鳳面色一變道：「有這等事，他爲什麼要放你？」

楚駿冷哼一聲道：「妳是說他不該放我，讓我橫屍方城才對？」

荊玉鳳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想不出他放你的理由，所以……」

楚駿面無表情，冷冰冰的道：「當我寒毒要發之際，妳却去了洛陽，現在不問我的病情怎樣，只是一個勁兒的關心方城，哼，我總算看清妳了，再見。」

他抓起包裹，長身而起，就待奔出酒館。

荊玉鳳一把抓住他左臂，柔聲道：「你誤會了，少俠，我……」

她目蘊淚光，滿面愁容，但却語意含糊，無法將楚駿的責難解釋清楚。

秋心瞧得十分不忍，因而撇撇嘴道：「楚少俠！請恕小婢失禮，要說幾句公道話，不錯，小姐是在你寒毒將發之時去了洛陽，可是事關重大，她不得不去，而且你縱然沒有她銀針過穴，祇不過暈睡的時間較長而已，對你並沒有太大的不利，你怨她沒有關心你，但你爲什麼不想想她每天給你銀針過穴的情形，她是一個冰清玉潔的少女，你知道嗎？」

楚駿當然知道，喬櫻還爲此而引起一場飛醋，他那能不知？

不過，荊玉鳳替他銀針過穴，必在他寒毒將發之時，肉體痛苦的折磨，使他無法興起半點綺思，現在經秋心一提，他忍不住回過頭，靜靜的向她瞧去。

一抹紅暈，掠過荊玉鳳的粉頰，她縮回抓着他左臂的玉手，螓首也同時垂了下去。

少女的嬌羞是動人的，何況荊玉鳳又是如此的美麗，因而他情不自禁的伸手向她的下額托去。

只是這是酒館，無論江湖兒女怎樣豪放，怎樣不拘小節，在衆目睽睽之下，總應該收歛一點。

因此秋月及時咳了一聲，道：「楚少俠……」

楚駿心頭一懍，伸出的手迅速收了回來。

秋月怕他受窘，又微微一笑，說道：「此處人多不便，咱們何不住店以後慢慢

的談？」

楚駿沒有吭聲，荊玉鳳也沒有反對，於是，他們就在洒館隔壁的「新昌客棧」住了下來。

秋月藉着爲楚駿整理房間之便，向他輕輕一嘆道：「少俠！你適才寃枉咱們小姐了，她爲你付出了不少代價。」

楚駿還是沉默着，他想讓秋月自行說出她想說的話。

果然，秋月語音略頓，續道：「秋心適才說過，咱們小姐雖是行走江湖，可是一個冰清玉潔的少女，據小婢所知，她自視頗高，除了少俠，放眼江湖，就沒有一個值得她正眼一顧的男人。她不避男女之嫌，天天爲少俠銀針過穴，少俠在她心目中的份量不問可知，而且她前往洛陽，爲的還是你。」

楚駿一怔道：「爲我？」

秋月道：「不錯，爲你。」

楚駿道：「請妳說明白一點。」

秋月道：「本堡的紅衣殺手，一律歸大管事公孫修明統轄，大管事冷酷無情，手段殘忍，紅衣殺手因爲執行任務偶有錯誤而被他處決的已有二十餘人之多……」

楚駿道：「有這等事？」

秋月道：「小姐前往洛陽，就是爲了公孫修明要求少俠歸隊。」

楚駿道：「歸隊？妳是說公孫修明要我歸他管轄？」

秋月道：「是的，按本堡的規定，的確應該如此。」

楚駿道：「我跟荊姑娘有約在先，決不接受別人的指揮，公孫修明無論怎樣兇狠，他對我也無可奈何。」

秋月道：「話不是這麼說，公孫修明掌管八大鐵衞，以及近百名紅衣殺手，少俠武功雖高，但雙拳難敵四手，如若跟他翻臉成仇，此後只怕要寢食難安了。」

楚駿道：「哦，八大鐵衞都是些什麼人？」

秋月道：「八大鐵衞是武偉，周名遠，凃飛，湛旦，卜長春，甘北國，蕭瑟，匡如海等人，他們每一個都具有一身高不可測的武功，縱然是當今一派掌門之尊，也很難在他們的手下保得百招不敗。」

楚駿愕然道：「當眞麼？我怎麼從未聽到過他們的名號？」

秋月道：「沒有人聽到過他們的名號，因爲他們從不以個人名號出現江湖。」

楚駿說道：「這就令人難以理解了，闖蕩江湖之人，都希望揚名立萬，他們的武功，如此之高，爲什麼不闖闖自己的名頭？」

秋月道：「這就是咱們紅衣堡與衆不同之處……」

楚駿道：「哦，姑娘能不能夠加以說明？」

秋月道：「這個……小婢不便說，少俠將來會明白的。」

楚駿道：「好吧，我不問妳就是。」

秋月道：「少俠……」

楚駿道：「妳還有什麼事？」

秋月嬌笑道：「你不去跟咱們小姐聊聊？」

楚駿道：「聊聊？適才我跟她不是聊過了麼？」

秋月道：「適才你只是氣她罷了，那也算聊？據小婢所知，公孫修明要少俠歸隊之事，還沒有眞正解決，今後如何應付，你們也應該有個打算。」

楚駿道：「姑娘說的是，我這就去找她。」

他與荊玉鳳是相隣而居，只要兩三步就到了她的房裏。

對楚駿的到訪，荊玉鳳似乎在期待着，她露出了欣然的笑容，還有一些嬌羞的神態。

「少俠請坐，秋心快沏茶。」

秋心在沏茶，她的目光却不時在掃向她的小姐。

因爲荊玉鳳的神情是少見的，她那粉頸低垂，拈衣弄帶的模樣，就像一個面臨初夜的新娘子似的。

荊玉鳳的性格是含蓄的，但她外圓內方，有時候十分固執。

對男人，她一向漠視，據秋心所知，她這位年華二九的小姐，好像還不明白男女之間是怎麼回事。

現在，秋心知道她是小看荊玉鳳了，敢情人家是深藏不露，就以適才的表現來說，是一種含蓄的挑逗，極易獲得青年男性的喜愛。

秋心不是省油的燈，在這種節骨眼裏，她明白自己應該怎樣。

於是，她悄悄溜出房外，並將房門輕輕的帶了起來。

秋心的動作自然瞞不過房中的一對主兒，只是他們誰都有點不好意思，雖然明知巳別無他人，仍在靜靜的沉默着。

良久……

「姑娘！適才在下出言無狀，希望妳不要放在心上。」

楚駿是男人，男人應該採取主動，何況他對荊玉鳳有一份期望，希望由她的合作以打開紅衣堡的秘密。

荊玉鳳螓首一抬，拋給他一記甜甜的微笑，忽然又柳眉一皺，幽幽一嘆道：「別這麼說，少俠，我沒有怪你。」

楚駿道：「聽秋月說，公孫管事要我歸隊？」

荊玉鳳道：「是的。」

楚駿道：「解決了麼？」

荊玉鳳道：「沒有。」

楚駿道：「那麼……咱們今後如何打算？」

荊玉鳳祇是搖了一下頭。

楚駿道：「那妳就將我交給公孫修明好了，我不在乎。」

荊玉鳳道：「不。」

楚駿道：「玉鳳，別孩子氣，除了這樣，妳怎麼向紅衣堡交待？」

荊玉鳳沉默了，她似乎陷入了極端痛苦之中。

半晌之後，她忽然雙眉一挑，滿面嚴肅之色道：「駿……咱們走……」

楚駿道：「走？走到那兒去？」

荊玉鳳道：「天下如此之大，何處不可以容身？」

楚駿道：「不行。」

荊玉鳳道：「你不喜歡我？」

楚駿道：「我喜歡妳，願意跟妳終身厮守，永不分離，可是……」

荊玉鳳道：「可是什麼？」

楚駿道：「我不能永遠揹着弑師之名，我不能讓眞兇逍遙法外，使先師死不瞑目。」

荊玉鳳道：「這……」

她口齒微動，欲言又止，看情形，她似乎有什麼難言之隱。

楚駿靜靜的瞧着她，希望她能說出心中的隱秘，結果他失望了，荊玉鳳似乎有所顧忌，因而不敢暢所欲言。

楚駿長長一吁，立起身來道：「我會永遠記得妳的，告辭。」

荊玉鳳道：「你要走？」

楚駿道：「妳不認爲這是咱們的最佳選擇？」

荊玉鳳道：「你先坐下，咱們再慢慢研究。」

楚駿並不是眞的要走，隨即轉身坐了下來。

荊玉鳳道：「紅衣堡高手如雲，也從不放過背叛之人，除了遠走天涯，隱姓埋名，你逃不過他們的毒手的。」

楚駿道：「背叛？我並未加入紅衣堡，怎能稱爲背叛！」

荊玉鳳道：「這個……咳，你忘了你曾經當過紅衣殺手了？」

楚駿道：「可是我對妳說過，除了妳，我決不接受別人的使喚，再說，我當紅衣殺手，只是對妳的一項報答，我並沒有加入紅衣堡。」

荊玉鳳道：「這些我都知道，可是紅衣堡却不是如此想法。」

楚駿面色一沉道：「楚某憂患餘生，這條命本來是檢來的，能夠鬥鬥紅衣堡，倒也不虛此生。」

荊玉鳳道：「不，我不許你這樣。」

楚駿一嘆道：「我何嘗願意這樣，可是紅衣堡放我不過。」

荊玉鳳道：「那就聽我的吧，咱們找一人跡罕見之地，男耕女織……」

楚駿道：「我跟妳說過，先師遭人殺害，我不能讓他沉寃九泉。」

楚駿巳然如此堅持，荊玉鳳不禁大爲懊惱。

她願意爲他作任何犧牲，避世隱居也在所不惜，可是楚駿偏偏吃了秤錘鐵了心，非要洗刷寃屈，找出害師的眞兇不可。

那麼她還能說甚麼？除了偷偷的抹掉幾把眼淚，實在別無良策。

恰在此時，房門傳來幾記剝啄之聲。

「小姐！我是秋月。」

「嗯，你進來吧。」

秋月進來了，她先向楚駿瞥了一眼，再對荊玉鳳輕聲說道：「小姐，我有個主意……」

荊玉鳳道：「妳說。」

秋月道：「楚少俠不願避世隱居，又不能去當紅衣殺手，除非……」

荊玉鳳道：「不要顧慮，妳說吧。」

秋月道：「除非與小姐結爲夫婦，否則公孫管事必然放他不過。」

荊玉鳳一嘆道：「妳忘了二堡主了，他會願意？」

秋月道：「要小姐替楚少俠銀針過穴，是二堡主出的主意，難道他就不替小姐想想……」

荊玉鳳道：「這個……咳，妳不明白，其中另有隱情。」

秋月道：「什麼隱情？」

荊玉鳳目光一抬，向楚駿投過惋惜的一瞥，說道：「說來徒亂人意，還是不說的好。」

秋月道：「小姐！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在這個節骨眼裏，妳還要保留？」

荊玉鳳嘆息一聲道：「不是我不肯說，他不聽我的，說了又有什麼用！」

楚駿道：「玉鳳！妳說，究竟要我怎樣？」

荊玉鳳道：「我說過，咱們擺脫江湖，離世隱居……」

楚駿道：「一定要這樣？」

荊玉鳳道：「是的，否則你無法活過兩年！」

楚駿道：「是怕紅衣堡追殺咱們？」

荊玉鳳道：「這只是原因之一，還有比這更嚴重的。」

楚駿道：「眞的？那是什麼？」

荊玉鳳道：「你應該知道，寒毒！」

楚駿哈哈一笑道：「這麼說咱們就不必遁世隱居了。」

荊玉鳳一怔道：「爲什麼？」

楚駿道：「因爲方城萬城主巳經治好了我的寒毒。」

荊玉鳳雙目大張，緊緊的盯着楚駿，瞧她神色，她不止是不信，還感到十分驚訝。

楚駿道：「妳不信。」

荊玉鳳道：「不是我不相信，是根本決無可能。」

楚駿道：「那麼妳就試試。」

荊玉鳳道：「不必試，在你的眼神中我巳經明白。」

楚駿道：「妳明白什麼？」

荊玉鳳道：「你的寒毒並未消失，只是逼入第七脊椎骨的兩旁，那兒屬於肝俞穴，所以能在眼神中瞧出。」

肝俞穴是太陰膀胱經脈之一，楚駿暗中運功一試，果然連打兩個寒噤。

荊玉鳳道：「盲啞雙煞，毀掉不少生命，五年來，經歷陰風寒毒而不死的只有兩人。」

楚駿愕然道：「妳說的盲啞雙煞就是賀蘭山裏的那對盲啞夫婦？」

荊玉鳳點頭道：「他們是紅衣堡的屬下。」

楚駿道：「我在賀蘭山的遭遇，也是紅衣堡的安排的了？」

荊玉鳳道：「是的。」

楚駿心頭一懍，道：「妳也是？」

荊玉鳳平淡的道：「秋月適才說過，替你銀針過穴，是出自二堡主的主意。」

楚駿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雙目寒光暴盛，射出兩縷凌厲的殺機。

他此時的確是想殺人，因爲他無端受害，無端受騙，這口氣他實在嚥不下去。

殺人並不太難，以他的功力來說，只要擧手投足，就可以完成他的心願。

眼前，就有兩個該殺的，荊玉鳳，秋月。

紅衣堡騙他，害他，紅衣堡的人的確該殺。

祇不過那不是荊玉鳳主婢，官法無論

怎樣嚴厲，對告密之人總得法外施仁。

荊玉鳳不止是道出他身中寒毒之秘，還願意捨身相隨，遁世隱居，如果說她是楚駿的紅顏知己也不爲過。

於是，楚駿的殺機收斂了，頹然的發出一聲嘆息。

荊玉鳳也嘆了一口氣，緊皺的眉頭同時爲之一鬆。

她渡過了一次難關，生死之機，可以說間不容髮。

現在楚駿不會再殺她了，她贏回了生命的賭注。

「咱們走吧，楚駿，走得遠遠的，讓誰都找不到咱們。」

「妳不是說我祇有兩年好活麼？走得遠遠的又能怎樣？」

「受一百年的痛苦，不如享一天的安樂，兩年雖是短暫，咱們可以說並未虛度，何況我還可以爲你銀針過穴，也許咱們能夠活得長一點。」

「這個……」

「答允我，楚駿……」

「好，我答允妳，不過妳先要帮助我完成兩件心願。」

「什麼心願？你說……」

「第一，查出殺害先師的兇手，爲先師復仇，第二，告訴我紅衣堡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

「這樣太浪費時日了，楚駿，咱們應該寸陰是惜。」

「可是一個人的眞正安樂，必須求得心境的寧靜，如若心願未了，縱然置身仙境又有何用？」

「好，我帮你查明殺害令師的兇手，但對紅衣堡，你最好不要過問。」

「爲什麼？」

「因爲對你並沒有好處。」

「玉鳳！這是我的心願，如果妳當眞帮助我，就不要再有什麼顧慮。」

「這……咳，你到底要知道什麼？」

「譬如說，紅衣堡的組織……」

「紅衣堡有三大堡主，下面再分三大管事，大管事公孫修明統轄八大鐵衞及紅衣殺手，二管事慕容采燕指揮十大劍釵，三管事江伯玄統轄七大密使。」

「我只知道，紅衣殺手奉白羽令行道江湖，敢情紅衣堡的組織，竟是如此的龐大。」

「其實經常行走江湖的是十大劍釵，及七大密使，只因爲他們行跡隱秘，不爲世人所知罷了。」

「哦，他們行走江湖做些什麼？」

「排除異己，廣佈心腹，將天下武林置於紅衣堡指揮之下。」

「什麼？紅衣堡原來包藏禍心，志在武林，那紅衣殺手只是他們排除異己的工具了？」

「不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尋找別人的罪惡，就是七大密使，最重要的工作。」

「哼，然後以白羽令奪其心志，再派紅衣殺手予以誅殺，紅衣堡的異己翦除了，白羽令却成了正義的象徵。」

荊玉鳳道：「是這樣的，不過，咱們不必管這些。」

「爲什麼不管？」

「咳，楚駿，咱們來日無多！」

「夠了，兩年不算太短。」

「啊，楚駿，你想與紅衣堡爲敵？」

「這有什麼不可，以有限的生命，在人間留下一點記憶也是好的。」

「可是咱們人單勢孤，絕對不是紅衣堡的對手！」

「別担心，路是人走出來的，妳說，在紅衣堡妳是什麼身份？」

「我？大堡主三堡主是我的胞兄，二堡主是我的義兄，我無權指揮任何人，也沒有人能指揮我。」

「啊，原來姑娘是紅衣公主，失敬，失敬。」

「瞧你，別人都快急瘋了，你還有心情打哈哈！」

「好，咱們說正經的，憑妳的身份，帶我進入紅衣堡總該可以吧？」

「可以，不過……」

「有困難？」

「有，大管事公孫修明只怕就放你不過！」

「憑妳紅衣公主，也怕公孫修明？」

「不是怕，是紅衣堡規戒極嚴，任何人都不能違犯堡規。」

「哦！」

「你是歷經陰風寒毒磨練而成的超級殺手，必然會受到他們的重視，一旦進入紅衣堡，行動將受到嚴密的管制。」

「這不要緊，只要進入紅衣堡，我就可以爲江湖除害……」

「不，不，楚駿，紅衣堡並未爲害江湖。」

「妳不是說他們包藏禍心，志在武林麼？」

「我沒有說過，是你說的。」

「就算是我說的，但排除異己，廣佈心腹，這該沒有錯吧？」

「你聽我說，楚駿，排除異己，廣佈心腹，只是他們圖霸武林的一種手段，圖霸不是罪惡，他們從不枉殺無辜。」

「不管怎麼樣，我還是要到紅衣堡瞧瞧。」

「一定要這樣？」

「是的。」

「好吧。」

荊玉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無法挽回楚駿去紅衣堡的決心。

於是，他們由洛寧出發，經洛陽西奔潼關。

這天到達崤山脚下，距張茅鎭還隔着一個山丫，秋月瞧了一眼天色道：「小姐，晌午剛過，咱們正好到張茅打尖。」

荊玉鳳沒有回答秋月，她的面色忽然變得十分難看。

秋月一怔道：「小姐……」

她以爲說錯了什麼，荊玉鳳才會變得如此氣惱，及隨着她的目光一瞥，這才恍然大悟。

原來山丫之前有阻路的，他們的前途有了痲煩。

這的確是一樁痲煩，因爲那般人是紅衣堡的。

紅衣堡衣着的特色就是紅衣，任何人只要瞧看一眼，就不難明白他們的來路。

此時晌午剛過，陽光正好投向山丫，

只見衣色如血，紅光耀眼，雙方相距還有十丈，就令人感到一股懾人的殺機。

對方人數很多，約有三十餘名，領頭的身材魁梧，是一個標準的北方大漢。

此人秋月認識，他正是紅衣堡的大管事公孫修明。

在他的兩側是八衞中的凃飛、甘北國，身後一排紅衣蒙面的大漢，就是名震江湖的紅衣殺手。

秋月打了一個冷顫，回顧對荊玉鳳道：「小姐，他們似乎來意不善！」

荊玉鳳道：「我知道。」

楚駿道：「是爲我？」

荊玉鳳道：「你不聽我的勸告，這是必然的結果。」

楚駿道：「妳準備怎樣應付？」

荊玉鳳道：「善言相求。」

楚駿道：「無效呢？」

荊玉鳳柳眉一挑道：「不惜任何犧牲，決不讓你落入他的手中。」

楚駿道：「看來我好像錯了。」

荊玉鳳道：「你本來就錯了，難道紅衣堡會將你當做客人？」

楚駿忽然面色一肅道：「玉鳳！妳要老實的告訴我。」

荊玉鳳道：「告訴你什麼？」

楚駿道：「兩件事。」

荊玉鳳道：「你說。」

楚駿道：「我的功力怎樣？」

荊玉鳳道：「陰風極寒使你受到嚴重的傷害，但也因此功力大進，放眼天下，將很難找到對手。」

楚駿道：「好，那麼咱們就鬥鬥紅衣堡，怎樣？」

荊玉鳳道：「爲什麼？」

楚駿道：「難道你瞧不出？不鬥他們能夠放過我麼？」

荊玉鳳道：「讓我先試試，好麼？」

楚駿道：「好。」

他們與公孫修明相隔不過十丈，說話之間，雙方的距離已縮至不足兩丈。

荊玉鳳再跨前幾步，向公孫修明冷冷一哼道：「大管事！你這是做什麼？」

公孫修明雙拳一抱道：「回鳳姑，修明在保護妳的安全。」

荊玉鳳一怔道：「你弄錯了吧，大管事，玉鳳自信還有自保之能。」

公孫修明道：「鳳姑功力精湛，的確足以自保，只是江湖經驗差了一點。」

荊玉鳳道：「此話怎講？」

公孫修明道：「自洛寧開始，就有人在你們的身後跟踪，你們再往前進，豈不將他帶到紅衣堡來了！」

荊玉鳳心頭一懍，她知道公孫修明決不會危言聳聽，不過她也知道，公孫修明既然將此事揭開，那跟踪之人必然已經被他解決。

於是，她撇撇嘴道：「有你大管事暗中保護，我如若還要伸手，豈不是不給你大管事的面子？那人呢？解決了吧？」

公孫修明哼了一聲過：「鳳姑這是損我了，那人豈是一個等閒之輩。」

荊玉鳳道：「哦，他是誰？」

他是誰？關心的不止是荊玉鳳。

楚駿雖是神色不動，他却在迫切的聽公孫修明解釋。

公孫修明目光一轉，向楚駿瞥了一眼，道：「也許楚少俠知道，鳳姑何不問問他？」

荊玉鳳道：「眞的麼？楚少俠？」

楚駿冷冷道：「大管事的心機果然深沉，只是，哼，楚某如想對付閣下，還不必費這麼多的周折。」

公孫修明面色一沉道：「楚駿，你敢對我如此說話？」

楚駿道：「我應該對你怎樣說話，你說說看。」

荊玉鳳擺擺手道：「咱們不必作無謂的爭執，請問大管事，你率衆阻路，究竟爲了什麼？」

公孫修明道：「還是老問題，請鳳姑俯允所請。」

荊玉鳳道：「對不起，這件事我帮不上忙 」

公孫修明道：「鳳姑！妳應該知道在下的權責。」

荊玉鳳道：「我知道，可是，楚少俠與一般人不同，他是二堡主指定由我負責的。」

公孫修明冷聲道：「鳳姑，妳瞧瞧這個。」

他掏出一張便箋交給荊玉鳳，目光斜睨，現出一片得意之色。

荊玉鳳接過便箋一瞧，不由面色一變，說道：「不行，他怎能出爾反爾，我不信。」

公孫修明陰森的一笑道：「鳳姑！本堡堡規如山，難道妳敢反抗？」

荊玉鳳道：「公孫修明，別忘了我的身份，縱然我當眞違犯堡規，還輪不到大管事來管。」

公孫修明道：「這妳就錯了，鳳姑，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妳今日如不將姓楚的交給我，我只得將妳拿下再向大堡主請罪。」

秋心大怒道：「姓公孫的，你是什麼東西，敢對咱們小姐無禮？」

公孫修明面色一沉，對身後的一名紅衣殺手道：「拿下這丫頭，她敢反抗，格殺勿論。」

這名紅衣殺手應了一聲，彈身躍至道路的中央，反臂拔出一柄長刀道：「束手就縛吧，姑娘，否則在下要不客氣了。」

秋心摘下長劍，撇撇嘴道：「休跟姑奶奶賣狂，不客氣你又能怎樣？」

紅衣殺手不怎樣，只是右臂一振，一刀斜斜划出。

這一刀快得不能再快，刀光一閃，便已到達秋心的左肩。

紅衣殺手果然不凡，像如此快速的刀法，在武林中堪稱少見。

不過秋心也不簡單，嬌軀一幌，斜移三尺，那麼快速的刀法，仍被她輕易的閃過。

紅衣殺手哼了一聲，進步欺身，手腕急轉，刀芒有如車輪，利那之間一連劈出九刀。

這九刀一氣呵成，綿密得如同一堵刀牆，只聽得一片金鐵交鳴之聲，震得令人頭皮發炸。

然後，人影一分再合，雙方展開了亡命的搶攻，只見刀光劍影，拚鬥得極爲劇

烈。

公孫修明目蘊殺機，再向兩名紅衣殺手道：「上。」

秋心力戰一名紅衣殺手，也只能保得不敗，如果以一敵三，只怕不出十招必然傷在紅衣殺手的長刀之下。

因此，秋月一聲嬌叱，攔住另兩人惡鬥起來。

荊玉鳳怒道：「公孫修明，快叫他們住手。」

公孫修明道：「可以，只要妳遵守堡規，在下可以不爲已甚。」

荊玉鳳道：「你不要迫人過甚，我並不怕你。」

公孫修明冷冷道：「那麼咱們只好在武功上一分高下了。」

荊玉鳳不願各走極端，對紅衣堡，她的確心存顧忌。

只是從第一次替楚駿銀針過穴開始，她的心境就起了奇妙的轉變。

那好似平靜的湖水忽然投下一塊白石，一圈圈的漣漪，蕩漾到她芳心的深處。

她精通針灸，替不少人施過銀針過穴，不過那只限於女人。

替男人施行銀針過穴，楚駿是破題兒第一遭，這第一遭就使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領受到愛的苦果。

最初她有把握以針灸治好楚駿的寒毒，只要假以時日，必可將寒毒驅散。

誰知好事天妒，楚駿的寒毒竟被萬城主逼入肝俞經穴之中。

此處無法施針，否則一旦寒毒四散，必將傷目衝心，立招死亡。

但寒毒終將散去，最多不會超過兩年，這是她力勸楚駿遁世隱居的原因。

她的心已經交給楚駿了，遁世隱居，她自然願意捨身相隨。

及楚駿要去紅衣堡，她在婉勸之後，仍屈意遵從，少女的情懷，就是如此的可愛。

現在公孫修明一再相迫，除了放手一拚，她已別無選擇。

於是她撤出長劍，與公孫修明展開了惡鬥。

由整個戰況來說，荊玉鳳主婢是不利的，她的功力，雖較公孫修明稍高一籌，但對方人多勢衆，她們不可能贏得這一戰局。

最危險的是秋月，她的功力較秋心爲差，又是以一敵二，迎戰兩名紅衣殺手。

在十招之後，她已連負兩處刀傷，現在更是招法散亂，危如累卵。

此時一名紅衣殺手蕩開秋月的長劍，使她空門大開，另一人趁機出手，長刀直搠她的胸膛。

這一刀實在毒辣已極，如若秋月無力閃避，豈不是開腸破肚。

可是秋月眼睜睜的瞅着刀光直划胸膛，她却閃避不開。

這一刀實在太快。

克察一聲响過，鮮血噴起三尺，一具屍體跟着倒了下去。

祇不過它不是秋月。

當刀鋒逼近秋月的胸膛之時，楚駿忽然衝過來抓着這名紅衣殺手的手腕，同時反臂一揮，殺人者反而殺掉自己的六陽魁首。

楚駿一刀斃敵，左腿也沒有閒着，一脚飛起，另一人也被踢得飛出丈外。

他舉手投足之間，連斃兩名强敵，這份威勢，使得紅衣堡的門下，全都心頭一震。

他沒有瞧看死者一眼，反臂一撈，扶着秋月搖搖欲倒的嬌軀，道：「不要緊吧，姑娘。」

秋月輕輕一吁道：「多謝少俠，我不要緊。」

楚駿道：「好，你歇息一下，我帮她們去。」

他想去帮秋心，敵人却圍了上來。

領頭的是凃飛，甘北國，兩名鐵衞中的頂尖人物。

凃甘二人之後是一羣紅衣殺手，紅衣堡集中了在場的人力，要向他討回公道。

他不在乎敵人多少，却担心秋月無力再戰，因而一聲長嘯之後，採取了先發制人的攻勢。

刀光有如匹練，在山道上往返奔馳。

鮮血像噴泉似的飛揚，人體一個接着一個仆倒下去。

這是人間屠場，慘不忍覩。

但在我不殺人，人就殺我的情況之下，他不得不追奔逐北，痛下殺手。

最後他終於停了下來，因爲除了荊玉鳳主婢，再也找不到一個活人。

敵人已全部就殲，這是一場空前的勝利。

不過，勝利並沒有爲他們帶來喜悅，荊玉鳳的眉頭反而增加了些許愁緒。

「走吧，楚駿，紅衣堡咱們不必再去了。」

「這個……」

「你聽我一回，好麼，唉，咱們如若前往紅衣堡，除了殺人，還能够做什麼別的？」

的確，如果他們前往紅衣堡，不是殺人，就是被殺，這是無法兩全的。

楚駿並不嗜殺，只是想利用有限的生命，在人間留下一點鴻爪雪泥罷了。

但，他不能做的太過份，毀掉公孫修明，在荊玉鳳的內心業已造成極大的不安，如若再使他們兄妹白刄相向，豈不是太過殘忍？

於是他點點頭道：「好吧，咱們不去紅衣堡了。」

荊玉鳳大喜，嬌軀一側，輕輕偎到楚駿的胸前道：「咱們擺脫江湖恩怨，找一個人跡罕到之處……」

「嗯，好美喲，鳳妹子，我也算上一個。」

楚荊二人大吃一驚，他們霍的一分，舉目向說話之人瞧去。

她是一個三十不到的少婦，紅色的錦衣裹着一條優美的身段，正蓮步姍姍，由一叢樹林中緩緩走出。

她身後還有兩男兩女，年齡都在二十上下。

此人是紅衣堡的二管事慕容采燕，想不到在這個節骨眼裏她竟然現身。

荊玉鳳不便跟她翻臉，遂微微一笑，道：「原來是慕容姊姊，小妹正在感到爲難。」

慕容采燕道：「哦，鳳妹子有什麼爲難之事？」

荊玉鳳指着道路中屍體，說道：「大管事等不知被何人所害，小妹正有點難於處理。」

慕容采燕向荊玉鳳等瞧了一眼，嘴角牽起一絲冷笑道：「是麼？鳳妹子不知道兇手是誰？」

荊玉鳳道：「小妹來晚了一步，的確沒有見到兇手。」

慕容采燕道：「我知道。」

荊玉鳳心頭一懍，她明白適才之事又怕很難瞞過這位二管事。

她一面暗中戒備，表面上仍神色不動的道：「姊姊知道？是誰？」

慕容采燕指着楚駿道：「公孫大管事等身手之高，當今武林各派，還沒有人能將他們怎樣，如果碰到這位超級殺手就另當別論了。」

荊玉鳳道：「姊姊說笑話了，他怎會對公孫大管事行兇？」

慕容采燕撇撇嘴道：「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妹子，適才之事姊姊我才眞的晚了一步，不過我却瞧得十分明白。」

荊玉鳳道：「這個……」

慕容采燕道：「妹子，這個漏子太大了，只要一抖露出來，任誰也担當不起，不過……」

荊玉鳳道：「不過怎樣？姊姊？」

慕容采燕伸手一掠鬢髮，向楚駿抛過一記無限風情的秋波道：「誰叫咱們是姊妹，這件事兒只要姊姊不說……」

荊玉鳳抱拳一揖，道：「多謝姊姊成全。」

慕容采燕道：「別忙，鳳妹子，姊姊替你担當如此重大的風險，妳應該怎麼謝我？」

荊玉鳳道：「只要小妹能力所及，姊姊儘管吩咐。」

慕容采燕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姊姊是想咱們既是同患難，就應該共安樂罷了。」

荊玉鳳道：「小妹不懂，姊姊請說明白一點。」

慕容采燕一嘆道：「咱們都是女人，妹子應該懂的，唉，姊姊年華虛渡，就因爲滔滔濁世，很難找到一個合意之人，現在……他又……」

荊玉鳳冷冷一哂，道：「妳說這些做什麼？」

慕容采燕道：「當年娥皇女英共嫁一夫，流爲千古美談，難道妹子就不能容姊姊佔一席之地？」

荊玉鳳現在終以明白了，原來慕容采燕是在打楚駿的主意。

的確，楚駿英朗洒脫，另有一種超人的氣質，只要是一個懷春的女人，就會將他列爲追求的對象。

只是女人總應保守一點，慕容采燕竟敢在衆目睽睽之下，說出此等赤裸裸的話來，其大胆與厚顏，不禁使荊玉鳳爲之一呆。

不過，以荊玉鳳目前的處境來說，實在不容與慕容采燕鬧翻，因爲她明瞭紅衣堡的實力，此時縱能够殺死這位二管事，今後莽莽江湖，也將無法找到一個容身之處。

那麼除了妥協，她還能怎樣？

於是，她只得點點頭道：「小妹沒有問題，只是他……」

慕容采燕嬌媚的一笑道：「此等事兒，讓男人佔盡了便宜，他還會不願？你說是麼？？公子。」

說到最後，她竟然柳腰款擺，帶着一臉的蕩笑，向楚駿走了過來。

她說的實在不錯，左擁右抱，享受齊人之福，佔便宜的的確是男人。

只是男人也有若干品等，並不是人人都愛這個調調。

何况，楚駿還是一個未經人事的大孩子，他所接觸的女人，又都是樸實純潔的少女，像慕容采燕如此妖艷的女性，他只瞧一眼就會感到噁心。

因此，當慕容采燕向他詢問之時，他那冷冰冰的面頰立即顯示一股厭惡之色，同時哼了一聲道：「不。」

「不？」

這是一個十分單調的字眼，楚駿却以斬釘截鐵的語氣吐出。

有便宜不要，世上會有這麼愚蠢的傻瓜？

有，眼前就有一個。

慕容采燕相信楚駿是一個傻瓜，但，她更相信他很土，土得分辨不出自己的美麗。

所以她要走近他，向他炫耀一下。

慕容采燕嬌媚道：「爲什麼不呢？公子，你瞧瞧我……」

她搔首弄姿，盡可能的表演，除了沒有脫掉她身上的衣着，可以說已經八寶盡出了。

但……

「滾，我不要看見像妳這麼無恥的女人！」

慕容采燕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朶，憑她的姿色，竟會遭人如此唾棄。

只是言尤在耳，不由得她不信。

她的神色變了，一雙含情默默的桃花眼，忽然射出兩縷殺機。

祇不過她眼中的鋒芒一現即隱，仍然輕巧的一笑道：「滾？你不是在說笑話吧，公子。」

她說話之際又向前面跨出了兩步，右掌輕輕一送，一綫烏光像閃電一般的脫手奔出。

荊玉鳳是始終在注意慕容采燕的，但想不到她會笑裏藏刀，忽下殺手。

她明白那綫烏光是慕容采燕的獨門暗器「追魂燕子鏢」，燕嘴含有毒針，毒性劇烈無比。

只是變起倉促，她無法阻止慕容采燕的毒鏢，口中不由驚呼一聲，彈身向前急撲。

慕容采燕冷哼一聲，說道：「妳最好老實一點，妹子，他已經中了毒鏢，如果沒有我的獨門解藥，他必然活不過二個時辰。」

荊玉鳳聞言一呆，急忙使了一個千斤墜，硬生生將躍起的身形拉回地面。

慕容采燕得意的哈哈一笑道：「妹子究竟是明白人，好，妳現在問問他……」

她語音未落，忽然面色大變。

人雖免有得意忘形之時，只是慕容采燕的得意未免表現得太早了一點。

其實這不能怪她，自從她闖蕩江湖以來，追魂燕子鏢可以說百無一失。

現在她與楚駿伸手可及，在如此接近的距離出手，決不會出什麼差錯。

她的確是一舉中的，追魂燕子鏢十分準確的擊中了楚駿的要穴。

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她費盡心機，仍然犯了一次嚴重的錯誤。

因爲她不該將毒鏢插入楚駿的肝兪重穴。

楚駿的肝兪穴道之中，原已聚集着奇絕天下的寒毒，追魂燕子鏢的毒力不過像大海加上一瓢清水，根本發出不了任何作用。

可是這一鏢却震散了楚駿的寒毒，他在方城十日蒸洗的結果竟然毀於一旦。

他沒有因爲中毒而倒下去，雙目寒光一閃，右掌緩緩舉了起來。

慕容采燕大吃一驚，她又與楚駿的目光一觸，就感到一股寒意一直襲進她的內心。

當楚駿舉起右掌之時，她已經嗅出死亡的氣息，一個連追魂燕子鏢都無法傷害之人，這一掌她怎承受！

她當機立斷，不肯再作半分遲疑，足尖猛的一點地面，身形便像疾箭掠空一般倒竄而起。

此時楚駿的掌力也揮了出去，寒飆急掃，聲如雷鳴，她雖是見機得早，仍被掌力掃了一下。

凌空一個翻滾，她掉落三丈之外，但一蹶即起，眨眼之間便在山丫之上消失。

自然，她帶來的兩男兩女也像喪家之犬亡命的逃去。

荊玉鳳急忙奔到楚駿的身側，取下那隻追魂燕子鏢道：「你感覺怎樣，有沒有中毒的現象？」

楚駿嘆息一聲道：「沒有，不過寒毒被她震散，我的眼……」

荊玉鳳嬌軀一顫，一股不祥的陰影立即襲上她的心頭。

肝兪直接影响眼部神經，寒毒一旦四散，雙眼自是首當其衝。

她明白這是必然的結果，仍忍不住向楚駿的眼部瞧去。

眼是靈魂之窗，一般人都應該有神光射出。

但楚駿的眼眶之中只是一層濃霧，整個眼珠都被濃霧所淹沒。

她傷心的哭了，但抑壓着，只是在輕輕的抽搐。

楚駿的神情倒是出奇的平靜，雖是寒毒上衝，兩眼皆盲，好像這件不幸之事，是發生在別人的身上一般。

他摸索着摟緊荊玉鳳，眉峯輕輕一皺道：「玉鳳，我好像又錯了。」

荊玉鳳勉強止住悲聲道：「你又有什麼錯了？」

楚駿道：「我不該殺公孫修明他們的，這樣將會影响你們兄妹的感情。」

荊玉鳳道：「不，紅衣堡執法如山，兄妹的感情救不了我，有沒有殺公孫修明，咱們的處境還是相差不多，所以你實在勿須自責。」

楚駿道：「我不是這般想法？」

荊玉鳳道：「你是怎麼樣想法？說說看？」

楚駿道：「我認爲國法雖嚴，仍有天理人情的成份在內，妳是紅衣堡大、三堡主的同胞親妹妹，如果妳先見到他們，就不會發生什麼嚴重的後果。」

荊玉鳳不高興的哼了一聲道：「楚駿，你儘說這些做什麼。」

楚駿一嘆道：「玉鳳，妳不該放棄兄妹骨肉之情，我……只是一個來日無多的瞎子……」

荊玉鳳呆了一呆，忽然尖聲大叫道：「你想趕我走？」

楚駿道：「不是的，玉鳳，我是替妳着想。」

荊玉鳳道：「你如果當眞替我着想，就應該讓我寸步不離的跟着你，我實在告訴你吧，你想趕我走只有一個法子，像對付公孫修明一樣，殺了我。」

楚駿一呆道：「爲什麼呢？玉鳳，妳年輕，美麗，前程似錦……」

荊玉鳳幽幽一嘆道：「楚駿，你不瞭解我，也不瞭解一個女人。」

楚駿道：「哦。」

荊玉鳳道：「當一個女人將心交給一個男人之時，她同時也做了一個決定，禍福與共，生死不移，現在我如果離開你，那離開的祇不過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一具行屍走肉而已，那不如死了還來得乾淨，你說是麼？」

楚駿沒有回答，只是雙臂加力，將荊玉鳳的軀體摟得更緊了一些。

荊玉鳳仰起面頰，她的眼眶之上雖是沾滿了淚水，嘴角上却牽起了十分可愛的笑意。

她踮起脚頭，送過來深深一吻，然後在楚駿的耳旁輕輕道：「忘記我說的話了？咱們只要有一日的安樂，就不算虛渡此生，走吧，找個地方替你銀針過穴去。」

荊玉鳳生死不渝，堅貞不移的情操，使楚駿感動得淌下了淚水，現在他還能再說什麼，只好一切聽她的了。

他雙目失明，但武功仍在，只是行動有點不便，還不至對荊玉鳳主婢有太大的拖累。

由於避免紅衣堡的追踪，他們上了崤山，當晚就在一個狐穴之中歇了下來。

荊玉鳳不敢作絲毫躭擱，立即爲楚駿銀針過穴，當他沉沉睡去之後，她才安心的輕輕一吁。

秋月取過汗巾，爲荊玉鳳揩抹臉上的汗水，適才銀針過穴，她費去了不少眞力，此時難免感到有點疲乏。

不過她却無意調息，目光向秋月姊妹一瞥道：「天涯亡命，前途茫茫，妳們有什麼打算？」

秋心一怔道：「打算，小婢從未想到作什麼打算。」

荊玉鳳瞅着秋月道：「妳呢？」

秋月低聲道：「小婢不明白小姐的用意。」

荊玉鳳道：「我與楚少俠今後將天涯亡命，逃避紅衣堡的追殺，而且他雙目失明，寒毒遍體，一旦毒力攻心，也就是我與他離開人間的時辰，我想妳們如果能找

到安身處，就不必跟咱們作無謂犧牲。」

秋心大聲道：「不，咱們誓死追隨，決不離開小姐與楚少俠！」

秋月道：「小姐如果像楚少俠一樣要趕走小婢姐妹，妳同樣打錯了主意，有其主必有其奴，今後請小姐不要再作這樣的打算。」

荊玉鳳含着淚水點點頭道：「好吧，我不再說就是，妳們分班歇息，用一個人守衛。」秋月姊妹應了一聲，荊玉鳳逕自闔目調息起來。

× × ×

寒風怒吼，草木悲嚎！

荒山夜色，別有一番淒涼的景象。

祇不過那狐穴中却充塞着一片春意。

× × ×

天色約莫四鼓，楚駿正好一覺醒來，他瞧不見什麼，但胸懷中却有一種感觸。

他伸手摸索着，只覺得酥軟細嫩，滑不留手，好似撫摸到錦緞一般。

「玉鳳！是妳？」

「是的，相公，咱們應該實至名歸，他日聯袂九泉，才不致沒有一個名份。」

「唉，妳這是何苦！」

「相公！難道你還要讓我失望？」

至聖至情的流露，無法估計的犧牲，楚駿還能說些什麼？

幾番風雨之後，楚駿長長一嘆道：「玉鳳，妳的犧牲太大了，如果當眞還有來生，但願咱們能夠相逢。」

荊玉鳳道：「相公！只要你不後悔，今生我已經十分滿足。」

楚駿道：「犧牲的是妳，我有什麼後悔的？」

荊玉鳳道：「相公！難道你沒有發現我是敗柳殘花？」

楚駿一怔道：「什麼？敗柳殘花？我不懂。」

荊玉鳳道：「所以你現在應該明白，犧牲的並不是我。」

楚駿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妳說。」

荊玉鳳道：「紅衣堡堡規殘酷，任何人都難以忍受，且家兄大權旁落，實際上紅衣堡是控制在二堡主杜映辰的手中。」

楚駿道：「哦。」

荊玉鳳道：「杜映辰不止是陰狠狡詐，而且嗜色如命，他向我求婚不遂，竟恃强奪去了我的貞操……」

楚駿大怒道：「他既是妳的義兄，怎能做出禽獸般的惡行！」

荊玉鳳一嘆道：「他本來就是一個禽獸，還顧到什麼人倫！」

楚駿道：「如此重大之事，難道令兄就不替妳討還公道？」

荊玉鳳道：「家兄如果有這份能力，紅衣堡何至會有今日，所以當我第一次替你銀針過穴之時，就決心將這殘敗之身交給你了。」

楚駿緊摟住荊玉鳳胴體道：「不要自卑玉鳳，這事不能怪妳，而且我十分喜愛妳，以能有妳這樣一位妻子感到光榮。」

荊玉鳳道：「謝謝你，相公，還有一件事希望你能答允。」

楚駿道：「什麼事？」

荊玉鳳道：「秋月秋心與我名雖主婢，實際上情同姐妹，我希望你收她們做側室，她們姐妹是清白的，也可以聊補我對你的歉疚。」

楚駿道：「不要這樣說，玉鳳，我認爲妳是白璧無瑕，今後不許再提這些。」

荊玉鳳道：「好，我不提就是，不過秋月姐妹跟咱們無法分開，希望你能答允我的要求。」

楚駿一嘆道：「玉鳳，妳知道我已來日無多，何苦再害她們姐妹！」

荊玉鳳道：「不，適才我替你銀針過穴，發覺除了眼部受到傷害，並沒有什麼更壞的變化，只要時常以針灸診治，復原的希望不是沒有，我想在此地停留幾天之後，咱們去找蜘蛛夫人……」

楚駿道：「蜘蛛夫人是誰？」

荊玉鳳道：「蜘蛛夫人住在南海，醫術之精，當代無人能出其右，只要找到了她，你就可以藥到病除。」

最難消受美人恩，但在荊玉鳳安排之下，楚駿終於將秋月姐妹收爲側室。

不管他們的處境如何艱苦，新婚總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所以他們不得不在荒山之中停留幾天。另外一點必須停留的理由是楚駿雙目失明後，行動上十分不慣，爲了適應此種變故，必須多做練習。

荊玉鳳選擇了一塊樹林，用籐條繫上木樁，由她與秋月姐妹推動，叫楚駿在中間作應敵的訓練，雙目失明之人，最要緊的是聽風辨位，否則一旦遭遇多人圍攻，失明之人就難以應付了。

這項練習十分成功，縱然十幾二十根木樁撞向中央，他也輕易的閃避，並能準確的還擊。往日在師門他曾經習得一手好暗器「七步追風釘」，現在十丈之外的落葉飛花，他也能一擊中的。

十日匆匆過去了，這十天他們過得極爲甜蜜。在第十一天的凌晨，他們離開了崤山，準備穿越兩湖，直趨南海。

這天他們到達西坪，由於夕陽已經啣山，只好投店住宿。

西坪在伏牛山的南麓，雖然只是一個山鎭，因爲地當貫通陝豫鄂三省的官道，來往旅客十分之多。

他們住進一家「鴻發客棧」，要了兩間上房，在洗除風塵後，再到食堂進食。

客棧的食堂，是一個龍蛇混雜之處，也是一個最易招惹是非的地方。

楚駿自不會惹事，因爲他是個盲人。

但別人却偏偏找他，就因爲他是雙目失明之人。

「馬兄，你瞧……」

「瞧什麼？」

「那個瞎子竟然艷福不淺。」

「不錯，那三個娘兒好美！」

「咳，三朶鮮花插在一塊牛糞上，眞他娘的叫人瞧着生氣。」

「這還不簡單，給他搶過來就是。」

「好！就這麼辦。」

說話的，是個身着寶藍長衫，手中搖着一把摺扇，年歲已近四十，還是一副油頭粉臉，公子哥兒的打扮。另一人濃眉大眼，身着雙排扣的短裝，年齡約莫四十出頭，瞧外表像一個以武爲生的粗人。

他們羨慕楚駿艷福，存心向他找碴。

其實他們適才的對話，楚駿跟荊玉鳳等已聽得明明白白。

（未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千面寶寶（三）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江在總部接獲司馬洛在無線電通訊儀器發回的報告，說往偵查李艮，發現李艮與鍾博士案件絲毫無關。小江懊惱至極，此際一名屬下送進來一封函件，小江閱後，當地主持人向他詢問是否有什麼好消息，小江頹喪地答稱，今天似乎不是有好消息的日子，當地主主持人又問他那麼可是壞消息——

身處溫柔阱　面臨生死門

「是壞消息，但也不是意外的壞消息，」小江用手指敲着那份文件，「這與鍾博士的事情無關。是關於綠牡丹那件案子的，我以爲我們已經找到了她的所在，我們把她所在的屋子圍住了。動員了三十六個人員，結果發覺屋子原來是空的，假如我們的情報來源不是壞得豈有此理，那就是她是會隱形的。」

「哦，綠牡丹，」那當地的主持人點點頭。「我們已經找了她很久了，也許她是會隱形的。」

「目前她並不重要，」小江說，「重要的是鍾博士。而我們還沒有一點他的消息。」

「我看我們等一兩天吧，」那人說，「他既然肯定是來了這裏，不可能完全沒有消息，消息有時是需要一些時間才能走漏出來的。」

「對了，」小江說，「我等，但你們不能等，你們得向每一個可能的情報來源着手，一定要找到他的消息。」

「我們已經這樣做了，」那人說，「這件事是我的責任，他來了這裏，他就是我的責任，我也不想丟盡我的威風。」

「假如你把他找出來，」小江說，「那你可是眞威風透了，說不定你有機會取代我的職位呢！」

那人的臉紅了起來：「我從來沒有這樣想，我……在這裏已經很滿足了。」

「在我們這一行業，滿足不是一種好的表現，」小江說，「我們對一切都決不能滿足，我們必須向上爬，一件比一件做得更好！野心，幹勁，這才是我們需要的，我們最不需要的就是滿足！」

那人忽然想笑，因爲小江揮着拳頭時的模樣，很像戰事記錄片中的希特拉。但他又沒有笑出來。不能說小江的話是不對的。

「目前，」小江洩氣地說，「我們也祇好等了。」

是的，等是一個好辦法，情報終於會洩漏出來的，但這不是小江理想的情形，他希望的是在情報洩漏出來之前他先把情報發掘出來。比任何人先行一步。假如不能先行一步，那他這個組織有什麼用處？

× × ×

「眞奇怪，」文愛蓮懶洋洋地說，「我們已經等了一個星期了，還是一無所聞。你們江先生的情報組織是怎麼攪的？」

「這裏頭一定有古怪，」司馬洛說，「他們的情報工作是做得不錯的，尤其是在事後，即使鍾博士已經落入了某一個集團之手，他們也不會毫無所聞。也許是我有點毛病，也許我的腦筋退化了，我總覺得有點地方不大對，但是可想不出來，你知道嗎，隱隱約約在腦子的某一個地方，呼之欲出，可偏偏不出來。」

「我也知道，」文愛蓮說，「我也有這種經驗，這也許就是所謂靈感吧，當你不去想它時，它忽然就自己出來了！」

「我希望它現在就出來，」司馬洛一口呷下了半杯牛奶，又嘆了一口氣，「但也許這是因爲有些東西分散了我的精神。」

他看着她。看着她的胸前。她的胸前沒有任何遮掩，身上其他地方也沒有。她身上一點衣服也沒有穿。現在是早上，他們剛剛起床，而她剛剛把早餐拿到床上來給他。他們現在是在小江所供應的住所的床上了，司馬洛已經小心觀察過了，沒有任何偷聽器或者電眼設備，所以他們可以放心過戶內的天體生活。

「好呀，」文愛蓮說，「你又賴到我的身上來了。那我穿上衣服好了。」

「不，不，」司馬洛說，「這樣，你又會令我的心情壞下來了。」

「你這個人！」她把早餐的盤子拿走了，把一疊早報向他懷中一塞，「你的功課。」

司馬洛寫意地打開報紙。用不着起床就有早餐吃，早報送到身邊來，這是眞寫意的生活，假如報紙上不是充滿了壞新聞，那是更寫意了。第一版，頭條：謀殺。有時司馬洛有一種奇怪的想法，覺得這個時代的報紙編輯應該把傳統的做法倒轉過來。謀殺，自殺，槍殺，車禍，那是照例了，祇要闢一個小角落列出數目來就行。譬如昨天有多少宗謀殺，自殺，槍刦，車禍。完全沒有那一天才是眞正的大新聞，可以大寫特寫。

掀到國際新聞版，也沒有什麼令人舒服的新聞。這個國家向那個國家恫嚇，那個國家向

這個國家抗議，這個國家的外長發表了一篇油腔滑調的言論，祇是把一連串模稜兩可的句子串起來，可以表示任何意思。

人的世界愈來愈不適合人類生活了。

文愛蘭正在那小廚房裏乒乒乓乓地洗着碗碟。她叫道：「你知道嗎？我們在這裏浪費了一個星期，一無所得。早知如此，不如到古拉撒走一趟。假如我走了，現在我已回來了。」

司馬洛忽然凝住在那裏，就像一座石像。很久很久他才叫道：「你在說什麼？」

「我說早知如此，我已經去了古拉撒回來了，」文愛蓮叫着，碗碟還是在廚房裏乒乒乓乓地響着。

「出來講，我聽不清楚。」

「一會兒吧，我這裏還沒有完！」文愛蓮叫道。

「馬上出來！」司馬洛叫道：「這是一個命令！」

「好吧！」文愛蓮兩秒鐘之後就從廚房裏出來了，用一條布抹着手，委屈地看着司馬洛：「我從來不會讓人這樣指揮我，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我要讓你這樣指揮我！」

「坐在這裏。」司馬洛拍拍身邊的床。

「你怎麼了？」她說，「剛剛天亮之前我們才……現在你剛剛吃飽。」

「我是要你講古拉撒的事情，」司馬洛說，「爲什麼你要到古拉撒去。」

「上頭要我到古拉撒去訪問，」文愛蓮說，「我拒絕了。我正跟你在一起，而且這是一件更大的事情。但早知如此，我走了再回來也不要緊。」

「但現在你不能去了？」司馬洛說，「這個任務已經由別人接替了？」

「沒有。」文愛蓮說。

「爲什麼？」司馬洛問，「你們報社有很多人呀。」

「我會講他們的話，」文愛蓮說，「而且我以前到過那裏一次了。我認識巴沙總統。」

「假如你現在可以去的話，」司馬洛說，「你以爲上頭還會不會派你去？」

「當然會，」文愛蓮說，「巴沙總統不喜歡他不認識的人。我以前去過，他認識我。」

「文愛蓮！」司馬洛在她的屁股上一拍，「你是一個天才！」

「我不是一個天才，但我知道我祇是一個聰明人。」文愛蓮說。

「告訴我，古拉撒是怎樣一個國家。」司馬洛問。

「你不會不知道吧？」文愛蓮說。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我要你告訴我。」

「古拉撒嗎……這個國家盛產棉花和蔗糖，」文愛蓮說，「它跟隣國的魯乃國勢同水火，假如有機會，其中一國就會攻過去，但是仗打不成。他們之間的軍事實力差不多，一打就兩敗俱傷了。古拉撒生氣魯乃國控制了水路，它的出產要繞道從另一條航綫運出去，運費要加倍。魯乃國垂涎古拉撒的出產。但我認爲是古拉撒的總統不對，是他先擴充軍備，準備攻打過去的。他簡直是一個狂人。當然，我在文章上從來沒有這樣寫過。」

「告訴我，」司馬洛說，「爲什麼你的出版社忽然之間要你再去訪問巴沙總統呢？」

「這個狂人，」文愛蓮說，「最近他的口氣又大起來了，他似乎已經狂到不可收拾的階段，他對魯乃國提出許多不合理的抗議和要求，似乎隨時要攻過去似的。你也常常在報紙上看到的，尤其是這幾天。這是新聞，引起廣大注意的我們就要採訪。而且他還說他那裏發現了石油，正在開採，我們想看看他採的是水還是石油。」

「他的口氣，就像他有把握制勝似的。」司馬洛說。

「他是一個狂人，」文愛蓮說，「狂人對自己當然是充滿信心的。」

「也許他並不那麼强！」司馬洛說，「他不久就有把握制勝了。因爲鍾博士就在他的手中。」

「因爲什麼？」文愛蓮說。

「因爲鍾博士在他的手中，」司馬洛說，「鍾博士正在替他製造那飛彈。不需要飛彈基地，別人不容易探到。忽然之間，飛彈出來了，魯乃國那麼小的國家，一下子就可以把軍備炸完，巴沙的軍隊開過去，就是這麼簡單，什麼聯合國都制止不來，外間還未得到消息之前，事情已經過去了。」

「你瘋了嗎？祇因爲一個狂人在吹牛，你就認爲鍾博士在他手中，」文愛蓮說，「世界上還有不少像巴沙這樣的人，假如你每一個都懷疑——」司馬洛已經把一隻手指豎在她的嘴唇的前面，制止她說下去。

「文愛蓮，我覺得不對的就是這一點，我早該想起來的！」司馬洛說，「鍾博士給運到這裏來，送上古拉撒國的外交飛機。沒有人會檢查的。就這樣飛到古拉撒去，就是爲什麼完全沒有情報。領事館與這裏的黑社會不會有聯絡。」

文愛蓮看着司馬洛，臉上是一副如夢初醒的表情。她慢慢地說：「對了，這就是爲什麼要選中這個地方。古拉撒在經濟上跟這個地方很有關係。它的產品要繞道途經此地停一停。大部份的交易都是在這裏進行。」

「就是這樣，」司馬洛說，「我相信我們的謎是已經解決了。」

「你說得對，」文愛蓮說，「你是一個天才。這句話該由我說。」

「我現在要進你這一行了，」司馬洛說，「我也是記者，我跟你一起去訪問巴沙總統。採石油嗎？我看這是製造火箭的掩護。」

「這個……」文愛蓮皺着眉頭，「我不敢保證我能安排。我怎能向上頭解釋，我們的機構也許不會願意牽涉進這一件——一件這種事情裏的。」

「你用不着安排，」司馬洛說，「讓小江去安排這個好了。他是最擅長這個的。」

「他能够這樣做？」文愛蓮說，「我們的機構是不受外力影响的，我們是新開機構，我們是絕對不受外來的壓力的。」

「不是壓力，」司馬洛說，「祇是合作。有利的合作。你也跟我合作了，那小江跟你的上頭合作，有什麼不可以？不是壓力，祇是合作。」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好得多了，」文愛蓮說，「這替我省了不少痳煩。我實在沒有把握做得到這件事。」

「這個可以信任小江，」司馬洛說，「他是絕對值得信任的。他可以說一個秘密的外交家。讓我給他一個電話吧！」他伸手拿起電話聽筒，在別處他是不敢打電話的，但在這裏却不怕了，這裏是在小江那個組織的總部的範圍之內，假如這裏的電話都給偸聽了，那他們就什麼工作都不必做了。而且這裏的電話是有特殊設備的，裝有探測偸聽的電子設備。

但是文愛蓮一手按住了他的手，說：「不，不要，等一等，等一等，我們先談清楚這件事情。」

司馬洛聳聳肩，把手拿回來，看着她：「你想談些什麼？」

「你說我們進去把鍾博士救出來，」文愛蓮說，「但我還沒有答應。」

「我們不是已經講好了的嗎?」司馬洛說，「每一件事情都是由我作主的。」

「我知道，」文愛蓮說，「但你要我做的事情就是幫助你去把鍾博士救出來。你卻不知道另一件事，巴沙總統是一個狂人，而且在他這個小小的國家裏是沒有所謂法律的，他講的話就是法律，而他是最喜歡槍斃人。犯着他的尊嚴的，就是槍斃。律師在他的國家裏是沒有用的。」

「我從來沒有請過律師，」司馬洛說，「律師對我也是沒有用的。」

「我的意思是我害怕，」文愛蓮說，「你不明白嗎?我害怕。我是一個美麗的女人，身上有個子彈洞，我就不美麗了，而且我的美麗也用不着了。」

「這眞有趣！」司馬洛說，「你是我們最重要的人，你卻害怕，你不敢幹這件事！」

文愛蓮深呼吸着：「我的意思是，我得考慮一下，我——我不能馬上答應你！」

「你慢慢考慮好了，」司馬洛說，「你不肯去，也沒有辦法，我們還是要做這件事情的。」他又拿起電話。

「我……我還是去把碗碟洗好吧，」文愛蓮說，她連臉色也變了，顯然她是想進廚房裏掩飾一下她的臉色。

司馬洛用電話對小江報告了他的發現。小江很久很久沒有說話，後來他終於說：「我得調查一下，詳細調查一下！」

「別調查了，」司馬洛說，「我簡直肯定了鍾博士是在那裏的，既然如此，就別向那方面調查了。愈調查得多就愈難保密，消息一傳出去，我們要進古拉撒也不容易了。」

他花了好一段時間才說服了小江這一點，而文愛蓮也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才把那一點點碗碟洗好了。她在床上躺下來，伸了一個懶腰，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我猜你還沒有決定吧?」司馬洛說。

「我不知道，」文愛蓮說，「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假如我們失手——但另一方面，假如我們成功了，我可以寫一本書，這之後我就一生都用不着工作了。」

「你再花一點時間決定吧！」司馬洛說，「目前，我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那就是，我們還是走在蝎黨的前頭一步。前天晚上，李良進了醫院，斷了一條腿，一隻耳朵給割掉了。他說他是遇刦，但刦賊很少這樣做的，刦賊拿了錢就算了，他身上不會沒有現錢。而且事後小江的人在現場附近找到了他的名貴腕錶以及他裝滿鈔票的錢包，我猜是他自己丟掉的。」

「這個人是應有此報！」文愛蓮說，「我猜大概是我們的蝎黨朋友也找到他的身上去了，他們不相信他的故事。」

「不相信他說他告訴了我們的故事，」司馬洛說，「但是割下了一隻耳朵，弄斷了一條腿子之後，他們就相信了。他不能對警方說出這個故事，祇好說是遇刦，而他遇刦不可能沒有財物損失的，所以他祇好把錢包和腕錶丟掉了。」

「然而這些刦賊，你的朋友江先生卻沒有捉到。怎會呢?」文愛蓮說，「他應該知道會有人去找李良的。」

「他知道，」司馬洛說，「他們監視着李良，但李良的車子在開回家的途中轉了一個彎，離開了跟踪的車子的視綫。跟踪的車子再看見李良的車子時，李良的車子已經停在路邊，車中沒有人，顯然李良在幾秒鐘之內已給人用另一部車架走了。他們這次派來的是高手。」

「江先生派去的，卻不是高手。」文愛蓮說。

司馬洛聳聳肩：「暗箭難防，也不能太怪他們的呀。」

「我在想，」文愛蓮說，「假如我們到古拉撒去訪問，我們是不可能帶武器進去的。沒有武器，怎麼把鍾博士救出來?」

「總有辦法的，」司馬洛說，「要用武器的辦法，通常不是好辦法。而且，他們那裏亦不見得全沒有武器吧?他們一定有槍，我們要槍，就在他們那裏拿好了。」

「你瘋了！」文愛蓮說，「你不知道，你從一個人手上搶一把槍，是要把這個人殺掉的嗎?」

「這是意料中事了，」司馬洛說，「而且我也預算會殺一點人。我們總不能希望不流一滴血就把鍾博士救出來的呀！」

「殺人，」文愛蓮搖着頭，「我——我辦不到這種事。」

「我也不喜歡殺人，」司馬洛說，「然而有時，這種情形是不可避免的。假如給巴沙總統攻過魯乃國去，你猜會死多少人?」

「也許！」文愛蓮睜着那比嘴巴大的眼睛，「我們把這個巴沙總統也殺掉吧！他是一個狂人，我們把他殺掉了，他就不會再做什麼瘋狂的事情了！」

「這也不行，」司馬洛說，「他死了，魯乃國就要攻過來了。這也同樣會死很多人！」

「我不明白你，」文愛蓮嘆着氣，搖着頭，「你的膽子究竟有多大?你好像完全不知道什麼叫害怕。你似乎還是不明白，我們要去的這個是什麼地方。」

「我完全明白，」司馬洛說，「而且不久我就會很了解這個地方了。」

「意思是……?」

「小江不久就會派一架高空偵察機飛過古拉撒的上空，拍下詳細的照片。因此不久之後，我就可以知道巴沙總統這個所謂採石油的地方究竟有些什麼，每一間建築物與每間建築物距離有多少，裏面有些什麼可疑的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想出個把鍾博士救出來的計劃！」

「這倒是一個好辦法。」文愛蓮說。

「這就是跟小江合作的好處，」司馬洛說，「我們各有所長。有些事情我幹不來，有些事情他幹不來，通常是我幹不來的事情他幹得來，他幹得來的事情我幹不來。」

「假如你能拍到那地方的照片，了解那裏面的形勢，那就放心得多了。」文愛蓮說。

「你已經決定了……」司馬洛問。

「還沒有，」文愛蓮說，「先讓你看過了那些照片，讓我聽過了你的計劃，然後我們再決定吧！」

× × ×

他們在兩天之後就到達了古拉撒。

三個人。文愛蓮，司馬洛及小江三個人。小江堅持要親自來擔任這個任務，因爲他找不到另一個人可以代替他。而他認爲司馬洛一個人是不够的。司馬洛負責救出鍾博士，他要負責救出文愛蓮。因爲文愛蓮是沒有很強的自衞能力的。文愛蓮對小江的關心表示欣賞，不過司馬洛對這個卻另有解釋。

他說小江關心的完全是鍾博士，因爲小江認爲，假如情勢危急，司馬洛祇能選擇救一個人出去的時候，司馬洛一定選擇她而丟下鍾博士。因爲丟下鍾博士，鍾博士不會給巴沙總統槍斃，丟下她，她就死定了。他認爲這是騎士精神，但在小江的心目中，這卻是一個缺點。

他們給用一架漂亮而豪華的卡特力汽車載到巴沙總統的「油田」去。那是一架美國製的汽車，美國車之中的貴族汽車。由一位皮膚黧黑，表情非常莊嚴，而禮貌的司機駕駛。文愛蓮對司馬洛解釋，巴沙總統是一個很特別的人，他不用英國的勞斯萊斯，而用美國的卡特力，因爲他認爲這是一種進步的象徵。

「他自稱他是一個追上時代的人。」她在他的耳邊低聲說。

「然而他卻並沒有興趣仿傚美國的自由民主。」司馬洛也低聲說。

「這更證明他是一個狂人。」文愛蓮說。

他們談論巴沙總統時聲音都很低，雖然他們與司機之間是隔着一重玻璃，但難保這車中不會另有傳聲設備的。也許小江自己做這種事情做得最多，對這件事情也最有懷疑，所以他索性不參加討論，一聲也不出。

「但這的確是個美麗的國家。」司馬洛說。這塊小小的國土倒是山明水秀，風景絕佳。

「假如不是在戰爭的陰影之下，」文愛蓮說，「假如巴沙總統不是花那麼多錢去擴充軍備，這裏應該是一片樂土！」她嘆一口氣，「我不明白，有些人就是喜歡打仗。」

「也許巴沙總統也是關心世界人口爆炸問題的。」司馬洛說道。

「什麼?」文愛蓮問。

「有人認爲世界的人愈來愈多，現在已經太多了，將來會更多，終有一天，世界上的人會餓死，」司馬洛說，「而戰爭是最好解決的辦法。多打幾場仗，世界上，就會少了許多人了！」

「你瘋了！」文愛蓮的眼睛又比咀巴更大了，「你不是眞的相信這個吧，司馬洛?」

「哦，我是眞的相信這個的，」司馬洛說，「就像我眞的相信炸蚯蚓放湯是一道出名的食譜！」

「你這狂人！」文愛蓮咭咭地笑着。

小江側過頭瞪了他們一眼，他不覺得這是輕鬆的時候，他不明白他們在這樣一個時候怎麼還能够有講有笑的。

接着，美麗的風景就盡了，前頭是一塊平地，沒有樹木，但也不是沙漠，而是一大爿平坦的草原。這裏，卽使荒地也是美麗的。

直至車子到達了鐵絲網的前面，草才沒有了。那裏面是剷除了所有的草的泥地。鐵絲網外面是草地，鐵絲網之內則是泥地了。而與沿途所見的比較起來，這裏面的景物則是醜惡之至的。也許一位實業家會認爲這是美麗的景色。實業家的美感是與衆不同的，自然的美景是浪費，應該把所有的自然美景都毀掉，改建起工廠或者大厦來。總之這裏充滿了機械設備，司馬洛對於採取石油沒有很深的認識，但也不致於全無認識。他不承認這裏面很像是一座採油的地盤。那吵聲，間中還有一個滿身滿臉都沾了黑色原油的工人走過。

地質學家都表示懷疑，他們都差不多肯定這個國家的地下是沒有石油的，雖然巴沙總統亦並沒有興趣邀請他們到來證實一下。他祇是宣佈他這裏發現了石油，正在發展。但巴沙總統既然被公認是一個狂人，大家也不去研究了。他們祇是認爲這個狂人又是在吹一些祇有他自己才會相信的牛。

巴沙總統對這石油礦是那麼狂熱高興，他自己也不住在總統府中，而在這裏設立了一個臨時的住所，親自監督採油工程的進行。

但那鐵絲網是一個破綻。假如那些地質學家有機會到這裏來參觀，有機會知道司馬洛所知道的，假如他們有司馬洛那種特別敏銳的觀察力，他們就可能看出這鐵絲網是一個破綻了。三重鐵絲網，都是用刺鐵絲構成的。每一重鐵絲網相隔有五呎。假設有一個人要潛進這裏面或者要潛出來，他要爬過三重鐵絲網，這要花很多時間，守望塔上的守衛很難會看不見。這個設備可能比通電的鐵絲網更爲有效，而且很可能這三重鐵絲網都通了電，或者，照文愛蓮事前的分析，更可能祇是中間的一重通了電，一個人爬過了第一重，沒有什麼，再去爬中間的一重，就觸電了。巴沙總統是喜歡開這種玩笑的，他認爲這是他的幽默感。

總之，當車子經過鐵絲網的閘口時，司馬洛就覺得，假如要帶着鍾博士逃過這重鐵絲網，那他就需要一架坦克車，直衝過去。

不錯，這鐵絲網是一個破綻。巴沙總統要保護一些什麼?原油不是黃金，假設這裏眞是有原油開出來的話，亦不會有人來偸的。那些設備，搬不動的。至於採油的科技，這也不是秘密，這裏決不可能有比西方及中東更先進的採油技術。所以答案就很簡單了，巴沙總統是在保護着他的飛彈秘密，採油祇是一種掩護，那些原油可能是巴沙總統自己運進去再倒進地穴中的。在這裏的某一處，鍾博士正在替他製造飛彈。司馬洛也知道這某一處是什麼地方。從飛機上的照片，他看到這中間還有一個用三重鐵絲網圍着的地方，而這中間是一間巨大的鐵柵，好像飛機庫一樣。自然從空中看不到這鐵柵裏有些什麼，但那三重鐵絲網大致已經顯示出這裏面有些什麼了。

當然，比較複雜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把鍾博士從三重鐵絲網內弄出來。

車子經過了兩重關口，荷槍實彈的保安人員小心地看過了他們的樣子，對過了照片，然後又驗過了他們的通行證，才加以放行。幸而新聞記者是沒有一定的樣子的，任何人都可能是記者，因此司馬洛與小江雖然不是記者，也無法從外表看出來。

車子載着他們到達了一座用木板臨時搭起來的白色屋子，在門口停下了。這時已經是近黃昏了。巴沙總統說在這裏等他們吃晚飯。

他們下車，已經有一個人在那裏等着迎接他們，這個人自我介紹爲巴沙總統的副官泰勒。一個皮膚黧黑，而身裁高大的人，有滿腮又黑又濃的鬍子。當司馬洛一見到他時心中就有一奇怪的想法。假如他是千面寶寶，他可以想辦法把這人解決，而化裝成這個人的樣子——一個滿腮鬍子又戴着黑眼鏡的人是很容易假扮的，祇要同一副眼鏡，同樣的鬍子，同樣的身裁已經像得七七八八了，臉的其他部份根本不大有機會顯露。

可惜他不是千面寶寶，他雖然也懂得化裝，但那是替自己改變容貌的化裝，要把自己的樣子改變成跟另一個人一樣，這就是完全兩回事了。司馬洛眞希望他跟千面寶寶是朋友，這樣，就簡單得多了。他們兩個人，就可以把這件事情解決了。現在他卻要跟這樣兩個人進來。是文愛蓮的本事使他們能够進來的，但是他卻要有本領把文愛蓮弄出去，而且說不定還要把小江也弄出去。雖然他與小江認識了很久，他跟小江卻是從未以這種方式合作過。他祇是知道小江懂得用人，而指揮別人做事的本領是高強的。至於小江自己動手做事的時候本領又如何，他卻並未有機會欣賞過。

是的，這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那鐵絲網固然是一種困難，而鐵絲網裏面困難亦多着。

還有這個巴沙總統的副官泰勒，泰勒是一個值得畏懼的人。所謂副官，這個銜頭是相當含糊的，可能擔任任何工作。文愛蓮自己也不知道泰勒擔任的是什麼工作，但她知道巴沙總統很信任泰勒。巴沙總統信任泰勒，並不就表示別人可以信任泰勒。剛剛相反，泰勒可能替巴沙總統查出及決定哪一些人是應該消滅的人。司馬洛總覺得泰勒是不需要那副眼鏡的，那副眼鏡的作用也許不是爲了幫助泰勒的視力，而是用以掩飾那雙精明的眼睛。即使隔着那眼鏡片，司馬洛也可以看到泰勒有一雙精明的眼睛。好像老鷹一樣。老鷹可以從高空望下來，看到一隻小老鼠在走動，而且撲下來，把小老

鼠抓起。

泰勒就有老鷹的眼睛，也可能是一個像老鷹的人。每當司馬洛與泰勒的眼光接觸的時候，他頸背上的汗毛就不由自主地直豎起來。泰勒的眼光就像能看透他的心事，而且那眼睛裏含着一種諷刺的神情，就像已經看穿了他是誰，以及看穿了他們是來這裏幹什麼的。

後來，司馬洛就知道他果然是有理由畏懼這個人的。

至於巴沙總統，則不過是一個狂人而已。也是一個聰明的人，但是是一個狂人，這也是可以從眼睛看出來的。一個人的瘋狂，首先就是從眼睛顯露出來。

受過高深教育，這是絕無疑問的事情。從資料上司馬洛早已知道巴沙總統是美國及英國留學生，學的是政治及經濟，但他怎會從這兩個自由民主國家學到這種絕對獨裁的統治手法，那祇有天知道了。

一個接近六十歲的老人，頭是光禿如鏡的，打扮得很講究，講一口流利的英語，而且極力表現紳士風度。這最後一點他並不成功。他表演紳士的角色，就像叫早年的差利·卓別靈扮演紳士的角色。

但他熱愛他這個國家，這一點是絕無疑問的。他熱愛自己這個國家的美麗風景，而且引以為榮。

在他們晚餐的時候，當泰勒不時以老鷹般的眼光看穿三個人的心事時，巴沙總統差不多沒有停止過講話，而他所講的題目是關於這裏的風景多過關於這裏的石油問題。

「我們這裏地下有着極豐富的石油藏量，這是毫無疑問的，」巴沙總統說，「但是我絕對沒有意思為了石油而破壞我們這裏的風光。你看，外面那些機械多麼醜惡?假如我們全國到處都架起了這種醜惡的東西，那我們還有什麼剩下來的?不，我祇是打算作有限度的開採，發展我們的經濟，讓人民可以得到更美的生活！」

這話司馬洛倒是同意的。雖然最後一段他却不相信，假如巴沙總統眞的採到石油而得到額外的收入，他會用這些錢去買更多的槍械、大炮、坦克車。但不是飛機。這國家太小了，空軍是不實際的，戰鬥噴射機一起飛，差不多就要越過邊境而侵犯別人的領空了。

至於文愛蓮提出關於石油的問題，巴沙總統的回答則是含糊得很，他說他這裏的採油的設備還是在嬰兒時代，但他舉出他預算可以採到的數量則並不是嬰兒時代的數量。對於開採石油，他顯然比司馬洛知道得更少。司馬洛更加肯定這裏是根本沒有什麼石油了。

巴沙總統隨即又把話題轉回風景方面了。「各位，」他說，「假如你們欣賞敝國的風景的話，那等着瞧瞧敝國的日出。朝陽是美麗的，但是你沒有看過敝國的日出，那麼你就沒有看過眞正美麗的朝陽！」

「這一點我倒可以作證。」文愛蓮說。

「對了，」巴沙總統說，「文小姐以前到過這裏，我看，使她最留戀的大概還是這裏的日出吧?」他背誦了幾段大文豪的詩篇，都是形容日出的美麗的，「但假如他們到過這裏看日出的話，他們一定會把他們的詩寫得更美麗！我愛這裏的日出，所以我習慣早起，我喜歡在朝陽之下辦理那些令我煩惱的事，這樣，我就不會那麼煩惱，可以容忍整個白天！你無法形容這裏的日出的美麗，正如你無法形容文小姐的美麗。」

司馬洛說：「我形容文小姐美麗的時候，我說她的眼睛比她的咀巴還要大！」

「呀！天才！」巴沙總統一拍桌子，「天！你是個天才！司馬洛先生，我看你不祇是一位優秀的記者而已，你一定會成為一位大作家。你那麼善於用文字形容那些形容不來的美麗，對了，眼睛比咀巴大，多麼恰當的形容！我好幾次都差不多都說出口了，現在，你却替我說出來！明天，你一定得替我創作一兩句形容詞，形容我們這裏的日出！」

「我試試吧！」司馬洛說。

當他們在討論着日出的美麗，文愛蓮的美麗，而文愛蓮紅着臉低下頭，小江則毫無表情地坐在那裏不說什麼的時候，泰勒的眼睛則忙着在看穿他們的心事，泰勒的眼睛使司馬洛消化不良，也給司馬洛以一種不祥的預感。他還不知道是多麼不祥，不然他肚子裏的食物要成為化石了。因為泰勒使他沒有機會看到明天的日出，即使看到，他也絕不會有任何美感了。

由於巴沙總統是習慣早起的，所以他在晚飯之後不久就回到他的屋子去睡覺了。與他們的屋子不同，巴沙總統的屋子是另外一間，有武裝的衛兵守衛着的。

他們三個人洗了一個澡之後，就走到屋前的空地上去散步，因為屋前的空地是不可能有什麼偷聽設備的，而這種偷聽設備，他們相信他們房間裏有的是。

「我們得提防這個泰勒！」小江說。

「我很高興你有這種感覺。」司馬洛說。

「這個人有一個可怕的地方，」小江說，「我形容不出來。」

「他的眼睛，就像已經看穿了我們似的。」司馬洛說。

「怪不得巴沙總統說你是天才，」小江說，「你說得很對。也許你明天也能創作幾句很好的形容辭，形容這裏的日出！」

「這並不難，」司馬洛說，「祇要我想着我們可愛的文小姐，美麗的形容辭便自然地出來了。」

「我沒有心情跟你開玩笑，」文愛蓮說，「假如你們動手的時候，第一個要殺死的人就是他！」

「你不是不贊成殺人的嗎?」司馬洛說。

「在這裏不同的，」文愛蓮說，「假如我們失敗，我就要死了，我們得消滅最大的障礙。我們的最大障礙就是泰勒，泰勒是一個非常精明的人，沒有了泰勒，巴沙總統不過是個狂人吧了。」

「這一點我早已想到了，」司馬洛說，「我的黑名單上第一個名字就是他，祇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夠在他消滅我們之前先消滅他！」

「還有一點奇怪的，」小江說，「我在他的眼睛裏還看到另一種奇怪的神情，就像是憐憫，或者覺得可惜，幾乎像是這樣。」

「這一次是你的天才了，」司馬洛說，「你形容出來了，但他可惜什麼?可惜他要殺死我們?」

「也許是可惜我，」文愛蓮說，「上一次我來這裏的時候，他半夜闖進我的房間。」

「哦?」司馬洛抬起一邊眉毛，「結果發生了什麼?」

「結果，我費了好一番唇舌才把他勸走了，」文愛蓮說，「我告訴巴沙總統對我也有意思……」

「巴沙總統對你也有意思?」司馬洛問。

「你看不出來吧，」文愛蓮禁不住露出一個光榮的微笑，「祇不過他又要作紳士狀，想不出辦法怎樣着手吧了。我告訴泰勒，假如他碰了我，我一定要告訴巴沙總統，他就不得不知難而退了。」

「看來你對泰勒倒是有私仇的！」司馬洛說。

「我祇是照事論事而已，」文愛蓮說。

「對了，」司馬洛說，「順帶一提，你可有注意到，當我們在這裏面吃晚飯時，我們的行李給人細細地搜索過了嗎?」

「我也有注意到。」小江說。

「我早告訴你們會這樣的，」文愛蓮說，「所以我才不贊成你帶武器來。」

「我的衣箱底的暗格也給弄開了。」司馬洛說。

「你的衣箱底也有暗格?」文愛蓮瞪着他，「為什麼你要做這樣的傻事，無緣無故地要去惹人疑心。」

「暗格裏不過放了一叠美鈔，」司馬洛說，「這不過是一種防盜設備，錢放在小偷不會找得到的地方，這不會使他們疑心，祇是會減少他們的疑心吧了。他們以為我以為他們找不到的地方，他們找到了，但裏面沒有什麼可疑的東西，這樣他們就不疑心了。我認為讓他們空着手離開，他們反而會不高興的。」

「這倒是一個好辦法！」小江說。

「好了，」文愛蓮說，「我們也得回到房間裏去睡覺了，明天一早要陪巴沙總統看日出呢。」

「你先去睡吧，」司馬洛說，「我還想看清楚形勢，看看我們如何能實行我們計劃。」

文愛蓮進去了，司馬洛與小江兩個人在屋前的空地散步，留心着周圍的情形，入夜，採油的活動就暫時停止了，由於巴沙總統也是住在這裏。假如機器日夜不停地開，那他可無法入睡了。

但也不是完全停頓，在遠離他們的地方，那鐵絲網內的鐵絲網之內，那間飛機庫一般的建築裏還是隱約傳來着某些機械在操作着的聲音。

「我猜鍾博士正在那裏面開夜工，」小江說着時，背脊却是朝着那座神秘建築物，以避免旁人看出他們的話題就是在那座建築物上。

「但是兵士太多了。」司馬洛說。

以一座採油場來說，這裏面的兵士可眞是太多了。這是另一個破綻，但這個破綻對於司馬洛是有妨礙的。司馬洛的初步計劃是相當簡單的，把鍾博士弄到手，搶奪兩部拖拉機，撞過鐵絲網出去，到了平地上，接應的直升機飛過邊境來接他們，就是這麼簡單，古拉撒沒有空軍，不能追，祇要行動夠快，而陸與空之間時間配合得準，就可以成功了。但他們並沒有預算這裏面也有許多兵士。似乎每一個角落都有兩個荷着輕機槍的兵士在巡邏，輕機槍，假如他們在這種情形之下逃出去，即使逃得出去，身上的子彈洞一定也不會少。

「也許，」小江說，「我們需要改變計劃了?」

「住上兩天再算吧，」司馬洛說，「也許晚上才是有這麼多兵士，也許白天沒有的，住上一兩天，我們就可以弄清楚了，現在，正如文愛蓮所說，我也得早點睡覺了，因為明天一早還要陪巴沙總統看日出，而且我還得陪他提供兩句詩句。」

他們兩個都各自回到房間裏去了。

而在文愛蓮的房間裏，文愛蓮正在把她的照相機拆開來，旁邊放着幾筒菲林，她看來是在修整相機，但是假如細心一點看看，就覺得她的行動相當怪異。她在相機的這個地方抽出一件零件，這個地方抽出一件零件，又從每一筒菲林的軸裏各抽出一件奇怪的零件。

不久，她的面前就堆滿了一堆奇形怪狀的零件。她以靈巧而熟純的手勢把這些零件裝嵌起來，便成為了一把小手槍。這小手槍的樣子雖然有點怪異，與別的手槍不同，但毫無疑問地是一把小手槍。

現在她所欠的就是子彈了。

她打開化裝箱子，把裏面放着的起碼十支不同顏色的唇羔取出來了六支，每一支都打開了，小心地用一隻眉毛鉗探進唇羔裏面，拑出了一件細細長長的金屬物，形狀也跟唇羔筒本身差不多的。那即是說形狀就像子彈，事實上那就是子彈，不久，她的面前就放着六顆這樣的子彈了，唇羔上留下來的洞口，她祇要輕輕一壓，就自動封閉了。

她用紙巾小心地把子彈上沾着的唇羔抹去，把子彈納進小手槍內，於是她就有了一把細彈的六發手槍了。

假如司馬洛看到了，一定會覺得奇怪，這樣一位女記者，怎麼會有這種特殊的設備，但她這種特殊的設備是絕對不打算讓司馬洛知道的。

她把唇羔，照相機及菲林都放好了，然後把槍放進衣袋裏，熄了燈，走到窗前，把窗簾拉開一點縫，向外面望望。她可以看到兩個荷着輕機槍的兵士在她的視綫之中走過。在三十秒鐘之後，又有另外兩個走過，她搖搖頭，低聲地自言自語着：「兵士多得像螞蟻，司馬洛怎能進行他的計劃?我知道他是一個創造奇跡的專家，但我倒想看看，他這一次是怎樣創造奇跡了。」

房門上一陣細碎而奇異的聲音使她一驚而轉過身來，隨即回到床上，躺下了，在身上蓋上了一張薄被。

那細碎的聲音再響了一陣，門就打開了，文愛蓮難以置信地睜大眼睛，一個高大的人站在門口。

文愛蓮伸手拉亮了床頭燈，泰勒。

泰勒站在門口，手中拿着一瓶白蘭地，對文愛蓮傻傻地笑着，雖然那雙眼睛却一點也不傻，還是銳利如一雙老鷹的眼睛。

「泰勒先生，」文愛蓮說，「你來這裏幹什麼?」

泰勒微笑，揮動一下手中的酒瓶，把門關上了，再把門閂推上，吃吃笑着：「你一定在奇怪，文小姐，你明明在裏面推上門閂，我怎可以進來?我們這裏的門是有點秘密的，有一個秘密的方法可以從外把門打開，偉大的泰勒先生的發明！」他轉過來，舉起酒瓶喝了一口，「上帝保佑泰勒先生！」

「泰勒先生！」文愛蓮說：「你醉了。」

「沒有醉，」泰勒說，「我可以用泰勒的信譽向你保證，我並沒有醉，我祇是多喝了一點酒，但是酒精並不足以影响我的審美眼光。我還是懂得欣賞你的美麗。」

他把一張椅子拉到床邊，跨在那裏，拿着酒瓶的兩隻手擱在椅背上。可惜床的另一邊就靠着牆壁，文愛蓮不能夠從那邊逃下去。

「泰勒先生，」她說道，「你究竟想幹什麼?」

「談，祇是談。」泰勒說。

「這不是談話的時間，也不是談話的地方，為什麼不等明天呢?」文愛蓮說。

「這是談話的時間，也是談話的地方，」泰勒說，「白天，我就沒有時間跟你單獨談話了。」

文愛蓮盡量顯得冷冰冰地瞪着泰勒：「我跟你之間並沒有值得單獨談的事情！」但她那冷冰冰的眼光却瞪不倒泰勒的老鷹般的眼睛，結果她還是不得不把眼睛避開了。

「我是來這裏跟你談生意的。」泰勒說。

「生意?」文愛蓮皺眉，「我不明白。我不是在這裏做生意的。」

「你需要我，」泰勒說，「你們中國人有一句話：『牡丹雖好，也要綠葉扶持』，你是牡丹，我是綠葉。」

文愛蓮全身都像浸進了冰水之中，泰勒與她交談一直是用流利的英語，但是當他提到牡

丹與綠葉時，却是用很純正的中國發音，而她知道泰勒是從未學過中文的。

而且泰勒這句中文也另有一些使她毛骨悚然的地方。她說：「你醉了，泰勒先生！」

泰勒把眼鏡脫下來，放下酒瓶，掏出手帕拭抹着：「我並沒有醉，文小姐，假如我是醉了，我怎麼會知道，你這兩位同事司馬洛先生及江先生其實並不是你的同事，這個姓江的是一個情報組織的高層人員，而這個司馬洛，一個高級的江湖客。」

「我……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泰勒先生？」文愛蓮說：「看眞的不明白。」

「你以爲這種事情我會亂講的嗎？假如我不清楚，我會亂講？」泰勒說。

「有這樣的事情？」文愛蓮說：「你——你沒有弄錯吧？」她的手慢慢伸到被子下面。

泰勒忽然不講英語了，他以純正的中文說：「你也別在我的面前裝天眞了，文小姐。你的手在拿着些什麼？一把手槍嗎？我奇怪你會有一把手槍，但你殺死了我，你也逃不出這裏的。」

文愛蓮靜了一陣，然後吶吶着：「泰勒先生，我看——」

「別再來這一套了，別再告訴我我是弄錯了，」泰勒先生說：「你是最不糊塗的一個。你知道的事情他們不知道，而他們知道的事情你不知道。多麼可愛的一朵牡丹，蝎黨的綠牡丹，而人們都以爲你已經是一個年老色衰的中年婦人了。你在執行你的工作時總是化裝成一個中年婦人，每一次都不同樣子，但都是中年婦人。而且在你闖蕩江湖的年數來說，也沒有人相信你會是這麼年輕。告訴我，你究竟是駐顏有術，抑或是你在很年輕很年輕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殺人了？」

文愛蓮的手從被子下面出來了，手上就有那把奇怪的小手槍。她說：「你的手，泰勒先生，就拿着眼鏡好了，有什麼不對的動作，一顆子彈就進入你的心臟。」

「然後又如何呢？」泰勒說：「等着巴沙總統把你們捉起來，槍斃？」

「我並不想殺你，泰勒先生，」文愛蓮說：「你要活着，總可以把我帶走。我知道巴沙總統信任你，你是唯一可以在這裏自由出入的人。」

「我猜你大概也想我一起把鍾博士帶走吧？」泰勒說。

文愛蓮的眼睛閃動一下：「我是這樣希望，不過我相信你一定不肯這樣做了，因爲假如你這樣做了，巴沙總統也會把你槍斃，所以，祇要把我帶走就行，就算我這一次的任務失敗好了。」

「那你兩位朋友呢？」泰勒問。

「他們不是我的朋友！」文愛蓮說：「他們不過是兩個傻瓜！」

泰勒不由得格格地笑了起來：「唔，兩個傻瓜，司馬洛是被認爲世界上最精明的人之一，而在你綠牡丹的面前却不過是一個傻瓜！對了，他是一個傻瓜，他讓你把他帶進來，把鍾博士救出去，把你也救出去，然後，當你們到了安全的地方時，你就拿出你這把有趣的小手槍來，威脅他們，把鍾博士擄走。連多謝也沒有一聲，告訴我，你打算把他們兩個殺死還是把他們捉回去？」

「這個問題現在不需要研究了，」文愛蓮冷酷地說：「別忘記，泰勒先生，這槍還是指着你的心臟，雖然殺死了你，我還是要死，但我也不想死的，我死，我就一定把你也帶走。你當然也不想死的，既然如此，你把我帶走好了，這樣，我們就兩個人都不必死！」

「你走了，他們呢？」泰勒問。

「他們……他們不是我的責任，」文愛蓮說：「你回來的時候叫巴沙總統把他們槍斃好了！現在，泰勒先生，轉過身子，把手放在牆壁上，兩腿分開，脚尖離開牆脚三呎，我要換衣服，換好了衣服之後我們就走。」

泰勒沒有動，祇是涎臉而笑：「我們的時間還多着，文小姐，你還有時間回答我的問題，你究竟是駐顏有術，還是很年輕就開始殺人了？」

「我並不年輕，」文愛蓮說：「我今年已經三十一歲！」

「三十一歲？」泰勒詫異地說：「但你看來却像祇有二十一些，究竟你有什麼秘訣？」

「沒有秘訣，」文愛蓮說：「我的外表就是生來衰老得很慢，但我的心却不是，我可以把六顆子彈送進你的心臟而我也不會哭。不過，正如你所說，我們還有一些時間玩問答遊戲，我倒想知道你怎會識破我的身份。就是我們的組織裏，也沒有幾個人有機會見過我的眞面目。」

「我知道得很多，」泰勒說，「你守在那裏，等着機會把鍾博士擄出來。你故意守在司馬洛附近，以爲司馬洛可以帶你進入鍾博士的屋子，然而你却不知道司馬洛祇是碰巧在那裏的。其餘的一半是猜的；你是蝎黨派來的，除了巴沙總統之外祇有蝎黨也想把鍾博士擄到手。你一個人還打算利用司馬洛進行這件事，你一定是個一流高手，你一定是綠牡丹。而且我不相信綠牡丹會是一個中年婦人，她每一次都以中年婦人的面目出現，這正表示她不是一個中年婦人。我祇是在年紀方面猜錯了，你果然是個中年婦人！一個不會衰老的中年婦人。」

「好了，泰勒，」文愛蓮說，「現在轉過去！」

泰勒還是沒有動，他微笑着：「以你的年紀，你不會還羞於在男人的面前脫衣了吧？我倒很想欣賞一下你的身體有多青春？」

假如文愛蓮因爲他這一句話而震怒的話，她也沒有在臉上表示出來。她祇是默默地站起身，把身上的睡衣卸下來，睡衣下面，她是什麼都沒有穿的。那具青春的肉體使人目爲之眩，她看來的確不像三十一歲，甚至二十五歲也不像。

泰勒吹了一聲口哨：「好一朶牡丹，我希望我是你的綠葉，事實上，我們的確是天生一對！」

文愛蓮迅速地拿起乳罩及三角褲穿上，又再在外面穿了一套胭脂色的獵裝，闊褲脚的。她的姿勢極其美妙，美妙在於她一面穿衣服時，槍嘴一面對着泰勒的心臟，穿衣服的動作完全沒有影响她的槍的角度，每一秒鐘她都可以把一顆子彈放進泰勒的心臟，泰勒完全沒有動手的機會。而泰勒亦沒有作這企圖。

「好了，我們走吧！」文愛蓮說。

「這樣出去？」泰勒說：「兵士們看見你拿着槍，他們馬上就把你射得一身都是子彈洞了！」

「當我們出去的時候，你攬着我的肩，」文愛蓮的槍像蛇一般竄進獵裝的寬大衣袋裏，槍嘴却隔着衣袋對着泰勒，「我的槍指着你的腰。我這槍有很特別的子彈，子彈雖然小，但是是特別軟的鉛頭，特別大的火力，進去時一個小洞，出去時就是足球一般大的洞，所以你別亂動，現在走吧！」

泰勒仍然坐在那裏不肯動。他說：「文小姐，你以爲我是怎麼樣一個傻瓜？我知道了你是什麼人，爲什麼我不派兵士來抓你出去，要自己來跟你談？好給你一個機會，用槍威脅我嗎？」

「這倒是眞的！爲什麼？」文愛蓮問。

「坐下來，我們再談談吧！」泰勒說：「當我最初進來的時候，我說我是要跟你談生意的，記得嗎？」

文愛蓮遲疑一下，迷惘地在床上坐了下來：「例如什麼生意？」

「例如，」泰勒說：「你們願意出多少錢把鍾博士買出去？」

「你——在開玩笑！」文愛蓮說。

「我像是在開玩笑嗎？」泰勒說。他現在的表情很嚴肅了。

「活着的？」文愛蓮道。

「活着的，」泰勒說：「我們這裏有直升機，我祇要把你們兩個人載上直升機，開走，就是這麼簡單，這樣祇有泰勒可以辦到，泰勒可以在這裏自由通行。」

「那你怎對巴沙總統交代？」文愛蓮問。

「我不必向他交代，」泰勒說：「因爲我不會回來了。」

「我——我不相信，」文愛蓮說：「你——？你對巴沙總統是忠心的，而且你在這裏有一切，離開了這裏，你就是一個逃亡者，我不能相信。多少錢都不能使你離開這裏的。」

「你有沒有想到過，忠心的泰勒怎麼會講得一口這樣流利的中國語？」泰勒說：「他頓一頓，讓她有機會細味他的話，然後柔聲地說：「泰勒已經死了。我不是泰勒！」

文愛蓮呆了好幾秒鐘，就像給雷殛着似的。她終於說：「那你……你是誰？」

「我的樣子跟泰勒一樣，講話跟泰勒一樣，但我不是泰勒，你以爲我是誰？」

「你是……你就是——他們稱爲千面寶寶的人？」文愛蓮說。

「對了，」這個跟泰勒一樣的人說，「我先變成小江，把司馬洛擊暈，然後變成司馬洛，把小江擊暈，把鍾博士弄出來，賣給泰勒，然後，我變成了泰勒！」得意地微笑：「現在我仍然是泰勒的樣子，你暫時就稱我爲泰勒好了。」

文愛蓮細細地審視着他，看不出什麼破綻，但那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就是破綻。她知道眞正的泰勒決不可能在這樣短的一段時間內講的這麼流利。

「多少錢？」泰勒問：「你願出多少？」

「跟你交易似乎不是一件可靠的事，」文愛蓮說：「泰勒跟你交易，泰勒死掉了！」

「是的，泰勒死掉了，」得意的微笑，也略有一點可惜的神情，「泰勒死掉了。你知道他是怎樣死的嗎？他開一間罐頭廠，出產罐頭肉漿。我把他放進輾肉機內，現在，許多他所出產的罐頭之內都有他自己了。眞正是對辦貨，你知道嗎？那罐頭商標上有泰勒自己的畫像，罐頭裏有他自己的肉。自然，我很小心沒把泰勒出產的肉漿包括在我們晚餐菜單內。但這裏有不少人民想吃泰勒的肉，剝泰勒的皮，他們是得償所願了，雖然他們也是並不知道。」

文愛蓮顯出噁心的表情，假如這樣一個人可能會有這種感覺的話。她說：「你的幽默感我實在不懂得欣賞！」

「這是泰勒的幽默感，巴沙總統和泰勒都有一種很可厭的幽默感，巴沙總統喜歡把他討厭的人揭露，泰勒喜歡把他所忌的人放進罐頭裏。他會設宴款待這個人，很誠心的樣子，把這人灌醉了，然後拿到罐頭廠去，裝進罐頭裏。他就是想這樣對我。當我知道他要把我灌醉的時候，我就裝醉。他獨自一人把我運到罐頭廠去——這種工作，他當然是必須獨自一人做的。我沒有別的辦法，我非把他殺死不可，而且我非把他裝罐不可。這是唯一的辦法把他的屍體完全消滅，不會給發現。你得相信我，我不是願意這樣做的。這是我一生最難的一件工作，因爲我在事前並沒有充足的準備，沒有了泰勒，我不能離開罐頭廠。那廠裏有夜班的人員守着，他的司機也在外面等着。假如我不以泰勒的身份出去，我就無法離開！」

「你果然幹得很好，」文愛蓮說：「而且這一次沒有喉嚨痛的毛病了！」

「我一回到泰勒家裏，巴沙總統就召見泰勒，要跟泰勒談一些機密的事情，關於鍾博士製造飛彈的計劃。他早已經準備好了這個採取石油的區域，給鍾博士使用的。你想想看，在我變成了泰勒之後不到兩個鐘頭，我就得以泰勒的聲音跟巴沙總統談一些我知道得很模糊的事情。不過我猜，一個人爲了生存，那是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得到的。好在巴沙總統是個狂人，他的心全部都放到了飛彈的上面去了。我告訴你，這是我一生最難的一件工作，並可以說是我一生最大的成就！當我瞞過了巴沙總統之後，我忽然對這個角色很感興趣，於是我就逗留下來了。」

「你玩火的本領和膽量眞令人佩服，」文愛蓮說：「也許有一天，泰勒會再一次失踪，而你變成了巴沙總統？」

泰勒微笑：「這個主意我並不是沒有考慮過，泰勒不一定要再失踪的。祇要兩個人不在同一時間出現就行了，不過可惜這主意不能實行，巴沙總統身裁太矮小了。」

「這對我倒是一種安慰，」文愛蓮說：「還好這世界上也有些角色是你所不能扮演的，否則，難保有一天你不會以我的身份出現。」

「總之，」泰勒說：「我的等待證明是有價值的。現在，我不可以把鍾博士再出賣一次了，多少錢？你們願意出多少錢？」

「活的還是死的？」文愛蓮說。

「當然是活的，」泰勒說：「而且我可以保證。這老頭子現在正在興緻勃勃，再給他一個星期的時間，他就可以把第一批飛彈弄好了。他似乎並不計較這飛彈是作什麼用途的，祇要有人肯出錢讓他去研究，他就十分之感激了。他既然肯替巴沙總統這樣一個狂人工作，他當然也肯替你們工作。」

「我們不是要他的工作，」文愛蓮說：「我們祇是要他的工作價值。他祇是一件貨。我們到了手，也是要轉賣的。巴沙總統出多少錢從你手上把他買回來的？」

「三十萬美金。」泰勒說。

「這價錢不貴，」文愛蓮說：「假如你是賣給我們，我們起碼可出五十萬。」

「先到先得，」泰勒說：「是他們先跟我接頭的。」

「假如我們把他再賣回給巴沙總統，」文愛蓮說：「你以爲巴沙總統又願意出多少？」

「賣回給巴沙總統？」泰勒詫異地看着她：「爲什麼？」

「因爲他是一個一定肯買的客戶，」文愛蓮說：「他看着那些差一點就完成的飛彈，也等於是看着一個差一點就完成的夢想！他是非買不可的。」

「再出五十萬吧，我看，」泰勒說：「照我所知，他現在的經濟情況並不太好，他不能夠再多出！」

「五十萬是太小的價錢了，」文愛蓮說：「不過，假如沒有別人能出再高的價錢時，我們再賣給他好了。這是最後的選擇。因此，我們給你二十萬。」

「二十萬似乎少一點。」泰勒說。

「別忘記，你早已收了三十萬，而且，你的選擇範圍是不大的，你不賣給我們，就不能再賣給什麼人了。」文愛蓮得意地微笑着。

「即使你們再賣給巴沙總統，」泰勒說：「你們還是可以賺三十萬。」

「而這是最低的估計，」文愛蓮說，「我相信一定有人願意比我們出得更多！」

「那麼，你這兩個同伴如何？」泰勒說：「他們也是你們得而甘之的人物，我可以把他們也給你帶走。沒有什麼麻煩的，巴沙總統這裏有些藥油，可以令人一睡不醒的，我可以裝醉，過去邀他們一起喝兩杯，他們非喝不可的。你們願意出多少錢？」

文愛蓮搖搖頭：「這兩個不買了，把他們留下來，讓巴沙總統對付好了。你說槍斃是巴沙總統的幽默感？那就把他們留下來欣賞巴沙總統的幽默感好了！」

「這眞可惜，」泰勒聳聳肩：「還有什麼我可以帶走賣給你的嗎？可以賣的就要賣，反正我是不會有機會回來這裏的了。」

「我看沒有了！」文愛蓮說：「現在，泰勒先生，我們走吧！」

泰勒雖然已經表明了來意和身份，文愛蓮的看法卻還是一點都未曾動搖，她仍然堅持要照剛才她所提議的辦法，泰勒摟着她的肩，而她的槍在那大大的衣袋裏抵着泰勒的腰，他們就這樣一起通過那些荷槍的守衛，向那一座另外由三重鐵絲網圍繞的黑色鐵棚走過去。

泰勒在這裏果然是很權威的，兵士們見到他都要敬禮，而當他們看見泰勒擁着這個女人時，他們也祇是感到羨慕，而並不感到懷疑。

懷疑？祇有泰勒有資格懷疑他們，他們是絕對沒有資格懷疑泰勒的。他們經過那鐵絲網的關口，那裏的守衛也是毫無疑問地放他們進去了。

裏面有着更爲複雜的科學設備，強烈的燈光照耀着

火箭升空之類的事情，是要專家才能明白的，文愛蓮雖然不致於完全不懂，不過也祇是略識皮毛而已。但是卽使一個完全不懂的人，也看得見這裏是正在進行着一些什麼事情。有兩隻飛彈的外殼已經準備好了，有八呎長。顯然這裏面不會是玩具廠，沒有人會製造八呎長的飛彈玩具的，而且，飛彈的周圍又是有着那許多複雜的儀器。鍾博士的工作進度眞快。似乎祇要有充足的資金以及讓他自由發展，他就可以廢寢忘餐地工作了。他是一件值得賣的貨物。鍾博士正在埋頭埋腦地正在工作，這邊走走，那邊看看，就像一個精力充沛，活潑迅速的小伙子，假如他並不是在做着這樣一件他所極感興趣事情，也許他就不會走得這麼快了。

「那個人，」文愛蓮在泰勒的耳邊說，「他正在看我們，他像有點懷疑！」

泰勒並沒有回過頭看她所指的那個人。他知道她所指的是誰。他也低聲說：「那就是貝高，他是在這裏負責保安工作的。他的工作就是懷疑任何人。」

「包括你？」文愛蓮問。

「當然不包括我，」泰勒說，「他沒有資格懷疑泰勒，亦不敢懷疑泰勒，我猜他現在是好奇多於懷疑，飛彈這件事應該是絕對保守秘密，不讓外人知道的，而你是記者，他奇怪你看過之後會不會在你的刋物上披露出來。不過他並不擔心，既然是泰勒把你帶進來的，一切後果，當然是由泰勒負責了。笑吧！」

文愛蓮是一個機伶的人，她馬上就發出一陣笑聲，一陣放浪的笑聲，就像是泰勒剛剛在她的耳邊講了一句對她調戲的話，但是她並不介意。

跟着文愛蓮又說：「已經弄好了？」

「還沒有，」泰勒說，「但我們去問鍾博士吧！」

他們走到鍾博士面前。一個瘦小的老人，頭差不多全禿了，臉上沒有血色，就像隨時都會老死似的，但那雙眼睛卻不是，那雙小小的眼睛在老花眼鏡後面閃爍着一種近乎燃燒般的光芒。有人說生存的意志可以把死神驅走，現在鍾博士就是這樣。他有着高度的生存意志，卽使他的肉體已經支持不住了，他還是不肯放棄，假如他要死，他也要在工作完成之後才死。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件工作，也無疑地是他視爲一生最偉大的成就。

泰勒擁着文愛蓮走到他的面前，說道：「鍾博士，讓我來介紹，這位是我的女朋友文小姐！」

鍾博士祇是抬頭瞥了她一眼，點點頭算是招呼。他對女人並不感興趣。他的愛人就是手邊的工作。他立卽又低頭弄着一件複雜的零件，上面佈滿了各種顏色的電綫的。

泰勒說：「文小姐想知道，你的玩具弄好了沒有？」

鍾博士的頭霍的抬起來，表情是近乎猙獰的。他嚴肅地說：「這並不是玩具！」顯然，他雖然有着豐富的科學天才，他的幽默感的藏量卻是剛好相反的。

「我們祇是講得輕鬆一點吧了，」泰勒說，「文小姐想知道，你這偉大的發明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文小姐對飛彈熟悉嗎？」鍾博士問。

文愛蓮聳聳肩：「當我看到一隻飛彈的時候，我就知道那是一隻飛彈，我知道的就是這麼多。」

「那麼我也不能對你解釋這種工作是多麼複雜了。」鍾博士說。

「有你在這裏，我可一點不擔心這個問題。」文愛蓮對他作了一個嫵媚的微笑。

「我祇能告訴你，還有一個星期，」鍾博士說，「還有一個星期，最先的兩隻就可以完成，這之後就容易了。」

「你的樣子看來很疲倦，」文愛蓮說，「你不需要休息一下嗎？時間這樣晚了，你好像已經很久沒有睡過。」

「三天三夜！」鍾博士自豪地說，「我差不多沒有闔上過眼皮。」

「你不能這樣下去的，」文愛蓮說，「健康要緊。沒有健康，你就什麼都沒有了。」

「一個年紀老的人是不需要休息太多的，」鍾博士說，「油燈在快要點完的時候會有一陣特別亮，而且，我愛我的工作。我不能停，我一停，一切都要停下來了。」

「你不能吩咐別人做嗎？」文愛蓮說，「這裏有許多人帮你！」

「呀，不行！」鍾博士搖着頭，「沒有人能代替我！這是重要的階段。當最先兩隻完成了之後，他們就可以照着樣子做，但，現在不行！」

文愛蓮很滿意了。假如有人能代替鍾博士的話，那鍾博士就不值得這許多錢了。

泰勒說：「文小姐的意思是，你應該去鬆弛一下。我們現在要到城裏去走走。你跟我們一起去吧。」

「什麼？」鍾博士說，「我們要浪費寶貴的時間？」

「我們有的是時間，」泰勒說，「而且，這是總統的命令。總統關心你的健康！」

那邊的保安人員露出難以置信的神情，因爲他知道巴沙總統並不關心什麼人的健康，雖然他從不在口頭上承認，他與這國家的許多人一樣，都知道他們的總統是個狂人，祇是想盡快完成這件任務，不過，他也知道泰勒亦是一個狂人，另一種狂人，泰勒喜歡把拂逆自己的人裝進罐頭裏的。

他沒有興趣吃泰勒所出產的罐頭，亦沒有興趣成爲罐頭裏的東西，因此他對這件事情也不願意發表什麼意見了。這時泰勒轉對這個保

安人員說：「貝高，你到外面去替我弄好直升機吧。我要自己駕駛直升機送鍾博士出去！」

貝高馬上轉身走出去，他知道泰勒的習慣也是不喜歡人家指出他的錯誤，尤其當那眞正的錯誤時。鍾博士則抗議：「但……但……」

「對不起，鍾博士，」泰勒聳聳肩，「這是總統的命令。你知道我們的總統的，他好客，希望別人在他的招待之下生活得很愉快，很健康，假如健康出了問題的話，他就很不開心了。」

鍾博士祇好聳聳肩，拿起了一塊乾凈的棉紗來抹去手上的油漬。連他也聽得出泰勒的話裏那恫嚇的意味。

「來吧，鍾博士，來吧！」泰勒說。

他們從那間飛彈製造廠的另一個門口出去，那裏正停着一架直升飛機，而機師站在旁邊，跟貝高一起，機師詫異地說：「泰勒先生，你不要我嗎？」

「不必了，」泰勒說，「我要讓文小姐知道，我泰勒是一個多麼多才多藝的男人！來，鍾博士，你出來！」

他用一隻手扶着鍾博士，讓他先行上了直升機，而另一條手臂還是攬着文愛蓮的肩。貝高也有着老鷹般的眼睛，他也覺得泰勒這動作很古怪，而文愛蓮的身子與泰勒貼得太緊了，而且文愛蓮的一隻手又是放在袋裏，幾乎像她的手上是拿着一把槍似的。

但貝高不敢採取什麼行動，假如他猜錯了，他就會變成罐頭食品。

泰勒把文愛蓮拖起來，抱着她登上了直升機，而文愛蓮那隻手還是放在袋裏。

泰勒把文愛蓮在一個座位上放好，自己也在駕駛位上坐好了。可惜泰勒的身子遮住了文愛蓮的身子，貝高無法看到文愛蓮的手現在又是放在什麼地方。

泰勒伸手過來拉上直升機的門，把門關上之前對貝高說：「你去告訴總統我們已經起程吧！」

這時貝高就知道情形很不對了，巴沙總統要早起，從來不准任何人在這樣晚的時間去騷擾他的。而且爲什麼要叫他去講？直升機起飛的聲音，難道巴沙總統會聽不到嗎？假如巴沙總統現在是醒着的。

但是直升機門已經關上了，螺旋槳也開始轉動起來，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音，螺旋槳造成的那陣大風把貝高的頭髮吹得飄揚起來。

直升機的長尾巴首先抬起，跟着機身也升起了。

這個時候已經太遲了，貝高是無法對直升機採取什麼行動的，因此他也沒有等直升機升得很高了，他祇是馬上就回頭跑進工廠內，跑向一隻紅色的電話。

這隻是緊急熱綫電話，有什麼特別事情就用這電話與泰勒通話，或者與巴沙總統通話。現在，泰勒當然不會在那邊接這電話了，因貝高準備打電話給總統，騷擾總統的睡眠，這當然也是一件嚴重的事情，不過這是泰勒的命令，有什麼責任，就由泰勒去負好了。

但貝高連這個間接的責任也不需要負，當他走到電話面前，而直升機的引擎聲已遠去時，電話已經響起來了。他抓起電話，巴沙總統的聲音吼叫道：「是誰把直升機開走了。」

「泰勒先生，跟那位文小姐，他們載着鍾博士到城裏去玩——」

「他們什麼？」巴沙總統的聲音似乎要把那聽筒也震碎了。

「泰勒先生說這是你的命令——」

「他喝醉了！」巴沙總統叫道：「我沒有下過這樣的命令！」頓一頓，「你們那裏有無綫電的，用無綫電跟飛機上聯絡，叫他們馬上回來！」

這個命令祇需要兩分鐘就執行妥當了。貝高又用那紅色電話向巴沙總統報告：「泰勒先生沒有回答，祇是那位文小姐回答。她說——呃——她的大意是她不會回來了，假如鍾博士回來，你得準備一些錢——」

「這是什麼意思？」巴沙總統吼道。

「看來是那女人用槍威脅着泰勒先生把他們帶走的，」貝高說，「我早就有點懷疑，但……但……」

「你馬上去把他們追回來，貝高！」巴沙總統吼道。

「但我們……我們就祇有那一部直升飛機，他們已經開走了。」貝高滿頭大汗地回答。

「我們有車子呀！」巴沙總統叫道。

「但車子是沒有可能追上直升飛機的！」貝高說。

「我叫你去追他，你就去追！」巴沙總統吼道，「這是你的責任！你不把他們追回來，我就要把你槍斃！」

「我……我試試吧！」貝高說。現在他全身都是汗了，就像剛剛洗過了一個淋浴。

× × ×

直升飛機飛走，司馬洛和小江也聽到，但他們都猜不到是怎麼回事，而由於他們每人都佔一間房間，分隔開來，不便在三更半夜裏叙首商量，因此他們並不知道文愛蓮已經不在她的房間中了。當直升飛機的聲音去遠了之後，他們便再倒頭而睡。司馬洛估計他們大約睡了一個鐘頭。

跟着，雜沓的皮靴聲就衝到房門口，房門打開了，整間房間都是兵士，每一個兵士手中都是拿着輕機槍，而每一把輕機槍都是對準着他，假如這些輕機槍一齊發射的話，他的身子就要穿滿了子彈洞，而除了子彈洞之外什麼都沒有了。卽使神通廣大的司馬洛，也知道這不是抵抗的時候，因此他乖乖地舉起雙手，說：「怎麼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沒有人回答他。一個官階較高的軍官走進來，在他的兩手上套上了一雙手鐐，鎖上了，然後把他拖下床，說：「走！」

「可以讓我先換衣服嗎？」司馬洛說。

他得到的回答就是一隻槍嘴抵在背上，把他推向門口。他不但沒有機會穿着衣服，而且連靴子也沒有機會穿上。他給推出了門口，看見隣房的小江也是受到了同樣的待遇。有點意外的是，對門房中的文愛蓮則並沒有給押出來。也許文愛蓮早已帶走了。

「我們做錯了什麼？」小江問。

「我沒有做錯什麼，」司馬洛說，「一定是你做錯了什麼。」

「我也沒有做錯了什麼，」小江說，「我不過是睡覺吧了。」

「我們很快就可以知道是錯在什麼地方了。」司馬洛說。

那些兵士們以絕對壓倒性的優勢把他們押出了門外，走向巴沙總統所住的那另一間屋子。光着脚走在沙地上，這當然是不大好受的。但在司馬洛卻暫時沒有擔心這一點了。

他們進入了巴沙總統的屋子，不久之前他們在那裏受到晚飯招待的大廳。巴沙總統已經在那裏等着他們了。巴沙總統也是像他們一樣穿着睡衣，一樣頭髮蓬亂，不過他當然比他們舒服得多，他是坐在沙發上，而且背上沒有輕機槍在威脅着。

那雙眼睛是駭人的，一個狂人，在十分憤怒的時候，他的眼神絕對講不上是美麗的了。

巴沙總統看了他們一會，然後微笑，狼一般的微笑：「我看，你們也不會知道你們的文小姐是在什麼地方吧？」 ③ （未完）



一月完民間俠義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楓紅山莊（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潘長清偕廖四爺、辛八夜探楓紅山莊，遭人伏圍，一殘廢少女現身發話，聲明彼等隱居此地，與世無爭，但也不願遭人打擾，要潘長清保證從此不再到來，她當放他們平安離去，對於許南坤失蹤的事，表示一無所知，潘長清只好怏怏而回。翌日，潘長清遇一陌生老人邀他往酒樓一叙，那陌生老人似對潘長清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指出昨晚潘長清所找到的楓紅山莊並非眞址，眞的楓紅山莊是在莊內盡頭，又說許南坤就在莊內，鼓勵他再往，潘長清爲難地說出爬山的困難，廖四似已超過他的能耐——

驀逢神秘客　巧遇有心人

那陌生老者道：「那就對了！除他之外，別人恐怕無法上去。」

潘長清道：「可是，我昨晚曾經在山頂上見到殘廢少女。」

「那是因爲有一條路從深谷中通往山頂，也就是說，從住得有人的山莊到眩人耳目的山莊之間有路可達。」

「你是根據什麼作這種判斷呢？」

「先是猜想……深谷中的山莊已經建造十年了，山頂上的山莊是這兩、三年才出現的，由此可見，他們化費了很長的時間來開這條路，看來我終於證實了。」

「如何證實的？」

「我進去過。」

「你進去過？」潘長清現在才是最大的吃驚。

「你不用懷疑，我也不必吹牛。因爲我要爲你帶路。」

「何時？」

「今晚。」

潘長清霍地站了起來，他扳着臉，大有怫然不悅，拂袖而去之概。

「怎麼啦？」對方却很鎭定，坐在那兒，輕輕地問。

「我發現你這個人的花招很多，而且說起話來也前後矛盾。」

「這恐怕是誤會。」

「絕不是。」

「那麼，你說說看。」

「楓紅山莊在深谷中，不在絕壁之頂，你爲什麼教我再去召集廖四爺，他除了會爬山之外，再也不會什麼，他甚至還需要別人的保護，以你的精明，還會想不到嗎？」

「年輕人！你知道十年的時間有多長嗎？」

「三千六百五十天。」

「如果一日三省，你算算看我已反省了多少次？我不會再犯錯誤了。」

潘長清道：「你並沒有直截了當地回答我的問題。」

「也許，我們還會再度攀登上絕壁之頂。」

「那也不需要廖四爺作嚮導。」

「需要。」

「不需要。你不是說，深谷裏面開了一條路直達山頂嗎？」

「是的。如果我們能從狹窄的山壁縫隙中進入深谷，那當然是一切順利，如果那條通道中有阻碍，我們就可能先要登上絕壁之頂，走那條路進入深谷，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唔？不過……」

「年輕人，請你不要提出太多的問題來。」

「最少我還需要問兩件事，而且你必須提出答案。」

「你很倔强。」

「因爲我是潘星五的兒子。」

「看來我非馴服不可，問吧！」

「貴姓大名？」

「我姓魯，名成貴，你從來就沒有聽過這個名字，所以你也不必去猜想這個名字是眞是假。」

「好！魯先生！第二個問題就太重要了，你爲什麼如此關心這件事？」

「我已經說過了，我是代表公理與正義。」

「不挾帶一點私人感情？」

「年輕人！你這句話問得太厲害了，我是人，不是神，不可能那樣高超，我得承認，這內中包含了私人的恩怨。」

「我明白了，你的行動，不是爲了許南坤，只是藉許南坤的失踪事件，來索取公道。」

「對！我要索取公道，而且還要破開一個陰謀。」

「你爲什麼找上我？」

「因爲你是潘星五的兒子。」

「潘星五的兒子又怎麼樣呢？」

「你應該是個有正義感的人。」

「魯先生！我不想再多問什麼了，事實將是最好的解釋，你還需要交代我什麼事嗎？」

「年輕人！如果不是你故意不提，你就一定是個粗心的人。」

「你是說，我有許多事該問的而沒有問？」

「是的。」

「那些呢？」

「我一開始，就提到了張二爺和四喜子。」

「在遇見你之前我就已經有數了。」

「哦？你發覺了什麼？」

「四喜子在言語中同情楓紅山莊。」

「你認爲他們是楓紅山莊的人？」

「是的。」

「錯了。」

「你的話經常讓人吃驚。」

「他們是許大爺的眼綫。」

「哦？眼綫？監視誰？」

「監視楓紅山莊。」

「魯先生！你的提示非但沒有使我了解情況，反而使我更糊塗了。」

「如果我說許大爺是個騙子，你會相信嗎？」

「我不但不會相信，還會打落你滿嘴的牙齒。」

「那麼，你認爲，他是怎麼樣一個人呢？」

「他正直，善良，在地方上誰都知道他是一個大善士。」

「如果我說他是一個殘酷得像是野獸一般，你是更不會相信了。」

「當然。」

「事實上他的確是一個騙子。」

「他騙了你什麼？」

「很大的一筆錢。」

「這簡直是天大的謊言；第一，福華錢莊資財雄厚，他不可能這樣作；第二，就算他眞的這樣作，你也不會放過他。」

「我當然不會放過他。」

「你可以向他要錢。」

「沒有憑據。」

長清道：「一大筆金錢過手，怎會沒有憑據？」

「因爲我們曾經是好朋友。」

「曾經是好朋友？」

「那是十年之前的事，現在我們是生死不容的敵人。我決心用最嚴酷的手段報復他。」

「你還說他如野獸般殘酷。」

「千眞萬確。」

「事證呢？」

「你見過。」

「我從來就沒有見到許大爺作過任何壞事。」

「但是你見過那個殘廢少女。」

「那少女又怎麼樣？」

「她是許大爺的女兒。」

潘長清就好像突然見到高山頂傾倒般地驚駭，半晌，他才輕輕地問：「你沒有弄錯嗎？」

「我方才已說過，我跟他曾經是好朋友。」

「繼續說吧！」

「那可憐的少女生下來就雙腿殘廢，許大爺視她爲眼中釘，因爲根據古老的說法，大人作了缺德事，才會生出殘廢的兒女，他想將這個使他羞於示人的女兒丟棄，殺害，被他的老婆一再攔阻。後來，由於他決不肯留下這個殘廢的少女，他老婆只得帶着這個可憐的女兒逃走了。」

「我怎麼從來沒有聽說過？」

「有太多，太多的人，都沒有聽說過這件事。」

「你是怎麼聽說的呢？」

「許大爺告訴我的。」

「這種天大的秘密，他怎麼會告訴你的呢？」

「你又忘了，我們曾經是好朋友。」

「好朋友之間也應該有秘密。」

「但他不得不告訴我，因爲我有一大筆錢存在他那兒，我去提却提不出來，他痛哭流涕地告訴我，說他的老婆對他不忠，跟人私奔，不但帶走了他的女兒，還帶走了一大筆錢。」

「你聽了之後呢？」

「我當然同情他，好朋友嘛！錢，是小事，慢慢再說。後來我發現他錢莊的情況很好，又去提那筆錢，他竟然完全否認我存錢的事。」

「你就這樣放過了他？」

「我大吵大鬧，被你老子派人將我抓了去，你老子向我要憑據，我說沒有，因此你老子以訛詐的罪名送我到監牢去關了

一年。」

「你記恨先父嗎?」

「不!他沒有錯。」

「謝謝你。」

「出獄後,我變成了個訛詐的人,親友不恥,鄉里不容,我只有淚跡天涯。」

潘長清實在無法說什麼,只得嘆了一口氣來表示他的同情與關切。

「但是,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件事情,我開始從各方面着手,調查這件事,終於被我查出了一些眉毛。」

「就是你剛才告訴我的那些?」

「是的。」

潘長清道:「他老婆是否眞的帶了一筆錢走呢?」

「那並不重要。」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現在,我已不打算追回那筆錢,就算他老婆眞的是帶走了那筆錢,也是他的錯……」

「魯先生!你的目的究竟何在?」

「我要揭穿他的眞面目,讓所有的人都明白,他並不是什麼善士,只是一個惡魔。」

「報復?」

「如果你一定要這麼說的話,我也不否認。」

「但我成了帮兇。」

「不是。」

「報復已經不是解決仇恨的最佳方法,而我帮你報復,豈不……?」

「年輕人!你這樣說就錯了。你是潘星五的兒子,在令尊來說,這是一樁沒有了結的公案,你有義務使之水落石出,眞象大白。」

「魯先生,楓紅山莊那邊怎麼樣?」

「他們不肯合作。這不怪他們,因爲他們已對任何人失去了信心。」

潘長清道:「你約我去探楓紅山莊的目的何在?」

「我剛才就說過了,這件事情必須弄個水落石出,公諸以世,讓世人對這個人到底是惡魔?還是善士?來作一個公平的評批。」

潘長清道:「魯先生!關於此事,我是另有看法。」

「好!我先聽聽。」

「首先,我覺得我這麼作有揭人隱私之嫌。」

「嗯!再往下說。」

「一個人生來就有愛美憎醜的天性,許大爺有這種想法,我們也不應責之過嚴;再說得明確一點,我們也無權責備他。就算他當初的想法是不對的,這許多年來他也許深深在責備自己,所以才作了許多善事來補過。如果我們硬說他內心險惡,外表僞善,是一個雙面人,那就失之公正了。」

「年輕人!你畢竟是潘星五的兒子,的確有獨特的見解,佩服!佩服!不過,當你再了解一些情況之後,你就絕不會這樣說了。」

「哦?……」

「他大概在三年多以前就知道他的髮妻和殘廢的女兒住在楓紅山莊,如果他眞是如你所說的悔悟前非,他應該怎麼作?是不是應該去將她們接回來,以敍天倫之樂?哼!事實上他作的是更殘酷的事。」

「更殘酷的事?」潘長清的口氣中充滿了疑惑。

「他想將這對可憐的母女殺害,一方面是想報復,一方面是想杜絕這件使他顏面無光的事外洩。」

「魯先生!」潘長清的語氣中透露了明顯的不悅。「一個人紅口白牙,說話是要負責任的。」

「我當然願意負責。」

「好!拿憑據來。」

「首先,他買通野舖子的父女倆,嚴密監視楓紅山莊的行動。請問:如無歹毒意念,此舉有必要嗎?」

「嗯!請繼續說。」

「然後,他買通江湖上的歹徒,幾番追殺,結果反被一帮忠僕將歹徒撲殺於楓紅谷口。去年曾發生過一次,昨天又發生了一次,是你親眼所看見的。」

潘長清不禁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如果一切屬實,這位許大爺也就太可怕了。

半晌,他才開了口:「許南坤是許大爺親生的兒子嗎?」

「當然親生的,而且與那殘廢少女共一母,他是殘廢少女的哥哥。」

「當初他母親離家時,爲什麼不將他一起帶走呢?」

「由此更可證明,他母親離去並不是爲了氣憤或報復,純粹是爲了保護那個生來殘缺的可憐女兒。」

潘長清道:「如今爲什麼又要來綁架她的兒子?」

「誰說綁架來着?」

潘長清道:「你不是說,許南坤在楓紅山莊嗎?」

「我是這麼說的,並不是他母親將他綁架,而是他去找他的母親和妹妹。」

「他知道母親和妹妹在楓紅山莊?」

「知道。」

「他怎麼會知道?」

「是我告訴他的。而且我鼓勵他去楓紅山莊找他的母親和妹妹。」

潘長清非常沉默,非常冷靜。他在暗暗衡量整個事態:如果許大爺眞如這姓魯的所說,是那樣卑鄙,那樣險惡,固然令人寒心,非常可怕,然而這個姓魯的却要更可怕十倍:可怕得就像一個充滿了毒素的物體。他的報復方法比任何一種毒素還要毒,他不會一刀殺死許大爺,而是慢慢地,慢慢地去啃蝕他,讓許大爺嚐到撕肝裂肺般的痛楚。

公理與正義是無私的,主持公理與伸張正義的目的是使善良抬頭,抑制邪惡。犯罪的人固應得到懲罰,但是並非處心積慮地要使犯罪者承受痛苦。姓魯的如今有了這種意念,他的動機是否純正,毫無疑問是要打個折扣的了。

潘長清是想在心裏,口中却沒有說出來。

「年輕人!你在考慮什麼?」

「我感到爲難。」

「爲難?我不明白。」

「我不能信任你一面之辭,却又不能不信。」

「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事實來證明。」

「是的。我們何時去?」

「今晚。」

「在那兒碰頭?」

「在張二爺的野舖子裏。」

「你最好說一個正確時刻。」

「八點到九點之間。」

「一定要帶着廖四爺和辛八嗎?」

「我希望你帶着他們。」

潘長清道:「好!我想先走一步,咱們晚上見。」

「我不希望你在許大爺面前提起這件事。」

「放心,我不會那麼儍。」

「雖然你不儍,但,你也差一點上了當。」

「誰要眞以爲我會上他的當,那個人才是天下第一號大儍瓜。」

潘長清心想:這個世故老練的人應該聽得出他的絃外之音。其實,他已犯了心虛的毛病,說這種話的人,都是對自己沒有把握,怕上別人當的人。

這家茶樓是潘長清常來的,他起身離座,向櫃上打招呼,將茶食錢記在他的賬下。掌櫃的却向他暗暗打了一個眼色。

潘長清本想先一步離開的,現在他只得將姓魯的先送走了。姓魯的出了茶樓,拐了彎,他才向櫃上問道:「掌櫃的!有什麼事嗎?」

「有您一封信,送信的人特別交代交給你的時候不能有別人在場,所以……」

信封上寫着「潘長清兄台親啓」幾個字,那個「親」字旁邊還加了好幾個圈。看字蹟,似曾相識,却又想不起在那裏見過。

潘長清沒有立刻拆信,却問這封信是什麼樣一個人送來的。

「是個外鄉人,大概三十靠邊。」

「他沒說爲什麼送到你這兒來?」

「他說,一時找不到你,知道你每日都到這裏來坐坐,所以托我轉交。」

「謝啦!」

潘長清很沉得住氣,回到住處,關上門,他才拆信。抽出信箋,他先迫不及待地看下欵,赫然是「小弟南坤拜上」幾個字。

再看內容,寥寥幾個字:

「長清哥!關於小弟之事,請你不必過問,你素來疼我,護我,一定不會讓我失望。詳情日後當面談。」

潘長清突然發現情況愈來愈撲朔迷離,最令他感到困惑的是他無法作出一個正確而又果斷的判斷。

他再看信,的確是許南坤的親筆,但又怎能確定許南坤不是在被逼迫的情況之下寫的呢?

他作了一個短暫的考慮,決定到福華錢莊去找許大爺談一談,任何一面之辭都不能作爲他作正確判斷的依據。

許大爺正忙着在查對錢莊的存欵,那些能動用,那些不能動用,他很仔細地在賬房研討,看樣子,他是眞的準備付贖金了。

潘長清坐在客廳裏等,過了半個鐘頭,許大爺才將手邊的事情擱下,到他面前坐下,皺皺眉問道:「長清!有事嗎?」

「許老伯!你說昨天在天福茶樓有個人找你去,說什麼暫時不急……」

「嗯!怎麼樣?」

「我想知道那個人的模樣兒。」

「嗯……四十多歲,人很正派,不是本地人。」

「你能描述得更詳細一點嗎?」

許大爺就將那人描述了一遍,不過,潘長清很失望,並不是剛才跟他晤談的那個人。

潘長清又稍稍考慮了一下,終於還是將許南坤那封信交給了許大爺。

許大爺看了之後,吁了口氣:「唉!只要南坤平安無事,我就放心了。」

潘長清道:「老伯!我對南坤這封信感到懷疑。」

「懷疑什麼呢?」

「這封信大概是別人唸一句,他寫一句,並非出於他的本意。」

「何以見得呢?」

「一個作兒子的,怎能不在信裏問候父親,這似乎太不近情理了。」

許大爺楞楞地望着潘長清,沒有說一句話。

潘長清又接着說:「想不到還有人會怕我,爲什麼怕我呢?這封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我置身事外。」

「長清!就照我的決定辦吧!」

「付贖金?」

「是的。」

「你付得出來?」

「可以勉强湊足。」

「如何能相信付了贖金之後　南坤就能平安歸來?」

「這……?」

「老伯,絕非我多事,你將錢湊足之後,一定會有人來跟你商談,我希望老伯能將接觸的情況隨時告訴我。」

「好吧!我會隨時找你商量。」

長清道:「老伯!還有什麼事需要我作的嗎?」

「長清!你已經忙了一天一夜,去歇着吧!」

離開福華錢莊之後,潘長清不停地問自己,爲什麼自己不將那個姓魯的所說的話告訴許大爺?難道自己已經對他的話深信不疑?已經確信許大爺當年曾經作過那樣一件缺乏人性的事?

像嗎?可惜人的外表並不和內心完全一致。

「喂!這不是潘少爺嗎?」突然有人叫他。

回頭一看,竟然是四喜子。

「呀!四喜子!妳怎麼跑到縣裏來了呀?」

四喜子打着赤足,挑着籮筐,笑着說:「你沒瞧見呀?我來買麵粉,買油,順便買點棉花,買點布,跟我爺作件棉袍,天冷啦!」

「四喜子!走!我請妳吃點心去。」

四喜子有些忸怩:「這……這不好意思啊!」

「四喜子!順便我也有事情,想問問你。」

「那麼,上你的家去好了。」

「好吧!」

來到住處，潘長清先從櫃子裏取出幾塊布料，送給四喜子作衣服，然後才開始談話：「四喜子！有一個問題希望你能很老實地回答我，妳……可能會騙我嗎？」

「不會的。」四喜子的回答很肯定。

「那我就放心了……昨天，妳曾親眼看到楓紅山莊的人殺人，是嗎？」

「是的。」

「妳以前見過這種事嗎？」

「見過一次。」

「多久以前？」

「去年這個時候。」

「那一次他們殺了幾個人？」

「兩個。」

「他們也是照樣來向你們父女倆打招呼，不許你們傳揚出去？」

「是的。」

「可是，妳現在已經告訴我了。」

「因爲我不願意騙你。」

「謝謝妳，」潘長清看着她，再提出新問題：「四喜子！妳是不是很喜歡住在楓紅山莊的人。」

四喜子露出了驚異之色，她反問：「你怎麼知道我會喜歡他們呢？」

「因爲在妳的談話中，好像有些向着他們。」

「我只是覺得他們很可憐。」

「可憐嗎？」

「是的。他們躲在山上還有人來找他們，不讓他們安靜，這不是很可憐嗎？」

「那麼，若是有人要妳作出傷害楓紅山莊的事，妳是一定不肯作的囉？」

「當然。」四喜子回答得非常肯定。

「可是，我聽到一些不好的傳言，說實在的，我並不相信。如果從妳口中得到答案，我會更安心。有人說，你們父女倆接受別人的金錢，在楓紅谷賣茶食只是幌子，暗中是在監視楓紅山莊的行動。」

四喜子目瞪口呆地望着潘長清，既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

「沒有關係，妳可以不回答我這個問題。」

「我要回答。」她很用力地說：「沒有這種事，完全是胡說。」

「四喜子！我相信妳，對了！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昨天在野舖子門口，我曾經敎妳將砍柴的彎刀放在柴堆裏，妳還記得嗎？」

「記得。」

「妳還記得當時的情形嗎？」

四喜子認眞地想了一下，然後，搖搖頭。

「當時彎刀在妳的右手中，妳握着刀柄，」潘長清邊說邊作動作示範。「蹲下，這樣將刀往柴堆裏一插，刀柄在外，我探手可得，對不對？」

「對！」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嗎？」

「是的。」

「是嗎？」

「是的。」

「再想想。」

「是的。」四喜子幾乎以吼叫的聲音回答。她的面孔脹得血紅，眼睛瞪得很大，顯示她已經極端憤怒。

「四喜子！你記錯了。」潘長清的語氣非常溫和。「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

「你說是怎樣的呢？」

「彎刀本來是握在妳的右手，當妳蹲下去的時候，妳將彎刀交到左手，這時妳左手揑拿着彎刀尖頭帶鈎的部位。然後妳將彎刀插進柴堆，這時刀柄在內，露在柴堆外面的是一截刀尖。」

「這又有什麼兩樣？潘少爺！」四喜子的怒火並沒有因爲潘長清緩和的語氣而降下來。「你敎我將彎刀藏在柴堆裏，我照着作了，怎麼放還不都是一樣。」

「不一樣。」

「爲什麼不一樣？」

「如果妳將刀柄留在外面，我一拔刀就可以用那彎刀攻擊敵人或保護自己；將刀柄插在裏面，就不同了，刀尖是握不住的。」

「潘少爺！你難道認我是故意的？」

「我沒有這樣說。」

「你沒有明說，但有這種想法。」

「我承認。」

「潘少爺！你不應該有這種想法。」

「四喜子！當時情況很緊急，妳爲什麼還要多化費一些時間將彎刀交到左手，而且刀柄向前還不容易插進柴堆，我眞不明白……」

「潘少爺！你說對了……當時情況很緊急，也許我心情一急就手忙脚亂了。」

「四喜子！我們不要再談這些事情了，每個人的處境都不同。有的人爲了金錢而去作他本來不願意作的事情，有的人則是受到威脅。四喜子！就算妳是有心的，我也不會怪妳。」

「潘少爺！你寃枉我！」四喜子情緒非常激動，眼淚都快落下來。

這是假的嗎？她畢竟還是一個孩子，她會壞到這種地步嗎？潘長清連連地搖頭，不可能！太不可能，可是……；可是……

「潘少爺！」四喜子的眼淚終於落了下來。「今天碰到你時我很高興，現在……現在……我想不到你會這樣看不起我，你以爲我們窮，就會去幹壞事，其實，你是看錯了人。我希望從今以後永遠也不要再見到你，永遠……一輩子……」

話沒有說完，她就扭頭跑了出去。

潘長清並沒有去追趕她，只是楞楞地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 × ×

晌午還沒有過去，潘長清第三次來到福華錢莊。

「長清，我正要找你。」一見面，許大爺就迫不及待地說。

這頗使潘長清感到意外，許大爺一再表示不要他再管這件事了，爲什麼還要找他呢？

「來，咱們裏面談。」許大爺將他帶進小廳，關上門，然後才接着說：「長清，我這家錢莊看起來還不錯，其實骨子裏却沒有外表那麼硬朗，錢是有存有放，能動用的並不多，剛才我合計了一下，包括向同業的通融借欵在內，一起還不到四萬塊錢。」

「哦？對方要十萬，這個數差得還遠哩！」

「是啊？不過，我還在想辦法湊，湊足五萬塊錢大概沒有問題。」

「老伯的意思是……」

「長清，你去跟對方談談，超過五萬這個數目，我只怕無能爲力，希望他們寬減一點。」

「我去找誰談呢？」

「你不是說有一個穿紅衣服的，自稱是什麼楓葉之神的……」

「上那兒去找他呢？」

許大爺道：「你不是說，在楓紅山莊見過他嗎？」

「不錯，我是在楓紅山莊見過他，可是他壓根兒就不承認這件事，而且……」

「長清，不管他是否承認，你就將我的意思告訴他，他耳朵自然會聽進去。」

潘長清道：「老伯，你容許我表示一點意見嗎？」

「嗯，你說。」

「我根本就不贊成與綁匪妥協。」

「不妥協又怎麼辦？」

「老伯，那封勒索的信你難道沒有看出破綻來？」

「什麼破綻？」

「信上說，要咱們準備十萬塊錢，取欵的方法另行通知。咱們這兒是否準備好了錢？他們怎麼知道呢？」

「你是說……？」

「我認爲錢莊裏面有綁匪的眼綫。」

「可能嗎？」許大爺臉上顯露了驚疑之色。

「老伯，你現在不管可用和不可用的，先湊好十萬塊錢放在那兒，我在暗中清查錢莊的每一個人，只要眞有眼綫在，我就有法子清查出來！」

「然後呢？」

「老伯，我剛才就說過了，咱們絕不能付贖金，即使一塊錢都不行。」

「不！」許大爺立刻表示反對，「這樣作，對南坤有危險。」

「老伯，有幾句話我也不知道該不該問，許，潘二家是世家，我跟南坤也情如手足，如果在言語上有冒犯之處，還要請老伯原諒。」

「長清，快別這麼說，有話儘管問好了。」

「老伯，自從我知事開始，就好像沒有見過許伯母，她是……？」

「哦？」許大爺吁了一口氣，才緩慢地接着說：「這件事說來話長，我跟你許伯母性情一直不合，起先還只是爭爭吵吵，到後來簡直無法相容，她就回娘家去住，就再也沒有回來過。」

「她也不曾回來看過南坤？」

「恩斷義絕，還看什麼？」

「南坤知道這件事嗎？」

「他問過，我說他媽死了。」

「南坤還有兄弟姊妹嗎？」

「沒有啊！」

潘長清臉上呈現着複雜的表情。

「怎麼啦？長清。」

「老伯，自從我爹去世之後，由於我爹的遺訓，我經常到老伯這兒來而請敎益，老伯敎導了我許許多多的作人處事之道。我發現老伯是一個非常慈祥的長者，可是……」說到這兒，潘長清突然將話停住了。

「長清，可是什麼呀？」

「我聽到一個傳說，一個非常可怕的傳說。」

「是關於南坤的？」

「不。是關於老伯您的。」

「哦？」

「老伯！我眞是不敢相信，可是……咳！這敎我怎麼說呢？」

「長清，那個背後無人說？那個背後不說人？沒關係，你說出來，讓我告訴你，你聽到的傳說是眞是假。」

「有人說，南坤有個妹妹，生下來就雙腿殘廢，你非常不高興，要把她丟棄，伯母不肯，後來因爲老伯逼得太厲害，伯母就帶着殘廢的女兒逃跑了。」

許大爺顯得非常吃驚，半晌才問：「長清，是什麼人告訴你的？」

「一個從不相識的人。」

「你竟然相信一個從不相識的人說的話？」

「可是，他說得太逼眞了。」

「因此你就相信了？」

「老伯，他還說了很多。」

「好！告訴我。」

「他說，伯母走的時候還帶走了一大筆錢，幾乎使錢莊的信譽掃地。」

「嗯，往下說。」

「因此老伯就千方百計地打聽他們母女倆的下落。」

「還有麼？」

「他說，伯母和那殘廢的女兒就匿居在楓紅山莊。南坤不是被綁架，他是去探視他的母親和妹妹。」

「長清，你是去過楓紅山莊的。」

「是的。」

「那麼，你就應該知道他所說的全是謊言？」

「老伯，正因爲我去過楓紅山莊，我才有一點兒相信他的話。」

「爲什麼？」

「因爲我在那裏，見到了一個殘廢少女。」

「哦？」許大爺非常地吃驚。

「她雙腿殘廢，拄着拐杖，長得很清秀，談吐都很世故……那個陌生人說得如此接近事實，老伯，你說說看，怎麼敎我不信呢？」

許大爺沒有立刻接下去，他突然變得非常沉默，似乎在思索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潘長清很有耐性地等待着，他希望得到一個較肯定的答覆，那麼就應該讓答覆者經過一番週詳的考慮。

答覆終於來了，但並不是潘長清所希望聽到的。許大爺說：「長清，我原以爲這是一個很單純的綁票勒贖案，看起來並不單純。」

「哦？」潘長清只有表示一點點的驚疑。

「我即使湊出來十萬塊錢，也不能完事。」

「怎麼呢？」

「對方是想徹底毀了我。」

「怎麼說呢？」

「他們所造的謠言太可怕。」

「老伯是說，全不是事實。」

「完全是揑造的，而且揑造得非常巧

妙，非常惡毒，這個人眞是太工心計。」

潘長清很平靜地說：「老伯，我沒有理由去相信別人而不相信你……不過，老伯，您也得想想看，是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人。」

「我一生憑良心作人，講信用作事，自問絕沒有得罪人。」

「這……就難辦了。」

「長清，老實告訴我，是那個人主動找你的嗎？」

「是的。」

「是怎麼樣一個人？」

「四十多歲，操外鄉口音。」

「他知道你在帮忙找南坤？」

「是的。」

「他是怎麼知道的？南坤失踪的事，外人根本就不知道。連我錢莊的人都還有好多不知情哩。」

潘長清道：「嗯，他還說了更多令人難以置信的話，但是，這些話最少有一半是事實……」

「他說什麼？」

「他說老伯這幾年來不怕化費金錢請來江湖人物追殺她們母女二人。」

「你說一半是事實？」

「是的。楓紅山莊的確遭到了江湖人物的騷擾。」

「他還說什麼？」

「楓紅谷口有一家野舖子，開舖子的父女二人說是被您收買了，專門監視楓紅山莊的行動。」

「唉！」許大爺忿忿地跺脚。「這簡直是無中生有，惡意中傷。長清，你可以去問問那父女二人呀！」

「我問過了。」

「他們怎麼說？」

「他們當然沒有承認。」

「長清，你打算怎麼樣？」

「我只想弄清楚事實，當然也不希望南坤弟受到任何傷害。」

「我說的，全都是事實，往後你會明白。」

「是的。」潘長清站了起來。「不弄個水落石出，我是不會中止的。」

「長清！」許大爺以企求的眼光看着他。「你說，如今我該怎麼辦？」

潘長清道：「繼續籌錢，等候對方進一步的通知。」

「好，我會照着你的話去作。」

出了福華錢莊，潘長清漫步街頭，頗有一種茫然而毫無目的的感覺，任何人來到一條岔路口時都會面臨選擇。潘長清正面臨一條三岔路，他不知道該走向何方。

一個熟悉的影子閃進他的眼簾，是四喜子。

她的籮筐中已經補滿了東西，一頭是兩袋麵粉，一頭是兩桶油，以及兩包鹽。

潘長清在考慮，是不是該叫住她。

心裏還沒有下決定，嘴裏倒已經喊出來了：「四喜子，回去了麼？」

四喜子竟然連頭都沒有抬一下，就走過去了。

潘長清不知道應該生氣，還是應該感到愧疚，反正那種滋味不好受，他倒寧願是自己錯怪了，而使她生悶氣懶得理睬。

他剛回頭走，四喜子却又在後面叫住他了：「潘少爺！」

潘長清又連忙停步回頭，笑着說：「四喜子！我還以爲你生氣不理我了哩？」

「潘少爺！」四喜子繃着臉，看上去就是一副生氣的面孔。「我沒有什麼氣好生的，只是有幾句話不能鱉在心裏不說出來。」

「好，你說吧。」

「你是不是還要去楓紅山莊？」

「妳問這幹嗎？」

「不用問，只希望你回答我。」

「不管別人是否騙我，我却不喜歡騙別人，我是要去的。」

「你最好別去。」

「哦？爲什麼呢？」

「潘少爺！你還要到楓紅山莊去，是爲了找許少爺，對吧？」

「是的。」

「那麼，就不要去楓紅山莊。」

「爲什麼呢？」

「因爲許少爺不在楓紅山莊。」

「你怎麼知道他不在楓紅山莊呢？」

「別問我爲什麼知道，反正我知道就是，而且我保證現在跟你說的每一句話都沒有騙你。潘少爺！我要走了，再見。」

「四喜子！」

「別再問我什麼，我無法回答你。」

「四喜子，是你無法回答？還是不敢回答？」

「隨你怎樣想。」

「其實，你可能知道很多，爲什麼不全部告訴我呢？如果……」

「潘少爺，別往下說啦。」四喜子挑起担子就走，而且還走得很快。

潘長清只有苦笑搖頭，每個人都有難言之隱，又何必去强人所難呢？

不過，四喜子的話倒引起他的注意，教他不要再去楓紅山莊，她的言辭態度是那樣的誠懇，那樣的肯定，是不是應該加以考慮呢？

因爲一直低着頭想心事，差一點和對面走過來的人撞上了。

抬頭看，才知道是對方故意攔阻他。

就是方才和他在茶園談了很久的那個中年人。

那中年人輕輕地說：「你不相信我的話？」

潘長清很不客氣地反問道：「何以見得？」

「因爲你一直在找關係人求證。」

「那麼，你一直在監視我了？」

那中年人道：「並不是監視，而是關心我的伙伴。」

「此刻利用『伙伴』兩個字，好像過早。」

「哦？」

「我沒有理由聽信一面之辭，一切都要等待事實的證明。」

「那就是今晚。」

「是的。今晚。今晚怎麼碰頭？」

「張二爺的野舖子裏。」

「何時？」

「九點。」

「不見不散？」

「是的。不見不散。不過，我一定會先到。」

潘長清扭頭就走，他不想跟對方多作深談，談得愈多就愈使自己拿不定主意。

他先去向廖四爺與辛八打了一聲招呼，教他們天黑後到他的住所會合，然後他再回到住所去準備好好養精蓄銳一番。想不到已有人在等他。

來人是福華錢莊的伙計，一見他就說：「潘少爺，東家請你立刻去一趟。」

「我剛從你們錢莊出來啊！」

「是呀！你走沒多久，東家就叫我出來追你，沒追上，也沒找着，我就來這兒死等了。」

「好！咱們趕緊去。」

一見面，許大爺就交給他一封信。

「請將贖欵放在楓紅谷楓樹林盡頭處的土地廟內，令郎將於贖欵收到後一個鐘頭內安然返家。」

「老伯！這封信是在那兒發現的？」

「在我床上的枕頭邊。」

「有那些人可以進你的臥房呢？」

「臥房也不是甚麼重要的地方，甚麼人都可以進去，長清！你認爲……？」

「我認爲外人不可能進你的臥房。」

「外人？」

「我是說除了錢莊裏面的人，別人不容易進你的臥房。」

「其實，外人進錢莊來也不容易。」

「那麼，這封信……？」

許大爺很快地截住了潘長清的話：「長清！你如果要清查，我同意。我立刻就可以將他們召集到你的面前，讓你去問他們的話。」

「用不着。」

「長清！你又打消原意了嗎？」

「不！我只是覺得這封信只不過是種試探，並不是一封眞正有意勒贖的信。」

「何以見得呢？」

「這封信上沒有定時限，也沒有說萬一不付錢，將有甚麼後果，這不是很明顯嗎？」

「那麼，你打算……？」

「老伯！你繼續準備欵子，這封信我要帶走。」

「有用處嗎？」

「也許有用。」潘長清沒有說明有什麼用處，他將那揣封信在懷裏，然後辭了出來。

他將這封信和許南坤的那封信併在一起，去找一個作紙筆買賣的朋友去研究。幾幾乎只花了十分鐘的時間，那個朋友就給了他肯定的答案——

兩封信的用紙和用墨可以肯定地說是完全相同的。

那麼，這兩封信也一定出自同一個地方。

那個人既要許大爺準備付錢，却不願意潘長清夾在裏面，是何緣故？是單純的怕潘長清破壞了他們的計劃嗎？

現在，滬長清將休息一會兒的打算取銷了，跨上馬，飛也似的趕到了楓紅谷。

他並沒有先去野舖子，找個地方拴好馬，開始在谷口的附近尋找。那兩個挑夫殺人之後將四具屍體拖走沒多久，就回了頭，而且他們也沒有携帶挖土的器具，那麼，他們埋葬的屍體既不會太遠，也不會太深，應該可以找得出來才是。

潘長清幹過偵緝隊，有過太多的經驗，他也自信能找出那四具屍體，但是，最後他還是失敗了。他化費了兩個鐘頭的時間，却連一隻死蒼蠅也沒有找到。

他累得坐在草地上，連動都不想動一下。

突然，他的身後傳來一聲輕笑。

他沒有回頭去看，不想回頭，也沒勁兒回頭。

接着，一碗涼茶從背後遞到他面前。

那是一隻女人的手，儘管那隻手並不細嫩，潘長清還是看得出來那是一隻女人的手。

他渴得要命，接過碗，就一口氣的喝乾。

又遞過來一碗涼茶，那女人似乎還帶了一把茶壺。

兩碗涼茶喝下肚，解了渴。這回遞過來一塊餅，那塊餅還是熱的。

現在，潘長清已經知道是誰了，毫無疑問是四喜子，那麼他就更不必回頭啦！

直到餅吃完，他還是沒有回頭。

「你在找什麼？」果然是四喜子。

「找死人。」

「哦？」

「就是昨天我們親眼看見的那四個被扁担打死的死人。」

「我們？潘少爺！你說錯了吧？我沒有看見；我什麼都沒有看見，甚至沒有見到你曾經到過楓紅谷，曾經到過我們的野舖子。」

「我一點也不吃驚，因爲我早就知道你睜着眼說瞎話。」

「潘少爺！你把我看得那麼壞嗎？」

「不是壞。」

「是什麼呢？」

「假。」

「什麼才算眞呢？」

「說出你所知道的任何事情。」

「包括我喜歡誰？我恨誰嗎？」

現在，潘長清回過頭來了。那張他以前沒有十分注意的面孔在秋陽照射下顯得很美，她的目光，她的神態，她的語氣，都不像一個十七歲的少女。

她突然之間，變得那麼成熟，那麼世故，那麼深沉，潘長清似乎從來都不認識她。

潘長清吁吐了一口長氣，才緩緩地說：「四喜子！最可怕的，就是你這種年齡，自以爲成熟了，其實，許多事妳都看不透。」

「你是說，我分不出善惡，也分不清是非？」

「可以這麼說。」

「潘少爺！你用年齡去判斷一個人是否成熟，那是不正確的。」

「那麼，該從那一方面去判斷呢？」

「從他對一件事的看法。」

「哦！」潘長清不禁一楞，沖着這句話；就可以發現自己的確看清了對方。

「你累了好半天，到底在找什麼？」

「你說呢？」

「想必是在找屍體。」

「是的。」

「你找不到，永遠也找不到。」

「爲什麼？」

「因爲他們並沒有死。」

潘長清道：「四喜子！你的話讓我非常吃驚，我早上親眼看到的，血肉橫飛，腦漿迸裂……」

「我敢打賭，你是看錯了。」

「我絕不會看錯，我見過不少死人，也……」

「但是，這一次你的確是看錯了。你要我告訴你許多事情，可是，你又不信我的話。」

「好！我相信妳的話，他們那四個人呢？」

「還活着，只是受了傷。」

「我是問，他們在那裏？」

「他們在楓紅山莊。」

「可是，我沒有看見他們被招進楓紅谷。」

「去楓紅山莊有很多路，你選了一條最難走的路；所以，你就再認爲沒有別的路。」

從四喜子的話中，使潘長清證實了一件事，最少那姓魯的中年人對楓紅山莊的描述有幾分可靠。

「四喜子！聽說你們接受人家的金錢，在這楓紅谷口監視楓紅山莊的行動。」

「聽說的事，不要問我。」

「就算是我自己猜想的好了。」

「那麼，你就猜對了。」

「四喜子！爲什麼在城裏的時候妳不對我說實話呢？現在，我沒有找妳，妳倒自己跑來了。」

「在城裏我很受威脅……」

「四喜子！不管在言語和行動上，我一直都對妳很溫和，妳實在不應該有這種感覺。」

「好啦！潘少爺！話不要扯得太遠，你好像應該繼續問下去。」

「是的。我要繼續問下去：你們作這些事，能够得到多少錢？」

「每個月十塊錢。」

「不少。可以買十袋洋麵，日子過得去了，這筆錢是誰給的呢？」

「你說過，我可以不告訴你。」

「好！我不逼你說。我問別的……昨天我們在谷裏見到那個穿紅衣服，瘋言瘋語的人，妳以前見過嗎？」

「沒見過。」

「他不是楓紅山莊的人？」

「不知道。」

「妳以前見過許南坤許少爺嗎？」

「見過。」

「多少次？」

「連前幾天那一次，一共三次，一次是在去年。」

「他跟妳談過話嗎？」

「談過。我昨天就告訴過你了，他曾向我問起楓紅山莊。」

「每次談話的內容都一樣嗎？」

四喜子很認眞地想了想，才回答：「大致相同，幾乎都離不開楓紅山莊。」

「妳是怎麼回答他的呢？」

「我大部份時間都在聽。」

「總有需要你回答的時候。」

「我回答的大都是那三個字——不知道。」

潘長清道：「妳沒有主動向他表示過什麼意見？」

「表示過。我勸他對楓紅山莊不要太好奇。」

「妳的意思，是不希望他前去楓紅山莊？」

「是的。」

「爲什麼呢？」

「因爲楓紅山莊對外來的人一向不友善。」

「妳又是怎麼知道的呢？」

「潘少爺！對你這種問法，我實在應付不了。」

「好！」潘長清很不希望把友好的氣氛破壞，立刻改變了方向。「我們談談別的——妳剛才說那四個人並沒有死……」

「我不是已經回答過了嗎？」

「是的。回答過了，不過，我還有一點疑問。」

「好吧！你再問，反正你已經給予我拒絕回答的權利。」

「四喜子！妳當時並沒有去現場看，妳怎麼知道那四個人沒有死？怎麼知道他們只是受了重傷？又怎麼知道他們現在在楓紅山莊？」

「不回答。」

「妳很乾脆。」

「因爲你說過，我可以不回答你的問題，但是不能騙你。」

「那麼，我們就談不下去了。」

「爲什麼呢？」

「我問了半天，妳不是不知道就是不回答，那豈不是白費勁。」

「那倒不一定，也許有好多問題我是可以回答的。」

「我最想知道的兩個問題，妳一定不會回答。」

「那兩個問題呢？」

「一個是剛才已經問過了的，誰給你們錢，教你們監視楓紅山莊？……」

「另一個問題呢？」

「妳跟我是否站在一邊？」

「前一個問題，我實在不能奉告，因爲我們跟那個人有約定。」

「那麼，第二個問題呢？」

「可以回答：如果你不繼續找許少爺，我就站在你一邊；如果你還堅持夾在這件事情裏面，我就是你的敵人。」

潘長清問了許多問題，但是並沒有很顯著的收穫，不過却證實了那個自稱名叫魯成貴的人所說的話有幾分可信。

「四喜子！妳回去吧！」他輕輕地說道。

「問够了嗎？」

「我已經問得太多了。」

「那麼，你准許我問兩個問題嗎？」

潘長清有些驚疑地望着她，在發問之前她就將自己該問，想問的事歸納好了，這種成熟，老練，豈不是超過了她的實際年齡？

「潘少爺！你爲什麼吃驚呀？」

「四喜子！妳說妳要問我兩個問題，妳怎麼能控制自己所想問的問題呢？」

「因爲我只想知道兩個答案。」

「那就請問吧！」

「我也不勉强你一定要回答我的問題；如果回答，就必須是眞話。」

「好。」

「你這樣認眞，這樣不顧一切，到底是爲了誰？」

「我不爲誰，只想弄清楚事實。」

「答得好，第二個問題：你還要去楓紅山莊嗎？」

「我要去的。而且還奉送一個答案：我今晚就要去。」

「潘少爺！你眞慷慨。」

「好啦！四喜子，我要走了。說實話，我眞不希望妳會是我的敵人，當然妳也不希望有我這個敵人。」潘長清很留意四喜子的神色，但是他什麼也沒有看出來。

他走向他拴馬的地方，可是他的馬不見了。

再回頭，四喜子也不知去向。

在這一瞬間，潘長清的心頭很火，難道用這種方法就能阻止我的歸路嗎？太可笑了！

事實上絕不可笑。

因爲在草叢中突然站起來四個人，四個人站在四個方向，那是一個包圍的陣勢。潘長清絕沒有想到致命的攻擊這樣快就出現在眼前。

潘長清腰間有一支德國造的九連珠，小腿肚子上也有一把鋒利的匕首。但他並沒有去動那兩件武器，因爲那四個人的右手都插在腰裏，他們未嘗沒有帶着跟潘長清相同的武器。

四個人都戴着斗笠，潘長清看不見他們的面貌，但是從步履間却可以看出他們是驍勇善鬥的人，他們的步子很慢、很穩，最後，終於將潘長清圍住了。

潘長清始終沒有動。

這份鎭靜功夫，就不是三兩天可以練成的。

那四個人也够沉靜，逼到眼前，他們都還沒有抬起頭來。不過內中一個却說了話：「潘長清！你眞够鎭定，果然名不虛傳。」

潘長清很仔細地聽對方說話，最後得到的結論是——他絕不識這個人。

「你們要幹甚麼？」潘長清終於開口了。

「讓你躺下，或者帶你走，兩條路由你選。」

「躺下？」

「說得明白一點，就是要你死。」說話的始終是那個人。

「你們逼迫我選擇第二條路。」

「聰明的人都選擇第二條路。」

「帶我上那裏去呢？」

「你到了那兒自然知道。」

「是誰教你們來的？」

「姓潘的！你問得太多餘啦！」

其實，潘長清也知道自己問得太多餘，擺在眼前的情勢非常明顯，到最後絕對免不了要用武力解決，那麼，他爲什麼還要問這些明明知道不可能得到答案的問題呢？他想從對方的口風中得到一點綫索，可惜，對方的口風太緊，使他一點痕迹也找不到。

現在怎麼辦？是先動手，還是等待對方動手再還擊？潘長清冷靜地考慮。

「走吧！」那人說着將手一擺。擋在潘長清前面的那兩個大漢往左右一分，讓出路來了。

「我不想去。」潘長清冷冷地搖着頭道。

「姓潘的，如果你認爲你可以一舉擊敗我們四個人，那你就儘管講硬話吧！」

潘長清昂首闊步地向前跨了三步。

那四個人也緊跟着向前推進了三步。

潘長清是何等精明的人，他立刻發現了一件事：對方的眞正目的是帶他到某一個地方去，而不是要放倒他。所謂「第一條路」不過是一種威脅。

他一旦發現對方動機之後，胆氣立刻一壯，大踏步向前走去。

那四個人立刻又包圍上來。

突然，情勢有了改變，不但那四個人停了下來，連潘長清也不再往前走了。

原因是前面的轉彎處响起了一陣輕緩的蹄聲。

一匹馬緩緩地迎面而來，那是潘長清的馬。

馬上無人，但有一個人牽着，就是那個一身紅衣，髮束紅帶，自稱是楓葉之神的怪物。

「喂！這好像是你的馬。」怪物老遠就向他打招呼，很親熱，像是老朋友。

「是啊！」

「溜了韁，我給你牽了回來。」

「謝謝。」潘長清迎上去接過韁繩。

接下來的一個動作是翻身上馬，揚鞭催騎。那四個人會怎麼樣，以及那個怪物會有什麼遭遇，他就完全不管了。其實，也管不了。

不過，他却肯定了一件事，那個怪物是存心來帮他的。至於爲什麼帮他，可就不知道了。

回到城裏，潘長清已經不想再見任何人，他只需要靜靜思考，好好地休息。於是，他住進了一家客棧。

但是，他還是得不到寧靜。他剛剛和衣躺上床，就有人來敲門了。

「誰？」潘長清有些惱怒地問。

「少爺。有人找您。」

「哦？」潘長清猶疑了一下，才去開門。

來找他的人沒有經過他的允許就進了房，是魯成貴；好像是個陰魂不散幽靈。

潘長清很冒火，他直想把這個不速之客趕出去，最後他還是將這股怒火抑壓下來。

「對不起！」魯成貴站在門外，並沒有進去，「我知道你需要休息，需要清靜，但是，我又不得不打擾你，只一會兒我就走。」

「魯先生！」潘長清冷冷地說：「我只是有一點奇怪，你爲何對我的行踪瞭若指掌？」

「我很注意所有關係人的動態。」

「關係人？我也是關係人？」

「當然，而且你還是相當重要的關係人。」

「這『重要』兩個字是什麼意思？」

「任何一方，爭取到你，那一方就會贏。」

「爭取？難道我沒有主見？」

「主見有時會變爲成見，或變爲偏見，那會使你的選擇錯誤。」③（未完）

東洋武俠傳奇故事

賴嚴霜・文
盧令・圖

血濺魔鬼谷



巧排計中計

日本的劍客當中，有一派稱做劈空流，那是浪人最喜歡練習的一種劍術，這一派劍客比較普通的武林高手更强，除了劍術超羣之外，還要加上一個拚字，換句話說，他們俱是拚着一條性命不要的，準備隨時跌進地獄，因此之故，有點地位的人，固然不敢跟他們較量高下，甚至一般武士都怕他們三分。

那時在低矮的草叢遮蓋之處，有幾間木屋，其中有一間木屋之內，兩個浪人正在商量一宗犯罪的勾當。

兩人都有特徵。胖子清川八郎，那雙死魚似的眼睛，帶着殺氣，對面坐着一個滿臉花花痳痳的人叫做高田浩，兩人俱是浪人當中很有名氣的高手，那時躲着喝酒，清川八郎喝了一大口酒之後，就盯着痳臉的高田浩說：「痳子哥，並非我向你取笑，內山彥是一個很有名氣的高手，綽號笑面閻羅，明知這傢伙是不好惹的，你偏要惹到他的頭上去，確是沒主意！」

高田浩四十多歲，非常壯健，不但闊肩膀，臉孔也是闊闊的，還長了許多痳子，加上他本來就是又細又長的老鼠眼，下邊還有一張闊闊的嘴巴，這些五官俱是不應該配搭在一起的，它却偏要生長在一張臉孔上面，使人看了一眼就看出他是邪路上的角色。

他一邊喝酒一邊吃鷄腿，那雙老鼠眼在清川八郎的臉上溜溜轉，過了一會，然後哼了一聲：「你怕嗎？」

劫餉黑吃黑

清川八郎是個莽漢，聽了大喝一聲，說：「我怕？我怎會怕！」

是的，他確確實實沒有理由怕笑面閻羅的，在江湖上他殺過許多個高手，更出色的一次，沒有人流血，但却憑着出奇的「風雨劍」，使八個鼎鼎大名的勇士無法貼身。那一把劍特別短，不够三尺長，他却把劍術迫住八個好手，分別削斷了他們的劍，喝令他們讓開一條路，然後搖搖擺擺的走出幕府。

八個近衞勇也鬥不過他，江湖上自然知道他的名字，近年他在黑道上闖出幾場大禍來，眞的是那個不知，誰人不曉！

對面坐着的把兄高田浩，闖蕩江湖，兩人都是很有名氣的，怎麼聽見「笑面閻羅內山彥」的名字就會怕呢？不過，怕不怕是另外一回事，怎樣能够闖進幕府裏面把內山彥殺掉，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況且，內山彥身邊有兩名高手，劍法如神，稱做哼哈二將，想殺內山彥，先要闖過這一關，因此，清川八郎吆喝了一聲之後，跟着說下去道：「痳子哥，我並非顧慮他們人多勢衆，但却必須考慮保護內山彥的哼哈二將，你有沒有聽見過這兩個人的威名呢？」

高田浩勃然大怒，說：「哼哈二將算得甚麼呢？我知道你說的是山南敬助以及冲田這兩個渾蛋！」

清川八郎說：「是的，痳子哥，山南敬助那一枝榴花棒，神出鬼沒，就像是蝴蝶穿花，寒鷗撲水，三個武士握着長劍，跟他交手，剛剛碰頭，就一個斷手，一個斷脚，剩下一個，頭也給他打爆！」

高田浩盯了他一眼，說：「這種故事我聽得多了，南山敬助打倒三個武士，是不是你親眼看見呢？」

「我沒看見，不過江湖上有許多人都是這樣說的，如果沒有這種事情，不會流傳得那麼久！」

高田浩冷然說：「我勸你任何一件事情除非親眼看見，絕不要相信它！」

跟着說：「你還記得嗎？以前那一個人不讚永倉新八的劍術呢？有人說他的劍比閃電還快，只要把右手搭上劍柄，刷的一聲，劍已拔出來，一連三招，無法還手，甚至把那柄劍舞得一團雪花相似，把一桶水潑過去，他的身上也不會沾上一點水，我偏不信這種傳說，親自去找他，他的劍確是出手極快，但却得個快字，沒有法度，我的劍向上一挑，他的劍就飛到天上去了，如果我不是手下留情，他早就腦袋搬了家！此後我就有這種觀感，並非親眼看見的事情，絕不相信。」

清川八郎不想跟他瞎扯一頓，喝了杯酒，說道：「不過，你還得要注意冲田！這傢伙學過中國功夫，懂得神拳，非常厲害，他跟別人決鬥，在懸崖頂然後交手，總有一個跌下高崖，他決鬥幾次，仍然活着，可見他是個心狠手辣的傢伙，武功不弱！」

痳子高田浩聽了，低沉地哼了一聲，暫時沒有開口。

清川八郎把話題一轉，仍然落在冲田的身上，說：「那一次土方歲三郎跟他比劍，恃着劍快如風，開頭就把冲田迫到牆脚，眼看再刺一劍，冲田就要歸西了，殊不料冲田耍出靈猴轉身這一招，身形一扭，就把土方歲三郎握劍的手拍下去，那把劍向空中飛去，他再翻手向土方歲三郎的右邊肋骨一插，這傢伙就無法站起來，足足有兩個多月躺在床上，然後能够落床行走，這傢伙比較山南敬助厲害得多，不要對敵人估計得太低。」

高田浩無法忍耐，伸手一拍，桌上的碗碟跳了一下，他說：「我們想刼笑面閻羅的銀子，就算多幾個高手押着花花白白的銀子走，我仍是要追上去的，你必須知道，十五萬兩白銀送進了京都，我們就無法動手。」

清川八郎說：「痳子哥，我們的人手太少，會吃虧的，多找幾個高手帮忙好不好？」

高田浩聽了，冷然說：「找誰呢？」

清川八郎想了想，說：「我想找的是黑岩兩兄弟。哥哥黑岩澈，弟弟黑岩健，俱是武功特別出色的。他們兩人的形貌太過猥瑣，貌不驚人，很難到王府棲身，迫於在江湖上走動，照我想，如果想截擊一隊護鏢的高手，只是找他們兩人，勝過千軍萬馬。」

高田浩拍了拍自己的額頭，說：「我眞是健忘了，早就應該想到他們兩人的身上！」

稍停，高田浩忽然說：「八郎，一共是十五萬兩銀子，找到他們兩人，多了兩個帮手，不錯的，打起來當然勝過只得我

們兩人，但却不能不顧慮這一點，人多就分薄，你的意思怎樣？」

清川八郎說：「我想另找一人，此人跟黑岩兄弟是不同道的，到時這傢伙以一敵二，銀子到了手，三隻老虎相鬥，死在一起，花花白白的銀両豈不是我們兩人的囊中物嗎？」

高田浩趕着追問道：「你又想到找誰呢？」

清川八郎很鄭重的說：「此人是劈空流裏面的高手，拳術和劍法俱是第一流的，綽號快劍松本孝！」

高田浩說：「對，趕快找他！」

兩人在山上的一間木屋居住，分別尋找，不過兩天工夫，松本孝就找來了，跟着三人就到安慶縣找黑岩兩兄弟。

松本孝馬快如箭，到了山崗野草叢林中，踏着黃昏的路，策馬疾馳到一間木屋的門口，便即翻身落馬，在外邊敲門。

門開了，黑岩兩兄弟早就知道三人到來，很熱烈的歡迎，他們看見松本孝身型高大，兩條劍眉伴着一個高高的鼻子，英俊而且勇猛，看來正是武士的模樣，很是高興。至於松本孝，在他眼中看來，黑岩澈五短身材，臉型瘦削，加上了一雙老鼠眼，說話猥瑣，看不上眼。再看黑岩健，此人更瘦了，還長着一張哭喪的臉孔，滿臉邪氣，他的心裏立刻發生反感，抱怨清川八郎和高田浩找這麼兩個人做帮手，不過，對方非常熱烈歡迎，便不多說。

黑岩兄弟跟松本孝不過站着談了幾句，聽到馬蹄聲响，抬頭一望，草原上有兩人策馬而來，正是期望中的高田浩和清川八郎，於是五雄相會。

黑岩健說：「我們五人難得碰頭，到縣裏的月明樓坐坐，聽聽歌聲，然後喝酒細說吧！」

黑岩澈接嘴說：「那邊的清姬眞是絕色美人兒，就算一座佛看了也動心，我們齊到月明樓去開開心吧！」

就快入黑了，幾個人同到月明樓，落座後，九花娘走出來招呼他們，敬茶敬酒，送上香巾，黑岩健說：「清姬甚麼時候出來唱歌呢？」

「還早呢，稍遲她才出來伴客，同時獻歌。」

黑岩健瞪了她一眼，說道：「清姬不是在那邊伴着一個小白臉嗎？快叫她走過來。」

九花娘說：「那人是生客，恐怕不答應。」

黑岩健伸手在小几上拍了一下，喝道：「黑岩爺說過的話能够收回來嗎？快些去，如果你沒法把清姬帶到這邊來，看我把這間月明樓燒掉！」

九花娘正在驚惶，不知如何應變，忽有一聲冷笑飛出來，跟着那個年輕人由遠處走近，說：「好大的口氣，難道你眼中沒有王法嗎？」

此人生得非常英俊，那張臉孔十分清秀，看來有如少女，身穿綉金的青色大氅，腰間斜插一把尺多長的短劍，正是年輕武士打扮。

黑岩健從來沒有受過這種奚落的，橫豎他嘴上已經喝乾那杯酒，便把幾隻指頭暗中用力使勁一彈，那隻酒杯就變成暗器，向對方臉上打去。

這個英俊武士手上沒有兵器，但却握着一把摺扇，它是當時很有名氣的「鉄扇」，他就用扇柄一拍，那杯酒反彈過來，跟黑岩健的鼻子碰着，拍的一聲，黑岩健雙眼冒着淚水。

黑岩澈看見弟弟吃虧，無法忍耐，抓住桌上的酒壺，大喝一聲，連壺帶酒向對方的額角飛去，那一個少年同樣的用鉄扇使勁一拍，酒壺反彈過來。

松本孝看見酒壺將到，快要碰着黑岩健的腦袋，因為黑岩健只顧得雙手抹眼睛，看不見來物，他便把手裏握着的一雙筷子，往酒壺一挾，竟把酒壺挾住，放在枱上。

高田浩和清川八郎看見這樣輕巧的武功，齊聲叫好。

那個少年也覺得松本孝的手法出色，向他瞟了一眼，說了一聲：「好手法！」

松本孝似乎對他們各人的反應絕不發生興趣，自管自的挾菜送酒。

至於黑岩澈，却光了火，身形一扭，連跳三步，走到那個少年的臉前，大聲責問，還叫對方報上名來，然後交手。

看來黑岩澈不會這樣文縐縐的，顯然是有古怪了，原來他們兩兄弟一向是串同對付敵人的，一個說話，另外一個就向對方偷襲。乘着少年不備，黑岩健從袖裏拿出一柄鋒利的七首，向對方小腹刺去。殊不料那個少年雖然雙手叉腰，但却並非全無準備，刀光一閃，他就後退半步，一手抓住黑岩健握刀的右臂，另外一手向黑岩健的小腹托高，隨即使勁一拋。

嘩啦一聲，黑岩健連人帶刀從樓上的窗口被拋到下邊去，因為下面另有幾枱酒客，離地不過十多尺，他跌在一張圓桌上，把酒菜和圓桌壓碎，故此沒有跌傷，只是覺得腰部以下隱隱作痛。

那個俊俏的少年向黑岩澈望了一眼，說：「他已跌下去了，這一招叫做烏龜朝天！」

黑岩澈從來沒有給人如此輕視的，怒從心上起，立刻使出他的眞功夫來，連發幾招，上邊拳下邊脚，打起來就纏住對方團團轉。因為月明樓小閣上面的地方狹窄，他一輪密襲，發招撲攻，那個少年無法及時躲閃，迫於向後一躍，跳在圓桌上面，黑岩澈直撲過去，施展連環鴛鴦腿，英俊少年避無可避，只好用飛燕穿簾這一招，向窗外飛出去。

他的身形手法眞的像燕子那麼輕盈，不過，他剛剛落地，就給黑岩健撲攻了，黑岩健並無損傷，抓住給他拋開的七首，趁着少年剛剛落地，就向上仰攻，猝然一刀刺去。

這個英俊少年的輕功十分厲害，因為他並非給人拋下，而是自行飛躍下來，故此，雙脚落地，輕輕一點，有如蜻蜓點水，整體凌空飛躍，越過黑岩健那柄刀，就地一滾，即時到了門口，隨即關上大門，一陣笑聲遠去。

黑岩健疾走到大門那邊，雙手拉開它，所看到的只是一個影子，相隔四五十步，猛吃一驚，知道自己無法追上，只好握着刀子回到樓上來，向他們報告此事，自認在地面交手，把那個英俊少年殺退。

閣樓上面黑岩澈贏了一仗，英俊少年被迫躍下，又再給他們迫走，黑岩健沒有受傷，握着七首回到閣樓，看來那個英俊的少年確是給他迫走的，兩兄弟總算有點面子，便即坐下，拉着清姬作伴，還灌她喝酒，醉後高歌，盡情熱鬧的玩個痛快。轉瞬之間，就把剛才那一幕龍虎鬥忘得乾乾淨淨。

午夜已到，一輪明月高懸，街上黑沉沉的，只有五人踏着醉步離開月明樓，松本孝一向不喜歡喝到酩酊，他們數人喝醉，他却不醉，二來因他身長步大，自然走在前面。

走了一程，暗巷裏忽然飛出一件暗器，向松本孝迎面打來，因為它沒飛到臉前已經有一陣輕微的鈴聲，顯然不是刀劍之類，他伸手往上一抓，接過了鈴子，登時臉色一沉。

那是劈空流的警鈴，一共有四種顏色，金色表示密襲進攻，銀色表示改期約晤，紅色表示前途有伏兵，至於黑色的鈴子，却是最兇的一種表示。凡是敗壞師門規矩，要執行死刑的人，然後才接到這種黑鈴。

松本孝接到黑鈴，實在不知道自己何以給人看做背叛師門，心裏不服，因此他不期然而然的向暗巷那邊看看，只見長巷另外一邊，閃出一條黑影，向草原飛奔。

松本孝知道此人想把他引出去，仗着自己沒有喝醉，技高人胆壯，便把幾個朋友撇開，沿着小巷這邊，向巷裏飛奔。

不過一會，他已穿出暗巷，直追那條黑影。

任憑那個黑影走得再快，松本孝也可以追上的，何況此人似乎走得太過吃力就有點吃不消呢，終於黑影停下來。他再追上去，黑影忽然開口：「松本孝，你的死期到了。」

松本孝冷然說：「你就是負責要取我性命的殺手嗎？」

「是的，你應該知道，我已經把黑鈴抛給你。」

松本孝怒不可遏，說道：「我有甚麼不軌的行為幹出來，給你們看做背叛師門呢？」

「你當然是背叛師門，我然後負責行刑的，因為你犯了第二十一條誡條，濫交下流的人物，打算造反。」

松本孝聽了，大喝一聲，說：「你這傢伙原來是冒充的，怎會知道我們劈空流的規矩呢？劈空流只有二十條誡條，沒有第二十一條，快些露臉送死！」

那時明月從雲端探頭出來，清光照映，松本孝忽然看出對方的眞面目，暗吃一驚。

站在他臉前的一個人並非黑影了，因為他的臉孔給月光所照，露出本相，竟然是剛才在明月樓跟黑岩兩兄弟分別交手的英俊少年。

松本孝呆了一呆。

對方笑着說：「綽號快劍的松本孝，居然會窒步嗎？如果你認為我不是本門的人，想誘你到草原來交手，你可以立刻發招。」

松本孝正想拔劍，忽又壓制着洶湧的情緒，說：「我這一把快劍不斷無名之輩，你姓甚名誰呢？快些說出來。」

那個英俊少年冷然說：「你還沒有把握取勝，我就不必把眞姓名對你說知，假如你有本領打贏我，再問未遲。」

他句句駁嘴，松本孝更加憤怒，說：「好的，贏了你再問未遲，我不必拔劍也可以贏你，看看劈空流的絕招吧。」

說完他閃身疾上，施展劈空流的蛇步，兩手相交之際，却又忽軟忽硬，極端厲害。

他總是不肯把殺手施展出來，似乎故意手下留情，或者他想看看對方有何厲害的武功，故此以守為攻，可是，那個英俊少年却像逗着他玩似的，不但沒有搶攻，而且行踪飄忽，仗着輕功高强，有如穿花蝴蝶似的繞住他團團轉。

松本孝終於光火了，大喝一聲，施展連環虎爪，兩三招就把五隻鐵指往對方的左胸一插。

他認為這一招又快又準，從敵人的死角出擊，照理是避無可避的，奇怪得很，他的指頭剛剛搭上對方的胸部，好像觸電似的忽然忍手，一退就是三步。

對方沒有開口，他却開口說：「原來你是女扮男裝的，剛才那一招我可以取你的性命，但却發現這種秘密，因此忍手，如果你不說個明白，我就不再忍手了。」

說穿了秘密，那個英俊少年竟然是含羞的少女，煞是稀奇！

她忽然吃吃地竊笑，說：「本孝哥，難道你忘記了小妹妹了嗎？」

「你是清子？」

「是的，我為甚麼不是清子呢？」

在松本孝的記憶中，他離開師門三年，那時清子只有十三歲，只是一個小女孩似的丫頭，忽然之間，變成亭亭玉立的少女，而且輕功厲害，有胆逗引着他玩，眞是不可思議。

這是另外一種秘密，既然他發覺清子出現，當然是另有所圖的了，低聲說：「照我看，師傅雄本一，决不會讓你單人匹馬闖月明樓的，他必然在附近保護，說不定現時他就在甚麼岩石或草叢之間，可否引見呢？」

清子說：「你既然發覺這種秘密，我就索性把此行的任務對你說知吧，不過，此間風勢頗大，如果有人練過天耳功的，隔遠可以偷聽，你還是走近點，我在你耳邊好像談情似的告訴你，好嗎？」

松本孝點頭答應，放輕脚步，走到她的身邊，她果然低聲在他耳旁說了又說，直到他完全領悟為止。

松本孝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師傅雄本一確是老謀深算，認眞佩服！」

清子忽又很鄭重的說：「本孝哥，正事要辦，我要走了，別忘記我苦苦的跟踪了你幾天，然後搶先到月明樓去，目的是跟黑岩兄弟交手，看看他們的本領，現時你心裏有數，十五萬両銀子，全在你的身上！」

說完這句話，清子就雙脚發力，轉瞬間去得無影無踪。

原來這帮人馬是各懷鬼胎的，眞是江湖險惡，松本孝既然明白一切，他就索性假戲眞做，搖搖幌幌的，走回大街小巷那邊。

他去得太久了，看不見幾個人的背影，索性踏步走回山邊木屋。

四個賊兄弟留在屋裏，仍是担心松本孝的，忽然聽到敲門聲响，喜出望外，高田浩喝問了一聲，知是松本孝在外敲門，立刻開門把他迎入。

松本孝右手托着一個黑鈴，向他們說：「這是本門派來的殺手，黑鈴是行刑的記號，認爲我背叛師門，可是，這傢伙給我宰了，他實在未有資格行刑！」

黑岩兄弟注視他，似乎有些疑問，但沒有開口。

清川八郎說：「松本孝，這傢伙憑甚麼道理說你背叛師門呢？」

松本孝嘆息了一聲，說：「說來話長了，此事跟這次刦殺貪官，奪取餉銀無關，別再談它，我已打倦了，你們也是喝醉了的，還是早些睡覺吧！」

說完各自歸寢。

翌日早上，剛剛看見陽光，幾個賊兄弟就分別覺醒過來，橫豎要出動跟笑面閻羅內山彥以及哼哈二將決鬥的，他們索性先來一個比較具體的計劃。

清川八郎推薦得好，說到截刦這種行動，黑岩兄弟果然有一兩手絕招，說得頭頭是道。

先開口的是黑岩澈，他很冷靜的說：「你們打聽得來的消息，並不準確，照我從邪路得到的消息，實際上對方的戰鬥力比較你們所知道的情形厲害得多，除了笑面閻羅是一等一的劍術高手之外，還有哼哈二將，四大金剛，另有八八六十四個高手護鏢，俱是策馬跨劍而行的，此外還有哨兵，無懈可擊，僅憑我們五個人的力量，簡直是談不上交手，不過，有黑岩澈在此，那就不同了，我可以把他們殺個片甲不留，到那時飲酒慶功，我們絕無死傷，對方却寸草不留，留下來的，只是幾車銀兩。」

他說得這樣有把握，高田浩似信不信的向他望了一眼，問道：「難道你有妖術嗎？」

黑岩澈搖了搖頭，說：「妖術却沒有，有的只是我的經驗，我不必說出來，你們問問黑岩健就會知道。」

清川八郎沉住氣問黑岩健，黑岩健說：「大哥最擅長的一手絕招就是火攻，只是這麼一句，你們應該明白，再者，內山彥率領整批人馬到京都去，其中必然經過一座魔鬼山，兩邊高崖，中間僅有一條狹長山徑，在那個地方用火球火箭射下，並把後路截斷，前面另着死亡陷阱，到時那些人便會變成一堆白骨。」

高田浩冷然說：「你想得到的計劃，內山彥必然預先也想到，此外還有哼哈二將，四大金剛，他們俱是邪路上的角色跳進官衙的，怎會想不到火攻呢？」

黑岩健說：「這是我們兩兄弟較爲高強的地方，那些人當然想到兩邊高崖夾着一條山徑，最是危險，必然預防有人在高處施放冷箭，或者用火箭向下偷襲，隨即撲攻。不過，他們做夢也想不到，僅得五人，就敢幹這一宗大買賣，倘若有幾十人經過附近鄉村市鎮田莊等等，一定留下多少活口，一問便知，再者，沿路有甚麼烟火燒過的草地，曾經煮飯燒菜，也可以追蹤打聽得到，我們進入魔鬼山之前的五天，沿路只准吃乾糧，飲山水，不准生火煮飯燒菜，就是這個道理。此外，他們必然想到魔鬼山是有名的絕境，無路扳登高處，山上寸草不生，更加沒有樹枝樹葉，人少無從縱火，縱了火也沒用，人多則有痕跡遺留，容易追踪，故此，他們十分放心，不怕偷襲。」

高田浩逐漸發生興趣，再問：「原則你們又有何妙計呢？」

「這是很易辦得到的，距離魔鬼山不過十七里就是一座小樹林，趁着他們未到，我們先到，斬伐大樹，只要枝葉，預先把它帶到山頂，另加油布。引火之物也是要早日帶上去的，到時我們用繩子扳登，就在山頂向下縱火，有何不可呢？」

「繩子如何到得山頂呢？」

「我們不必扳登最高峯，只是到達距離下邊約有六七十尺的石角，看也不易看得出來，那就算了，至於繩子登高之法，非常簡單，施展繩套的妙技，套住箭尾，射上高處，亂箭射去，總有一枝箭是插入石隙的，便可向上扳登了，逐截扳登，不論遲早，一定到得山腰。」

說出來似乎此計甚妙，各人哈哈大笑，開懷痛飲。

半醉的時候，清川八郎乘醉再問：「你說後面截斷，前路驅使他們進入死亡陷阱，此項計劃如何安排呢？」

黑岩健搶先回答：「想堵截後路，仍是我剛才說過的辦法，不過途徑不同，有人負責在山腰縱火，亦有人負責在山上把堆置的木料滾下，那是一條條的圓木，本身有釘，滾到地面自然釘實。一層層木淩空而降，就算他們留在那邊，也是壓死的。走開了就被困絕境之內，到時火光一起，各人忙亂非常，後路截斷，必然向前飛奔，將近出谷，道路分歧，爲了搶先逃走，他們會分別踏進一些有草和小樹生長之處，我們預先在該地掘下陷阱，深達三尺的泥土之下全是尖刀，刀尖向天，踏上草地的人，必死無疑，至於在小徑仍然向前策馬疾走的人，不論遲早，一定踏着絆馬索的，踏中圈套，扯住馬匹，馬失前蹄，騎馬的人就會翻身墮馬，到時放箭，不必交手，就可把他們一網打盡。」

此計愈說愈奇，各人呆了一呆，然後縱聲大笑，那幾個賊兄弟非常興奮，好像當晚發達，變成一方之霸。

那晚，五人各懷好夢，睡得非常酣暢，翌日酒醒，夢也醒，起床看看，紅日滿窗，各自依計進行，不必細表。

半月後，一帮人馬，抵達魔鬼山前，停頓下來，僅有一人拔劍跨馬，衝入谷中，他就是劍術最精的笑面閻羅內山彥。

內山彥單人匹馬疾馳入谷，直到魔鬼谷的那邊，望見谷口風平浪靜，無人埋伏，然後策馬向原路疾馳，如果他多走幾十步，碰着絆馬索，一切秘密拆穿，可是，這傢伙居然粗心大意，轉身疾走，極端失策。跟着各人依照本位緩緩前進，走在最前的是四大金剛，跟住三十二個護鏢，銀兩擺在當中，由車主押送，護車的人有四大金剛，以及哼哈二將，最後的一個才是內山彥笑面閻羅，在閻羅背後還有三十二個護鏢，一大隊人馬進入谷內，忽然之間

殺聲四起，跟着火球火箭淩空飛來，有些人想衝過去，有些人想轉頭疾走，陣脚大亂。內山彥總是個帶兵官，比較有主意，認爲前面必有伏兵，而且谷中有火，索性調轉陣勢，後陣變前陣，打算從谷口衝出去，向原路走，殊不料陣容剛剛改變，上邊就有一條條大木淩空飛墜，壓死了十多個護勇，木頭叠木頭，高達二丈過外，有些人還妄想攀登，跟着火箭如流星似的射下，走在前面的非死亦受重傷，後面的人不敢動彈，笑面閻羅看見後路已斷，想突圍而出，非向前直衝不可，於是，把令旗招展，喝令各人依照原來崗位向前急走，策馬直衝。

那帮人衝到快近谷口之處，火光漸滅，喜出望外，各自奪路向前逃走，不提防陷入刀陣，人馬傾跌，幾車銀兩也擱在那邊，無法推動，另外有些人却給絆馬索套住，死於亂箭之下。

笑面閻羅內山彥大聲呼喝，叫死剩的護鏢和哼哈二將，以及四大金剛聯結在一起，死守銀兩，料想刦匪人數不多，不敢輕舉妄動，因此之故，把黑岩兩兄弟所精心擺佈下來的計劃打了一個折扣，他們迫於硬拚硬的決鬥。

松本孝一馬當先，從絆馬索屍體堆積之處，策馬直衝過來，他不愧是綽號快劍，人快馬快，出劍更快，跟四大金剛碰頭，還沒有發招，已給他刺殺了兩個，跟着直趨內山彥。

賊兄弟當中劍法最精的是松本孝，已經得手，其餘各人紛紛衝入，一個對一個，殺到天烏地暗。

本來內山彥的劍法不會輸給松本孝，但因兵敗將亡，銀兩陷入刀陣，前途凶多吉少，心亂如蔴，故此應戰之際，略爲忙亂，霎眼間，他的右臂吃了一劍，整條臂膀斷了半截，痛澈心肺，大叫一聲，仍想左手抱着右臂飛奔，棄馬而逃，松本孝怎會放過這個貪官呢？索性把手中所握的劍向前飛擲，一劍穿心，內山彥慘叫一聲，倒斃在血泊裏。其餘各人看見，心胆俱裂，紛紛遇害。

五個賊兄弟大殺三方，突然發覺沒有人再握刀劍抵抗，定眼看時，對方死個清光，僅剩他們五個，却毫無損傷，不禁驚喜交集。清川八郎大聲說：「別看屍體了，看看那些銀兩！」

十五萬兩銀分別放在五輛車內，他們並不急於推車，首先想起了酒。

黑岩兩兄弟在谷中走來走去，搜索多次，然後在主帥的一輛車內找到兩缸美酒，俱是已經打開的，非常高興，便即用酒具盛滿幾碗，分給各人轟飲。

五個人各有一碗，但却不是臉對臉的喝酒，因爲他們仍然想搜索有甚麼殘餘份子尚未氣絕，乘機出擊，故此松本孝有機會轉身把那碗酒倒了，就當作已經喝光，轉身走回原處。

他不管別人是否喝酒，他向幾個賊兄弟拱了拱手，說：「當時我只是拔刀相助，沒有談及分配銀兩，現時大功告成，我要引退了，銀兩任由各位處置。」

黑岩兄弟吃了一驚，說道：「你冒了生死決鬥之危，入谷苦戰，怎會空手而出呢？」

松本孝冷然說：「我跟笑面閻羅內山彥有仇，他死在我的劍下，於願已足。」

儘管如此，黑岩健仍然不想他空手離去，就在銀兩車中順手捧了一大堆白銀，用包袱包好，非常恭敬的雙手奉送，松本孝接過那包銀兩，很輕鬆的道謝，便即上馬，向谷外策馬離去。

黑岩兩兄弟早就想拚了清川八郎兩個，不過碍着松本孝劍法厲害，既然松本孝走了，他怎會放過呢？當下大喝一聲，便即發招，因爲他兩人出其不意，清川八郎和高田浩分別中刀，還沒有交手，便即倒地打滾，不過，兩人雖然在血泊中滾動不已，預知無法逃生，却未露出愁容。

清川八郎說：「我們聚在一起，確是天造地設，沒有人知道我們兩個在酒中下毒的，帶了毒品酒在酒裏，喝過酒的人料難逃生，不但你們兩個要死，松本孝也要墮馬身亡。」

黑岩澈聽了，正想發作，突然臉色大變，捧着肚子喊痛，黑岩健也倒地亂滾，不過一會，四個人就你眼望我眼，口角流血，渾身發抖，隨即身亡。

魔鬼谷內滿佈屍體，但有十五萬兩銀子。松本孝沒有喝酒，策馬疾馳到高崗之上，大聲呼喚，雄本一和女兒清子趨前接應，另有門徒十多人，那帮人入谷，看見四個匪徒已經倒斃，雄本一說：「這些銀兩是從民間搜刮來的，我們立即把它送還人民，刦富濟貧，這個念頭，就能够超生，反之，渴望獨享榮華富貴，同係同撈的兄弟，不惜下毒揮劍，闖進鬼門關，咎由自取！」說完，他首先離去，然後由松本孝率領各人把幾車銀兩扶正，離開刀陣，慢慢的推出谷口，清子在旁相助，笑個不停，遠望過去，她仍是一個黃花少女，沒有人知道她居然擊敗黑岩兄弟這兩個邪路上的高手。

（完）

小啓：「春秋筆」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編者・

下期預告

春江萬里情傳奇故事：

骨肉情仇

蕭逸著

本故事寫江湖兒女私情，兄弟情仇，姊妹無情，凄艷感人，纏綿緊湊，驚險詭秘，荒山劍影，草莽英豪，流水浮萍，飄忽無踪。人物個性，刻劃入微，入木三分。

新派武俠長篇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剛解心頭結　又惹殺身愁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尹劍平在旅邸遭獨行盜雲中鶴偷襲，雖把雲中鶴擊敗並奪得他的寶劍海棠秋露，但本身也受了創傷，得一自稱姓燕青年爲他裹紮療傷，尹劍平與燕姓青年似十分投緣，兩人無所不談，但在尹劍平識穿了燕姓青年是易釵而弁的姑娘後，燕姓青年竟不辭而去。翌日，尹劍平繼續上路，在一片竹林子裏面，遇到蒙城九醜之首的馬瘸子率領許九，桑青二盟弟截阻去路，强要尹劍平隨他們往見一人，尹劍平向馬瘸子詢問是甚麼人等着要見他，馬瘸子不肯說出，只說尹劍平心中有數，他若說出就沒意思了——

尹劍平心裏一動，冷笑道：「甘十九妹？——莫非你們是她手底下的人？……不像！」

馬一波神色顯然一驚，哼了一聲，道：「這就不錯了，甘姑娘的大號豈是你隨便可以叫的？你既已猜出來了，那就再好也不過，你既是『丹鳳軒』要拿的人，這個天底下就別想再有藏身之地，怎麼，兄弟，莫非還眞等我們哥幾個費事不成？」

尹劍平聽他報出了「丹鳳軒」的字號，不由暗吃了一驚，這才知道果然爲敵人差使，即使不是甘十九妹親自差遣，也必爲丹鳳軒中人所主使，說不定卽爲那個紅衣跟班兒阮行假丹鳳軒之名所差使也未可知。

這麼一想，不禁暗暗驚異敵人勢力之龐大，心中大大生出了警戒！

當下後退一步，目射精光的注視向當前三人，暗忖着，既爲這三個人看破了行藏，却是留他們不得。

「姓馬的——不錯，我就是甘明珠要找的那個人，你打算怎麼樣？」

尹劍平既然存心不放過眼前三人，也就不再顧忌，當下反手握住了背後的長劍劍柄，一振手腕子，將那口新得的寶劍「海棠秋露」拔在了手上！

「紫面梟」馬一波等三人頓時吃了一驚，此三人久跑江湖，整日在刀尖上打滾以討生涯，自然一看之下卽知道對方手上這口寶劍大有來頭，俱不禁相繼對看了一眼，面上失色！

「紫面梟」馬一波冷笑了一聲道：「我只聽說你的功夫不錯，倒還不知道你手裏還有這麼一口好玩藝兒，老七——你先上，伸量伸量他到底是吃幾碗乾飯！」

瘦高個，人稱「老刀螂」的許九，一聲怪笑，拱起的牛截駝背向前面一伏，雙手往後一探，叮噹兩聲，已把背後交叉揹着的一對冰鐵拐撤到了手上！

尹劍平四下打量了一眼，覺得眼前這塊地方空曠極了，尤其是這片竹林子佔地甚大，竹影蕭索，更不見一個行人，他自出道江湖以來，一向謹愼出手，尤其對於不相識的人，更是心存忠厚，只是眼前他却決計要狠心辣手的對付這三個人，務期不使三人之中任何一個能夠在自己手下逃得活命。

「老刀螂」許九顯然對於尹劍平這個人，不若他拜兄馬一波認識得清楚，一雙眸子裏只是在對方那口劍上轉着，臉上顯現着一種貪婪，似乎頗想佔爲己有的意思。

「相好的——你要動傢伙，許某人今天叫你長長見識。」

話聲一頓，他陡地躍前一步，兩隻冰鐵拐杖摟頭蓋頂的直向着尹劍平頭上擊來。

尹劍平早已料定了他會有此一手，心裏事先早已盤算好了出手的招式。

迎着他落下的雙拐，尹劍平長劍一挑，劍走輕靈，借着長劍輕撤之勢，身子快閃了一下，已轉到了許九左側。

許九大吃一驚，嘴裏怪叫一聲，右手冰鐵拐施了一招「大鵬單展翅」，霍地分開來，改向尹劍平肩胛之上用力揮落下來。

這一手亦不出尹劍平所料，只見他左手一分，「噗！」地一把已攢住了許九落下枴身。

尹劍平這一手功夫，看似無奇，其實絕不簡單，手掌之內却蘊含着「金剛鐵腕」的力道，是以五指一經抓住了對方枴身，許九登時感覺出掌心一陣發熱，這隻枴杖萬萬把持不住。

尹劍平用心却不是在奪取他這隻枴子，只

不過是借着對方掙脫之際，便於出手罷了，猛可裏他劍身一挫，霍地向外劃出。

劍光閃得一閃，一片血光閃過，已把許九那隻持枴的右手齊着肩腋部位，整個的斬了下來。

這一手劍招，簡直出乎在場各人意料外！

「老刀螂」許九慘叫一聲，身子陡地向後蹌踉一步。

尹劍平足下踏進一步，反手出劍，只一劍「唰！」劈中許九右肋，頓時血濺腸溢。

「老刀螂」許九的身子一溜子歪斜，遂卽倒斃血泊。

這番情景，只把「紫面梟」馬一波，「地旋風」桑青看得毛髮悚然！

「地旋風」桑青嘴裏怪叫一聲，陡地拔身而起，利用在空中停留的時刻，陡地探手，把揷在小腿上的一雙匕首拔在了手上，身子一個倒折，頭下脚上，兩隻匕首霍地直向尹劍平身上扎過來。

與此同時，「紫面梟」馬一波却由另一個方向——尹劍平背後，快若旋風般猛撲過來。

嘴裏發出一聲厲吼，這老頭兒雙手箕開，十指上透着尖銳的內勁之力，猛地向着尹劍平兩肩上抓來。

「嗆啷！」一聲金鐵交鳴——

「海棠秋露」碰上了精鋼匕首。

畢竟是不可多得的寶刃，兼具有斬金截鐵之功，這一碰之威，竟使得桑青手上的兩隻匕首變成了四截。

尹劍平的劍勢却不以此而止，劍光矯若游龍，隨着他一個漂亮的擰腰潛身之勢，閃開了「紫面梟」馬一波遞出的雙掌，掌中劍由下而上，疾若驚鶴，猝然挑空直起，反向馬一波背上扎了過來。

馬一波的身手，顯然要較諸他那兩個拜弟要高出了許多，休看他斷了一隻腿，一旦動起手來，却似快若旋風，一招失手之下，單足力踹，整個身軀箭矢也似的竄了出去。饒是如此，仍然爲尹劍平遞出的長劍拈着了一點邊兒，頓時皮開肉裂，在背上落下了半尺許長的一道血口子。

「紫面梟」馬一波驚心之下，爲圖保命，驀地甩肩回手，打出了一掌暗器「鐵蓮子」，整個身子在暗器甫一出手的當兒，倏地施了一招「懶驢打滾」，滾出去丈許開外，算是險中脫生！

和他同時出手的那個「地旋風」桑青，可就沒有他這麼機伶，想不到一上來就吃對方換了兵刃，驚心喪膽之下，桑青却力持着那一對折了一半的匕首，隨着他倒捲上來的身子，雙雙向着尹劍平小腹力戳了過來。

按說馬一波等三個人功力都不算弱，却是只怨他們所遭遇到的敵人太過於厲害，彼此武功過於懸殊，才至於一上來卽遭慘敗，等到發覺失策時，再想抽手那裏還來得及？

「地旋風」桑青兩隻斷匕眼看着已將戳在了尹劍平小腹上，陡然間只覺出由對方腹部彈出一股力道，那股力道顯然極其强韌，迫使得桑青手上的一對匕首猝然向兩側滑出，有了極大的偏差。

桑青一驚之下，仰身就退，俯仰之間，不啻門戶大開，尹劍平就把握着這一刻良機，掌中劍猝然向下一落，寒光乍閃，冷森森的劍鋒已劈中在桑青面頰之上，一時血腦飛濺，慘不忍睹！

尹劍平舉手之間連殺二人，却把一旁驚魂失措的馬一波看紅了眼！

「好小子！竟敢下毒手，我給你拚了！」

嘴裏叱着，馬一波右手向腰間一探，猝然向外一抖，唰啦聲響中，手上已多了一條軟兵刃——蛇頭索子槍。

顧名思義，這種兵刃前端有一截類似蛇頭的槍尖，通體上下爲一百另八節如意鋼環連接而成，一經施展開來，龍飛蛇舞，上下翻飛，令人目不暇給，大是不及應付。

然而最厲害的地方顯然還不在這裏，却在於構成槍身的那一百另八節如意鋼環——

馬一波想必是有意來渲染此一特色，只見他連連抖動着這隻持槍的手，一時之間那構成槍身的一百零八節鋼環發出了刺耳欲聾互擊之聲，給人以無比的「先聲奪人」之勢，平空爲他這隻軟兵刃增添了數倍威力！

「紫面梟」馬一波顯然防到了尹劍平手上的這口劍，儘量與他保持着一定的距離，不使索子槍與他的劍鋒碰上，却將槍身的噪音儘量發輝，整個身子歪斜着團團打轉不已，足下更似孩童學步的彎高淺進退不一。

尹劍平一動不動的佇立在當場，只是把集中的目光，緊緊的逼視着對方。

「馬老頭，你這鬼名堂嚇唬一般人或許有用，對付我可就失靈，不信你就試試看。」

一面說，他將長劍劍身收拾腕後，愈加的顯現出鎭定不迫，從容應付之勢。

馬一波那雙細長的眼睛裏迸射着淩人的凶光，手上的索子槍轉動得更爲疾烈，一片銀光間雜着盪人心魄的鋼鐶之聲——

漸漸的，他身子越攏越近，手上的索子槍時長時短，時高時低，更不知他要往什麼地方招呼！

尹劍平只是站立在原來地方，動也不動一下。

「紫面梟」馬一波越轉越急，索子槍四面八方響成了一片，他似乎已經按捺不住心裏的怒火，鼻咽間發出了連聲的怪哼。

忽然大吼一聲：「小子——你納命來！」

索子槍嘩啦一聲大響，陡地暴伸而出，有如一道閃電般地刺目，這條索子槍已向尹劍平當頭飛到。

馬一波乃一極負心機之人，這一槍無非是旨在誘敵，眼看着蛇形槍梭已將要打實了，他忽然反手向後一挫，蛇形槍尖陡地向下一沉，直奔向對方心窩——這才是他眞正想下手的地方。

馬一波其人最是心黑手辣，才會博得了「紫面梟」這麼一個綽號，眼前這一槍乃是他最得意的一式——「巧燕穿雲」，死在他這一招之下的人，眞不知有多少人。

想是對尹劍平的心存驚懼，馬一波這一索子槍聚結了全身勁道，隨着他右手抖動之勢，這根索子槍不啻變成了一根「丈八蛇矛」，猛力的直向着對方心窩上刺扎了過去。

尹劍平善察人色，他早已由這個馬一波的雙眼之中，看出了其人的工於心計，是以索子槍轉動越急，發聲愈大，他反倒越是沉着不動，待到其勢漸漸緩和下來，他才算定了對方將要出手，並且更精明的測出了對方第一招的誘敵之勢，心中是有了主意——

就在索子槍尖幾乎已經挨着了他胸衣，千鈞一髮之間，尹劍平忽地向後凹腹吸胸，錯開了半尺前後，左手乍揚，霍地一抄「噗！」的一聲，已抓住了蛇形槍梭之上。

這一手看似簡單，其實時間，部位，力道，三者都須要配合得恰到好處不可。

緊接着尹劍平手勢用力向後的一帶，借用左手肘部下挫之勢，暗中配合着「金剛鐵腕」功力，猛地向下一帶——這一帶之力，重逾千斤。

「紫面梟」馬一波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處心積慮的一招，竟然會被對方識破，大吃一驚，正待再施辣手，却經不住對方這千斤一帶之

力，頓時足下一個踉蹌，整個身子向前仆了下去。

馬一波不愧爲「蒙城九醜」之首，多的是險損毒招，一招失手之下，借着身子前跌之勢，只聽見索子槍嘩啦一聲大響，這老頭兒竟然鳶飛魚躍而起，將錯就錯，直循着尹劍平身上撲過來。

索子槍雖然失勢，被對方抄住了梭頭，還有老長的一截槍身可資對敵，隨着馬一波右手抖處，丈許長短的槍身忽然繞成了一個套圈，直向尹劍平頭頂上套落下來。

馬一波的殺手更不止此，在一陣嘩啦鋼鐶聲響之中，倏見他右腿飛踢，形若巨斧般的一隻鋼脚，更是沒頭帶臉的直向尹劍平當面踢劈過來。

一套一劈，堪稱一絕，馬一波一個殘廢之身，竟然能夠施展出這等狠厲殺着，確是令人不可輕視。

奈何尹劍平「以不變而應萬變」的沉着身手，更有出人意料的發展。

只聽嘩啦一陣鋼索聲響，隨着尹劍平抖開的槍勢裏，馬一波的身子足足被拋到了半天之上。

尹劍平掌中的那口「海棠秋露」更是不曾閑着，隨着他翻起的右腕，長虹經天似的劃出了一道銀河。

這一劍雖不曾傷着了馬一波要害，却在他那隻好腿上，留下極深的一道血槽，連皮帶肉，硬生生的削下了一片來。

馬一波的身子足足飛出了三四丈以外，球也似的自空中墜下來。

嘩啦啦一陣竹折斷聲裏，眼看着他偌大的身軀跌進了漫天的竹叢之中，遂即不見踪影。

尹劍平丟下了手上的索子槍，冷冷一笑，却不見對方挺身而起，心中正自費解，忽聽得一陣清楚馬嘶之聲由林中傳出，遂見一騎黑馬由另一端飛快馳出，不過是驚鴻一瞥，遂即隱入林中不見。

令人驚異的是，馬一波顯然在馬背上！

尹劍平不禁呆了一呆，再想追趕已是不及，他決心要將此三人斃於劍下，想不到仍然還是有了疏忽，竟吃馬一波逃得活命！留下了日後後患，却是始料非及，心中好不懊喪。

當下他悻悻的收劍入鞘，不經意目光轉處，却發覺到前側竹林裏，另外還拴有一匹黃色駿馬。頓時他明白過來，敢情剛才馬一波所乘騎的那匹黑馬與眼前的這匹黃馬，乃是許九桑青二人的坐騎，二人既死，兩匹馬成了無主之物，反而救了馬一波一條活命，也算是他命不該絕！

馬一波既然臨場脫逃，這裏自非留處，尹劍平那匹棗紅馬的肚帶斷了，他乾脆將馬上衣物行囊換到了那匹黃馬上，將棗紅馬鞍轡卸下，驅入林中，自己這才改騎上那匹黃馬，一逕往鳳陽城門行來。

這匹馬的脚程可較那匹棗紅馬快多了，那消片刻，已來到了城門樓子下面。

進了城，找了一家客棧先安頓下來。

既然已經露了相，尹劍平的行踪不得不更爲謹愼，「蒙城九醜」在皖境勢力頗大，現在馬一波既已逃得活命，保不住他還會號召其他兄弟大舉復仇，尹劍平自是不會把這些人看在眼中，只是一想到他等背後所隱伏的大敵，可就不能等閑視之。

在客棧裏休息了一會，換上一套乾淨的衣服，帶了隨身兵刄，遂即悄悄步出，認清了北面長街，一逕走下去。

鳳陽府乃皖省最具聲望的大城，市街之繁華寬敞，較諸各處自是不同，適值華燈初上，各處買賣夜市俱已開張，來往行人直如過江之鯽，十分熱鬧，尹劍平夾在人羣裏不覺來到了城北。

「一劍驚天」尉遲太爺在這裏名號極响，幾乎無人不知，毫無困難就找到了他的門上。

那是一座佔地甚大的巨宅，黑紫的檀木大門上加有白銅的扣花，門前有上馬石，還有一對巨大的石頭獅子，大門左右高挑着四隻燈籠，却有兩名看來精壯的漢子站在門前！

尹劍平在門前略一張望，頓時就引起了那兩個漢子的注意，其中一人大步走過來，上下打量着尹劍平。

「你是幹什麼的？」這漢子挑動着一雙斷眉，「在這裏東張西望的看些什麼？」

說時另一個瘦長漢子也走了過來，一臉狐疑的上下看着他。

尹劍平微笑道：「請問這裏可是尉遲太爺府上？」

斷眉漢子點頭道：「你要找我們太爺？」

「不錯！」尹劍平抱拳道：「在下姓尹，由遠地而來，特爲拜訪尉遲太爺與姑娘來。」

瘦長漢子一笑道：「不巧的很，我們太爺身子不適，在別處養病，客人你有什貴幹？」

尹劍平道：「既是尉遲太爺不在府上，在下想見一下尉遲夫人和姑娘——」

瘦長漢子「哼！」了一聲道：「這個——怕不大方便吧！」

斷眉漢子道：「你來的眞不湊巧，夫人和小姐都不在，你想想我們太爺出去養病，夫人和小姐還能不跟着麼？」

才說到這裏，就見門前現出一個身着綠衣翠襖的姑娘，向着這邊瞧了一眼，尖着嗓子道：「有客人來啦是不是？」

一邊說，這個看來甚爲活潑的姑娘，跑跳着來到了近前，却把一雙細小的眼睛，上下在尹劍平身上轉着：「這位客人，你可是從臨淮關來的？」

尹劍平心中甚是奇怪，點頭道：「不錯——妳是——？」

綠衣姑娘笑道：「這就對了，我叫桂花，是蘭心小姐身邊的丫環，客人您請——」

一邊說，她笑咪咪的招着手，遂即帶着尹劍平向大門內走進去，却使得門上的一雙漢子怔在當場，一時作聲不得。

叫桂花的那個丫環，帶着尹劍平跨進了第二進院子，進入客廳，請他坐下，獻上了一盞香茗，道：「我們小姐早已關照下來了，因爲這幾天家裏鬧事，門上對於進出的客人查的很嚴，怕您進不來，所以要婢子常到門口去看看，想不到會這麼巧，我剛一出去可就碰上了您了。」

尹劍平奇怪的道：「你們小姐怎知道我要來？」

「這個——」桂花笑咪咪的道：「我們小姐會算，她呀，本事可大着呢！您先生先歇着喝茶，我這就去告訴我們小姐一聲。」

尹劍平道：「慢着——」他苦笑了一下：「尉遲太爺可在府上？」

「唷！」桂花吃驚的看着他：「這麼大的事，您先生還不知道？」

尹劍平一怔道：「什麼事？」

「噓！」桂花輕噓了一聲，把身子偎近了：「小點聲音，要是給太太房裏的張媽聽見，又要說我嚼舌根了，您還不知道呀，咱們太爺叫那個雲中鶴的强盜給打傷了，傷的很重，吐了好些血——到塗山養了好些日子傷，總算保住了一條命，今天下午才回來，現在東院裏住着，還不能見客。」

尹劍平點點頭，心裏想着那個誘稱燕姓少年所說的，倒是實情——這件事倒使他一時發起愁來，理論上有關拜兄晏春雷臨終前的託囑

，這等大事，自是應該面見尉遲太爺，表明之後，再待機會見那位尉遲蘭心姑娘，將晏拜兄託囑之話轉告與她，只是眼前情形，却使他一時爲難起來了！

——由這個叫「桂花」的丫環嘴裏，他悉知尉遲太爺傷勢很重，其實包括這整個的家，都顯然因爲尉遲太爺的傷勢，而陷入愁雲慘霧裏，自己在這個時候，把晏春雷的死訊說出來，是否合適？

然而不說行麼？

心裏正在發愁的當兒，桂花却已跑得沒有影了。

這爿宅子顯得異常的安靜，隔着一片軒窗，發覺到院子裏的杜鵑茶花都盛開了，兩隻北京小獅子狗在花叢裏追逐吠叫着，景緻和諧復恬靜。

尹劍平却是沒有心情觀賞這些，只是盤算等一會與那位尉遲蘭心姑娘見了面怎麼開口？

正思念間，即見繡簾掀處，那個叫桂花的丫環跑進來，向着尹劍平福了一下道：「太太在樓上有請！」

尹劍平正愁不知見了那位蘭心姑娘說些什麼，而且似乎也不大方便，現在聽到尉遲夫人有請，倒是心裏略安，答應一聲遂即站起。

却見桂花那張臉春花怒放般的笑着，一面好奇的打量着尹劍平道：「原來您就是晏相公呀，怎麼不早說一聲呢！眞是太簡慢您了！」

尹劍平一怔，正要解說，桂花已轉身前面帶路，一時心中好不納悶，更不禁觸發起一陣傷感，却見前行的桂花興冲冲的已穿出內廳，一面回身頻頻招呼不已。

——也難怪她，這個家在飽受痛苦折磨之下，乍然聽到了新姑老爺上門迎親的天大喜事，那能不欣喜欲狂！

似乎知道喜訊兒的還不止她一個人！——

兩個穿着花俏的婆子，由對面老遠的跑過來，見了面先衝着尹劍平福了個萬福，嘴裏叫着「新姑老爺」，雙雙扒下來叩了三個頭，這番舉止，只把尹劍平嚇得呆住了。

桂花噗哧！一笑，輕輕拉了他一下道：「別理他們，太太正等着您呢！」

尹劍平一時漲紅了臉，苦笑着搖搖頭道：「這是從何說起，唉……你們簡直太……」

桂花抿着嘴一笑道：「誰說不是呢！這麼個叫法別說相公臉上掛不住，就是婢子我也覺得怪害臊的，早了幾天是不是？」

越說越令尹劍平尷尬了。

尹劍平臉上又是一陣發白，這個誤會可太深了，心裏正自發急的當兒，却見前面的兩個花俏婆子，摻着一個五旬上下，看來富泰的綠衣婦人迎面走來。

桂花忙道：「太太來了！」

一面說一面跑過去，笑着喚道：「太太——這位就是新……」

綠衣婦人嗔道：「不許亂嚷嚷！」

桂花吐了一下舌頭，訕訕退向一旁，那婦人慈祥的一張笑臉迎向尹劍平，微微點頭道：「賢侄你也太見外了，大老遠的來，怎麼不派人招呼一聲，怎麼就一個人麼？」

尹劍平趨前恭敬的行了個禮道：「小侄尹劍平，拜見伯母——」

「尹……」綠衣婦人微一愕，却笑道：「你們這些年輕人……來！我們到樓上說話。」

尹劍平情知這其中必有誤會，當時應了一聲，遂即跟隨着尉遲夫人之後穿過走廊，登梯上樓。

樓上有一間佈置得十分雅緻的客廳，顯然屬於尉遲夫人或是蘭心姑娘專門用來接待親近的女客用的。

現在遲尉夫人特別把尹劍平接待在這間「內客廳」裏，當然是意味彼此乃是「自己人」的關係，尹劍平當然心裏有數，只是這些話却急在一時不能說清，心裏那番感受可就別提。

尉遲夫人特別把他讓在一張鋪有軟紅緞墊的椅子上坐下，一面笑指着那些繡有各式花鳥的緞墊道：「這些都是我們姑娘親手繡的，你來了，我才叫他們臨時鋪上的。」

「小侄不敢當！」尹劍平狠了一下心道：「小侄這一次來是爲了……」

「你爲了什麼，我還能不知道麼？」尉遲夫人含着笑：「來了就好了，別急着說東說西，你靜下來，我還有好些話要告訴你呢。」

說時那個桂花的丫環端着一個托盤，盤子裏置有一個精緻的小碗！向着尹劍平請了個安，遂即送上來！

「這是我們剛做的百合羹，味道還不錯，你吃了吧！」尉遲夫人一面說，抖開了絲帕，在眼角上擦了一下：「賢侄你來了就好——這些日子你不知道我心裏有多急，從來也沒發生過的事，都應在了我們家裏……」

說到傷心處，眼淚情不自禁的奪眶而出，一面回過身子來擦着淚。

尹劍平端着那碗百合羹，一時如坐針氈，勉强的點了一下頭。

尉遲夫人却又改爲笑臉道：「你尉遲老伯現在受傷很重，連說話都難，所以一半時還不能見你……怕是一見了你心裏一激動他的傷勢又有什麼變化……你老伯是一輩子要强慣了的人，現在被人家平白無故的傷成了這個樣，又丟了傳家至寶，你說他那能不氣？……等過幾天，他稍微能說幾句話的時候，你再到他牀前看看他，他看見你來了，心裏一高興，也許傷勢就大爲見輕！」

尹劍平嘆息了一聲，木訥的點點頭，沒有吭氣兒——天曉得他們見了面是怎麼一個情景，尉遲太爺的傷勢還能見輕？

一想到這裏，尹劍平心裏一陣子發急，直由眉心裏沁出了汗珠！

尉遲夫人微微一笑道：「算計着日子，你原是早該到了，賢侄你一路上吃了不少苦！」

尹劍平苦笑道：「小姪一切都還好。」

「我知道——聽你老伯說過，你有一身好功夫——」輕嘆了一聲，她接道：「你要是早來半個月就好了，你老伯豈能吃這個虧？我們傳家之寶『鎖子金甲』也不會叫那個雲中鶴給搶去了。」

尹劍平總算答上一句話，當時點點頭道：「這件事小侄在臨淮客棧已聽人說過了，而且——那個雲中鶴的，小侄也見過了。」

「啊——？」尉遲夫人大吃一驚：「你見過了雲中鶴？他……在臨淮關？」

尹劍平道：「當時小侄因爲還不清楚他的身份，雖然跟他動了手，可惜最後還是被他跑了！倒是奪下了他一口劍，小侄本人不幸也受了一點輕傷！」

尉遲夫人吃驚道：「傷在那裏？」

尹劍平搖搖頭道：「一點點小傷不碍事——倒是那個雲中鶴如非穿有偷自老伯的『鎖子金甲』，定然當場死在小侄掌下——」

說到這裏，尹劍平忽然停住不說，原因是尉遲夫人那張臉顯然由於過份驚嚇而數度變色，這位夫人想係平素養尊處優慣了，雖然丈夫女兒，都是「俠林」中的人物，她本人却是怕聽打殺之事。呆了好半晌兒，她才像似喘上一口氣來。「好怕人哪！」尉遲夫人手拍心口道：「依着我說，就算了吧——那個天殺的雲中鶴，就讓他去吧！他是天生殺人的强盜，我們是正經人家……這人還是少惹的好，以後保不住鬧出人命來！」

尹劍平應了一聲是，苦笑道：「伯母，小

姪這一次來，受人所託，有一件極重要的事，要告訴您……只是，小姪一時却不知如何開口，再者府上似乎從一開始，就對小姪的身份有所誤會！」

尉遲夫人微微一笑道：「有什麼事你慢慢的說吧，你爹娘可好？我們總有十年以上沒見過了。」

尹劍平尷尬的笑了笑，冷冷的道：「伯母，妳誤會我了！」

這件事不能不說，尹劍平冷笑一聲，卞定決心要把自己身份與來意說個淸楚，不意上天似乎有意與他爲難，就在他剛要啓齒的時候，軟簾掀處，張惶的進來一個身着大紅的丫環。

尉遲夫人看着她進來，微微吃驚道：「怎麼，太爺醒了是不是？」

紅衣丫環臉現驚惶的道：「張大夫來了，說是請太太過去一趟，太爺醒了，又吐了好多血呢！」

尉遲夫人頓時大現驚慌，匆匆站起來，看着尹劍平輕輕一嘆道：「賢姪你先歇着吧，今天天晚了，有話明天咱們再談吧！」

尹劍平怔了一卞，無可奈何的道：「既然如此，小姪先行告退，明天再來拜訪。」

尉遲夫人點點頭，遂卽關照桂花道：「桂花，你帶晏相公到後面客房裏歇着，好好的侍候着。」

桂花答應着，轉向尹劍平道：「相公您跟我來吧！」

尹劍平本想婉拒告別，無奈尉遲夫人也似亂了分寸，吩咐既了，遂卽慌張的匆匆隨着那個紅衣丫環去了。

客廳裏只剩卞桂花那個丫頭和尹劍平。

桂花笑道：「相公房子早已準備好了，您帶的還有行李沒有？我這就叫人給您搬去。」

尹劍平搖搖頭道：「用不着——我這就要走。」

輕嘆一聲，他苦笑道：「我來的也許太不湊巧了，但是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桂花姑娘，請你去通禀蘭心小姐一聲，就說我有事想見她一面……」

桂花微微一怔，笑道：「相公您是說要見我們小姐？」

尹劍平點頭道：「不錯……可以麼？」

桂花一笑道：「好，我這就跟您回一聲去，相公您就這兒等一會吧！」

尹劍平告擾落座，一時心亂如蔴，他雖是連番歷險，幾次死裏逃生，然而却從來沒有一件事使他這麼狼狽不安，如非身受晏春雷死前託咐，義不容辭，他眞恨不能肋生雙翅，一走了之，只是他當然不能這樣做。

心裏雖是萬般的爲難，却不得不盤算着與對方姑娘見面之後的說詞。

不一會兒，桂花回來了——衝着他搖頭一笑：「小姐說相公您遠道而來，先請歇着，有什麼話叫您明天跟太太說去。」

尹劍平呆了一下，嘆口氣道：「也好，既然如此，我就告辭了，明天再來。」

桂花一驚道：「相公您不住在這兒？」

尹劍平搖搖頭道：「不敢打擾，告辭！」

言罷抱拳悻悻轉身步出。

桂花慌忙追出來道：「喂！相公，這怎麼好呢，您倒是下脚在那兒呀？」

尹劍平苦笑道：「就在這附近客棧，請轉告夫人一聲，就說明天上午我再來造訪！」

言罷下樓，匆匆自去。

× × ×

一片月色由敞開着的窗扉照射進來。

尹劍平恍惚由夢中驚醒，只覺得滿室冷颼颼的，下意識的翻身坐起，眼睛可就看見了佇立一角的那個俏的倩影！

一個美麗長身女子的背影。

猝然一驚之下，使得他腦子裏殘餘的一點睡意，一股腦的消逝了一個乾淨！

——長長的一頭秀髮，絳色的一領短披，八幅風裙，小蠻靴，襯以她修長的軀體，確是極爲標緻！——她左腕輕起，一隻雪白的玉手搭在腰間的那口「雁翎刀」上。

月光把她的影子拉的長長的——似乎她站在這裏已經有一會了，等待着尹劍平的從夢中醒轉。

尹劍平下意識的伸手握住了枕畔的劍，寒聲道：「誰？」

香肩輕聳了一下，長髮女子似乎在笑！

尹劍平伸手撩開了紗帳，挺身坐起：「妳是什麼人？」

「這會子你神氣了！」長髮女子含笑的聲音道：「我要是眞有歹意，在睡夢之中你已經身首異處了！」

聲音婉轉，句語分明！

尹劍平只覺得異常的熟悉，不由得吃了一驚！

「姑娘，妳到底是……誰？怎麼不轉過身來？」

「不高興！」微微一頓，似笑又嗔的口氣：「你看呢？」

尹劍平冷冷一笑道：「妳我莫非是舊識的人？」

「那倒也不一定！」少女語音冷俏的道：「你可眞是好忘性——再想想看！」

尹劍平腦子裏忽然想到了甘十九妹，猝然一驚，然而他的目光落在對方腰胯間的那口雁翎刀上，這一疑懼頓時爲之消逝！

「怎麼——想不起來啦？」——

那女子輕輕一嘆道：「起來吧，穿好衣裳，咱們才好說話，在你沒把自己拾掇好以前，我才不會轉過身子，更別打算給你說話了！」

說罷閉口不言，却把一隻右腿彎起來，足尖點着地，用鹿皮小蠻靴的尖子點在地上發出「格！格！」之聲，那副俏皮姿態，看在眼睛裏確是動人！

尹劍平自嘲的笑了一聲，他腦子想得太遠了，老是在故人堆裏打轉，沒有想到眼前，否則這個謎團也就立刻解開了。

撩被下床，很快的穿上了長衣，攏帳疊被，忙了一通，之後，他點點頭道：「姑娘可以回身說話了。」

「哼！」俏麗的背影冷笑着道：「看不出來麼，我正在惱你呢，我就不相信，你會不知道我是誰？」

尹劍平窘迫的道：「在下生平鮮得與女子來往，是以不識姑娘眞面目，當請海涵！」

「鬼才相信！」那女子冷笑道：「誰不知道晏家老爺子當年的那筆風流賬——閣下既承繼了老爺子的風流血統，又能强到了那裏？」

尹劍平陡然一驚，道：「啊——這麼說，姑娘妳莫非就是尉遲蘭心姑娘？」

長髮少女輕哼一聲道：「總算開了竅，難得——你不是要見我麼，現在我來了！」

「啊……」事出意外，尹劍平一時怔住了：「是……在下確是這麼說過……只是……」

微微一頓，他吶吶道：「姑娘請回過身來，坐下才好說話。」

「我當然會回過身子，」語氣裏是說不出的冷：「有幾句話要當面請教，還請大少爺賜答！」

尹劍平心知不用說她又是把自己錯當了晏春雷，這件事三言兩語可解釋淸楚，當不如眼前先由着她了，聆聽之下，一時却是不知如何置答！

姑娘道：「當年晏家老爺子與家父定禮下

聘之時，不用說你我都還小，晏家是武林名門望族，鳳陽尉遲這一家子却也不是無名之輩，算得上門當戶對，小不了你們也大不了我們，要是自以爲氣焰薰天，擺出一副高不可攀的樣子，這門子親可就大大不必再談，大少爺，你說是不是？」

尹劍平苦笑：「姑娘妳誤會，其實——」

「沒有什麼好誤會的！」尉遲蘭心截口道：「我問你。」

說到這裏，她倏地轉過身來。

雙方目光乍然接觸之下，尹劍平不禁大吃一驚，一時睜大了眼睛道：「妳……燕……是你……？」

一面說，他忽然亮起了千里火，一片火光揚起來——可不是，站在面前的那個標緻姑娘，可就不是前此在臨淮關客棧裏所遇見的那個姓「燕」的年輕秀士。

——她的本來面目，雖經尹劍平拆穿了，可是到底未經證實，這時四目相對之下，看得是再眞實也不過，那是絕對不會看錯的。

一時之間，尹劍平那隻持有千里火的手抖顫得那麼厲害，只驚得瞠目結舌，一時着聲不得。

——想到了對方喬裝男子，病榻療傷，肉身相偎，不避嫌疑的一刻，尹劍平只覺得心鼓雷鳴，禁不住再次由眉心裏沁出了汗珠！

倒是尉遲蘭心在一度激動氣憤後，尙能保持着一份優閑：「怎麼不讓我坐下說話麼？」

勉强鎭定了一下，尹劍平點亮了几上的一盞燈，呆呆的坐下來，那雙眸子直直的注視着尉遲蘭心。

尉遲蘭心被他看得怪不好意思，揚了一下眉毛：「喂！看够了！眼睛該換換地方了。」

尹劍平嗒然低下頭來，輕嘆一聲：「妳原來就是尉遲蘭心姑娘？」

「錯不了——我就是！」尉遲蘭心斜過眼光來一笑：「怎麼，你沒有想到？」

「確是沒有想到！」尹劍平苦笑了一下：「姑娘——這個玩笑開的實在太大了！」

尉遲蘭心輕「哼」一聲，撩起眼皮來道：「什麼玩笑開大了？誰知道又會遇上了你這個人？」

「姑娘不該易釵而弁……」輕嘆一聲，尹劍平苦笑道：「愚兄前此不知，失禮之處萬乞海涵！」

微微一笑，她說：「算了，也沒什麼大不了，我倒是覺着好玩得很，白天在家裏，本來打算同我娘一塊出來，只是怕你一時口無遮攔，萬一說漏了，少不得又要挨我娘的駡，所以才沒敢見你。」

尹劍平道：「你又爲什麼把姓都改了？」

——一想到「燕」與「晏」乃係同音，尹劍平頓時心內雪然，深悔自己有此一問，敢情人家姑娘可眞是有心人！這一問可叫人家何以置答？

果然尉遲蘭心臉上紅了紅，怪不得勁兒的樣子——

翻了一下眼皮，她微微嗔道：「你呢！可不也改了姓嗎？好好姓晏幹嘛又改成了『尹』？哼——還當我是傻子，瞧不出來麼？」

尹劍平搖搖頭道：「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本來就是尹，姑娘妳顯然是誤會了我了！」

尉遲蘭心先是一怔，看了他一眼，却把頭扭到了一邊。

「姑娘不信？」

尉遲蘭心回過眸子來，一雙烏油油的大眼睛只是在他身上轉着，又把頭偏回去。

「姑娘，這件事我知道說來不易，只是妳却務必要相信我。」尹劍平正色道：「我不是晏春雷，我姓尹，尹劍平！」

語氣眞摯，不帶一些玩笑！

尉遲蘭心再次偏過頭來，眸子裏多少現出了一些驚異，神態也較爲認眞——

「尹劍平？」

「不錯——」尹劍平道：「晏春雷乃是我的拜兄，我只是受他託咐，前來會晤尊大人與姑娘，有大……事禀告，只是，府上各人顯然認定了我就是晏拜兄……却叫我一時不易表白……姑娘見諒！」

尉遲蘭心一時睜大眼睛，驀地飛紅了臉！

「你說的……可是眞的？」她吶吶的道：「你眞的不是晏春雷？」

尹劍平點點頭：「字字眞言！」

尉遲蘭心霍地站起來，陡然間面染青霜，一雙凌厲的眸子冷電般的視向尹劍平：「你爲什麼不早說？」

尹劍平苦笑道：「不是我不說！而是府上不容我多置一詞，再者……這件事實在碍難出口……說來煞費唇舌，一言難盡！」

尉遲蘭心忽然一笑，坐下來，瞅着他，略似帶着幾分羞澀，那轉動的秋波，更顯現出無比的嬌媚，低下頭她「咭咕」的笑了一聲，就把臉掩遮在臂彎裏！

笑了幾聲，她又抬起頭來，怪不自在的睨着尹劍平：「這件事可是太滑稽了，不是嗎，實在想想確是怪不得你，都怪我……」

她的臉忽然紅了一下，坐正了身子：「好吧，有什麼大事你就說吧！」

尹劍平發出了一聲悵嘆，苦笑道：「我眞不知何以向姑娘啓齒……眞是太難了……」

尉遲蘭心眸子裏現出了一片迷惘：「到底是怎麼回事？沒關係，你就說吧！」

尹劍平定下心來，悵悵的道：「晏拜兄他……死了！」

尉遲蘭心怔了一下：「誰死了？」

目光中一片迷惘，她簡直不能接受這個現實！

「姑娘！請你務必要相信我所說的，」尹劍平吶吶道：「晏春雷晏拜兄，因干預雙鶴堂之事，乃與『丹鳳軒』之甘明珠殊死而戰，很不幸，他戰敗而死——」

尉遲蘭心那雙美麗的眸子，先而睜得又大又圓，遂卽收攏成兩道綫，臉上表情，顯然由於事情的過於倉促，一時無法控制，情不自禁的帶出了一種凄慘——

「你是說……」她凄慘的笑了一下：「晏春雷已經死了？什麼時……候？」

尹劍平心情十分沉重的道：「上月廿四日，十二天以前……」

尉遲蘭心淡漠的點點頭，自位子站起來，緩緩踱向窗前，向窗外悵惘的凝視了一會兒，又回過身來。

她似乎多少已使得自己情緒上平靜下來！

「尹兄……啊……這是你的眞姓麼？」

尹劍平點點頭，並把自己名字說出。

尉遲蘭心苦笑了一下，探手掠了一下散置在額頭的幾根秀髮：「尹兄……這件事太突然了，我希望更淸楚的知道一下，可以麼？」

尹劍平點點頭：「我原是要詳細的告訴姑娘，並承晏拜兄相託，還有兩件東西，要面交姑娘！」

「兩……件東西？」

尹劍平遂卽由身上取出了那個繡花荷包，雙手送上。

尉遲蘭心遲移了一下，接過來。

「裏面有一塊翠玦，另有一枚漢玉板指……晏拜兄要我親手璧還……姑娘，並深致他的遺……憾！」

最後這句話，有如一把利刃，深深刺進了

她的心坎！

忽然她的眼睛紅了。

——多麼遙遠而不着邊際的一層傷感，彼此甚至於連一面也不曾見過，這種「情發於衷」的感傷，純係基於一種直覺的認定！

輕輕的打開了那個繡荷包，看見了裏面的那個半月形翠玦以及黃澄澄的漢玉板指——

這兩樣東西，她是知道的，那翠玦的另一半，甚至於現在就佩戴在她身上——這一層傷感，在驀然觸及此物時，顯然有些禁俊不住！

她遂即匆匆收起了那個荷包。

沉默了一會兒，她已經略能控制自己——太突然了，太偶然了，那種感觸，彷彿像是由一片天上的彩雲上面猝然跌落到深淵裏——

面對着尹劍平——這個她十拿九穩認定的夫婿，忽然間遙遠了，遙遠得跡近於陌生。

驀地，她緋紅了臉，說不出的羞窘，傷感，落寞，委屈……然而面對着尹劍平這個人，她豈能任性？好意思哭？還是笑？

尹劍平遂即將邂逅晏春雷之一段經過，以及他負傷至死的詳細情形，原原本本的說了個仔細！

不知何時，几上的白燭已淌滿了蠟淚！

紙窗上反映而出的夜色似乎更為昏黯，陣陣寒氣，深深的侵襲進來，距離天明已經沒有多久了——

「黑暗」與「光明」的掙扎！

「痛苦」與「開懷」的掙扎！

無論如何，這一刻是那麼強烈的震撼着人心……

尉遲蘭心一言不發的聽完了這一段既往，她沒有插一句話，也沒有表示她的懷疑。

伸出一隻纖纖的手，端起了茶，呷了一口——茶早已冰涼了，她的心似乎更為冰涼。

快樂與痛苦之間的距離，對於她來說，似乎就像是紙一般的薄，才似叩開了「快樂」的門扉，更劇烈的創痛就接着湧了進來，這情景，使她想到了李商隱的兩句名詞——

「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沒有任何的理由，使她懷疑尹劍平所說的話，她的悲哀不僅僅在於失去了那個未曾見過一面夫婿——晏春雷；更似乎猝然間把她與尹劍平之間的界限劃分得那麼清楚！

——對於她來說，後者的那種鮮明程度，對於她更為敏感，前者只是一種不着邊際的創痛，多少帶着一些朦朧的意態，而後者的鮮明却有如「立竿見影」那麼的眞切，那般地使她低落……

尹劍平端起几上的暖壺，再為她斟了半碗熱茶。

尉遲蘭心擺擺手，苦笑道：「謝謝，我不喝了！」

她站起來，無可奈何的又道：「這一切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場夢……」

尹劍平黯然道：「晏兄既以身後事見託，姑娘是否？……」

「我知道，」尉遲蘭心緩緩點頭道：「我會稟明爹爹，來處理這件事。」

「只是令尊眼前的傷勢……」

「唉！」尉遲蘭心苦笑道：「誰說不是……只是這件事又怎能隱瞞他老人家？」

尹劍平悵惘的垂下頭來，頓了一下，他吶吶道：「晏拜兄垂死之前，還有兩句話要我囑咐姑娘，在下却不知當講不當講？」

尉遲蘭心淒慘的笑了笑：「事到如今，還有什麼不能說的，尹兄你說吧。」

尹劍平道：「晏拜兄因感仇人甘十九妹武技高強，生怕姑娘會代他報仇，所以特囑轉告，千萬不可有復仇之舉，以免禍延於己。」

尉遲蘭心冷冷的哼了一聲道：「這是我的事情——還有呢，他還囑咐了些什麼？」

尹劍平道：「第二點，晏兄請姑娘千萬不要昧於一般習俗，而致就誤了一生幸福……」

尉遲蘭心苦笑了一下，緩緩走向窗前，過了一會兒，她回過身來，說道：「他的話我都記住了，我現在心裏亂極了，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尹劍平道：「天快亮了，姑娘也該回去休息了！」

尉遲蘭心落寞的點了點頭，落寞的說道：「為這件事勞你千里迢迢的專程報訊，我眞不知道要怎麼謝謝你才好，尹兄在上，請受我一拜！」

邊說，邊即向尹劍平冉冉拜倒。

尹劍平慌不迭的伸手托住她：「姑娘……不必多禮，在下愧不敢當……」

尉遲蘭心看着他，臉上深現出一片傷感，倏地轉身離開，在門前她又定住了脚步。

尹劍平因恐她驚動了店家，就道：「姑娘還是由窗戶出去吧。」

尉遲蘭心點點頭，改走向窗前。

——在窗前停立了一會兒，她像是在盤算着什麼事情，遂即回過身來道：「尹兄你在鳳陽還有幾天逗留麼？」

尹劍平搖搖頭，說道：「不——我這就要走了？」

尉遲蘭心輕輕「哦」一聲，垂下頭來。

尹劍平道：「我原想明天再至府上，親自向令堂稟明此事之後再行告辭，既然姑娘來了，我也就不必再去辭行了，伯父母面前，還要請姑娘代為轉稟，好言安慰，一俟我事情完了，必當親臨問安！」

尉遲蘭心點點頭道：「我知道——尹兄你預備去那裏？」

尹劍平道：「淮上清風堡，去找一位樊老前輩！」

「樊老前輩……？」尉遲蘭心愕了一下，道：「莫非是人稱『伏波老人』的樊鍾秀老劍客？」

尹劍平驚異的道：「就是這個人，姑娘莫非認得這位老人家？」

尉遲蘭心點點頭道：「他老人家是我爹爹最敬重的一位前輩，前兩年，還到過我們家來過……原來你們也認識？」

尹劍平嘆息一聲，苦笑道：「姑娘有所不知……總之，這位老前輩目前面臨着一步危難，如果我能及時趕到，尚有化解的轉機，否則他老人家可就有性命之憂……一想起這件事，不禁令我心急如焚！」

尉遲蘭心微微一驚，道：「樊老前輩功力深湛，聽爹爹說天下罕有敵手，什麼人又能威脅到他老人家的性命安危？」

尹劍平冷冷的道：「姑娘問得甚是——這位樊老前輩據說功力深湛不可一世，只是要是同他所結交的這個仇家比起來，只怕尚難望其背項！」

尉遲蘭心吶吶道：「這個人是誰？」

尹劍平哼了一聲：「這人也就是殺害晏拜兄的同一個人——甘明珠——甘十九妹！」

「啊——」尉遲蘭心身子微微幌了一下，緊緊的咬着牙齒道：「甘十九妹？」

「不錯，」尹劍平道：「這位姑娘雖是年歲甚輕，至多也不過與姑娘相彷彿，只是武技傑出，顯然獨樹一格，又兼以擅施劇毒——『七步斷腸紅』，一經中人鬼神無能救治，是以行踪所至，無不大獲全勝，天下之大，幾無一人却堪與其匹敵，實在厲害之極。」

尉遲蘭心原本欲去的身子，聽到這裏，情不自禁的又坐了下來。

「哼——這可是聞所未聞的一件怪事，」

她冷冷的道：「我幾乎忘記了，對於這位甘十九妹的出身來歷，以及她在江湖上的行踪來去，我似乎知道得太少了，尹兄，你能多告訴我一點麼？」

「自然可以……」尹劍平苦笑着道：「只是……姑娘……妳却不能對她輕舉妄動……」

「我當然不會，」尉遲蘭心眸子裏閃爍出從來未有的凌厲：「尹兄，你不必為我担心，對於這位姑娘我只是心存好奇而已……我不否認對她存有的懷恨，只是在出手對付她前，當然先要問自己够不够份量，當然不會白白的去送命的！」

尹劍平道：「姑娘能有這番認識，我就放心了——其實姑娘妳也許還不知道，這個甘十九妹，與我之間更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然而……」

說到這裏，他深深感嘆一聲，垂頭不語。

「然而怎麼樣？」

「然而，我在對她暗中幾次觀察，與一次動手搏鬥之後，我却不得不把復仇的期限，向後暫 拖延下去。」

「為什麼？」

「因為……我不是她的敵手！」尹劍平再次苦笑道：「兩者相較，差得太遠了！」

尉遲蘭心冷笑道：「江湖上，只有所謂的宵小之徒，才會施放毒烟，這個姓甘的女人竟然以此制勝，看來也不會高到那裏去？」

「姑娘……妳要這麼想可就錯了！」尹劍平冷冷的道：「以我親身經歷來說，這個甘十九妹顯然是我前所未見的勁敵，無論智力武技，都稱得上高人一等——施放毒物，只是她極其狠厲的諸多手法中的一環而已。」

尉遲蘭心凌聲道：「她長的很美麼？」

尹劍平終不能作違心之言，默默的點了點頭——腦子裏情不自禁的浮現出甘十九妹美麗的倩影，內心頓時形成「炎熱」「酷寒」兩種鮮明強烈的對比衝突，他的表情也就顯現得頗為激動！

尉遲蘭心冷笑了一聲道：「這麼一說我就知道了——尹兄，你今後打算怎麼來對付她？還是打算一輩子都躲下去？」

尹劍平冷峻的道：「姑娘如以為我是怕死貪生之輩，那就錯了！」

尉遲蘭心搖頭道：「我可沒有這個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下你預備怎麼對付她——正如你所說，這位姑娘既是這等厲害天下無敵，且又才華出衆，豈非永遠也報不了仇麼？」

尹劍平道：「姑娘似乎錯會了我的意思，我只是認為暫時無望，假以時日，勝負尚自難分！」

尉遲蘭心想了想道：「尹兄，你當眞要去淮上清風堡找樊老劍客？」

尹劍平道：「這件事不宜再遲，所以我打算天亮就即刻起程。」

尉遲蘭心道：「樊老前輩在武林中，身份極是尊高，你相信他老人家會聽你的話，為了躲一個不見經傳的女孩子，就輕易的棄家離開麼？」

這句話果然有幾分道理。

尹劍平點點頭苦笑道：「姑娘的話不無道理，這一點也正是我引以為憂的事情！」

尉遲蘭心道：「尹兄，以前見過這位老前輩麼？」

尹劍平搖搖頭道：「沒有，姑娘可知道這位老人家是什麼樣人？」

尉遲蘭心哼了一聲道：「這位老人家稱得上是當今宇內第一狂人，據我爹爹形容說，這位老人家生平只在盛年時挫敗一次，也是敗在一女子手中，自此才遠來淮上深居不出——」

停了一下，她接下去道：「這幾十年來，據悉他為思湔雪前恥，乃下苦心，勤習絕技，直到五年前，他老人家自認功力已足以勝過昔年那個女子，才再次露面，成立了今日的『清風堡』，在淮上廣收弟子，如今聲勢極盛一時，自詡『痴劍狂人』，目高於頂，當今天下再沒有任何一人，能够放在他眼睛裏——請想，他何以會被你三言兩語所說動？如要他不戰而退，為了逃避甘十九妹這個丫頭，豈非痴心妄想？」

尹劍平輕嘆一聲道：「姑娘這麼一說，想來確是難以說動他老人家了！」

尉遲蘭心挑動了一下蛾眉，冷冷的道：「想那甘十九妹一路嗜殺如狂，所向披靡，這一次遇見了樊老前輩，却算她遇見了厲害對頭——信不信由你，這個丫頭她死定了！」

尹劍平心中未始不為之一動，吶吶的道：「姑娘妳何以有此自信？」

尉遲蘭心看了他一眼，氣惱的搖搖頭道：「不知道，反正我這麼認為就是了！」

尹劍平喟嘆一聲，說道：「難，但願這位老人的功力眞如姑娘所說，至於他老人家是否能是甘十九妹的對手，須待我面謁之後，即可分曉。」

尉遲蘭心臉上帶出了一片淒慘，冷冷的說道：「我就不信這個甘十九妹眞有這麼厲害，早晚我會見着她，哼，那時候才叫她知道我的厲害——」

尹劍平心中一驚，正待出言開釋，尉遲蘭心閃身出窗，人影疾閃中，已穿上了對面屋脊，再一閃已自無踪。

凝望着一窗夜色，尹劍平心裏不期十分紊亂！

對於這位尉遲蘭心姑娘的一番巧合邂逅，想來眞是怪誕荒唐——然而，無論如何，他總算把近日來緊緊盤壓在內心的一件難事解決了，也算是不負亡友所託，倒是尉遲蘭心的嬌寵任性，以及她對於甘十九妹所抱持的懷疑與深沉的敵意，却帶給他一種新的隱憂！

關上了窗戶，他把燈光撥黯了。

忽然他發現了一件亮光閃爍的東西，遺留在方才尉遲蘭心的所坐的地方。

尹劍平楞了一下拿起來——正是方才自己代晏春雷交還的定情物之一！

——一枚半月形的翠玦！

——這枚翠玦，連同那枚漢玉板指一併都放在那個繡花荷包裏，對方竟是這般大意，遺失在此，可眞是過於大意？

尹劍平心裏發了一陣子難，有心馬上把它送回去，只是深夜潛入人家，究竟諸多不便——明天天一亮，自己還要急於趕路，更是無能造訪，只好暫時先代收藏身上再說。

由於在途中與「蒙城九醜」的遭遇，使他猝然警覺到丹鳳軒的潛在勢力大極了，無孔不入，很可能甘十九妹一行已經來到了皖境。

一想到甘等一行來皖的意圖，尹劍平那裏還能定下心來，眞恨不能脇生雙翅，立刻飛到「清風堡」見着「伏波老人」樊鍾秀，向他曉以大勢，設法避過此一步大刼——然而果眞這位樊老前輩正如尉遲蘭心所說的那麼自負，這件事的未來發展，可就難以想像了。

這些事情在他心裏翻騰着，使他無法入睡，當時乾脆坐起來，在榻上調息一通，運行了一遍坐功，頓時神通氣暢——天色却已漸漸的亮了！

×　×　×

兩岸楊柳夾道，撲面的春風裏，帶着一些早開的菜花芬芳，在馬上眺望過去，前行不遠，有一處渡口，那裏拴着幾條船，是專供客人渡河預備的。

尹劍平儘管是十分的小心，却也發覺到自

已被人家給綴上了。

那個人，其實就在身後面不遠。

五十左右的年歲，黃瘦的一張臉，下巴上長着老大的一顆黑痣，其上還滋生着挺長的一綹子黑毛——這傢伙一臉的風塵江湖氣息，却硬要裝出一副生意人的模樣。

頭上戴着一頂圓圓的毡帽，身上是一襲寶藍色的袍子，兩隻手攏在袖子裏，雖是極力裝作出一副生意人的樣子，可是不知怎麼同事，尹劍平就是看着他不順眼，由「不順眼」進而就對他生出了疑心！

這人跨在一匹雜花馬上，隨着馬行的起伏，一顆頭不時的上下搖幌着，那副樣子像是睡着了，身後還跟着一頭小毛驢。

小毛驢背上馱着一個木架子，架子上馱滿了東西，外面用一方油紙蓋着——

這一類的單帮販子，所在尤多，所販之物，包括本地所產的筆墨紙硯，絲綢絹緞，一旦運銷外省，獲利不少，再以當地的低價，買進一些鹽菸陶瓷，一入本地，又成奇貨可居，兩頭獲利，算得上左右逢源，是以成爲一種熱門生意，幹這一行的商人，可眞是不在少數。

然而，那一行也都有風險。

構成這類單帮客最大的威脅，即在於隱藏在暗處，隨時出沒的那夥子黑道匪人，跑單帮的要是不幸被黑道上人踩上了盤子，那可是祖宗缺了八輩子德，砸了生意賠了錢財不說，十九難逃一死。

是以時間一久，幹這一行買賣的人，不再吃香了，老成持重的生意人更是視爲畏途，即使是有那貪圖重利的生意人，捨不得斷了這條財路，却也無不謹愼萬分，於是乃興起了「成羣結夥」僱人保鏢的新奇妙想。

「單帮客」變成了「羣帮客」，這一招果然靈光，是以在極短的時間裏，蘇皖道上再也鮮見眞正的「單帮」客了。

破綻就出在這裏！——

眼前這個藍袍商人竟然是單身一個人。

這種名符其實的單帮客，江湖上並非沒有，可是先决的條件，除了膽子大不怕死以外，還有一樣，那就是練得有一身不畏强敵的好功夫。

尹劍平對這個類似單帮客商人的最早起疑，正是起因於此。

藍袍商人跟綴的方式很高，不似一般人那樣的死釘着不放，是以讓尹劍平心裏煞費週章，懷疑自己是否看錯了，心裏儘管起疑，却也並未十分在意。

——直到現在，兩個人的再次相遇，尹劍平才對他加了幾分仔細，只是表面上却毫不在意。

尹劍平先上船，緊跟着那個藍衣人牽着他的一馬一驢也上來了。

船老大看看沒有什麼客人，就吆喝一聲把船向河面上撑去——

是時紅日偏西，水天一色，江風習習裏，一列雁影緩緩由天空移過。

尹劍平問明了船老大去處，開付了船費，把馬繫好，一個人走向船邊，打量着水面景色，却發覺到那個藍衣漢子，正倚着船舵打火抽烟——

一股股的濃烟自那人嘴裏吐出來，烟吸着了，藍衣人才得閑兒斜過一雙細長的眸子，打量着尹劍平。

船老大四旬左右的一條黑漢子，昇上了一面巨帆之後，由腰上拔出了一根長烟袋，嘴裏叫着：「老鄉借個火！」就偎過去，就着藍衣人手上的紙煤吸起烟來。

兩個人果然像是老鄉親，烟一抽，彼此就聊了起來。

藍衣人說：「老鄉，生意可好啊？」

「好個什麼，」船老大說：「沒看着麼，就兩個客人，趕明兒個，我也打魚去，不再搭客了。」

一言驚醒夢中人——一旁的尹劍平目光一掃，可不是麼，整隻渡船上就祗有自己與那個藍衣漢子兩個客人，心裏一動，也就更加留意的傾聽他們說些什麼。

二人又聊起了閑話，家鄉口音重的很，「自己」唸作「自家」，「一二三」唸作「一阿三」，「老母鷄」唸作「老母支」，尹劍平聽得怪不受用。

幾句拉雜話交待過去之後，二人又互通姓名，藍衣人自稱姓秦，船老大姓郭——

互通姓名後，二人的感情頓時突飛猛進。姓「郭」的船老大改口叫藍衣人爲「三哥」，藍衣人也改稱船老大爲「郭老八」。

尹劍平心裏却留了仔細，借着觀察兩邊落日，他轉過臉來，側面打量着兩個「老鄉」。

姓秦的藍衣人固是不在話下，姓「郭」的船老大却也絕非善類——刀子眉，三角眼，右邊面頰上狠狠的落着一條刀疤，每說話時目光總要轉上一轉，顯現出先天性的那種不安與毛躁。

二人雖是彼此對答閑聊，可是四隻眸子，總不全忘記抽空照顧一下船邊上的尹劍平。漸漸的他二人說話的聲音放低了，却也未曾逃過尹劍平的耳朵——

似乎漸漸談到了主題：

姓秦的道：「這一趟買賣可不好幹——『張飛賣刺蝟』——人强貨扎手，一個弄不好，哥兒們丟人現眼不說，多半還得到河裏去洗個澡！」

船老大嘿嘿冷笑道：「三哥您客氣了，慣日打雁，還能叫雁嘴啄了眼麼？我就不信這個邪！」

藍衣人哼了一聲道：「信不信由你，什麼事都不能光看外表，這就叫眞人不露相。」

船老大笑了兩聲，「嗞嗞！」有聲的吸着烟，一雙「招子」有意無意的在尹劍平身上瞄着。

尹劍平立刻仰高了臉，却也沒有把舵上的兩個人漏了。

看着看着，矮壯的船老大臉上漲出了一片紅光——「他妹子的，不過是個雛兒——」

姓秦的瞪了他一眼，船老大的聲音才放低了，他臉上仍然帶着不屑：「眞叫人難信，別是錯把大個兒的驢糞蛋子當成了大頭菜——那才叫丟人呢！」

「哼！」藍衣人由嘴角飄出一縷烟，「錯不了，光棍眼睛裏揉不進砂子，假了包換。」

船老大點點頭道：「哦，看見了，三哥你好眼力，八成有兩把刷子，要不然一個人不能施兩把傢伙！」

「錯不了！」

「什麼時候下網撈魚？」

「天黑了好。」

「一條桿兒上『老合』呢？」

「都佈置好了。」

「那就好！」藍衣人站起來，抽出手翻弄小毛驢的身上，拿出來一袋烟葉子，抽出來搓弄着：「『桿兒頭』接下的買賣，說是幹好了，够吃上一輩子的。」

船老大嘿嘿一笑道：「那敢情好，六十年風水輪着轉，也該看我們發一發啦，都快悶臭了！」

藍衣人嘻嘻一笑，把搓好的烟葉塞到烟袋桿子裏，船老大爲他點了火。

「倒可惜了這頭小叫驢啦！」藍衣人嘴裏吐着烟：「這都是老大的主意！」（未完）

珍聞軼事／希華·文　盧令·圖

帥老郁
搶炮戰袁開

黃飛鴻的門徒並非全是南方人，有一部份是北方人，比較出名的一個入室弟子叫做帥老郁，另有一人就是他的姪兒，叫做帥老彥，兩人跟凌雲階，梁寬等都是同一個時期學武，比較林世榮的資格還要老些，武功方面，確有很深的造詣，不過，帥家叔侄一向都是賣故衣度活的，一向沒有設館授徒的意思，直到林世榮因爲他大鬧樂善戲院，殺死幾個馬弁，不能再在廣州立足，黃飛鴻也因年事已高，宣佈收山，不再教人學武，想學洪家拳脚的人沒有門路，很多人都是私下向他兩叔侄學習一些拳脚的，後來他們懇求他兩叔侄設館授徒，根本上他們也有這種感覺，認爲洪家拳脚不應該就此放疏，無人過問，爲了發揚本門拳脚，帥家叔姪便開設一間武館。

即使如此，他們兩人仍不想出風頭的，把這間武館交給帥枝和帥堅兩人負責敎授，帥枝帥堅都是帥老郁的侄輩，跟帥老彥是堂兄弟，學到的洪家功夫也很出色，因此帥老郁放心讓他兩人負責教授拳脚，打定了主意，他們就在樂善戲院旁邊找到一間館子，創立武館，稱做翕和館，意思是說他們都是兄弟叔侄輩應該一團和氣，故稱「翕和」。

翕和館開設之後，因爲一般人都知道帥老郁是黃飛鴻的高足，而且他們並非靠武館搵食，經濟充裕，看來是想眞正傳授武功的，因此，門下的弟子很衆。

那一間武館的內外舖排，非常精緻，而且兵器架上面放齊十八種武器，開館之日，四處送請帖，在八珍筵席館設宴，跟武林高手打交情，故此，聲勢極爲雄壯，那時黃飛鴻的大名猶在，只是他老人家不想出山再教拳脚而已，後邊有人撑腰，更加顯得威武。

那時打銅街和太平街都是大生意的地方，銀舖以及綢緞莊雲集，每天銀兩出入非常之多，廣州商塲的幣制是以白銀爲主的，交收銀兩，確是把一袋袋白銀送出入的，那些人俱用帆布袋裝滿了白銀，托在肩上，就此在街上行走，往來不絕。

當地街坊預防刦匪搶奪銀兩，便互相講妥，大家出資組織一間更練館，所請的更練都是非常勇武的，共有二十名，向政府討得人情，各有火銃帶在身邊，不過，那種火銃並非今日的手槍那麼出色，只是「大頭六火」，開了一槍，便即失靈，如果刦匪人數太多，或者精通武藝，那些更練，就會敗在他們的手上，故此當地街坊除了僱用更練自衞之外，還要購置一些大籐條，叫他們掛在身上，如果手槍失靈，便用大籐條出擊，這種武器，可謂別開生面。

大籐條事實上也可以看做武器的，但却不會打死人，拿它跟刀槍劍戟較量，有如兩條鞭，用那種武器自衞，未可厚非，不過，如何運用籐條攻，守，禦盜呢？這個問題就不是很簡單了，必須一個精通技擊的人登門教授，而且負起責任，作爲更練館的館長，使人聽了畏懼，才可以暢行無阻，不必心寒，在這種情況下，因爲翕和館開設之後，門徒甚衆，館譽很好，街坊衆人對帥氏叔侄，十分欽佩，想請他們爲更練館館長，帥老郁看見街坊賞識他，一來人情難却，二來他這樣想法，認爲趁這機會把黃飛鴻的洪門拳脚發揚光大，街知巷聞，應該有人出頭領導羣雄，做了更練的館長，有些帮助，因此他毅然負起這個責任。

不知道是他的威名遠播的影响，抑或是他的運氣特別好，総之，他做了館長之後，就一直風平浪靜，沒有人動腦筋，當街截刦，故此，他就愈來愈加興奮，一方面更練館的業務大有發展，另一方面，他的翕和館的門徒日漸增多，兩個地方有牡丹綠葉，互相輝映，不消說，當地名流對他的印象更深了，幾乎把他看做第二個黃飛鴻。

那時在西關角的一間大廟，叫做財神廟，每逢神誕，照例就把花炮燃點，叫做放炮，那個花炮彈上半天高，又再跌下來，任由別人檢取。本來檢到花炮與否，跟本人的命運無關，但以當時情形來說，整個廣州商塲的人都是很迷信的，認爲大廟拋高跌下來的花炮，如果把它奪取，那一年的生意一定旺盛，故此，把這個炮喚做旺財炮，既然習俗相沿，牢不可拔，便會

變成風氣，大商家所派出去搶花炮的店伴，當然比不上武館裏面的師傅和徒弟，因此之故，想奪取花炮的人，都是重金禮聘甚麼一個大師父率領門中人前往奪炮的，到了放炮那天，一方面神廟內外進香的人非常擠擁，另一方面有人在石台上舞獅助慶，此外，準備搶炮的師傅和門徒，各有準備，衣衫旗幟，各不相同，一望而知，看來一定有一番熱鬧，因此之故，好事之徒，不請自來，雲集廣場附近，看完拳師在石台表演武功，又看搶花炮，俱是免費的，那一天變成了大衆喜歡的日子，理所當然。

那間大廟是在西關角建築起來的，該地跟機房裏面所設的錦綸堂非常接近，那時機房的工人起碼有三四百個，如果講功夫，超過三百個，俱是打武仔，因此，一般拳師都不敢搶第一炮，無形中頭炮就由機房的總教練袁開所得，別人不敢染指，事實上袁開是否眞的打得呢？無人知曉，不過，錦綸堂有幾百個工人，一聲搶炮，恃着人多勢衆，霎時間幾百人一窩蜂似的衝過來，任何一間武館都無法對抗，除非準備刀槍厮殺一番，然後有希望保護花炮離去，否則，就算搶了花炮，仍要雙手奉送，故此，袁開無形中就變成一方之霸，沒有人敢捋虎鬚，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能够打贏所有武林高手，不過年年大廟的頭炮都由他奪取，他就十分自負，那是鐵一般的事實。

那時雖然有此習俗，頭炮歸錦綸堂所得，可是，第二炮却是任由各門派的大師傅和徒弟奪取的，那一年有一個姓盧的富商，一時興到，拜托帥老郁想辦法替他搶一個炮，雖然無法奪取頭炮，要是第二炮到手，也很高興。帥老郁志在揚名，一口答應，便找人跟袁開打交情，問他可否讓步，只搶頭炮就算，不再爭第二炮。

帥老郁所派出去跟袁開談判的人姓關名老八，這個人也是武功很好的，他跟袁開一談再談，居然說服了對方，回報帥老郁，大家歡喜。

照理武林裏面很重視信譽，說過的話就算數，不必寫下白紙黑字，作爲證據，故此，帥老郁從關老八口中獲知袁開已經答應，便叫帥枝帥堅兩人率衆前往奪炮，至於他自己，以及帥老彥，却留在館中，因爲他不想親自出馬，跟後輩你爭我奪。

袁開答應了關老八之後，翌日早上，他到常常去的茶樓品茗，忽然碰着綢緞商楊喜雲，說了許多話，而且答應，如果他搶了第二炮，立刻送他一千兩銀子。

袁開一向恃勢凌人，根本上就不會把帥老郁以及翕和館放在眼裏，既然有人出高價收第二炮，他略爲考慮，立即答應下來，而且沒有通知關老八，和帥老郁，準備到時搶完第一炮再搶第二炮。

當時帥老郁和帥老彥叔侄兩人在故衣店裏閒坐，忽然有門徒報告，錦綸堂的教頭袁開搶完第一炮，再搶第二炮，現時已經跟帥枝帥堅兩人大打出手，形勢緊張，請他們趕快前往。

接獲這一項報告之後，帥老郁大吃一驚，心知肚明，一定是袁開貪圖甚麼人的銀兩，不惜失信，如果見面互相責備，就有可能大打出手，因此他早作準備，對帥老彥說知，趕快前往，必要時就要面對事實，大殺三方。

兩人抵達財神廟前，看見雙方門徒正在混戰，帥枝和帥堅兩人夾擊袁開，但却無法取勝，至於那一個炮，却落在袁開的手中。

帥老郁如飛殺上，站定脚步，大聲叫喊：「袁師傅，今日搶炮本來已經講妥，頭炮讓給你，二炮歸我們，何以忽然變卦呢？」

袁開看見帥老郁出頭，仍無懼色，冷笑一聲，說：「帥老郁，大廟放炮，照例是有力在上，誰搶到手就歸誰的了，怎會有人預約呢？剛才第一炮我們搶到，你們不爭，那是你們的事，至於第二炮，我們搶到，你們想爭，却又爭不來，怎能怪責我們呢？」

帥老郁聽了，勃然大怒，說：「既然你這樣講，我就不客氣了，如果我搶了你的炮，那就歸我們所得，是否如此呢？」

袁開大聲說：「當然如此，有胆就過來搶炮！」

他盛氣凌人，站定脚步，準備迎戰帥老郁，老彥看不過眼，突然衝出，想用快打慢的手法一拳擊倒袁開，但却給袁開的首徒李榮由斜裏竄出，截住老彥，兩人就此打起來，袁開看見對方已經動手，先發制人，立刻搶攻，飛撲過來，用八卦涙拳這一招向帥老郁撲攻，帥老郁看見他來勢洶洶，連發幾拳，都是向自己上中門進擊，趕快坐抵馬步，閃過三拳，猝然俯身，打算雙手搶他的前鋒馬，把他拖倒，袁開一見他俯下半邊身，立刻退馬，連續用幾個千字手劈落，帥老郁不敢繼續發招，後退兩步，這一個回合打個平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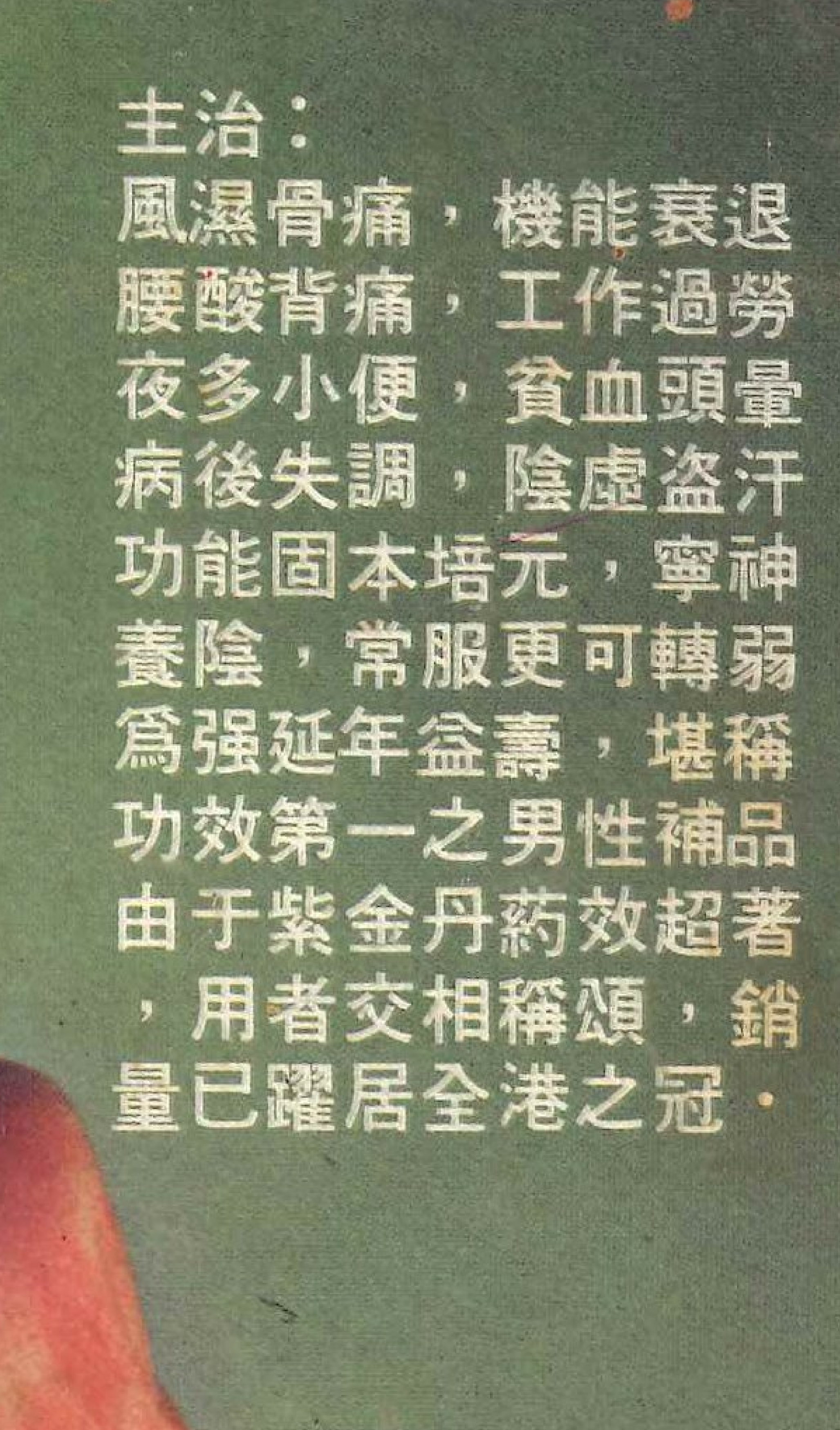
因爲兩帮的大師傅出戰，門徒就變成站着圍觀，他們不再打鬥，免得妨碍兩個師傅的龍爭虎鬥，另一方面，也想看看師傅如何出招，是否特別厲害，因此之故，本來是搶炮的變成決鬥，有四五重人圍觀，袁開初時輕視帥老郁，交手之後，發覺帥老郁的身手不凡，知道這一場大戰無法避免，便沉住氣應戰，帥老郁始於沒有搶攻，對方攻來，然後左閃右避，看來好像怯戰，實則他的心裏却是想乘虛而入，對方沒有漏着，他就不肯採取攻勢，因此之故，兩人一鬥再鬥，打了六七個回合，仍是不分勝負，後來袁開殺得性起，連續使用較剪手出擊，兩手形如較剪，向對方中路剪去。帥老郁看了，心上一喜，連忙使出黃飛鴻的虎爪，在他的較剪手已經剪出剛剛收回之際，順勢搶攻，一隻虎爪壓住他的右踭，使他右臂不能動彈，而且右邊腰脇露空，乘機出擊，一個插捶，打中他的腰部，肋骨也折斷兩條，狂叫一聲，倒地呻吟，無法再鬥。

李榮和帥老彥兩人在另一角苦戰，忽聞師傅慘叫之聲他窒了一窒，就給帥老彥一招「三星拋捶」打中面孔，痛極逃走，帥老郁和老彥兩人看見取得勝利，而且奪到花炮，便叫門徒在地上檢起袁開中拳拋出的一個丁財炮，凱旋而歸。

至於袁開，師徒受創，雖然門徒極衆，但却忙着搶救師傅和師兄，不敢窮追，翕和堂那帮人揚長而去，事後兩派結下仇恨，但却沒有約期比武。

（完）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THE ROYAL GOLD

寧神固本

紫金丹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盒巴南京街5號